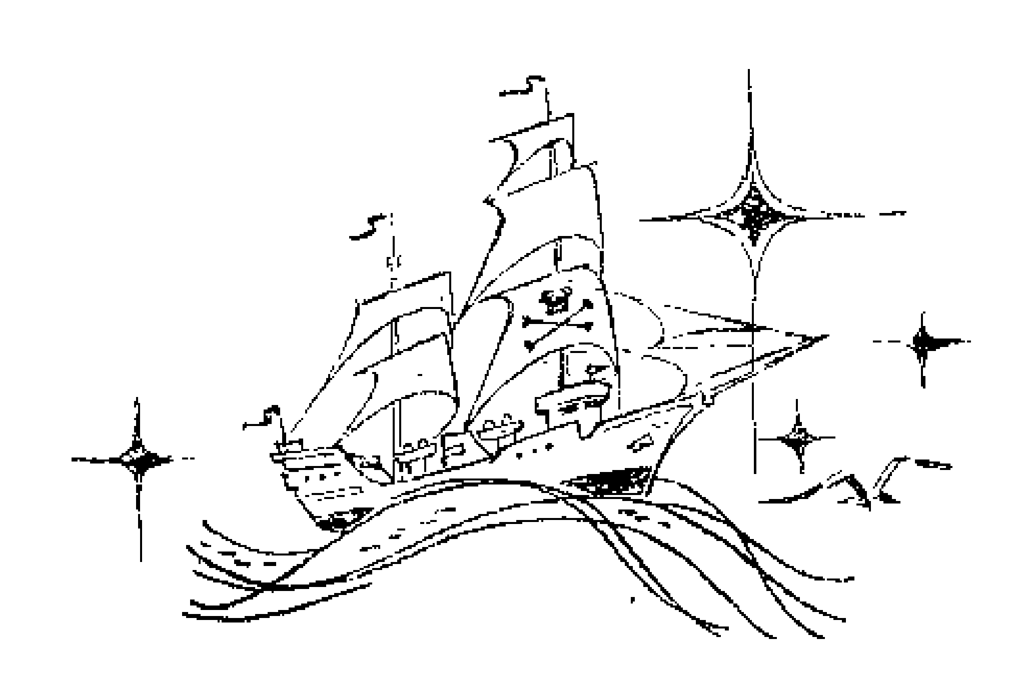

大独裁者
da du cai zhe
〔苏〕阿·托尔斯泰 著

大 独 裁 者

〔苏联〕阿·托尔斯泰著

王忠亮 王育伦 译



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АЛЕКСЕЙ ТОЛСТОЙ

ГИПЕРБОЛОИД ИНЖЕНЕРА ГАРИНА

据苏联国家文艺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阿列克赛·托尔斯泰文集第四卷译出

大独裁者

（原名《加林工程师的双曲线体》）

〔苏〕阿·托尔斯泰著

王忠亮　王育伦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0.5 字数 233,000

1982 年 2 月第 1 版　198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700 册

书号：10100·542　　定价：0.72 元

责任编辑　陈肇芬

主 要 人 物 表

1. 彼得·彼得洛维奇·加林（化名彼扬科夫—彼特凯维奇和彼耶尔·加利）——俄国工程师，双曲线体的发明者，后为大独裁者

2. 卓娅·蒙罗丝（化名拉莫莉）——俄国流亡者，罗林格和加林的情妇，后为黄金岛女王

3. 罗林格——美国百万富翁，化学大王

4. 瓦西里·维达里耶维奇·塞里卡——苏联列宁格勒侦缉局侦缉人员，共产党员

5. 达拉什金——苏联列宁格勒划船俱乐部斯巴达克团团员，塞里卡的助手

6. 谢苗诺夫——俄国流亡者，卓娅和罗林格所雇用的走狗

7. 斯达西·得可林斯基——波兰人，曾做过加林的助手，后为罗林格效命

8. 杨辛——挪威人，亚利桑那号游艇的船长

9. 苏保金——流亡法国的白俄将军，后为黄金岛禁卫军首领

10. 阿列克赛·谢明诺维奇·赫雷诺夫——俄国物理学家

11. 亨利·沃尔夫——德国物理学家

12. 尼古莱·赫里斯托弗洛维奇·曼采夫——俄国地质学家，加林的同伙

13. 伊万·古谢夫——俄国流浪儿

一

巴黎的企业界人士本季节都是聚集在华丽饭店进早餐的。在这里，除了法国人，还可见到来自各国的企业界人士。他们在杯觥交错之中进行贸易洽商，伴着乐队的音响，酒瓶塞的砰砰声，女人们的喋喋笑语，订立各种契约。

豪华的休息厅里铺着贵重的地毯。在大厅的玻璃转门旁，有一个高身材的男人在威严地踱着步，他那银白色的头发和剃过胡子的刚毅的脸使人回忆起法兰西光荣的过去。他身穿宽大的燕尾服，腿上套着长筒丝袜，脚着带扣的漆皮鞋，胸前挂着一条银链。这是负责门卫工作的领班，是经营这家华丽饭店的股份公司的精神化身。

此时他背着他那青筋累累的双手，走到落地玻璃窗前，瞧着正在忙着用餐的顾客们，在餐桌间放有栽在绿色木槽里的鲜花和棕榈树。他现在的样子宛若一个隔着鱼缸研究鱼缸里植物和昆虫的教授。

女人们风流艳丽，无可挑剔。年轻的卖弄俊俏，频送秋波：眼睛天蓝色的是盎格鲁撒克逊人，长着黑夜般眼睛的是南美人，有淡紫色眼睛的是法国人。年纪大一些的女人用独特的装饰来挽救已凋落的姿色，象在菜肴上格外多加了一些辣料。

对女人们是无可指责的。然而，领班对那些在餐厅里坐着的男人们却不以为然。

这些花天酒地的家伙肥头胖脑，个子不高，毛茸茸的手指上戴着一颗颗宝石戒指，面颊肿胀得用剃刀都难以剃刮。

他们在战后是从什么草窝窝里爬出来的呢？

他们从早晨忙到晚上，从晚上又忙到早晨，碌碌庸庸，嘴巴不停地喝着各种饮料。毛茸茸的手指在抓钱，钱，钱……他们绝大多数来自美国，来自这个黄金没膝，但又打算廉价购买整个善良，老朽的世界的该诅咒的国家。

二

一辆红木车身的长型轿车——罗丽斯—劳依斯毫无声息地驶到旅馆门口。领班慌忙地跑向那扇转门，他胸前的银链摇晃得丁当作响。

先进来的是一个脸色黄中泛白的男子，个子不高，下巴颏儿蓄着一撮剪得很短的黑胡子，肉呼呼的鼻子，鼻孔大大的。他身穿一件肥大的长外套，头戴圆顶礼帽，帽檐紧压眉梢。

他停下脚步，嘴里喃喃着，等候着他身后的女伴。那女人正在跟一个从入口处的圆柱后面跑出来迎接汽车的青年男子讲着什么。她对那人点了一下头之后便穿过转门走了进来。这个人是蜚声巴黎的最时髦的女人之一卓娅·蒙罗丝。她上身穿的是一件白色呢质西装，两只袖筒上从肘至腕装饰着黑猿的长毛。她戴的那顶小呢帽是著名的科洛①产品。她的举止既矜持又轻佻。她面貌秀美，体型苗条，高挑个儿，长脖颈，嘴儿不大，鼻子略微翘起。她那两只蓝灰色的眼睛看来有些冷冰冰的，但又满含着温情。

“我们在这儿用午餐吗，罗林格？”她向戴礼帽的人问道。

---

① 科洛：地名，在阿尔及利亚，位于东经6度，北纬36度。

“不，我跟他谈过话再去用饭。”

卓娅·蒙罗丝微微一笑，似乎并不计较这种生硬的回答。此时，那个在轿车旁跟卓娅·蒙罗丝谈过话的年轻人从门外跑了进来。他身着一件陈旧的外套，没有系扣子，手里拿着一根手杖和一顶软帽。他的脸上长满雀斑，表情紧张。几丝稀疏坚硬的胡须好象贴在嘴唇边似的。看样子，他打算伸手问好，可是罗林格并未把手从外套中抽出来，而是用生硬的口气说道：

“您晚了一刻钟，谢苗诺夫。”

“我耽搁了……也是为了我们的事情……非常抱歉……一切都安排好了……他们同意了……他们明天去华沙……”

“如果您再这样向整个旅馆吼叫，就叫人来把您赶出去。”罗林格说，用毫无善意的浑浊目光凝视着他。

“请原谅，我小声说，……在华沙，一切都准备妥了：护照、服装、武器等等。四月上旬他们越境……”

“我现在和蒙罗丝小姐去用午餐，”罗林格说，“您到这几位先生那儿去，告诉他们我打算今天五点钟见他们。不过得让他们明白：如果他们心怀鬼胎，想欺骗愚弄我，我就送他们进警察局……”

这段谈话发生在一九二×年三月初①。

三

列宁格勒。黎明时分。在划船学校的浮栅附近，克列斯塔夫河上有一只双桨木船靠了岸。

---

① 三月初：此处原书为五月（Май），但从上下文及全书故事情节发展来看，应为三月（Март），恐系作者笔误或印刷错误。

从船里走出两个人，在河边交谈了几句，说话的只是一个人，口气生硬，不容分说；另一个人眼睛望着黝黑的滔滔河水。在克列斯塔夫岛上的密林背后，透过青色的大雾，显露出点点霞光。

只见这两个人来到船上，弯下腰。火柴的闪光照亮了他们的脸。他们从船底掏出来几个包裹，那个未说话的人拿起这些包裹就躲进森林里去了，而那个说过话的人跳到船上，解开缆绳，慌忙地摇起桨来。划船人的身影在朝霞照射下的水面掠过，溶化在对岸的阴暗之中。一排细浪涌来，拍打得浮栅啪啪作响。

斯巴达克团团员①、双桨快速赛艇的后桨手达拉什金这天夜里在俱乐部值班。达拉什金，年轻力盛，又值春宵时辰，没有在睡眠中消磨自己那飞逝的岁月，而是坐在沉寂的水边浮栅上，两只手紧抱着双膝。

在万籁俱寂的黑夜里，可以用来思考，他在想些什么呢？他在想：这些连真正水味都嗅不出的该诅咒的莫斯科人，竟然连续两个夏天击败了划船学校，在单桨、四桨和八桨比赛中取得了胜利。这是令人痛心的。

然而运动员懂得，失败可导致胜利。这是其一。另外，散发着野草刺鼻气味和树木潮湿气味的春天的美妙黎明景致，也使达拉什金重新鼓起了勇气，准备在六月大赛到来之前进行必要的训练。

达拉什金坐在浮栅上看到了那只双桨船靠岸和离岸。达拉什金对生活现象向来是漠然处之的。可是这次有一件事却使他感到奇怪：这两个从船上登岸的人的外貌竟一模一样，

---

① 斯巴达克团：苏联的一种体育运动团体。

就象船上的两只桨一般。两个人个子一样高，穿着一样的宽大外套，戴着同样的软帽，而且帽子都低压在额头上，下巴颏上都蓄着山羊胡子。

在那个时候，在共和国内并不禁止面貌相似的两个人夜间外出，无论是陆行或是乘船都不限制。假如不是那天早晨坐落在俱乐部附近的白桦丛中、在窗户钉死的半倒塌的别墅里发生的那件怪事，达拉什金恐怕早就将这两个蓄着山羊胡子的人忘掉了。

四

当太阳从洒在岛上灌木丛中的玫瑰色的朝霞后面升起时，达拉什金舒展了一下胳膊，把骨节弄得咯咯作响，接着便到俱乐部院子里去拾木柴。已经是早晨六点钟了。篱笆门响了，瓦西里·维达里耶维奇·塞里卡推着自行车沿着湿漉漉的小道走进院来。

塞里卡是个训练有素的运动员，肌肉发达，动作轻巧，中等身材，脖颈刚健有力，行动敏捷，处事稳重、谨慎。他在刑事侦缉局工作，为了全面增强体质经常从事体育活动。

“啵，达拉什金同志，怎么样？一切都正常吗？”他把自行车放在门旁间，“我到这儿来忙活忙活……你看，到处是垃圾，哎呀呀！”

他脱下制服上衣，卷起袖子，露出略嫌瘦削但肌肉发达的胳膊，开始打扫俱乐部的院子，院子里到处扔着修理浮栅时丢弃下来的材料。

“今天工厂的小伙子们会来，我们用一宿功夫就能打扫干净，”达拉什金说道，“我说，瓦西里·维达里耶维奇，您参

加六人桨比赛吧?"

"我还没拿定主意,"塞里卡一边推着柏油桶一边说,"从一方面来说,应该击败莫斯科人,而另一方面我又怕自己不能准时参加……我们被一件荒诞的案件缠住了。"

"又是匪徒集团的事吗?"

"不,更高一筹,是一件国际规模的刑事案件。"

"太遗憾了,"达拉什金说道,"若没这件事,我们一起参加比赛该多好。"

塞里卡走出院子,来到浮棚上,望着阳光照射着的粼粼的水波,然后敲了一下笤帚柄,低声把达拉什金叫过去:

"您知道谁住在附近那儿座别墅里吗?"

"常有流浪汉住在那儿。"

"三月中旬没有人搬到这别墅来吗?"

达拉什金斜着眼睛望了一下闪着阳光的河水,用脚趾甲搔着另一只脚。

"您看,那个小树林里有一座窗户钉死的别墅,"他说道,"我记得,大约一月前,我看到那儿烟囱冒着烟。我们当时想,不是流浪汉就是匪徒。"

"您看见有人从那座别墅出来吗?"

"等一等,瓦西里·维达里耶维奇。我好象今天早晨还看见过。"

于是达拉什金向他讲述了今天早晨有两个人驾船停靠在这个沼泽岸边的事。

塞里卡不断"啊,啊"地应着,锐利的双眼眯起两道缝。

"走,领我去看看那座别墅,"他说着用手碰了一下挂在后腰皮带上的手枪皮套。

五

坐落在枯萎的白桦林中的这座别墅看来是很久无人居住了，门廊已经腐烂了，窗棚板上面又钉了些木板。阁楼上的窗玻璃破碎无存，屋角排水管破烂不堪，下面长着苔藓，窗台下生着野藜。

“您说得对，那里有人住，”塞里卡从后面察看了一下别墅后说。说罢他留神地围着别墅走了一圈。“今天到这儿来过……可是他们干吗非要从窗户进出呢？达拉什金，到这儿来，这儿可疑。”

他们迅速地走到门廊旁。门廊台阶上可见到一些脚印。门廊左侧的窗户上有一块棚板斜挂在那儿，是新揭下来的。窗户朝里面敞开着。窗户下的湿沙子上面又有一些脚印。其中一些脚印很大，看来是个体重不轻的人留下的，还有一些脚印比较起来小而窄，脚尖朝里。

“台阶上的脚印与这个不同，”塞里卡说道。

他向窗子里望了一眼，悄悄地吹了一声口哨，然后叫道：“喂，大叔，您的窗户敞开了，没丢什么东西吗？”没人应声。从半阴暗的房间里散发出一种甜渍渍的难闻的气味。

塞里卡又提高声音叫了一次，然后爬上窗台，掏出手枪，轻巧地跳进房间。达拉什金随着也爬了进去。

第一间房间是空的，脚下到处扔着破砖头，堆着石灰，撒着报纸碎片。半启的门通向厨房。这里，在炉台的生锈的铁罩下面，在桌子上，在板凳上放着几只煤油炉、磁质坩埚、玻璃曲颈瓶、铁蒸槽、圆铁罐子和锌匣子。有一只煤油炉子还在嗞嗞响着，火刚熄灭。

塞里卡又叫了一声："喂，大叔！"然后摇摇头，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里边房间的门，那个房间半明半暗，从窗隙射进的扁平光线在房间里留下了片片光明。

"他在这儿！"塞里卡说道。

在房间深处的一张铁床上仰卧着一个人。他穿着衣服，两只手背向脑后，被绑在床架上，两只脚用绳子捆着。胸口处的上衣和衬衫已被撕破。他的头不自然地仰着，下巴颏上的山羊胡子朝上翘着。

"呀，您看，"塞里卡看着那把从乳头插进去，一直插到刀柄的芬兰刀说，"他们是怎样对待他的……拷问过……您看……"

"瓦西里·维达里耶维奇，这就是那个坐船来的人。他被杀不到一个半小时。"

"您在这儿放哨，什么也别动，什么人也别放进来，您听见了吗，达拉什金？"

几分钟过后，塞里卡从俱乐部打出一个电话：

"向各车站派出执勤队……检查所有旅客……派出执勤队到各旅馆去。查明今晨六至八时回旅馆的人。给我派一名侦缉员带一条警犬来。"

六

在警犬未来前，塞里卡从阁楼开始对整个别墅进行了仔细检查。

到处都堆积着垃圾、碎玻璃、壁纸碎片、生锈的罐头盒子，窗口挂着蜘蛛网，墙根、屋角生着霉，长着蘑菇。看来，这座别墅从一九一八年起便被弃置了。住过人的只有厨房和

有铁床的那间房间。没有人在这里生活过的迹象。除了在被害者的口袋里找到一块法国白面包和一小块茶肠外，再没发现任何食物残渣。

这些人到这里不是为了居住，而是来干些不可告人的勾当。这便是塞里卡在搜查后做出的第一个结论。对厨房进行检查表明，有人在这里试制过某些化学制剂。塞里卡研究了火炉罩下面的几堆灰烬（显然在这里进行过化学试验），翻阅了那里的几本页角被折叠了的小册子，又做出了第二个结论：被害者从事的至多不过是一种焰火制造术。

这种推论使塞里卡进入了死胡同。他又搜查了一遍被害者的衣服，没有发现任何新东西。于是他又从另一方面来考虑问题。

窗旁的脚印表明凶手是两个人，他们是冒着被害者反抗的危险越窗而入的，因为别墅里的那个人不会听不见窗栅板揭掉的声音的。

这说明凶手千方百计地要么想要弄到某种极其重要的东西，要么就是为了将别墅里这个人置于死地。

进一步来判断：假如他们只不过是想置他于死地，那么，第一、他们可不必如此费周折，譬如可以埋伏在来别墅的路上伺机谋害；第二、被害者死于床上的状态说明他们曾对他进行过拷打，他并未立即被刺死。这说明凶手们想从被害者口中得到什么，而他不肯说。

他们能从他那里弄到什么呢？钱？很难想象，一个人夜里到一座弃置的别墅里从事焰火制造术会随身携带巨款。更有说服力的倒是凶手想要知道与被害者夜间从事的活动有关的某种秘密。

这种思路引导塞里卡重新对厨房进行了检查。他把靠墙

的几只箱子挪开，发现一个通向地窖的方形洞口，这种地窖通常都设置在别墅厨房的地板下面。达拉什金俯卧在地，点着一支蜡烛头，照亮了这个潮湿的地窖，塞里卡小心翼翼地顺着已开始腐烂了的溜滑的木梯向下走去。

“快带着蜡烛到这儿来，”塞里卡在暗处喊了起来，“他的真正的试验室原来在这里呢。”

地窖占据着整个别墅的地下面积：靠着四面砖墙排着一些用木桩交叉架起的木桌，摆着瓦斯烧瓶、小型电滚和发电机、玻璃池子（通常用来进行电解用的那种）、钳工工具。桌子上到处都是一堆堆的灰烬……

“他是在这儿从事他的研究的，”塞里卡有些困惑不解地说，眼睛审视着倚着墙伫立着的一些粗木杆和薄铁片。木杆和铁片上有许多地方洞痕累累，有些还被切为两断，断面和洞边留有烧灼和熔化的迹象。

在一块直竖着的柞木板上有洞眼，这些洞眼的直径有十分之一毫米，好象是针扎的一般。在木板中央显出几个大字：“彼・彼・加林”。塞里卡把木板翻转过来，背面现出的是这几个字的反写：不知用的是一种什么方法将这个签名从这块三英寸厚的木板上烧穿过去的。

“哼，你这个鬼东西，”塞里卡说道，“不，彼・彼・加林在这儿从事的不是什么焰火制造术。”

“瓦西里・维达里耶维奇，这是什么东西？”达拉什金拿着一个东西问。这是一个圆锥形的物体，高有一英寸半、底部约一英寸左右，是由一种不知名的灰色物质压制而成的。

“您从哪儿找到的？”

“那儿有满满一箱子。”

塞里卡把这个圆锥体翻来覆去看了看，闻了闻，然后放

在桌子边上，划根火柴从侧面插过去后，立即走到地窖另一角落。火柴燃过后，圆锥体发出刺眼的青白色的火光。燃烧了约五分钟，无烟，几乎无味。

“我劝您下次可别进行这种试验了，”塞里卡说道，“这种圆锥体可能是一种瓦斯燃体。若真是这样，我俩便出不了这个地窖了。很好，我们知道些什么呢？我们可做如下的结论：第一，此次凶杀不是报仇或抢劫；第二，可以确定被害者的名字彼·彼·加林。暂时就这些。达拉什金，您可能提出异议，说彼·彼·加林也许是划船走了的那个人。我不那么想。木板上的名字是加林自己写的。这从心理上来说是清楚的。比方说，是我发明了某种类似的奇妙玩意儿，那一定欢喜若狂地把我自己的名字写上，而决不是写您的名字。我们知道，死者在实验室里工作过；这就是说，他就是发明家本人——加林。”

塞里卡和达拉什金爬出地窖。他俩点上香烟，坐在门廊台阶上，一边晒着太阳一边等待着带着警犬的侦缉员的到来。

七

邮政总局国外电报接收窗口伸进一只微红的胖手，颤抖着送进一张电报单。

电报员对这只手看了几秒钟，终于有所领悟：“呀，缺第五个手指，没有小拇指。”他看那张电报单是这样写的：

“华沙，玛沙尔可夫大街，谢苗诺夫。任务完成一半，工程师离去，文件未能收到，等待指令。斯达西。”

电报员用红笔在华沙下面划了一条线。他站起身来，挡

住小窗口的光线，隔着铁栅栏审视那个打电报的人。这是个身躯高大的壮年汉子，面现病容，颜面黄灰、浮肿，黄色的胡子遮住了嘴。眼睑肿胀，两只眼睛藏在两道细缝之中。剃光的头上扣着一顶褐色无边丝绒帽。

“怎么啦?”他粗鲁地问。“给我发这封电报。”

“这封电报用的是密码，”电报员说。

“什么，什么密码？您在胡扯些什么！这是商业电报，您必须拍发。我给您看证明，我是属于波兰大使馆的人，您耽误了哪怕一分钟，也要负责。”

这个四指公民大发雷霆，双颊颤动，不是在说、而是在吼，不过他那只放在窗口柜台上的手继续不安地颤抖着。

“您瞧，公民，”电报员对他说道，“虽然您保证这封电报是商业性的，可是我说，它是政治性的，是密码。”

电报员冷笑了一声。脸色黄灰的先生气冲冲的，嗓门越来越大。此时这封电报已被另一个女郎暗中拿到另一张桌子上去，塞里卡坐在那里正审查着所有今天发出的电报。

他看了一眼那封电报单上的地址：“波兰，华沙”，便从隔壁走出，来到大厅。他站在这个气冲冲的发报人身后，向着电报员打了一个手势。电报员抽动了一下身子，不再谈波兰的政治了。他坐下来开收据。那个波兰人气哼哼地吐着气，两只脚交替地挪动着，把漆光锃亮的皮鞋弄得咔咔作响。塞里卡仔细地审视着这个人的两只大脚。他走到邮局大门口，向在那儿值勤的一名侦缉员点头示意：

“跟踪这个波兰人。”

昨天，在搜索时，警犬从白桦林中的别墅里把人引到克列斯塔夫卡河边，线索立即中断。很显然，凶手从这里坐上了小船。昨天没有弄到什么新材料。从各方面迹象来看，凶

手已安然藏身于列宁格勒市内。审查电报也没有发现什么。只有这最后看到的一封，给华沙谢苗诺夫的，倒具有某种意义。

电报员把收据交给了这个波兰人，波兰人伸手到背心的口袋里取零钱。正在这时，一个眼睛黑黑的、蓄着一撮山羊胡子的漂亮男子，手里拿着一张电报单，急急忙忙走到小窗口前。他在等着前面的位置空出来。他冷漠、敌意地盯着这个气冲冲的波兰人的可观的大肚子。

随后塞里卡看见那个蓄着山羊胡子的人突然浑身震动了一下：他看见了那只四个指头的手，便立刻把眼光移到波兰人的脸上。

他俩的目光相遇了。波兰人不禁面颊下坠，肿眼大睁，混浊的目光里闪出惊惶的神色。他的颜面，宛若奇异的变色龙一般，变成了铅色。

此时塞里卡恍然大悟，他认出了站在波兰人面前的这个蓄着胡须的人，是克列斯塔夫卡河岸白桦林别墅里被杀者的同貌人……

波兰人发出一声嘶哑的惊叫，立即飞快地向出口处跑去。执勤的侦缉员，得到的是在远处跟踪此人的命令，便放他跑出门外，随后跟了出去。

被害者的同貌人站在窗口未动。他那两只冷漠的、带有黑圈的眼睛显露出惊异的神色。他耸了耸肩膀，当波兰人消失之后，他把电报单交给了电报员：

“巴黎，巴津奥尔林荫大道，留局待取，五百五十五号。立即开始分析，质量提高百分之五十，五月中旬寄来第一个邮件。彼·彼。”

“这份电报是关于科研工作的，我的一个同事正在研究它，他现在出差到巴黎无机化学研究所去了，”他对电报员说。

说罢，急忙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烟盒，拿出一支香烟，在盒上敲了敲，小心翼翼地吸起来。塞里卡彬彬有礼地对他说：

“请允许我跟您讲几句话。”

蓄着胡须的人看了他一眼，眼睫毛旋即合上，但却极其客气地回答道：

“请。”

“我是刑事侦缉局的侦缉员，”塞里卡说着亮出证件，“看来我们最好找一个更为方便的谈话场所。”

“您打算逮捕我吗？”

“一点没有这种想法。我打算提醒您注意，从这儿跑出去的那个波兰人金图杀害您，就象昨天在克列斯塔夫他杀害加林工程师那样。”

蓄着胡须的人沉吟片刻，依然是那样彬彬有礼、镇静自若。

“那么请吧，”他说道，“我有一刻钟的闲暇时间。”

八

在离邮局不远的街上，执勤侦缉员跑到塞里卡面前，他满脸通红、雀斑显得分外清晰。

“塞里卡同志，他跑了。”

“您怎么能让他溜了？”

“他有辆小汽车，塞里卡同志。”

“您的摩托车呢？”

“那不，在那儿扔着哪，”侦缉员说道，指着离邮局大门一百步远的一辆摩托车，“他跳过去，用刀子扎轮胎。我吹起了警笛。可是他立刻钻进小汽车溜掉了。”

“看清小汽车的号码了吗？”

“没有。”

“我要向上级报告您的情况。”

“他故意把号码抹上了泥巴，怎么能看清啊？”

“好吧，回侦缉局去，我过二十分钟就到。”

塞里卡追上了蓄着胡须的那个人。他俩默默走了一段路。他们拐入工会林荫大道。

“您跟被害者的面貌极其相似，”塞里卡说。

“我已不止一次地听到过这种话。我的名字叫彼扬科夫—彼特凯维奇，”那个蓄着胡须的人欣然答道。“在昨天的晚报上我读到了加林被害的消息。这太可怕了。我与这个人很熟，他是一个干练的工作者，出色的化学家。我常到他设在克列斯塔夫的实验室去。他那时正从事军事化学的重大发明工作。您听说过所谓的烟烛发火器吗？”

塞里卡斜睨了他一眼，没有回答，反而问他道：

“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怎样：加林被害与波兰的利益有关吗？”

“我认为没有。谋害的原因远远超过此点。加林试验的消息已经出现在美国报刊上。波兰只不过是一个转运站。”

在街心公园里，周围几无一人，塞里卡提议坐下来谈谈。他从公事包里掏出从俄文报纸和外文报纸上剪下来的一些剪报，摊放在膝盖上。

“您说加林研究化学，关于他的消息传到国外报刊上。这里有些材料跟您的说法相符，有些材料我不清楚。您看这条消息：

“……美国对来自列宁格勒的一条关于一个俄国发明家的试验的消息甚为关切。据称该人发明的装置具有前所未有

的巨大破坏力。”

彼特凯维奇读后微微一笑。

“奇怪，我不知道……没听说过。不，这指的不是加林。”

塞里卡递过来第二张剪报：

“……就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水域即将进行的大规模演习一事在军部提出质询：是否得知苏俄正制造一些具有广泛破坏力的装置。”

彼特凯维奇耸了耸肩：“胡言乱语。”随后从塞里卡手里拿过来第三张剪报：

“……化学大王、百万富翁罗林格前往欧洲。该人此行与组织一个加工煤焦油产品和食盐的工厂托拉斯有关。罗林格于巴黎向报界发表讲话，称其所建立的巨大化学康采恩将使那些为革命力量震慑的旧世界各国感到欣慰。罗林格极富挑衅性地宣称，在苏俄正在进行热能远距离传播的神秘研究工作。”

彼特凯维奇细心地读着，沉思不语。然后皱着眉头说：

“是的，非常可能，加林被害可能与这条消息有关。”

“您是运动员吗？”塞里卡突然问，抓起彼特凯维奇的手并把他的手掌翻转过来。“我可极其喜欢体育运动。”

“您是在看我手上有没有桨茧，塞里卡同志……您看见了，两个水泡，这表明我的划船技术不高明，而且在两天以前我确实划了约一个半小时的船送加林到克列斯塔夫岛去……这些口供使您满意吧？”

塞里卡放下他的手，笑道：

“您真是好样的，彼特凯维奇同志，板着面孔跟您打交道一定怪有趣的。”

“我从来不回避严肃的斗争。”

"彼特凯维奇同志，请问您从前认识这个四指波兰人吗？"

"您想知道当我看到他只有四个手指时为什么显得惊异，是吧？您非常善于观察，塞里卡同志。是的，我感到惊异……不，甚至我被吓呆了。"

"为什么？"

"哦，这个我不能告诉您。"

塞里卡咬了咬嘴唇，顺着阒无一人的街心公园望去。

彼特凯维奇继续说道：

"他不仅少了个手指，他还有一条斜贯胸部的可怕的伤疤。那是加林在一九一九年给他留下的。这个人名叫斯达西·得可林斯基……"

"那么，"塞里卡问道，"死者加林是用切断那些三英寸木板的同样方法，给波兰人留下了残疾的，是吗？"

彼特凯维奇迅速将头转向交谈者，他们彼此对视了一段时间：一个安详、诡秘，另一个愉快、直爽。

"您毕竟打算逮捕我，是吧，塞里卡同志？"

"不……这我们总是来得及的。"

"您是对的。我知道很多事情。然而，您当然明白，您用任何强制手段也别想使我说出我不愿公开的事情。我没有犯罪，您自己知道。您愿意公开交战吗？战斗的条件是：不计较胜败，战后再见面，并公开交谈。这与一局棋赛相似。谁也不许把谁将死。顺便说一句，我们在一起交谈时，您一直有丧命的危险。真的，我不是开玩笑。若是斯达西·得可林斯基处于您的地位，那么我见周围无人，就会不慌不忙地离开这里，到元老广场去，而人们将会发现他浑身是洞，死在这条长凳上，已无法抢救。然而，我再说一遍，我不会在您身上玩这些把戏的。您愿意来一局棋赛吗？"

“好吧，同意，”塞里卡说，眼睛闪着光，“我先进攻，是吧？”

“自然，假如您不是在邮局跟上了我，我也就不会提出要比赛的。至于四指波兰人，我答应帮助你们缉拿。无论我在什么地方遇到他，我都会立即给你们打电话或拍电报的。”

“好吧。现在，彼特凯维奇，请您让我看一看您拿来吓人的是一种什么玩意儿……”

彼特凯维奇摇了摇头，嘲弄地笑着：“按您的说法，公开交战。”说着从侧面衣袋中掏出一只扁平的小盒子，里面放着一支金属制的手指般粗细的小管。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只要从一头一压，那里面的小玻璃片就会嚓嚓作响。”

九

当塞里卡走到刑事侦缉局门口时，他突然停下了脚步，好象撞上了电线杆子一般。“唉，”他长吁一口气，“唉！”他气急败坏地跺了一下脚，“唉，这个机灵鬼！唉，这个演员！”

塞里卡真的昏了头。他离凶手（现在这一点已毫无疑问）只有两步远，却没有抓住他。他跟一个看来洞悉此凶杀案全部细节的人谈了话，而这个人竟然要了花招，没有对他讲出事实真相。这个彼扬科夫—彼特凯维奇掌握着某种秘密……塞里卡恍然大悟，正是这个秘密具有国际国内意义……他本来已经揪住了彼扬科夫—彼特凯维奇的尾巴，可是“他，这个该诅咒的家伙，却溜之乎也了。”

塞里卡跑上三楼，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桌上放着一个报纸做的夹子。在窗台的拐角里，坐着一个脚穿油亮皮靴、文

静的胖墩墩的男人。他把帽子按在腹部，向塞里卡鞠了一躬。“鄙人巴比切夫，房产管理员，”他说道，喷出一种私酿烧酒的刺鼻酒味，“主管普什卡尔大街二十四号公寓的房产管理委员会。”

“这是您带来的夹子吗？”

“是我带来的。来自二十号房间……不在主楼，在附属楼。房客已经失踪两宿了。今天叫来了民警，撬开了房门，按照法律要求做了记录。”这个房产管理员用手遮挡着嘴，双颊顿时红了起来，两只眼睛略向前凸起，显得湿漉漉的，私酿烧酒的气味充满房间。“这就是说，这份夹子是我另外又找到的，是从炉子里找到的。”

“失踪房客的姓名？”

“萨维列夫，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

塞里卡打开了夹子。那里面装的是一张彼扬科夫一彼特凯维奇本人的照片，一只梳子，一把剪刀和一个装有染发用的黑色液体的小瓶子。

“萨维列夫什么职业？”

“是搞科学的。有一次我们那儿的排水管子裂了，委员会去请教过他……他说：‘我非常愿意为你们效劳，然而我是一个化学工作者。’”

“他经常夜间外出吗？”

“夜间？没有发现。”房产管理员又用手遮住了嘴，“天刚放亮他就离开院子，这倒是的确的。可是夜间，没有发现。没见过他喝醉过。”

“有熟人到他那儿去吗？”

“没有发现。”

塞里卡打电话询问彼得格勒地区民警科。那儿证明确曾

有一名叫萨维列夫，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人住在普什卡尔大街二十四号公寓的附属建筑里，他的年龄是三十六岁，职业是化学工程师，本年二月迁居该处，所持证明系坦包夫警察局所发。

塞里卡往坦包夫拍了询问电报，随后与房产管理员一起乘小汽车前往芬丹卡。在那里的刑事侦缉科的冰窖里，放着那具在克列斯塔夫被害者的尸体。房产管理员马上认出了该人正是十三号房间的房客。

十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里，那个自称是彼扬科夫—彼特凯维奇的人乘着一辆支起车篷的马车驶到彼得格勒地区的一个荒凉处所。他付了车费，沿着荒地旁的人行道走去。他来到一处木板墙的小门旁，打开门，绕过院子，从后门沿着狭窄的楼梯登上了五层楼。他用两把钥匙开了房门，走进空无一物的穿堂，将大衣和礼帽挂在那唯一的一根钉子上，随后进了房间，那里四扇窗户的半截玻璃都涂着白粉。他在一张破烂不堪的沙发上坐了下来，两只手捂住了脸。

只有在这里，在这个摆设着一些书架和物理仪器的独身幽居的房间里，那种从昨天起就使他心灵震颤不已的可怕的激动心情，那种几乎是绝望的感觉，终于一古脑儿涌了出来。

他那紧捂着脸的两只手颤抖着。他明白死亡的危险并未过去。他处于被包围之中。目前境况中对他有利的因素微乎其微，不利因素倒是有百分之九十九。“为什么这么粗心大意，唉，这么粗心大意，”他自语着。

他终于用意志控制住了自己的激动，用拳头敲了敲脏枕头，仰着脸躺下身来，闭上了眼睛。

他那过度紧张的思想停止了活动。几分钟死一般的静止又使他振奋起来。他站起身来，倒了一杯优质葡萄酒一口喝下。当热浪在身体里汹涌奔流时，他开始在房间里踱起步来，不慌不忙地、有条有理地寻觅那微乎其微的自救的可能性。

他在护墙板旁小心翼翼地卷起脱落的壁纸，从里面掏出来几张设计草图，卷成一卷，又从书架上取下几本书，把这些东西连同一些物理仪器都放进一只皮箱里。他不时侧耳聆听一会儿，然后提起皮箱往楼下走去，把它带到一间贮藏着木柴的黑洞洞的地下室，藏到一堆垃圾里面。随后他又回到自己的房间，从写字台里取出一只手枪，审视了一番，将它揣进裤子的后口袋里。

四点四十五分，他又躺在沙发上，一支接一支吸着烟，将烟蒂扔到墙角。"看样子，他们没有找到！"他几乎喊了起来，从沙发挪下双脚，又在房间里按对角线来回跑起来。

黄昏时分，他换上了一双质地粗糙的皮靴，穿上一件帆布大衣，走出家门。

十一

半夜，第十六民警分局的电话铃响了，一阵急促的声音从听筒传进值班民警的耳中：

"克列斯塔夫，别墅，前天发生凶杀案的地方，速派民警执勤队来……"

话声突然中断了。值班民警对着话筒骂了一句什么。问交换台的人，据说是从划船学校打来的电话。于是向划船学

校打了电话。那里的电话噼啪作响，好一阵子没有人接。末了，一个睡意朦胧的声音问道：

“干什么？”

“你们那儿刚打过电话吗？”

“打过，”对方打了一个呵欠，回答道。

“是谁打的？……您看见了吗？”

“没有，我们这儿电灯出了毛病。据说是塞里卡同志打的。”

半小时以后，一辆卡车停在克列斯塔夫那座窗户用木板钉死的别墅旁，四个民警纵身从车上跳下。白桦林后映现出暗红色的霞光的余晖。寂静中只听到一阵微弱的呻吟声。一个身着皮袄的人脸朝下躺在后门台阶旁。他们把他翻转过来，原来是看门人。他身边放着一块浸泡过哥罗仿的棉花。

门敞开着。门锁已被扭断。当民警冲进别墅时，从地窖里传出不知是谁的低沉的叫喊声：

“洞口，把厨房里的洞口打开，同志们……”

厨房里，靠墙高高地堆积着桌子、箱子和沉甸甸的袋子。他们搬开了这些东西，掀开了洞口的盖子。

从地窖里钻出来的是塞里卡，他浑身是蜘蛛网，沾满灰尘，圆睁着眼睛。

“快！上这儿来！”他喊着，向门后奔去，“手电筒，快！”

在有铁床的那间房间里，在手电筒的照射下，看到地板上有两支子弹打尽的手枪，一顶褐色的绒帽和一滩令人厌恶的散发着难闻臭味的呕吐物。

“小心！”塞里卡喊了一声，“不要吸气，快离开，这气味要人命！”

他一边后退，一边把民警向门外推，吃惊地、嫌恶地看

着地板上丢弃的那只金属制的手指般长短的小管。

十二

化学大王罗林格，象所有从事规模宏大事业的企业巨头一样，专门辟有一个办公室来处理事务，他的男秘书“筛选”着来访者，确定其重要程度，猜度其来意并极有礼貌地回答各种问题。女速记员把罗林格的思想转变成人类语言的结晶。如果将这些结晶按每年平均数折合成等价货币的话，那么这个无机化学大王每秒钟出现的思想片断约值五万美元。四个女打字员扁桃形的指头不停歇地在打字机的键盘上跳动。一有差遣，男听差瞬即出现在罗林格的眼前，犹如他的意志的凝聚物。

位于马勒塞尔布林荫路①的罗林格办公室是一个阴郁而森严的处所。暗色的缎布墙围，暗色的长绒地毯，暗色的皮坐椅和沙发。在覆盖着玻璃板的暗色的桌子上放着广告册、钉有褐色柔皮面的指南、化工厂的计划说明书。几只从战场上弄来的发锈的燃烧弹壳和迫击炮弹壳装饰着壁炉。

在高高的暗色胡桃木门后面的办公室里，在图表、统计表、图片围绕之下，坐着这个化学大王。被“筛选”过的来访者毫无声响地沿着长绒地毯进入会客厅，坐在皮椅上心神不安地望着胡桃木制的门。在门后，化学大王办公室的空气也是难以置信的贵重，因为它本身浸透了一秒钟五万美元的思想哩。

在这肃穆庄重的会客厅里，只见那只宛若鹰爪持球一样

---

① 马勒塞尔布：巴黎市内资产阶级聚居的一条街。

的古铜色胡桃木制的笨重的把手开始转动，随即出现一个身着暗灰色茄克装的身材矮小的男人，此人蓄着全世界都熟知的那种络腮胡子，带着使人难堪的阴沉沉表情，几乎是个"超人"，他面色憔黄而带病容，令人联想到世界闻名的一种手工艺品的商标：一个黄圈带四条黑带。此时此刻，哪个人的心里会平静啊……化学大王把门打开，直勾勾盯着来访者，带着浓重的美国人的口音说声："请"。

十三

男秘书用两只手指握着一支金色铅笔，极有礼貌地问着来访者：

"请原谅，您的姓名？"

"苏保金将军，俄国……流亡者。"

答话者气呼呼地耸着肩，用一块揉成一团的手帕理了理两撇灰色的胡子。

男秘书微笑着，似乎谈话触及的是令人愉快、友好的事务，铅笔在记事本上飞快地滑动了一下。随后他开始谨慎起来：

"苏保金阁下，请问您与罗林格先生即将进行的谈话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极为重要的，非同小可的。"

"也许，我应该简要地向罗林格先生转述您的意图。"

"您知道，目的，就是说，很简单，计划……双方有利可图……"

"有关同布尔什维克进行化学斗争的计划，我这样理解对吗？"男秘书问道。

“完全正确……我打算向罗林格先生献策。”

“我担心，”男秘书彬彬有礼地打断了他的话，亲切的脸庞甚至出现了一种痛苦的表情，“我担心罗林格先生已经为诸如此类的计划压得有些喘不过气来了。从上周开始只是俄国人提交到我们这儿来的关于同布尔什维克进行化学战争的建议就有一百二十四项。在我们的公事皮包里现在存放着一份对哈尔科夫、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同时进行空中化学袭击的出色的战斗部署。战斗部署的作者十分机智地将力量同时投入到缓冲国的战略基地上去，非常，非常有趣。作者甚至提供了一个准确的估计数字：六千八百五十吨糜烂性瓦斯即可将上述三个城市的居民全部杀光。”

苏保金将军颜面充血，满脸通红地打断他：

“您说哪儿去啦，先生！我的计划并不坏，虽然这个也是个出色的计划。应该行动！从空谈走向实际！……为什么按兵不动？”

“亲爱的将军，按兵不动的原因在于罗林格先生暂时还没有看到自已支出的等价物。”

“什么等价物？”

“从飞机上投下六千八百五十吨糜烂性瓦斯对于罗林格先生并不困难，然而这的确需要一笔支出。战争需要金钱，不是么？在现有的一些计划里，罗林格先生暂时看到的只是支出一项。然而等价物，就是说对布尔什维克采取行动带来的收入，十分遗憾，计划中并未表明。”

“洞若观火，一清二楚……收入……谁若把正统的统治者送回俄国，把正统的正常的制度归还俄国，那他就会得到大笔的收入，一座座金山！”将军象只老鹰，眉下的两只眼睛直盯着男秘书。“呵哈！就是说，应该表明这种等价物吗？”

"完全正确，用数字进行武装：左边——贷方，右边——借方，然后划一条线并用加号表明其区别，这才可能引起罗林格先生的兴趣。"

"呵哈！"将军哼了一声，抓起沾满灰尘的礼帽，头也不回地向门外走去。

十四

将军刚走，大门口就传来了男听差的拦阻声，然后是另一个声音让男听差滚开，接着在男秘书面前出现了谢苗诺夫，他大衣扣子没扣，手里拿着礼帽和手杖，嘴角叼着一支已经快嚼烂了的雪茄。

"早晨好，老朋友，"他匆忙地向男秘书说着，把礼帽和手杖扔到桌子上，"请让我先会见化学大王。"

男秘书的金色铅笔停在半空。

"不过罗林格先生今天特别忙。"

"哎呀，我的老朋友，别说傻话了……我门外汽车里有一个刚从华沙来的人在等着呢……请告诉罗林格，我们是为加林的事来的。"

男秘书双眉一扬，随即消失在胡桃木门后边了。过了一分钟，他从门后伸出头来："谢苗诺夫阁下，请进，"他用柔和的声音低声说着，亲自扭开了那只鹰爪持球的门把手。

谢苗诺夫出现在化学大王的眼前。此时谢苗诺夫并未手足无措，因为：第一，他天生是一个厚颜无耻之徒；第二，此刻化学大王需要他，超过他需要化学大王。

罗林格绿色的眼睛直勾勾地盯了他一阵。谢苗诺夫并未因此而慌神，他在桌子对面坐了下来。罗林格说道：

"嗷？"

"事情办妥了。"

"图纸呢？"

"罗林格先生，您知道，发生了某种误会……"

"我问，图纸在哪儿？我没有见到图纸，"罗林格怒气冲冲地说道，轻轻拍了一下桌子。

"听我说，罗林格，我跟您谈妥了条件：我不仅给您弄到图纸，还弄到装置……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搞到了人……把他们派到了彼得格勒。他们钻进了加林的实验室。他们看到了装置的效能……可是，鬼知道，在这个节骨眼儿出了毛病……第一，加林原来有两个。"

"一开始我就提醒你们对此要加以注意，"罗林格蔑视地说。

"其中一个我们干掉了。"

"你们把他杀了？"

"如果您愿意的话，是这么回事。总而言之，他死了。这一点您不必担心：是在彼得格勒干的，那个人是苏维埃的臣民，鸡毛蒜皮……可是随后出现了他的同貌人……于是我们便又费尽力气……"

"一句话，"罗林格打断他，"加林或者他的同貌人还活着；无论是图纸，还是装置，您都没有给我弄到手，尽管我花了不少钱。"

"如果您愿意的话，我把他叫来，斯达西·得可林斯基在汽车里等着哪。他是整个事件的参加者。他会详细地讲给您听。"

"我不愿意见什么得可林斯基，我需要的是图纸和装置……我敬佩您的勇气，竟敢空着两手到这儿来……"

罗林格几句冷言说罢，谈话就此结束，他死死盯着谢苗诺夫，以为这个该死的俄国流亡者会拖着沉重的脚步一去不复返了，可是谢苗诺夫却泰然自若，把那支快嚼烂了的雪茄插到嘴里，痛快地说了起来：

"您不愿意见得可林斯基，就不见，不会有更大的安慰。现在的事情是我需要钱，罗林格，两万法郎。您是开支票还是付现款？"

罗林格久经沧桑，见识过各种各样的人，生平第一次遇到这类无耻之尤。罗林格多肉的鼻尖上甚至都沁出汗珠来了，他极力压制自己，以免把墨水瓶抛到谢苗诺夫这个生满雀斑的脸上（这个毫无价值的谈话浪费了多少宝贵的分秒啊！）他控制住自己，伸手去按电铃。

谢苗诺夫眼睛看着他的手说：

"亲爱的罗林格先生，我的意思是说，加林工程师现在已经到巴黎来了。"

十五

罗林格跳了起来，鼻孔张得很大，两眉之间青筋凸起。他走到门旁，把门锁上，然后靠近谢苗诺夫，一只手抓着椅背，另一只手撑着桌子的边缘，弯下腰来对着他的脸说：

"您扯谎。"

"我哪有工夫扯谎呀……事情是这样的：斯达西·得可林斯基在彼得格勒遇见了这个同貌人，那个人当时去拍电报，得可林斯基看见了地址：巴黎，巴津奥尔街……昨天得可林斯基从华沙回来，我俩立刻跑到巴津奥尔街，在那儿的一家咖啡馆里四目对两眼地见到了这个加林或是他的同貌人，鬼知

道是哪一个。"

罗林格的眼光在谢苗诺夫的雀斑脸上慢慢地扫射着。随后他直起腰来，从肺部挤出一口灼人的热气：

"您清楚知道，我们不是在苏俄，而是在巴黎，假如你们再那么搞，我不会把你们从断头台上救下来的。可是你们如果打算欺骗我的话，我会把你们踩个稀巴烂。"

他回到自己的座位，皱着眉头打开了支票簿："两万我不能给，给您五千就够了……"说着开了一张支票，用指甲顺着桌面弹给谢苗诺夫，然后，不超过一秒钟，双肘支着桌子，手掌紧捂着脸。

十六

事实上，卓娅·蒙罗丝成为化学大王的情妇并非机遇良缘。只有傻瓜和不懂得什么是斗争、什么是胜利的人才认为到处都有良缘可遇。"啊，这个人真幸福，"他们以妒羡的目光看待这个幸运儿，犹如看待一个奇迹一般。然而，一旦这个人失败了，成千的傻瓜便会狂呼狞笑来蹂躏这个为神赐良缘所抛弃的人。

不，没有半点的偶然性，只是智慧和意志把卓娅带到了罗林格的床上。她的意志，经过十九年冒险生涯的磨炼，已经象钢铁一般坚强。她的智慧又如此锋芒毕露，使她有意识地让周围的人相信命运女神或幸福之神对自己是特别宠爱……

在她所住的那个街区（塞纳河右岸，塞纳街），在大小店铺、酒吧饭馆，简直视卓娅·蒙罗丝为圣女。

她日间用的汽车是黑色黎姆金24HP，她野游用的汽车是

半神罗丽斯—劳依斯80HP，她夜晚用的是电动带篷轿车（车内用绸子裱衬，装饰着花瓶，安有银质的车把手）；尤其是她曾在多维尔的赌场上赢过一百五十万法郎，——所有这一切，在她所住的街区引起了虔诚般的狂热。

卓娅·蒙罗丝将赢款的一半深谋远虑地“投入”了新闻界。

从十月（巴黎之季的首月）开始，新闻界便为美女蒙罗丝涂脂抹粉了。首先，一家小资产阶级办的报纸登了一篇诋毁卓娅·蒙罗丝那些破产落魄情夫的文章。“美女对于我们来说是价值连城的！”这家报纸感慨地写道。紧接着有影响的急进党机关报，根据这个诋毁文章，不分青红皂白地吵吵嚷嚷指责小资产阶级，说什么把他们选进国会的是一些目光如豆、只见本街区利益的店铺掌柜和酒吧老板。“纵令卓娅·蒙罗丝使一打外国人破了产，”这家报纸感慨地写道，“那些钱也是在巴黎周转，增加生活的动力。对于我们来说，卓娅·蒙罗丝不过是健康的生活状态的象征，永不消失的运动的象征，在这个运动之中，有人跌落，有人高升。”

卓娅·蒙罗丝的肖像和传记披载于各家报纸上：

“其亡父任职于圣—彼得堡皇家歌剧院。妩媚动人的八岁女孩卓娅被送往芭蕾舞学院培养。战争爆发前夕，她于该院毕业并首次登台演出成功，为北方首都留下深刻印象。战争爆发了，卓娅·蒙罗丝热血方刚，怀着仁慈之心，穿起胸前标有红十字的灰色长衣奔赴前线。她出生入死，冒着枪林弹雨镇静地抢救伤员。她负了伤（然而并未损坏这个优雅之神的身体），被送回彼得堡，在那里与一个法国陆军上尉相识。革命发生了。俄罗斯背叛了协约国。布列斯特和约使卓娅·蒙罗丝大为震惊。她和她的法国朋友、陆军上尉一起逃往南方，

随后骑马持枪，宛若愤怒的优雅之神，与布尔什维克周旋。她的朋友死于斑疹伤寒。法国水兵用鱼雷艇将她带到马赛港。她来到了巴黎。她伏身于总统足下，要求成为法国的臣民。她献舞给被毁的香槟之国的难民。她出现于所有慈善救济晚会上。她宛若一颗耀眼的明星，陨落于巴黎的人行道上。"

传记大体上是真实的。在巴黎，卓娅迅速权衡形势，决定了方向：她总是朝前走，进行搏斗，总是去迎接最艰难最宝贵的考验。她确实使成打的发横财的人破了产，这就是那些个子不高、毛茸茸的手指上戴着一颗颗戒指、面颊发红的花花公子们。卓娅是一个耗费巨大的女人，他们一败涂地了。

她很快便懂得了，那帮发横财的花花公子们并不能使她在巴黎享受荣华富贵。于是她便结交一个年轻的记者为情夫，随后又遗弃了他，从了一个大企业家、国会议员。现在她又懂得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最能带来荣华富贵的东西是化学。

她雇了一名秘书专门向她每天报告化学工业的成就，并提供必要的情报。因此，她获得了化学大王罗林格的计划中的欧洲之行的消息。

她马上动身到了纽约。在那里，她用灵魂和肉体买下了一名大报纸的采访记者，于是报纸上出现了一组有关欧洲最聪明、最美丽的女人莅临纽约的消息，称该女人将其芭蕾舞生涯与对最时髦的科学——化学的爱好联结在一起，该女人甚至不戴庸俗的钻石项链，而戴一种充满闪光瓦斯的水晶球，云云。这些水晶球正合美国人的口味。

当罗林格坐上开往法国的轮船时，在上甲板，在网球场上，在海风吹拂着的棕榈树和开满鲜花的扁桃树之间，放着一把靡椅，上面坐着卓娅·蒙罗丝。

罗林格知道这是欧洲最时髦的女人，除此以外，她的确

博得了他的欢心。他要她做他的情妇。卓娅·蒙罗丝以毁约需要支付百万美元作为条件与他签订了合同。

无线电从辽阔的大洋上传出了罗林格的新的结合和那不同寻常的合同的消息。爱弗尔铁塔接收了这一轰动的新闻。第二天，卓娅·蒙罗丝和化学大王便成了全巴黎的话题。

十七

罗林格并没有选错情妇。在轮船上卓娅就对他说：

"亲爱的朋友,从我这方面来讲，过问您的事业未免失于明智。然而您很快就会发现，我做您的秘书比做您的情妇更为合适。我没有女人那套絮叨习惯。我这个人争名好胜。您是个大人物，我相信您。您应该得胜。请不要忘记，我经受过革命的折磨，我患过斑疹伤寒，我曾象一个士兵一样作过战，并且曾骑马驰骋千里。这是不能忘却的。我的心灵是被仇恨烧炼出来的。"

她那冷酷的激情使罗林格颇感兴趣。他用一只手指触了一下她的鼻尖说道：

"宝贝儿，做一个企业家的秘书，是不能象您那样气盛的。您是个精神反常的人，在政治和企业方面，您永远是一个薄学浅识之辈。"

在巴黎,他开始进行有关建立化学工厂托拉斯的谈判。美国对"旧世界"国家的工业投入巨大资金。罗林格的代理人们小心谨慎地收买股票。在巴黎,人们称他为"美国水牛"。的确,在所有的欧洲工业家中,他是一个巨人。他不怕撞墙。他目光狭窄。他的眼前只有一个目的：把世界化学工业集中到自己手中。

卓娅·蒙罗丝很快就掌握了他的性格特征，他的斗争手段。她熟知了他的力量和弱点。他不善于分析政治局势，并且对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常说些无知的话。她不动声色地聚集了一些对他必需和有用的人。她也常领他跟新闻界接触并引导这种交谈。她收买了一些小报的新闻编辑，虽然他对这些人不屑一顾，然而他们给他所效之劳远远超过那些衣冠楚楚的新闻记者，因为前者象蚊子一般，能钻进生活的每个空隙。

当她“促使”右派议员在国会作了一次关于“法兰西的国防化学与美国工业界密切接触的必要性”的简短谈话之后，罗林格破天荒第一次男子般地、亲热而激动地握着她的手并不住地晃动着说：

“太好了，我收您做我的秘书，每周薪金二十七美元。”

罗林格了解了卓娅·蒙罗丝对他的用处，便把她视为知己，把企业机密向她全盘托出。

十八

卓娅·蒙罗丝赞助某些俄国流亡者。其中一人便是谢苗诺夫，他受到定期的津贴补助。他是战时毕业的化学工程师，以后当过准尉，后来又成了白军军官。在流亡期间，他办过几月小委托商店，甚至还向街娼捣卖过估衣。

谢苗诺夫为卓娅·蒙罗丝干反间谍工作。他给她弄来苏联的报刊杂志，传达消息、谣言蜚语。他言听计从、麻利老练，并且不让人讨厌。

一天，卓娅·蒙罗丝递给罗林格一份从列维尔报纸上剪下来的剪报，上面叙述的是关于彼得堡正制造一种大规模毁灭性装置的消息。罗林格笑道：

"荒诞不经，吓唬不了任何人……您的想象力太狂热了。布尔什维克什么也制造不出来的。"

于是卓娅把谢苗诺夫找来吃早饭。他便根据这条消息讲起了一段奇闻：

"……一九一九年，在彼得堡，我逃亡前不久，一次，我在街上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是波兰人，我和他一起读完技工专科学校的，他叫斯达西·得可林斯基。他扛着条袋子，两脚用地毯碎片包着，大衣外面写着粉笔号码——排队的记号。一句话，一切都司空见惯。可是他脸上露出高兴的样子，眨着眼睛。怎么一回事？'我——'他说，'搞到了一个赚钱的差事，哎呀呀！百万！根本不是那个数，是成千上亿万(金币，当然喽)！'我，当然啦，要他讲个仔细，可是他只是笑而不答。我们就这么分手了。过了两个礼拜，我到瓦西里耶夫斯基岛上去看望得可林斯基。我那时想起了赚钱的差事了，当时我想，我求求百万富翁施舍给我半磅白糖。我进去了。得可林斯基躺在床上半死不活的，一只手和整个胸部都缠着绷带。

"'是谁把你搞成这个样子？'

"'等会我告诉你，'他回答说，'托圣女的洪福，我的伤快好了，我非杀死他不可。'

"'杀死谁？'

"'加林。'

"得可林斯基说(当然喽，说得含糊不清、令人捉摸不定，他有意隐瞒事实真相)，他的一个老相识、工程师加林请他帮助制造某种具有空前毁灭性威力的装置所用的炭精发火物。为了使得可林斯基有意，他答应以后按比例给他一定的利润。他打算在试验结束后带着制成的装置逃往瑞典，在那儿弄到专利权，自己经营这个仪器的买卖。

“得可林斯基热心地开始制造这种圆锥体。他的任务是使这种东西容积尽可能小，而发出的热量尽可能大。装置的制造由加林秘密进行。据他说，这种装置的结构极其简单，只要稍做暗示，便可揭穿其秘密。得可林斯基供应他圆锥体，然而一次也没能看到装置。

“这种不信任的举动激怒了得可林斯基。他们经常吵架。有一天，得可林斯基跟踪加林，一直到他进行实验的那个地方——彼得堡区荒僻的街道上的一幢半坍的楼房。得可林斯基尾随着加林进了楼房，登了好几层楼梯，穿过好几间窗户破碎的空屋子。走了好久，最后在一间地下室里，他听到一种剧烈的、好象蒸汽喷射一样的嘶嘶响声，并且闻到了他所熟悉的圆锥体燃烧的气味。

“他蹑手蹑脚地走进地下室，可是撞上了碎砖头，咚地一声，跌了一跤。他看到在离他三十步远的地方，在拱门后面，一盏小油灯照射着加林的歪斜着的脸。‘谁？谁在那儿？’加林象野兽一样吼着，说时迟那时快，一道耀眼的光束，不比织针大多少，从墙上跳下，斜对着得可林斯基的胸部和一只手劈了过来。

“得可林斯基天亮时才苏醒过来，高喊救命。半天没人应，他只好四脚蹬地爬出地下室，鲜血直流。几个过路人发现了他，用手推车把他弄回家去。当他伤愈后，对波兰的战争开始了，他也就不得不从彼得堡溜走了。”

这段故事给卓娅·蒙罗丝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罗林格一点也不相信，他只是嘲弄地笑着：他只相信使人窒息的瓦斯的威力。什么铁甲车、堡垒、大炮、庞大的军队，这一切，依他看来，不过是野蛮行为的残余而已。飞机和化学，这才是战争的唯一强大的武器。至于那个什么彼得堡的装置，无

稽之谈，荒诞可笑！

然而卓娅·蒙罗丝的心情却没有平静下来。她派谢苗诺夫到芬兰去，让他弄到关于加林的确切的材料。谢苗诺夫雇了一名白俄军官，让他滑着雪橇越过俄国国界。他在彼得堡找到了加林，跟他谈了话，甚至提出了与他合作的建议。加林对此十分谨慎。看来，他自己也知道，国外有人在注意他。关于他的那个装置，他只谈到以下一点：谁掌握了这个东西，他就会具有神奇般的威力。这个装置的模型在试验中已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他等待着的只是圆锥体发火物的制成。

十九

在初春的一个星期日的晚上，外面细雨蒙蒙，巴黎街道上的柏油路面上反射着楼窗的灯光和无数的路灯灯光。

在这个反射无数灯光的马路上，宛若沿着黑色的条条运河，飞驰着湿漉漉的轿车。跑着的人，互相碰撞，转动着打湿了的雨伞。雨雾霏霏，散发着街心公园的潮湿味，蔬菜床子的青菜味，汽油的焦糊味和香水的气味。

雨水顺着黑色的铁皮屋顶往下流着，顺着露台上的铁栏杆往下流着，顺着咖啡馆架起的宽大的条纹遮阳帐幕往下流着。形形色色的游乐场的灯光广告被雾气笼罩着，混沌难辨，灭了又亮，亮了又灭，闪烁，转动。

小人物——男店员、女店员、公务员、职员——在这一天各找各的消遣方法。大人物、企业家、绅士们坐在家里壁炉旁。星期日是赐给平民任其摆布的日子。

卓娅·蒙罗丝蜷曲着双脚，坐在宽大沙发上的一堆坐垫之间。她吸着烟，眼睛望着壁炉里的火。罗林格，身着晚礼

服，坐在一只大安乐椅上，两只脚放在一条垫脚凳上。他也在吸着烟，望着炭火。

他那张被壁炉照耀着的脸呈现出通红的颜色。肉呼呼的鼻子，胡须丛生的面颊，半闭的眼睑，稍嫌肿胀的双眼，显示出一个宇宙统治者的特征。他每周必有一次这样什么也不做地闲呆一阵儿的时光，以便使大脑和神经得以休息。

卓娅·蒙罗丝将两只裸露着的美丽的双手伸到身前说道：

“罗林格，吃过中饭已经两个小时了。”

“是啊，”他答道，“我跟您一样，恐怕消化过程已告完成。”

她那晶莹剔透、梦幻般的眼睛在他的面庞上滑了过去。她轻轻地但又严肃地唤着他的名字。他坐在温暖的安乐椅上没动，嘴里答道：

“啊，您说吧，我的宝贝。”

允许说话了。卓娅·蒙罗丝把身子挪到沙发边，双手抱膝。

“罗林格，请您告诉我，化学工厂非常容易爆炸吗？”

“啊，是的。煤炭的第四衍生物——三硝基甲苯是强大的爆炸性物质。煤的第八衍生物——四硝基苯甲基硝胺，是舰炮穿甲弹的发火物质。还有威力更大的玩意儿，这就是三硝基酚。”

“这又是什么东西呢，罗林格？”

“这都是煤炭。苯（C_6H_6）在八十度的温度下与硝酸(HNO_3)相混合，产生硝基苯。硝基苯的公式是$C_6H_5NO_2$。如果我们将其中两个氧O_2换为两个氢H_2，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八十度温度下将硝基苯跟铁屑、少量的盐酸慢慢地混合在

一起，那么我们就会得到苯胺（$C_6H_5NH_2$）。苯胺在五十个大气压中跟甲醇相混合，产生二甲基苯胺。然后，我们挖一个大坑，周围叠起一道土堤，在坑里安置个木棚子，在那里进行二甲基苯胺跟硝酸的反应试验。我们在远处用望远镜观察发生反应时的温度计的度数。二甲基苯胺跟硝酸进行反应产生三硝荃酚。这种三硝荃酚简直是个魔鬼：它在发生反应时有时会不知何故爆炸开来，把庞大的工厂化为灰烬。遗憾的是，我们必须与它打交道：它发出一种经光气产生水晶紫罗兰的蓝颜色。我在这个玩意儿身上赚了大批的钱。您向我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嗯……我认为，您在化学方面知识还不少呢。嗯……为了从煤焦油中提取，比方说，提取可治愈您头疼的匹拉米洞胶囊，应该爬很长一段阶梯哩……从煤炭到一片匹拉米洞，或者到一瓶香水，或者到一架普通照相机，中间存在着象三硝基甲苯和三硝基酸这类魔鬼一般的东西，存在着象溴剂——联苯酰（二苯基乙二酮——氰化物，氯——三硝基酸，二苯基——氯——三氢化砷这类奇妙无比的玩意儿，还有其它一些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就是那种战争用的瓦斯，人们一接触到它，就会打喷嚏，哭叫，使防毒面具失灵，喘息，呕血，浑身长疮流脓，活生生的烂死……”

在这个阴雨的星期日夜晚，罗林格感到寂寞，因此他随心所欲地侈谈起化学的广阔未来。

“我认为（他把那支已吸了一半的雪茄在鼻旁一挥），我认为，是万军之主萨瓦欧父[1]创造了世界，所有的生物都来自煤焦油和食盐。圣经里并未直接谈到这事，但可猜到。谁能

---

① 万军之主萨瓦欧父：上帝的另一称呼，在犹太教中经常使用。

掌握煤和盐，谁就能掌握世界。德国人之所以能在一九一四年发动战争，就是因为当时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化学工业为德国所占有。德国人懂得煤和盐的秘密；他们是那时候唯一有文化的民族。不过他们没有想到我们美国人能用九个月时间建立起埃日乌德兵工厂。德国人使我们的眼界扩大起来，我们明白了应该把钱投到什么地方。现在，世界将由我们，而不是他们来掌握了，因为战争之后，钱在我们手中，化学也在我们手中。我们将首先把德国，其次把其它一些会劳动的国家（不会劳动的将被自然法则所淘汰，在这方面我们将帮助它们），把它们转变成为一个强大的工厂……美国国旗将沿着赤道，从南极到北极，绕着整个地球，象一只精美的糖果盒一般……”

“罗林格，”卓娅打断他的话，“您自己在说不吉利的话……要知道，他们那时候将成为共产主义者了……会有那么一天，他们将声明，他们不再需要您了，他们想要为自己工作了……哎，这种恐怖我已经经受过了……他们将拒绝归还您的金镑美元……”

“到那时候，我将用糜烂性瓦斯把欧洲夷为平地。”

“罗林格，那为时已晚！”卓娅用两只手紧抱着双膝，身子往前探着。“罗林格，请您相信我，我从来未给您出过不好的主意……我方才问过您：化学工厂容易爆炸吗？……现在，我知道，一种威力强大的武器已经被工人、革命者、共产党人，我们的敌人所掌握……他们可以在一定距离之内引爆化学工厂、火药库，烧毁航空大队的飞机，销毁贮藏的瓦斯，包括所有可爆和可燃的东西。”

罗林格从垫脚凳上挪下双脚，微红的眼睑眨了眨，久久地注视着这个年轻的女人。

"照我的理解，您又在提示……"

"是的，罗林格，我在提示加林工程师的装置……所有那些关于他的报道，您都漠然视之……可是我却知道这该多么重要……谢苗诺夫给我带来了一个奇怪的东西。他是从俄国弄来的……"

卓娅按了一下电铃。进来一个仆人。她吩咐了一声，仆人取来一只松木匣，里面放着一块约有一英寸半厚的扁钢。卓娅拿出这块钢，把它移到壁炉的火光前。这块钢的钢体象是被某种纤细的工具穿透，形成了一些条条和螺纹，还有一个象是用钢笔以速记的方式斜签着名字：力量的试验……试验……加林。有些字母上的金属剥落了。罗林格长时间地审视着这块扁钢。

"这好象是'试笔'，"他声音不高地说道，"就象用针在面团上写字一样。"

"这是加林在进行装置模型试验时，在三十步远的距离搞出来的，"卓娅说道，"谢苗诺夫证明说，加林希望制造一种装置，能在二十海里的距离内轻易地把一艘主力舰拦腰斩断……请您原谅，罗林格，我坚持认为，您应该掌握这种恐怖武器。"

罗林格不愧在美国经历过生活的考验。他的每个细胞都受过斗争的训练。

训练，众所周知，能够正确地分配肌肉之间的力量，使其增加足够的抗力。罗林格正是这样，当他投入斗争的时候，首先起作用的是臆想推测，它冲进事业的原始森林中去，在那里发现些值得注意的东西。停。臆想结束。然后开始合乎情理的思维——估价，比较，衡量，做出结论：有利。停。接着开始实际考虑：计算，核算，做出平衡表：入超。停。最

后意志开始行动了，罗林格的可怕的意志具有钼钢的硬度，此时，他便象一头圆睁双目的水牛一般向目标冲去，不达目的不罢休，不管他自己和别人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今天的事，其发展过程也大体如此。罗林格扫视了一下那尚未勘测过的原始密林，合理的思维说话了：卓娅是对的。实际的考虑做出了平衡表：最有利的是盗出图纸和装置，把加林除掉。就是这样。加林的命运已成定局，贷款已付出，意志已开始行动。罗林格从安乐椅上站起，背着壁炉，下巴颏儿向前翘着说道：

"我明天在马勒塞尔布林荫路接见谢苗诺夫。"

二十

在这个夜晚以后又过了七周。加林的同貌人在克列斯塔夫岛上被杀。谢苗诺夫来到马勒塞尔布林荫路，没带来图纸和装置。罗林格险些用墨水瓶敲掉他的脑袋。昨天有人在巴黎看到了加林，或者是他的同貌人。

次日，与往常一样，快到中午的时候，卓娅乘车去马勒塞尔布林荫路。罗林格跟她一起乘坐这辆带篷的黎姆金。他坐在她的身旁，两手撑着手杖，下巴颏儿放在手背上，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

"加林现在在巴黎。"

卓娅身子猛一仰，靠在坐椅后垫上。罗林格不高兴地看了她一眼。

"谢苗诺夫早就该上断头台了，这个懒鬼，一钱不值的凶手，无耻之徒和混帐王八蛋，"罗林格说道。"我相信了他，自己闹到可笑的境地。应该想到，他在这儿将把我拖进一个不

体面的事件中去……”

罗林格向卓娅转述了他跟谢苗诺夫的全部谈话。盗窃图纸和装置未能如愿，因为谢苗诺夫雇佣的那几个无赖杀害的不是加林，而是他的一个同貌人。同貌人的出现尤其使罗林格惊惧不安。他明白，对手相当老练。加林或者事先得知企图杀害他一事，或者预感到谋杀迟早要发生，为障人耳目，推出了一个跟他面貌相似的人来。这一切尚不十分清楚。最令人不解的倒是他到巴黎来怀的是什么鬼胎？……

黎姆金轿车混在无计其数的小汽车中间沿着爱丽舍田园大街向前行驶。天气温暖，到处升腾着热气，在轻盈的蓝色的雾霭之中可清楚地看到美术展览会的玻璃圆顶和带飞翅的马，高楼大厦的半圆形屋顶，窗扇上面的遮阳幕帘，浓密的栗树枝叶。

坐在那些汽车里的人是形形色色的，有的斜倚着身子，有的翘着二郎腿，有的嘴噙着手杖的镶头，大部分是那些发横财的身材短矮的花花公子。他们戴着春礼帽、系着轻佻的领带。他们这是到布伦森林去用早餐，他们的车上载着巴黎殷勤地提供给外国人消遣的美女。

在星形广场，卓娅·蒙罗丝的黎姆金追上了一辆出租汽车，里面坐着谢苗诺夫和一个脸面憔黄、油腻、胡须沾满灰尘的人。他俩身子向前倾着，样子甚至显得有些烦燥，紧紧地跟踪着一辆绿色小轿车，那辆小轿车正拐过广场向地下铁道的出入口驶去。

谢苗诺夫向司机指点着那辆小轿车，然而穿过汽车的洪流并非易事。末了，他们终于冲了出来，开足马力赶截那辆绿色小轿车。然而那辆车已经停在地下铁道出入口旁了。从车里跳出一个身着宽大的呢子大衣的中等身材的男子，随即

隐入地下。

所有这一切在二三分钟内发生在罗林格和卓娅的眼前。她向司机喊了一声，让他向地下铁道拐去。他们跟谢苗诺夫的汽车几乎同时停在那儿。谢苗诺夫一边用手杖指点着，一边快步向黎姆金跑来。他拉开了汽车的精制的玻璃门，惊慌失措地说道：

“这个人是加林。他跑了。没什么。我今天到巴津奥尔街去找他，跟他讲文的。罗林格，我们应该商定：弄到那个装置你能出多少钱？您满可以放心，我决不会打破法律的框框。事也真巧，请允许我给您引见一下斯达西·得可林斯基。这是个举止文明的人。”

他没等得到允许，便喊得可林斯基过来。那人跳到华贵的黎姆金跟前，扯下礼帽，鞠了一躬，然后吻了一下蒙罗丝太太的手。

罗林格没向这个人伸出手来，也没向那个人伸手，只是从黎姆金车里往外闪动着眼睛，象一只关在笼子里的美洲狮一样。在众目睽睽之下停在广场上是不合适的。卓娅建议到右岸一家名为拉彼卢扎的饭店去用早餐，那家饭店每年这个时间顾客较少。

二十一

得可林斯基不断地点头哈腰，寒暄个没完没了，他用手理着下垂的胡须，两眼湿漉漉地望着卓娅·蒙罗丝，按捺着自己的食欲吃着。罗林格背向窗户怏怏不乐地坐着。谢苗诺夫海阔天空地唠叨着。卓娅显出一副安详的样子，妩媚地微笑着，眼睛不断地向侍者示意，让他不时地给客人斟酒。当送

来香槟酒时，她要求得可林斯基开始谈正题。

得可林斯基从脖子上摘下了餐巾：

“我们为罗林格先生把命都豁出去了。我们从谢斯特罗烈茨克地区越过了国境线，到了苏联。”

“这个‘我们’是谁？”罗林格问。

“如果先生想知道，是我和我的一个助手。他是住在华沙的俄国人，是巴拉霍维奇队伍的一个军官……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这个该死的，和所有俄国人一样，都是狗杂种，他没帮我什么忙，净给我添麻烦。给我的任务是探听加林在什么地方做实验。我到了那座大破楼，太太和先生当然已经知道了，在这座楼里，那个该死的坏家伙差点儿用他的那个装置把我切成两截。在那座楼的地下室里我找到了一块扁钢，卓娅太太从我这儿把它拿了去，她已得知我的一片诚心。从那以后，加林换了他的实验地点。我白天黑夜不睡觉，生怕自己辜负了卓娅太太和罗林格先生的信任。我在克列斯塔夫岛上都冻出肺炎来了，我终于达到了目的。我找到了加林的去向。四月二十七日夜里，我和我的助手钻进了他的别墅，把加林绑在铁床上进行了仔细的搜查……什么也没有……真叫人摸不着头脑，连个装置的影子都没有……可是我知道，他一定把东西藏在这个别墅里了……这个时候，我的助手就跟加林不客气了……太太和先生是会理解我们的不安心情的……我不能说我们是按罗林格先生的指示行事的……不，我的助手有些操之过急……”

罗林格眼睛望着盘子。卓娅·蒙罗丝纤细修长的手放在桌布上，迅速地弹着自己那发着光泽的指甲，手指上戴的那些钻石戒指、绿宝石和蓝宝石戒指闪闪发光。得可林斯基望着这只高贵的手，精神更加抖擞了。

“太太和先生已经知道，过了一天我在邮局碰见了加林。我的圣母，两眼对双目地跟一个已经死了的人见面，谁能不大吃一惊啊！何况当时还有一个该死的民警追了出来。我们被人骗了，该死的加林找了另外一个人当了自己的垫背的。我决定再去搜查一下别墅：那儿一定有地下室什么的。当天夜里，我一个人到那儿去了。用药麻倒了看门人。我从窗户爬了进去……罗林格先生可别错怪了我……我得可林斯基卖命是为了思想……我当时听到别墅里有噼噼啪啪的响声，谁听见头发根都得发麻……我本来是可以再从窗户跳出去的，这很容易……是啊，罗林格先生，这个时候我才明白，您是受上天之命，派我去从俄国人的手中夺下那种可怕的武器的，而俄国人会用这种武器去反对整个文明世界的。这是个历史性时刻，卓娅太太，我用贵族的荣誉向您发誓。于是我便象只野兽一样，向发出声响的厨房奔去。我看见了加林，他当时正在墙边把桌子、袋子和箱子堆放在一起呢。他看见了我，拎起那只手提皮箱——这皮箱我早就熟悉，他通常把装置模型放在里面——便跳进隔壁房间。我掏出了手枪，立刻追了上去。他已经打开了窗户，打算跳到外边去。我开枪了。他一只手拎着皮箱，另一只手握着手枪，躲到房间的一角，用床做掩护开始射击。这真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斗，卓娅太太。子弹射穿了我的帽子。突然，他用一块布盖住了他的嘴和鼻子，把一支金属制的细管对着我伸过来，砰地响了一声，那声音并不比香槟酒的瓶塞弹出的声音大，几乎在同一秒钟，我就觉得成千上万个爪子向我的鼻子、喉咙、胸口搔来，撕扯着我，我的两眼痛得直流泪，我开始打喷嚏、咳嗽，我的心肝肺都翻了个儿，卓娅太太，请您原谅，我哇地一下吐了，随后便倒在地板上。”

“二苯基一氯一三氢化砷与光气相混合，各用百分之五十，便宜玩意儿，我们现在用这类东西制成手榴弹装备警察，”罗林格说。

“啊……先生说得对，是瓦斯手榴弹……万幸的是，穿堂风很快吹走了瓦斯。我恢复了知觉，半死半活地好不容易回到了家。我中了毒，浑身无力，而密探又满城搜寻着我，我只好从列宁格勒跑了出来。这我们也冒了很大危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哪！”

得可林斯基耸了耸肩，摊开双手，显出一副可怜的神色。卓娅问道：

“您确信加林也从俄国跑出来了吗？”

“他应该隐蔽起来的。这件事以后，他反正得受到刑事侦缉局的盘查。”

“他为什么选上了巴黎这个地方？”

“他需要炭精圆锥体。他的装置没有这个东西，就等于枪没装子弹。加林是个物理学家。他不懂化学。一开始是我按他的要求制做这些圆锥体，后来是那个为了圆锥体在克列斯塔夫丢了命的人。不过加林在巴黎还有一个同伙，他住巴津奥尔街。林加给这个人打过电报。他到这儿为了继续进行圆锥体的试验。”

“您收集到加林工程师的这个同谋者的材料了吗？”

“他住在一家下等旅馆里，在巴津奥尔街。我们昨天到那儿去过，看门人对我们讲了些事情，”谢苗诺夫回答道，“这个人只是回来过夜。他在旅馆里没放什么东西。他出门穿的是宽大的帆布长袍，这种衣服在巴黎只有医师、化验员和化学学院的学生才穿的。看来，他在离那儿不远的一个地方工作。”

“外貌哪？你们这些混蛋，帆布长袍与我有什么相干！看门人没有跟你们讲他的外貌吗？”罗林格叫喊了起来。

谢苗诺夫和得可林斯基相互对看了一眼。波兰人把手放到了胸口上。

“如果先生认为必要的话，我们今天就会弄到有关他的外貌的情报。”

罗林格很久没出声，他的眉毛皱到一起。

“你们有什么根据认为昨天你们在巴津奥尔街咖啡馆见到的人跟在星形广场从地下铁道跑掉的是一个人，而这个人就是加林工程师呢？你们在列宁格勒已经搞错一次了。嗯？”

波兰人跟谢苗诺夫又彼此递了递眼神。得可林斯基过分客气地微笑着说：

“罗林格先生，您不会认为加林在每个城市都有面貌相似的人吧……”

罗林格执拗地摇着头。卓娅·蒙罗丝用银鼠皮裹着手，心不在焉地望着窗外。

谢苗诺夫说道：

“得可林斯基对加林十分熟悉，不会有错。现在重要的是搞清楚另一件事，罗林格。您是否打算把这件事托付给我俩，在某一天早晨把那个装置和图纸给您送到马勒塞尔布来，或者您跟我们一起来做？”

“千万别这样！”卓娅出乎意料地说话了，不过两眼仍然望着窗外。“罗林格先生对加林工程师的试验相当感兴趣，极想取得这个发明的专利权，他总是在法律的严格范围之内行事；如果罗林格先生从得可林斯基在这儿讲述的事情中哪怕相信一句话，那么，自然，他就会毫不迟疑地打电话给警察局，使这类坏蛋和罪犯难逃法网。然而，罗林格先生清楚地知

道。得可林斯基杜撰了这个故事，是想骗取更多的钱，因此心地善良的先生不会拒绝将来给他小笔资助。”

罗林格在整个早餐过程中第一次微笑了，他从背心的口袋中掏出来一支金质牙签，把它伸进牙缝中去。得可林斯基额头发红，太阳穴旁渗出渍渍汗水，两腮挂了下来。罗林格说道：

“你们的任务是：按照要求向我提供准确和详尽的情报，具体要求今天下午三时在马勒塞尔布林荫路通知你们。只要求你们象懂得礼节的密探那样行事。没有我的命令，不可轻举妄动。”

二十二

一辆白色晶莹耀目的南北线列车在地下铁道上发着嗞嗞的轻微响声，在巴黎市的地下黑黝黝的洞穴中奔驰。在曲曲弯弯的地道内，车厢外飞快地掠过蜘蛛网般的电线，被飞逝的灯光照亮了的躲在水泥壁龛里的工人和黑底黄色大字的“酒巴耐”、“酒巴耐”、“酒巴耐”——一种想用广告楔进巴黎人的头脑里去的令人厌恶的饮料。

瞬息间短暂停车。在地下铁道灯光照耀的站台上，有五颜六色的长方形广告：“奇妙的香皂”、“耐用的吊裤带”、“狮子头鞋油”、“汽车轮胎”、“红色魔鬼”，鞋后跟的胶皮掌，百货商店大拍卖——“罗浮宫”、“妙龄卖花女”、“拉法埃特画廊”。

打扮艳丽的妇女，卖淫女郎，报童，外国人，穿着紧身茄克的年轻人，将汗渍斑斑的衬衫塞进红色宽腰带的工人……成群的人喧闹着，嘻笑着，互相拥挤着向火车奔去。瞬

息间玻璃门移动了……噢—噢—噢——传来一阵吁声，随后人们晃动帽子，圆睁着眼睛，咧开嘴巴，有的憋红了脸，有的喜形于色，有的面现愠怒，一股人流向车厢内涌去。身穿砖色短上衣的乘务员，握着门把手，用腹部将乘客往车里拱着。咔地一声所有车门都关上了；响起了一声短促的铃声，火车象一条火带子一般沉入地道的拱门中去。

谢苗诺夫和得可林斯基坐在南北线地铁车厢侧面的长凳上，背对着车门。波兰人怒气冲冲地说：

“我告诉您先生，只是为了礼貌，我才压住了肝火……我简直忍受不了……百万富翁的饭我也吃过！这种饭叫人恶心……我自己在‘拉彼卢扎’找饭吃也不比这个坏，而且还不至于听这个窑姐儿的疙瘩话……竟让我得可林斯基当密探！……狗娘养的，这个婊子！”

“唉，斯达西先生，算了吧，您不了解卓娅，她是个出色的女人、好同志。唆，她有些生气了……”

“看来，卓娅太太习惯于跟你们这些流亡者，这种混蛋打交道……可我是波兰人，我告诉您.”得可林斯基气哼哼地撅着胡子说，“我不允许别人这样跟我谈话……”

“唆，好啦好啦，你胡子撅过了，心里痛快了，”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谢苗诺夫对他说，“现在，斯达西，你仔细听着：我们的收入不小，而要我们干的事却微乎其微。工作是没有危险的，甚至是令人愉快的：到酒吧间和咖啡馆去逛逛……我倒对今天的谈话很满足……你说，密探……胡说！而我说，我们扮演的是一种十分高贵的角色：反间谍人员！”

在得可林斯基跟谢苗诺夫谈话的那条长凳后面，在车门旁，有一个人肘部依着铜杆站在那儿。这便是那次在工会林荫大道街心公园跟塞里卡谈话时称自己为彼扬科夫—彼特凯

维奇的那个人。他穿的那件克维尔克特呢大衣的领子向上掀着，盖住了他脸的下部，礼帽紧压着眼睛。他站在那儿显出一副漫不经心、懒洋洋的样子，用手杖的骨质镶头触着嘴，然而却细心地倾听着谢苗诺夫和得可林斯基的谈话。当他俩离开座位时，他还颇有礼貌地让了让路。当车又过了两站，到了蒙玛特尔时，他才下车。他到附近的一家邮局拍了一份电报：

"列宁格勒。刑事侦缉局。塞里卡。四指人在此。事件恶化。"

二十三

他从邮局出来到了克里塞林荫路，沿着背阴的那侧向前走去。

这里，从每间屋门，从地下室的窗户，从宽大的人行道上从遮挡着大理石桌面和藤椅的遮阳帘里面，散发着夜酒馆的酸味。侍者们穿着短礼服，系着白围裙，颜面浮肿，分头光亮，在餐桌之间的瓷砖地面和过道上撒着湿锯末，往餐桌上摆一束束鲜花，摇着钢摇杆把遮阳帘往上支撑着。

白天，克里塞林荫路象是狂欢节过后的退了色的装饰品一样。这些高大的、难看的老式建筑物是一家挨一家地开设着饭店、酒馆、咖啡馆、街娼聚在一起闲唠的舖子以及夜旅社。广告的钢骨和铁架，著名的"红磨房"的剥蚀的风车翼，人行道上的电影广告，街中心的两排枯萎了的树木，涂写着污言秽语的厕所，车碾人踏已达数世纪的石头桥，一排排盖着帆布顶的临时售货摊和转动木马，所有这一切都在等待着夜晚。到那时候，从下面，从巴黎资产阶级住的街区里将涌

上来一批游逛汉和浪荡哥儿们。

到那时候，灯光齐明，侍者穿梭往返，汽笛断续，木马旋转；骑在金色的猪身上，在金角的牛身上，在船里，在平底锅上，在罐子里，转啊，转啊，转啊，光怪陆离，五光十色。伴着汽笛的乐声，裙子短得露出膝盖的姑娘们，带着惊诧神色的绅士们，蓄着美髯的扒手，象戴着假面具似的微笑着的日本学生，小男孩们，同性恋者，企望布尔什维克倒台的面色沮丧的俄国流亡者们，都在旋转着，旋转着。

灯火辉煌的"红磨房"的风车翼在转动着。房子前面那两根已经折断了的指针明晃晃地转动着。几家世界闻名的酒馆门前闪烁着耀眼的店名，在炎热的林荫道上从敞开的窗户里不断传出野兽般的尖叫喧嚣、爵士乐队的震耳的鼓声和喇叭声。

人群里吱啦啦地响着纸喇叭声，咣啷啷响着花铃棒声。一批接着一批的人群从地下铁道涌出，被南北线地下火车送来。这就是蒙玛特尔。这就是在巴黎上空彻夜闪耀着欢乐的灯火的玛特尔山——世界上最无忧无虑的场所。在这里，有地方挥霍金钱，有地方跟咯咯笑着的女子度那销魂之夜。

欢乐的蒙玛特尔，就是位于欢乐无比的两个圆形广场，彼卡尔和布兰什之间的那条克里塞林荫路。彼卡尔广场左侧伸展着宽阔和寂静的巴津奥尔林荫道。过布兰什广场往右便是圣·安东区。这是工人和巴黎贫民居住的地方。为了夺取巴黎，武装起来的工人们不止一次地从巴津奥尔，从蒙玛特尔的顶端，从圣·安东来到资产阶级住的街区。曾经有四次，他们又被大炮赶回山上。下面那个资产阶级居住区，沿着塞纳河两岸排列着银行、事务所、繁华的商店、富翁商贾的洋楼宅第和三万名警察的营房。它曾四次转入攻势，并在工人居

住区的中心，在山顶，以闻名世界的淫巢的辉煌的灯火为自己烙下了纵欲的印记，这就是彼卡尔广场、克里塞林荫蹊和布兰什广场。

二十四

那个身穿克维尔克特呢大衣的人走到林荫道中心，便转向狭小的边道，从那里有一踩得不成样子的台阶通向蒙玛特尔的顶部。他留神地环视了一下，转身走进一家黑黝黝的小酒馆，这里的常客是妓女，司机，半饥不饱的编小曲的和仍按旧风俗穿着宽大的裤子、戴着宽缘礼帽的失意落魄之徒。

他要了一份报纸、一杯妓尔温酒，便看起报来。在包着锌皮的柜台后面，酒馆老板（蓄着胡子的红脸法国人，体重一百一十公斤），袖子挽到肘弯，露出毛茸茸的两只胳膊，在水龙头下面洗着餐具，一边说着话（你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就不听）。

"不管您怎么说吧，俄国给我们添了不少麻烦（他知道，来的这个顾客是俄国人，叫彼耶尔先生）。俄国流亡者不会带来更多的进项的。他们人瘦财空了。啊哈……可是我们还够富的，还有能力施舍给几千个走运的人吃的和住的。（他认为他的这个顾客是在蒙玛特尔做小本生意的。）可是，万事总有个结尾呀，流亡者总得回家吧！唉唉！我们会促使你们跟这个地大物博的祖国讲和的，我们会承认你们的苏维埃的，那时候巴黎又会成为和善的老巴黎了。跟您说吧，我对战争简直讨厌透了。这种跑肚拉稀的日子已经十年了。苏维埃表示愿意给那些有俄国财宝的小财主付钱。这够意思，他们这样做是聪明的。苏维埃万岁！他们政策实施得不错。他们会把

德国布尔什维克化了的。太好了！鼓掌欢呼。德国若是变成了苏维埃，它自己就垮了。我们那时候就不会为它的化学工业闹肚子疼了。我们这个街区的一些糊涂虫把我当成了布尔什维克。啊哈……我的分析是正确的。布尔什维克化，咱不怕。您算一算，巴黎有多少善心的资本家，有多少工人。啊！我们，资本家，会保护自己的积蓄的……每逢我们的工人喊：'列宁万岁！'挥舞红旗，我都不在乎。工人，这是装着已经开始发酵的啤酒的酒桶，不能总让它用塞子塞着。让他们去喊'苏维埃万岁！'去吧，我自己上礼拜还喊过呢。我有价值八千法郎的俄国有息证券。不，你们应该跟你们的政府讲和。别再胡闹啦。法郎下跌了。这些该死的投机商人，这群虱子，粘到哪个国家，那里的货币就贬值，这种通货膨胀的后代从德国迁移到巴黎来了。"

一个身穿帆布衫、没戴帽子、头发梳得锃亮的瘦削男人匆匆忙忙走进小酒馆。

"你好，加林，"他对看报的那个人说道，"你祝贺我吧……事情办妥了……"

加林霍地站了起来，紧握着他的手：

"维克多……"

"啊，是啊，我太满意了……我要坚持给我们专利权。"

"千万不能……我们走吧。"

他们从小酒馆出来，登上了有台阶的小巷，然后向右转弯，穿过郊区的肮脏住房，走过围着带刺的铁丝网的荒地（那儿绳子上晃荡着难看的衬衣），走过手工业工厂和作坊，走了好长时间。

太阳落山了。迎面走过一群疲惫不堪的工人。看来这里，在山上，住着的是另一类人，他们有另一副面容，刚毅、瘦

削、坚定。看来，法兰西民族为了免除肥胖、梅毒和变质，来到了巴黎上空的这块高地，他们在这儿安详、严峻地等待着，相信总有一天会清除下面的污泥浊水，把留特其亚船[1]送入阳光普照的大洋中去。

“往这儿来，”维克多说着用一把美制钥匙打开了一间低矮难看的石屋的门。

二十五

加林和维克多·列努阿走到一座不大的砖砌的炉子前，上面盖着一个铁盖。炉子旁边的桌子上堆放着几排圆锥体。炉子上放着一个厚厚的铜环。在它的上面四周固定着十二个小瓷碗。列努阿点上一支蜡烛，脸上现出奇异的微笑，望着加林。

“彼得·彼得洛维奇，我们十五年前就相识了，不是吗？我们一块儿同过甘苦。您已经知道，我是个忠实可靠的人。当我从苏俄跑出来的时候，是您帮助了我……从这点我可以得出结论说，您对我是不错的。请问，您为什么不让我看您的装置呢？我知道，没有我，没有这些圆锥体，您是束手无策的……让我们以诚相见……”

加林仔细地端详着放着小瓷碗的铜环，问：

“您想要我把秘密公开？”

“是的。”

“您想要成为这个事业的参加者？”

“是的。”

---

[1] 留特其亚船：巴黎的城徽，古时称为留特其亚，是一艘小金船。——原注

“如果需要的话，我想，将来会需要的，您应该为了事业的成功不惜一切……”

列努阿眼睛直盯着他，坐在炉子边上，他的嘴唇在颤抖。

“好，”他用坚定的口吻说，“同意。”

他从帆布衫的口袋里掏出一块小抹布，擦了一下额头。

“我不强迫您，彼得·彼得洛维奇。我之所以进行这场谈话，是因为您是我最亲近的人，不管这有多么奇怪……我在一年级的时候，您在二年级。从那时起，怎么说呢，我，我就崇拜您了……您是个难得的天才……才华横溢……您极其勇敢。您的头脑是长于分析的、大胆的、可怕的。您是一个可怕的人物。您严厉刚毅，彼得·彼得洛维奇，象所有的天才人物一样，您对于人们来说是不可理解的。您问我与您一起工作是否准备不惜一切……当然，嗽，当然喽……这自不用说。我没什么可损失的。没有您，我的生活直到死还是平平庸庸的。跟您在一起，欢乐或者死亡……您问我是否同意不惜一切？……笑话……‘一切’这指的是什么？去偷，去杀？”

他的话停了。加林用眼睛在说：“是的。”列努阿咧嘴笑了一下。

“我了解法国刑法……我同意以自己的生命去触犯它吗？同意……话又说回来，我曾经看到过法国人在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发动的一次著名的瓦斯进攻战，从地底下腾起一团浓厚的烟云，随后一阵阵黄绿色的烟浪向我们袭来，象幻觉一般，你做梦也看不到的。成千的人惊慌失措，痛苦难当，丢下枪支，从战场跑开。烟云在后面紧紧追赶着他们。那些来得及逃出去的人，个个颜面乌黑、赤红，嘴翻舌卷，两眼焦糊……谈什么‘道德的概念’……啊哈，我们在战后已经

不是小孩子了。”

“一句话，”加林讥讽地说道，“您终于明白了，资产阶级的道德是一种巧妙的骗人把戏，那些相信它而吞了绿瓦斯的人都是一帮傻瓜。说真的，我对这些问题倒考虑不多……这样看来……我甘愿把您作为一个同志吸收到这个事业里来。您应该无条件地服从我的命令。不过有一个条件……”

“好，我同意，什么条件都行。”

“您知道，维克多，我到巴黎来，用的是假护照，我每夜都得换旅馆。有时候我不得不叫来个妓女跟我在一起，以免引起别人的怀疑。昨天我已经知道有人在跟踪我。他们是几个俄国人。看来，他们把我当作布尔什维克的代理人了。我必须给这些密探设个迷魂阵。”

“我应该做什么呢？”

“化装成我的样子。如果您被抓住，您就给他们看您的护照。我打算一身分为二体。我俩个子一般高。您染染头发，贴上假胡子，我们买同样的衣服穿。然后，今天晚上您从您的旅馆搬到市里人们不认识您的另一个地区去，比方说到拉丁街区。说定了吧？”

列努阿从炉子上跳下来，用力地握了握加林的手。然后他开始讲解他是怎样用铝和热的氧化铁（铝热剂）跟固体润滑油和黄磷相混合制成了这种圆锥体的。

他把十二个圆锥体放入铜环上的小瓷碗里，然后用火绳点着了。刺眼的火焰在炉子上腾起。火光和热力十分强烈，人不得不退到屋子里面去。

“太好了，”加林说道，“我希望没有什么黑烟吧？”

“燃烧得十分干净，这种温度简直令人可怕。我的材料经过化学提纯。”

"好吧。这几天您将会看到奇迹，"加林说道，"我们去吃午饭吧。我们派人到旅馆去取东西。今天我们到右岸去过夜。明天在巴黎将出现两个加林……您这个屋子还有第二把钥匙吗？"

二十六

这里没有一串串汽车的光流，没有缩脖凝视商店橱窗的流浪汉，没有使人神魂颠倒的女人，没有工业界的巨头们。

刚锯开的木板码成了垛，圆石堆得象小山一样；街道中间是淡蓝色的土堆，人行道两侧散放着一节节排水管，宛若被切得七零八落的巨大的软体虫。

斯巴达克团团员达拉什金正不慌不忙地向岛上的俱乐部走去。他今日心情异常愉快。旁观者看来，也许会觉得他有些郁郁不乐，因为他是个稳重踏实的人，愉快的心情不易外露，当然轻轻地吹口哨和洒然漫步的步态又当别论了。

当他走到离电车站百来步远的地方，突然听到木板垛后面发出喧闹和尖叫声。城里发生的一切事情，自然都直接同达拉什金有关。他向垛后一望，发现有三个穿着肥裤脚管裤子和厚短外衣、怒容满面的孩子，鼻子发出呼哧呼哧的响声，正在殴打第四个男孩。这个男孩比他们矮，赤脚，没戴帽子，穿着一件已经破旧不堪的女棉袄。他一声不吭地招架着，瘦削的脸上满是伤痕，小嘴紧闭，眼睛是深褐色的，活象个狼崽子。

达拉什金冲上去，抓住了两个小家伙，揪着领子提了起来，同时踢了第三个男孩一脚，只见他尖声叫着跑到板垛后面去了。

被提到空中的两个孩子，不停地尖声叫骂着，达拉什金毫不理睬，只是用力地摇晃着，直到他们老实下来。

“这种事我在街上看见不止一次了，”达拉什金望着嘴巴还在呼呼喘气的小孩子说道，“竟敢欺负比你们小的孩子，你们这些小东西！要是再碰到我……听见没有？”

那两个男孩不敢放肆了，只好垂头丧气地回答道：

“听见了。”

他这才放手。两个男孩咕哝着：“真倒霉”，双手揣到衣袋里，赶紧溜走了。

挨打的男孩也想溜掉，可是没能站立起来，只是在地上翻了个身，微微呻吟一声，才坐起身来，把脑袋蒙在破棉袄里。

达拉什金俯下身子，见男孩在哭。

“喂，”达拉什金问，“你家在哪儿？”

“没有家，”男孩缩在破棉袄里回答道。

“怎么没有家？你妈妈呢？”

“没有妈妈。”

“爸爸也没有吗？原来这样。流浪儿。太好了。”

达拉什金站了片刻，皱皱鼻子。男孩子还象只苍蝇似地在破棉袄里嗯嗯啜泣着。

“想吃点什么吗？”达拉什金生气地问道。

“想。”

“那好吧，跟我一起到俱乐部去。”

男孩想站起身来，但是双腿软弱无力。达拉什金只好把他拉起来，这孩子竟没有一普特[1]重，然后带他去乘电车。车行驶了很长时间。在换车的时候，达拉什金买了一个小面包。

---

① 普特：俄重量单位，一普特等于16.38公斤。

小男孩双手哆哆嗦嗦地把它塞到嘴里。到划船学校是步行去的。把男孩带进了篱笆门之后，达拉什金说：

“听我说，可别偷东西呀。”

“不会的，我只偷面包。”

男孩睡眼惺忪地望着河面，太阳照在新油漆过的船上，在水面上散发出粼粼波光；男孩望着婀娜多姿的银绿色的柳树，望着在双人赛艇和四人赛艇上坐着的肌肉丰满、面色黝黑的桨手们。他瘦削的小脸表情木然，充满倦意。趁达拉什金转身的当儿，他一头钻进了联接俱乐部大门和浮栅的搭板后面，倒头蜷身便睡着了。

傍晚，达拉什金把他从搭板下面拖了出来，要他在河里把手和脸洗干净，让他和桨手们坐在一起吃晚饭。达拉什金对大家说道：

“这个男孩依我看可以留在俱乐部里，多他一个人不会使我们饿肚子的。我们可以教他熟悉水性。我们需要一个机灵的小家伙嘛。”

同志们同意了：让他住在这里好了。男孩一边听着，一边不慌不忙地吃着。他吃罢饭，一声不响地从长凳上爬了下来。他竟然对什么也不感兴趣，虽然他没有见过这种世面。

达拉什金把他带到浮栅上去。让他坐下，然后开始跟他谈心。

“你叫什么名字？”

“伊万。”

“从哪儿来？”

“从西伯利亚，从阿穆尔① 上游。”

① 阿穆尔：河流，即现我国东北方与苏联交界处的黑龙江。

“来很长时间了吗？”

“昨天晚上才到。”

“怎么来的？”

“有时候靠腿，有时候钻到车厢的箱子里。”

“怎么闯到列宁格勒来了？”

“呃，这不干你的事，”男孩回答说，转过脸去。“我需要到这儿来，我就到这儿来了。”

“告诉我，我不会把你怎样的。”

男孩没有回答，又把脑袋缩进了破袄里。这天傍晚达拉什金从男孩嘴里什么也没得到。

二十七

双人赛艇由红木制成，象小提琴一样漂亮，象一条窄带，在镜面般平滑的河面上缓缓划行。两只长桨在水面上滑动拍击。塞里卡和达拉什金穿着白色游泳裤，赤着上身，背脊和肩膀被太阳晒得脱了皮。他俩蜷着腿，一动不动地坐着。

舵手是一个很认真的青年人，戴着水兵帽，脖子上缠着围巾，正目不转睛地瞅着秒表。

“暴风雨要来了，”塞里卡说道。

河面上闷热难忍，岸边绿树成荫，树叶一动也不动。这些树显得过分地挺直。太阳灼热地照射着，淡蓝透明的光线，晶莹纯净，向大地撒下来。眼睛照花了，太阳穴感到压痛。

“桨入水！”舵手下了命令。

桨手们不约而同地分开双膝，向前探身，然后仰首，把双桨深插入水，接着臀部一蹭，蹬直双腿，向后一挺，几乎要躺到船上。

“一、二！……”

双桨微弯，赛艇象一把利刃在河面上破水滑行。

“一、二，一、二，一、二！”舵手喊着口令。

桨手们的身体随着呼吸和心脏跳动的节拍，均匀而又迅速地弯向膝盖，而后又象弹簧一样绷直。肌肉均匀地随着血液流动的节奏极度紧张地工作着。

赛艇从游船旁急驶而过，游船上系着背带的衣着笔挺的游客们手忙脚乱地摆动着双桨。塞里卡和达拉什金划着桨，双目直视前方，盯住舵手鼻梁，用眼睛瞄着平衡线。只听背后游船上有人喊道：

“瞧，这些家伙！……真他妈的快！……”

他们划到了水边，在水面上一动不动地躺了一分钟，擦去了脸上的汗水，“一、二！”调转船头绕过帆船俱乐部，只见列宁格勒各工会赛船的巨大风帆在这晴空如碧，烈日炎炎下象是一幅幅死气沉沉的无竿旗面。赛艇俱乐部的凉台上乐声悠扬。沿岸竖立着的五颜六色的小旗似乎凝住不动了。身穿褐色游泳衣的人们从舢板上跳进河心，溅起一处处水花。

赛艇从游泳着的人中穿过，沿聂夫卡河驶去，过了大桥，在飞箭俱乐部的四桨赛艇旁停桨滑行了几秒钟，绕过了它（舵手扭头问：“想上拖船那儿去吗？”），驶入了狭窄的克列斯塔夫卡（岸上白垂柳的绿荫下闪现出女运动员的红头巾和裸露的膝盖），然后在划船学校的浮栅旁停住了。

塞里卡和达拉什金跳上浮栅，把双桨小心地放到倾斜的搭板上，俯身按着舵手的口令，把赛艇从水中拽了出来，抬着走向大门，向板棚走去。做完这些事情后，他们便去淋浴，按要求把全身搓得通红，而且还喝了一杯掺有柠檬的茶水。于

是他们立刻觉得身心舒畅，宛若婴儿问世一般。他们诞生的这个美好世界，是完全值得他们去做出努力，使它变得更加美好。

二十八

在二楼露天凉亭上（通常喝茶的地方），达拉什金讲到了昨天那个小男孩：

“是个机灵麻利的小家伙，没说的。”说完，他俯身到栏杆上喊道：“伊万，到这儿来！”

楼梯上立即响起了拍嗒拍嗒的脚板声。伊万出现在凉亭上。破棉袄已经脱掉了（因为有碍卫生，已经在厨房里将它一把火烧掉了），他穿着浆手的裤衩，光着的上身只套了一件呢绒背心，破得不成样子，用绳子缠了又缠。

“你看，”达拉什金用手指着男孩说，“怎么劝，也不愿脱下这件破背心。我问你，这样怎么洗澡呢？要是件好背心舍不得脱也罢，你看，简直是一块破布。”

“我不能洗澡，”伊万说道。

“应该在澡堂里彻底给你洗洗，你全身都是黑泥，脏得要命。”

“我不能在澡堂洗澡。要是只洗到这儿，还行，”伊万指着肚脐眼说，然后迟疑了一会儿，向门边挪动了几步。

达拉什金用指甲抠着鱼籽上面因炎热面出现的白点，不高兴地叫了一声：

“对这个孩子简直没办法。”

“你怎么，”塞里卡问，“怕水吗？”

男孩板着面孔看了他一眼说：

“不，不怕。”

“那为什么不愿洗澡呢？”

男孩低下了头，紧咬着嘴唇。

“怕脱掉背心，给人偷去？”塞里卡问道。

男孩扭动了一下肩头，干笑了一声。

“那么这样好了，伊万，你不愿洗澡，这是你的事。但是破背心不能让你留下。脱下来，把我的换上。”

塞里卡开始脱自已的背心。伊万吓得后退了几步。他眼珠滴溜溜直转。他先是用恳求的目光望着达拉什金，然后不断地侧着身子向玻璃门移动。那扇门大开着，门外是黑乎乎的室内楼梯。

“喂，我们可没说好要做这种游戏呀。”塞里卡站起来，锁上门，拔出钥匙，在门对面坐了下来。“喂，脱下来吧！”

男孩眼睛向四下望着，象只小野兽。他紧挨门边站着，背靠玻璃门。他的眉头紧锁，然后突如其来地撕下了破背心，递给了塞里卡：

“呐，把你的拿来吧！”

但是塞里卡十分惊异地望着，望的不是男孩，而是他背后的玻璃门。

“给我呀，”伊万气哼哼地重复道，“笑什么？又不是孩子。”

“真是个怪人！”塞里卡大笑起来。“把背转过来。（男孩象被谁推了一下，后脑碰到玻璃上。）转过来吧，反正我已经看见你背上有字了。”

达拉什金一跃而起。因为这时男孩已经象球一样窜过凉亭，滚过栏杆。达拉什金一个箭步冲了过去，抓住他，险些让他跑掉。伊万用尖牙咬住了他的手。

"真是个混帐东西。别咬!"

达拉什金紧紧地抱住了他，用手抚摸着这孩子剃得红里透青的光头。

"简直是个野孩子。象只老鼠似的浑身发抖。行了，别害怕，我们不会欺负你的。"

男孩在他手中安静了下来，只是心还怦怦跳着。他忽然在达拉什金耳边低声说：

"告诉他，不许看我背上的字，谁也不许看。他们会把我杀死的。"

"我们不想看，我们没兴趣，"达拉什金哭笑不得，再三保证说。塞里卡始终站在凉亭那一端，咬着指甲，皱着眉头，似乎要猜破那个谜。他猛然站了起来，不顾达拉什金的反对，把男孩的背转过来。男孩瘦削的背上，在肩胛骨下面，用钢笔写着几行字，由于汗水的浸湿和磨擦，已经模糊不清了：

"……彼得·加……结……非常令人满……橄榄石……深度似为五公……继……寻找……急……助……饥饿……尽快发……"

"加林，这是加林!"塞里卡脱口喊道。恰在此刻，一辆侦缉局的摩托车突突响着驶进了俱乐部大院。一个队员在下面喊道：

"塞里卡同志，您的急件……"

这是加林从巴黎拍来的电报。

二十九

金色铅笔在登记簿上滑了一下：

"先生贵姓大名?"

"彼扬科夫一彼特凯维奇。"

"您有何贵干?……"

"请转告罗林格先生,"加林说道,"我受托就加林工程师著名装置问题同他进行洽谈。"

秘书马上进里屋去了。一分钟后,加林穿过胡桃木制的大门,来到化学大王的房间。罗林格正伏案写字,头也没有抬,说了声"请坐",但仍然没有抬头,说道:

"关于小笔金钱事宜通常由我的秘书受理,"他的手懒洋洋地抓起吸墨器,在写过的纸上按了一下。"不过我愿意听听您的来意。我只给两分钟。关于加林工程师有什么新消息呢?"

加林架起二郎腿,双手用力前伸,放在膝盖上,然后说道:

"加林工程师想知道,您是否确切了解他的装置的效能?"

"是的,"罗林格回答道,"据我所知,此装置对于工业尚有一定意义。我曾同我们康采恩的某些成员谈过这件事,他们同意收买专利权。"

"装置并不是工业用的,"加林不客气地回答道,"这是个毁灭性的装置。当然,它可以卓有成效地用于冶金和采矿工业。但是目前加林工程师却另有图谋。"

"政治方面的?"

"哎……加林工程师并不热衷于政治。他希望能确立一个最使他称心的社会制度,而政治只是微不足道的工具。"

"在哪儿确立呢?"

"当然是在各处,在五大洲。"

"噢!"罗林格说。

"加林工程师并不是共产党人,请放心。但是同你们的观点也不尽一致。我重说一遍,他有一个庞大的计划。加林工

程师的装置使他有可能实现那些最狂热的幻想。此种装置已经制成，甚至今日就可以展示。”

“哼！”罗林格说。

“加林注意过您的活动，罗林格先生。他认为您的气派很大，然而缺少伟大的思想。什么化学康采恩呀，什么空中化学战争呀，什么把欧洲变成美国的市场呀……这一切都是细枝末节，没有一个中心思想。加林工程师乐于同您合作。”

“您或者他，是疯子吧？”罗林格问道。

加林放声大笑，用手指使劲擦了擦鼻子。

“您看，承您抬举，您不是听我谈两分钟，而是九分半钟了。”

“我愿付五万法郎购买加林工程师的发明专利权，”罗林格边说边又开始书写了。

“我只能这样来理解您的建议了：您企图用暴力或用奸计夺取装置，而对加林本人则采取克列斯塔夫岛消灭他的助手的办法，是吗？”

罗林格急忙放下钢笔，如果不是颧骨上的两个红点，就很难觉察到他的激动不安。他从烟灰缸上拿起尚在冒烟的雪茄烟，背靠到安乐椅上，用那双目光浑浊、表情难以捉摸的眼睛望着加林。

“假如我象您所说的那样对待加林工程师，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加林原来的看法是错了。”

“什么看法？”

“认为您是一个更高级的坏蛋，”这句话加林是一字一顿说出来的，同时快活、嘲弄地望着罗林格。罗林格只是吐出一缕蓝烟，小心地在鼻尖前晃着雪茄。

"当我拿到百分之百利润的时候，去跟加林工程师平分秋色实在愚蠢，"他说，"好罢，为了圆满结束谈判，我愿拿出十万法郎，再多一个生丁① 也不能给了。"

"妙极了，罗林格先生，你们都鬼迷心窍了。你们无须冒任何风险。您的密探谢苗诺夫和得可林斯基已经调查过加林的住处。你们满可以报告警方，可以把他当作一个布尔什维克间谍抓起来。还是那个得可林斯基和谢苗诺夫可以把那个装置和图纸偷走。这一切至多花费您五千法郎。而加林呢，为了使他将来无法重制图纸，随时可以把他经波兰押送回俄国，在边境让他一命归天。既简单又省钱。干嘛要花十万法郎呢？"

罗林格站起身来，向加林斜睨了一眼，挪动着漆皮鞋，开始在银色地毯上踱步。忽然，他把手从衣袋里伸出来，双指打了一个"榧子"。

"廉价的游戏，"他说，"您在说谎。我早就考虑好这盘棋的下面五步着法了。没有任何危险。您不过是一个廉价的招摇撞骗者。加林已被将死。他知道这一点，便让您来讨价还价。为他的专利权我连两个路易多尔② 也不愿付。加林已被揪住，落网了（他迅速看了看表，又很快揣到背心的口袋里）。您见鬼去吧！"

此刻加林也站起身来，立在桌旁，低着头。当罗林格让他见鬼的时候，他用手捋了捋头发，就象一个突然掉入陷阱的人，用有气无力的声音说道：

"好吧，罗林格先生，我同意您的全部条件。您说给十万法郎……"

"多一个生丁也不给！"罗林格叫道。"滚蛋吧，否则我就叫

① 生丁：法国的一种货币，一生丁等于百分之一法郎。

② 路易多尔：即路易，系法国十七、十八世纪金币，约合二十法郎。

人把您撵出去！”

加林把手指伸进领口，眼睛滴溜溜转了起来。他身体摇晃了一下。罗林格又吼了起来：

“别变戏法了！滚吧！”

加林哼了一声，侧着身子倒在写字台上。他的右手咚地一声敲在写就的纸上，痉挛地把它捏在手里。罗林格急忙奔向电铃。秘书马上出现了……

“把这个家伙扔出去……”

秘书象只雪豹似的蹲下身去，漂亮的小胡子翘了起来，薄上衣里面的刚健的肌肉突起着……但是加林已经离开了写字台，他一边侧着身子往后退，一边向罗林格鞠着躬。随后他疾步跑下大理石楼梯，来到马勒塞尔布林荫路，跳进敞篷出租汽车，说出了地址，关上两面的小窗，放下绿色窗帘，接着发出了短促刺耳的笑声。

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揉皱的纸，小心翼翼地在膝盖上铺开。在沙沙作响的纸上（那是从一个大记事簿撕下来的）有罗林格用大字写的今日的日程。显然，是在加林进入办公室的那一刻，警觉的罗林格机械地写下了这几行字，然而却暴露了他思想的秘密。那上面写的是：“高别列诺夫大街，六十三，加林工程师。”（一行接一行共写了三次，这是谢苗诺夫刚刚用电话通知的维克多·列努阿的新地址。）再下面写的是：“给谢苗诺夫五十法郎……”

“太顺利了！他妈的！真是顺利！”加林喃喃自语，用心地抚平膝上的纸片。

三十

十分钟后，加林在圣米歇尔大街下了汽车。潘吉昂咖啡馆的大玻璃窗早已打开。在最里面一张桌旁坐着维克多·列努阿。见了加林，他抬起了手，打了一个“榧子”。

加林急匆匆地来到他的桌旁，背着阳光坐下。就象坐在镜前一样：对面的维克多·列努阿蓄的也是椭圆形胡须，也戴着软礼帽，扎着蝴蝶结，身穿条纹西服。

“祝贺我吧——成功了！异乎寻常的成功！”加林眉开眼笑地说道，“罗林格同意干了。事成前的花费由他付。投产后，百分之五十利润给他，百分之五十归我们。”

“你签订合同了吗？”

“两三天后再签订。装置的展示须要往后推一推。罗林格提出一个条件，只有亲眼看到装置的威力后，才能签订。”

“来一瓶香槟酒好吗？”

“两瓶，三瓶，一打。”

“不过，这条鲨鱼要侵吞我们一半利益，总有些可惜，”列努阿说着，唤来了侍者。“一瓶伊露阿，最纯的……”

“没有资金我们很难施展。不过，要是我的堪察加企业办成功的话，十个罗林格我也不会放在眼里。”

“什么堪察加企业？”

侍者端来了酒和高脚杯。加林点燃了一支雪茄，往藤椅上一仰，摇晃着身体，眯起眼睛说起来：

“你还记得那个地质学家尼古莱·赫里斯托弗洛维奇·曼采夫吗？一九一五年他在彼得格勒找到了我。他刚从远东回来，害怕被征入伍上前线，求我帮忙。”

"曼采夫曾在美国黄金公司干过事吧?"

"在列纳河、阿尔丹河进行过勘探,后来在科累马河。他讲了一件奇闻。他们就在脚底下发现了一块重十五公斤的天然金块……我那时便产生了一个念头……这有点太大胆,甚至是疯狂的,但是我却坚信不移。只要我坚信,魔鬼也不能把我阻拦。是这样的,我亲爱的朋友,这个世界上我梦寐以求的唯一的东西是权力……不是什么国王、皇帝的权力,那是微不足道,庸俗无聊的。不,我需要的是至尊无上的权力……以后有时间我详细地给你解释我的计划。为了统治,就需要黄金。为了具有我心目中的统治权力,就需要更多的黄金,比所有工业、银行大王和其他什么大王的黄金总和还要多……"

"真的,这真是个大胆的计划,"列努阿快活地笑着说。

"然而我走的路并没错。全世界将是我的,是的!"加林握紧小拳头。"我路上的路标是天才的尼古莱·赫里斯托弗洛维奇·曼采夫,然后是罗林格,说得确切点是他的亿万美元,而第三个便是我的双曲线体……"

"曼采夫怎么样了?"

"那时,一九一五年,我使用了我的全部财款,毫不顾惜地行贿,使曼采夫免征入伍。我派他率一支小规模的考察队到堪察加去了,到那个荒无人烟的地方……一九一七年他在给我的信中还说他的工作是繁重艰苦的,狗一样的生活条件……从一九一八年起,当然你也理解,他就音信全无、下落不明了……而我们的一切都是取决于他的勘探的……

"他在那里找什么呢?"

"他什么也不找……曼采夫只是证实我在理论上的推断。太平洋沿岸——亚洲和美洲部分,是已深入太平洋底的古代

大陆的边缘。这样巨大的重力必然要影响到处于熔化状态的地下深处的砂石岩层的分布……南美活火山带、安第斯山脉、科迪勒拉山脉、日本火山，最后是堪察加，都证实：橄榄石岩带熔解层——黄金、汞、橄榄石等等——均位于沿太平洋边缘一带，距离地表面要比地球其它地方近得多[①]……你听明白了吗？"

"不懂，这个橄榄石岩带跟你有什么关系？"

"为统治世界，亲爱的……好吧，干杯。为了成功……"

三十一

浓妆艳抹、修睫描眉的卓娅·蒙罗丝身穿黑绸女上衣（这种上衣是卖淫女郎才穿的）和短裙，在圣德尼门跳下公共汽车，穿过熙熙攘攘的街道，走进面向两条街道的格罗布斯大咖啡馆。这里是形形色色来自蒙玛特尔的男女歌手，中档男女演员，盗贼，妓女和一些具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年轻人等麇集的场所。那些无政府主义者都是些身带十个苏[②]，舔着因狂热而干裂的嘴唇在大街上奔走，渴望着女人、皮鞋、绸衫和世界上一切的疯狂之辈……

卓娅·蒙罗丝找了一个空座位。她点燃了一支烟，把一只腿搭在另一只腿上。马上有一个扭动着性病膝盖的人走了过来，用沙哑不清的声音说："为什么这样不高兴，宝贝？"卓娅转过身去，没有理他。桌后的另一个人眯起眼睛，伸了伸舌头。还有一个急忙奔过来，可能是认错了人："嘻嘻，你到

① 有人推断在地壳和地球硬核心中间存在一层熔化金属——即所谓橄榄石岩带。——原注

② 苏：法国钱币单位，系一种辅币，一苏等于五生丁。

底来了……”卓娅不客气地打发他到一边去了。

显然，在这里她已经成了一块诱人的香饵，虽然她费了不少心思把自己打扮成街头娼妓的样子。在格罗布斯咖啡馆里对女人的嗅觉还是很灵敏的。她吩咐侍者端来一公升红酒，托着腮坐在斟满的杯子前。“不好啊，宝贝，你要喝醉的，”一个上了年纪的演员从旁边走过时说，还在她背上拍了一下。

她已经吸完三支烟。最后，她等待的那个人终于不慌不忙地来到了。这是一个神色忧郁、身体结实的人，窄窄的、毛茸茸的额头，冷冰冰的眼睛。他的胡须向上翘着，花衣领裹着刚健的脖颈。他穿得十分讲究而又全然不过分。他坐了下来，简单地跟卓娅寒暄几句。他环视了一下，有几个人垂下了眼皮。这个人是鸭鼻加斯东。他从前做过窃贼，后来又在有名的波诺匪帮中当了强盗。在战争期间，他混上了一个军士衔，复员后便干上了一种规模很大的“公猫”行当[1]。这种行当是平平安安，不冒风险的。

现在他在秀赞娜·布什手下供职。不过这个女人已经人老珠黄，她现在降到的那种地步是卓娅早已超越了的。鸭鼻加斯东说：

“秀赞娜有好本钱，不过她却永远也学不会利用。她没有现代感。她只会创花边女衬裤和早晨牛奶浴这样的奇迹。过时了，只能逗逗省城的消防队。不，我拿芥气发誓（在伊泽尔省一个摆渡水手曾用芥气烧过我的背脊），一个现代妓女要想显示奢华，就必须在卧室里放上一台收音机，学习拳击，应该象军用刺网那样满身带刺，应该象一个受过训练的十八岁的小伙子，会倒立行走，能从二十米跳台上跳水。她应该出

① 公猫：指那些靠妓女生活的人，俗称拉皮条者。

席法西斯分子的会议，谈论有毒瓦斯，应该每星期换一次情夫，别把他们宠坏了。而我的那位，您看，只是泡在牛奶澡盆里，象一个挪威鲑鱼，总盘算着能有一个四公顷土地的农场。她长着一个死木疙瘩脑袋，只会开窑子。”

他对卓娅·蒙罗丝怀有深深的敬意。在夜酒馆里会见时，他很客气地请她跳舞，吻她的手。在巴黎，他只对这一个女人这样。卓娅对那个名噪一时的秀贊娜·布什并不十分崇拜，但是同加斯东却保持着友谊，因为他时常为她办一些棘手的事。

今天她匆匆把加斯东召到格罗布斯咖啡馆来，而且化装成一个迷人的街头卖淫女郎的样子。加斯东只是咬紧上下颌，但是举止却很有分寸。

他呷着酸酒，眯着眼睛避开烟斗冒出的烟柱，脸色阴沉地听着卓娅的话。讲完后，她咔咔地掰弄着手指。加斯东说道：

“这可太危险了。”

“加斯东，事成后，您可就一辈子享受荣华富贵了。”

“夫人，我已经洗手不干了，不管给多少钱，是湿活还是干活[①]，不是那种时候了。现在的街溜子们宁愿在警察局干事，那些专干偷摸的家伙们去出版报纸，从事政治。干杀人抢劫的只是那些新手、外省人和生了杨梅大疮的年轻人。他们很快便在警察局挂上号了。有什么办法呢，老手们都想找个安静的避风港嘛。假如您想用钱雇我，我不干。为您效力，那是另一码子事。扭断脖子也心甘情愿。”

卓娅从猩红的唇角喷出一缕烟，多情地笑了，把一只美丽的手放到鸭鼻的手上。

---

① 湿活：杀人；干活：抢劫。

"我看，我们已经谈成了。"

加斯东鼻孔动了一下，胡须随着微微动了动。他的发青的眼皮微闭，遮住鼓突突的眼睛冒出的难忍的欲火。

"您的意思是：我现在可以不再为秀赞娜干事了？"

"是的，加斯东。"

他的身子向前倾着，几乎盖住了饭桌，他的手紧握酒杯。

"我的胡子会尝到您皮肤的滋味罢？"

"我想，这是不可避免的，加斯东。"

"好吧。"他仰身坐好。"好吧。您会如愿以偿的。"

三十二

午餐已毕。咖啡和陈年老酒都已喝光。两美元一支的王冠卡洛纳斯牌雪茄烟已经吸去一半，烟灰还没有掉落。令人痛苦的时刻来临了：下一步做什么呢？用什么样的琴弓在疲倦的神经上奏鸣欢乐的曲调呢？

罗林格要来了全巴黎的娱乐海报。

"您想跳舞吗？"

"不，"卓娅回答，用毛皮遮着半边脸。

"戏剧，戏剧，戏剧，"罗林格读着。这一切也真太无聊了：三幕韵白剧，男演员由于乏味和厌烦竟然不化妆；女演员穿着著名裁缝裁制的盛装艳服，用呆滞的目光望着观众。

"杂剧，杂剧。看这儿：'奥林普亚'——一百五十六个只穿便鞋的裸体女人；技术奇迹：木制帘幕分成棋格，在升落时，每个棋格内站着一个一丝不挂的女人。愿意去看吗？"

"亲爱的朋友，他们全是歪腿的街头女郎。"

"'阿波罗'。这个地方没有去过。二百个裸体女人，只穿

……这儿我不念了。‘斯卡拉’。又是女人。嗯，嗯。还有，世界闻名的音乐小丑比姆和杰克。”

“人们都在谈论他们，”卓娅说道，“我们到那儿去吧。”

他们占据了舞台边的包厢。台上正在演出杂剧。

一个不断走动的穿着笔挺大礼服的年轻人和一个戴着红色宽边女帽、拿着手杖的成年女子正在善意地嘲讽政府和警察局长，巧妙地讥笑有钱的外国人，不过并不想让他们看完戏之后马上离开巴黎去劝自己的亲朋放弃到快活的巴黎一游的打算。

谈了一阵政治之后，不断走动的年轻人和拿着手杖的女人一齐喊了一声：“跳起来吧！”只见一群象在澡堂里一样赤裸裸的、皮肤白净、浓妆艳抹的女郎跑上了舞台。她们排成一列进攻大军的动人阵势。乐队里响起了激昂的军号和信号的喇叭声。

“这会叫年轻人神魂颠倒的，”罗林格说。

卓娅回答道：

“女人太多了，也就不那么有魔力了。”

然后幕落下来，又重新升起。脚灯旁放了一架道具钢琴，占了半个舞台的面积。爵士乐队的鼓棒敲了起来，比姆和杰克登台。比姆跟往常一样，穿着肥大得可笑的礼服，背心长及膝盖，裤子不住往下掉，皮鞋大得可笑（一上场没走几步就甩掉了，引起了一阵掌声），那模样象一个心地善良的白痴。杰克身上撒满了面粉，戴着一顶毡呢尖顶帽，屁股上绑着一只蝙蝠。

他们在台上耍乖卖丑，逗得观众捧腹大笑。杰克打比姆一记耳光，比姆屁股便喷出一股烟尘；比姆打杰克一下脑瓜，杰克身上便突然鼓出来一个橡胶泡泡。

杰克说："你愿意听我弹弹这架钢琴吗？"比姆怪声大笑说："好呀，你弹弹吧。"说完便在一边坐下了。杰克用尽全力在琴键上一按，钢琴尾部坍了下来。比姆又怪声大笑一阵。杰克又按了第二下，钢琴的侧部又坍了下来。"这没什么了不起，"杰克说，又给了比姆一记耳光。比姆滑过整个舞台，摔倒了（只听咕咚的一声）。他站起身来："这没什么了不起，"张开嘴吐出几颗牙齿。接着从衣袋里掏出大街上扫垃圾用的那种扫帚和簸箕，扫了扫身子。这时杰克又第三次按琴键，整个道具钢琴四分五裂了，下面露出了一架普通的音乐会钢琴。杰克把尖顶帽拽到鼻端，以一种高超的技艺富有表情地演奏了李斯特的《卡巴涅拉》。

卓娅·蒙罗丝两手发凉了。她转过身对罗林格低语：

"这是个了不起的演员。"

"这没什么了不起，"当杰克弹完时，比姆说道。"现在你听听我的吧。"

他开始从身上的各个衣袋里掏出了女人的衬裤、旧靴子、灌肠用的胶皮管、活猫（掌声），拽出一只小提琴，把身子转向观众，象一个面带忧容的白痴，奏起了普加尼尼的小品。

卓娅站起身来，围上貂皮，弄得钻石项链唰唰作响。

"走吧，我烦了。很遗憾，我也一度做过演员呢。"

"宝贝，我们上哪儿去呀！刚刚十一点半钟。"

"去喝点什么吧。"

三十三

几分钟后，他们的黎姆金轿车停在蒙玛特尔一条被名叫国王的晚餐淫窟的十几扇窗户照亮的狭窄街道上。国王的晚

餐的大厅并不高，挂满红绸，天花板和四壁镶着玻璃镜，大厅内烟雾缭绕，闷热难忍，赛璐珞球、彩带和彩色纸屑在空中飞舞，女人们互相挤撞着、摇摆着身躯在跳舞，她们袒露着上身，身上缠满了彩纸条，紫红的和苍白的、醉酒的和枯瘦的、兴奋的男人的脸，紧贴在这些女人的浓敷艳抹的脸蛋上。钢琴噼啪作响。提琴尖声怪叫。三个汗流浃背的黑人击着铙钹，拉着弦琴，拍着响板，敲着土耳其鼓。不知是谁的湿淋淋的脸向卓娅贴了过来，不知是哪一个女人的手搂住了罗林格的脖子。

“借光，我的孩子们，借光，化学大王来了，”领班用力挤着、喊着，好不容易在沿红墙放着的窄桌尽头找到了空位，让卓娅和罗林格坐了下来。赛璐珞球、彩带、纸屑向他们飞了过来。

“您很引人注目，”罗林格说。

卓娅微垂眼皮，喝着香槟酒。她觉得闷热，那勉强遮住她乳房的轻纱绸下面湿乎乎的。一个赛璐珞球打在她的面颊上。

她慢慢转过头，看见一双宛若由黑煤勾抹的男人的眼睛直盯着她，露出一种阴郁的狂喜的神色。她向前探了探身子，把裸露的手臂放在桌子上，两只眼睛吮吸这美酒似的目光（横竖一样，醉酒或者调情）。

直盯着她的那个人的脸在这几秒钟似乎消瘦了不少。卓娅十指交叉支着下巴，双眉微蹙，紧紧勾住投过来的目光……她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人。他是谁？不是法国人，也不是英国人。黑乎乎的胡须上沾满了纸屑。一张很好看的嘴。“真有趣，罗林格要嫉妒了吧？”她心想。

侍者穿过跳舞的人群，递给她一个纸条。她吃了一惊，仰

身靠到沙发背上。她斜睨了叼着雪茄烟的罗林格一眼，看着那纸条：

“卓娅，您如此多情地望着的那个人，就是加林……吻您的手。谢苗诺夫。”

她必定是脸色突然变得苍白，只听见从不远处传来一个人的声音：“看，这位太太怕是犯病了吧。”她急忙伸出空杯，让侍看斟上香槟酒。

罗林格问道：

“谢苗诺夫写了些什么？”

“我以后再告诉您。”

“他是写那个无耻地盯着您的先生吧？这就是昨天到我那儿去的那个。我把他撵走了。”

“罗林格，莫非您认不出他来了？……还记得在星形广场吗？……他是加林。”

罗林格鼻子“哧”地响了一下，他从嘴里抽出了雪茄。“噢。”突然，他的面部神情变了，当他在办公室的银色地毯上疾走，考虑着斗争的各种可能招数的前五步的时候，才有这种神情。他猛力地用双指打了一个“榧子”，马上向卓娅转过身来，歪着嘴说道：

“走吧，我们要严肃地谈一谈。”

在门口，卓娅转身望了一眼。穿过烟雾和彩带，她又看见了加林那燃烧的眼睛。接着，令人莫名其妙，他的脸变成了两个：有一个背向舞池坐在他前面的人走近他，两个人一起盯着卓娅。也许这是玻璃镜子在作怪？……

卓娅眯起眼睛停了片刻，然后踏着酒馆的破旧地毯向汽车跑去。罗林格在等她。关上车门后，他碰了一下她的手：

“我还没有把这个彼扬科夫一彼特凯维奇跟我见面的情

况全告诉您……有几点我还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装作歇斯底里发作呢？他不会认为这样就可以引起我的怜悯吧……他的这些行为都是可疑的。他来见我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他倒在写字台上又是为了什么？……”

“罗林格，这些您可没有讲过……”

“是的，是的……他把台钟碰翻了，揉皱了我的纸……”

“他是打算偷您的文件吧？”

“什么？偷？”罗林格默想了片刻。“不，不是那么回事。他失去平衡，手碰到了文件夹……那里有几张便笺……”

“您坚信什么也没少吗？”

“那几张上面写的是一些毫无意义的记事，揉搓得不成样子，后来我把它们扔到纸篓里了。”

“我求您，把整个谈话的细节全部回想起来……”

黎姆金在塞纳街停了下来。罗林格和卓娅走进卧室。卓娅迅速卸去衣裙，躺到宽大的床上。这张床有雕塑装饰，床腿是鹰爪式的，上面罩有锦缎床帷，是拿破仑一世皇帝的御用床之一。罗林格在地板上踱着步，慢慢地解着衣服，把脱下的衣服散扔到镀金椅上、小桌上、壁炉搁板上，详细地讲述着昨天加林的访问。

卓娅靠着臂肘听着。罗林格一只腿跳着往下拽裤子。此刻他大王的威严尽失。然后他躺下说道：“整个经过就是这样。”说完把缎子被拉到鼻子。通宵不关的小灯的淡蓝色的光照着这豪华的卧室，照着到处乱扔的衣服、床栏上的金色的爱神雕塑和那个把肉乎乎的鼻子埋进缎被里的罗林格。头陷进枕头，嘴微张，化学大王进入梦乡了。

这个呼噜呼噜打鼾声尤其妨碍卓娅思考。它把卓娅引向了完全不需要的那种回忆。她晃了晃脑袋，把这些回忆赶跑

了，可是她忽然又觉得罗林格的枕头上是另一个人的脑袋。她已经厌烦斗争了，她闭上眼睛，冷笑了一声，眼前浮现出由于激动而变得苍白的加林的脸…… “也许该给鸭鼻加斯东打个电话让他等着我?”她忽然觉得浑身象针扎一般:“他旁边还坐着一个同貌人……就象在列宁格勒一样……”

她从被窝里钻了出来，匆匆忙忙穿上长袜。罗林格仍然鼾声如牛，翻了个身。

卓娅跑到梳妆间，穿上裙子、雨衣，系紧腰带，然后回到卧室取装着钱的手提包……

“罗林格,”她轻轻呼唤,“罗林格……我们完了……”

但是他继续打着呼噜，她下楼来到前厅，费力地打开了大门。塞纳街上空寂无人。在阁楼屋顶上空狭窄的缝隙中透出了暗淡的黄色月亮。卓娅觉得愁思满怀。她望着沉睡着的城市上空的这轮圆月……“天哪，天哪，多么可怕,多么阴森……”她双手狠狠往下拉了拉女帽，便朝着堤岸大街跑去。

三十四

高别列诺夫街六十三号是一幢老式三层楼房，有一面墙伸向荒地。楼的这一面下几层没有窗，只有第三层阁楼安有几扇窗户。另一面一扇窗户也没有，毗邻着公园。楼的正面朝着大街。紧挨地面的第一层楼内，开设着一家专为马车夫和汽车司机开的咖啡馆。第二层开设的是专供夜间幽会的旅店。第三层——阁楼是为长期房客准备的房间。进了大门再经过一段长长的地道才能到这这第三层。

已是深夜两点钟了。高别列诺夫街道两旁的楼房没有一扇窗户亮着灯光。咖啡馆已经关门了，凳子全摆在桌上。卓

娅站在这幢楼房的大门旁，迅速地看了一下写有六十三号的门牌。她背脊感到有些凉意。她当机立断，按了门铃。绳索沙沙作响，大门开了。卓娅从门缝钻了进去。只听女看门人在远处嘟嘟囔囔地说："天黑了就应该睡觉，要按时回来。"但是她没问进来的是谁。

贼巢淫窟也是有自己的规矩的。卓娅感到十分恐惧。一条矮矮的阴森森的地道展现在她的眼前。在凹凸不平的墙上，一盏牛角形的煤气灯发着暗淡的光，映现出牛血一般的色调。谢苗诺夫是这样告诉她的：在地道尽头向左转弯，沿螺旋状楼梯至第三层，再向左转弯，第十一号房间。

卓娅走到地道中间停了下来。她似乎觉得前边右侧有人往这边望了一眼又立刻不见了。还是回去吧？她屏息听了一会儿，没有什么响动，拔腿便跑，转弯来到一个气味难闻的楼梯平台。这里有一个狭窄的螺旋形楼梯，从上边不知什么地方射下来一丝微光照射着它。卓娅蹑手蹑脚地登上楼梯，很怕两只手碰上那粘渍渍的楼梯扶手。

整座楼都入睡了。在二层楼楼梯口有一座剥蚀的拱门通向漆黑的走廊。卓娅又登上几级楼梯，回过头来望了一下，她又一次觉得有人在拱门后探头望了一眼又立刻不见了……只要这个人不是鸭鼻加斯东就好……"不，不是加斯东，他不可能在这儿，他来不及……"

三层楼楼梯口点着一盏牛角形的煤气灯，照耀着褐色墙壁，墙上胡乱涂着淫语和秽画，描述着那种难以满足的欲望。如果加林不在家，她将在这里等他到天明。如果他在家，已经睡下，她在没有把加林从马勒塞尔布林荫路办公桌上拿走的东西弄到手，是不会离去的。

卓娅摘下手套，把帽子下面的头发稍加整理一下，便向

左转弯，顺着左拐右拐的走廊走去。在第五个房间的门上用白漆写着一个大大的号码——11。卓娅手握门把手一推，门一下子就开了。

窗户开着，月光洒落在这间不大的房间里。地板上斜躺着一只打开盖子的皮箱。白色纸片扔得满地皆是。靠墙边，在洗脸池和大木柜中间，有一个人坐在地板上，他上身只穿一件衬衫，裸露的膝盖往上翘着，两只光脚掌显得格外宽大……月光照着那人的半边脸，只见他的一只眼睁得很大，发着光，他露出一排白牙，这个人在微笑。卓娅张着嘴，屏着呼吸向这个一动不动只是微笑着的脸望去，这是加林。

今天早晨她在格罗布斯咖啡馆曾对鸭鼻加斯东说过："你到加林那儿去，把他的图纸和装置偷来，如果得手，把他杀了。"今天晚上她透过香槟酒杯子上面的烟雾望见了加林的眼睛，却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这个人只要对她稍加引诱，她便会丢掉一切，忘记一切，跟他走的。夜里，她感到了事情的危险性，急忙跑出来寻找加斯东不让他鲁莽从事。她也不清楚是一种什么动机促使她如此惊惧不安地奔走在夜巴黎街头，从一个酒馆到另一个酒馆，从酒馆又到赌场，凡是加斯东可能去的地方都跑遍了，最后竟然来到了高别列诺夫街。是一种什么感情迫使这个聪明、傲慢、冷酷的女人闯进了这个她曾指定要置于死地的人所住的房间？

她望着加林的牙齿和突起的眼睛，用一种嘶哑的嗓音小声惊叫了一声，然后走过去俯下身来望着他。他已经死了，脸色发青，脖颈上有几道殴斗后留下的伤痕。这是那张瘦削而引人注目的脸，带着激动不安的眼神，柔软光滑的胡须上沾着纸屑……卓娅用手抓着冰凉的大理石洗脸池，吃力地站了起来。她已经忘记了她是为了什么来的。她嘴里充满了一

种苦涩的粘液。“还嫌不够，得晕倒才算完吗？”她使足最后一股劲，扯掉了使她窒息的衣领上的一颗纽扣，向房门走去。在房门口站着加林。

与坐在地板上的那个人一样，他微笑着张开了嘴，露出一排白牙。他举起一只手指，叫她不要声张。她一切都明白了，用一只手捂住了嘴，免得叫出声来。她的心怦怦乱跳，好象刚从水里蹦出来一般……“他活着，他还活着……”

“死者不是我，”加林小声说，继续用手指威吓着她，“你们杀死的是维克多·列努阿，我的助手……罗林格快上断头台了……”

“活着，活着……”她嗓音嘶哑地继续说着。

加林伸手抓住了她的臂肘。她把头往后一仰，顺从地依了他。加林把她拉到自己身边，觉得这个女人的双腿发软，便用手紧紧搂住了她的双肩。

“您为什么到这儿来？”

“我找加斯东。”

“谁？您说找谁？”

“找我派来杀您的那个人……”

“我早已料到了这一点，”他说，紧盯着她的眼睛。

她象在梦中一般回答道：

“假如加斯东把您杀了，我也不会活下去了……”

“我不明白……”

她神色恍惚，用一种温存的语调轻声地重复道：

“我自己也不明白……”

这个奇怪的对话是在门旁进行的。窗外，月亮已经坠落到石墨色的屋顶后面去了。列努阿在墙边龇着牙。加林轻声地说道：

“您是来取罗林格的手迹的吧？”

“是的。请您宽恕。”

“宽恕谁？宽恕罗林格？”

“不，是宽恕我。请您宽恕。”她重复着。

“为了使您的罗林格遭到毁灭，我失去了自己的朋友……我是跟您一样的凶手……宽恕？……不，不……”

突然他伸直身子，侧耳细听。然后猛力拽住卓娅一齐藏到门后。他一面继续紧拉着她的胳膊，一面向拱门后边的楼梯望去……

“我们走吧。我领您从公园出去。您听着，您这个神奇的女人，”他的眼睛里闪现出一种狂热，风趣地说道，“我们的道路不谋而合了……您感觉到这一点了吗？……”

他拉着卓娅沿着螺旋形楼梯跑去。她没有反抗，只觉得身上涌起一种奇异的感情，宛若第一次喝到一种浑浊的葡萄酒似的。

在最底下一层楼梯平台，加林突然拐进一处黑洞洞的地方，停住了，划着了一根火柴，然后费力地打开一把生锈的锁，看来这扇门已多年未曾开过。

“您看，这一切都是事先考虑好了的。”他俩来到公园里，从幽暗、潮湿的杨树下钻了出去。就在这时，一队警察从大街冲进大门，他们是十五分钟以前接到加林的电话后赶来的。

三十五

塞里卡清楚记得在克列斯塔夫岛上别墅里的那个“输掉的小卒”。那时候（在工会大街街心公园）他就知道，彼扬科

夫—彼特凯维奇一定会到别墅来取他在地窖里藏着的东西的。就在那天黄昏塞里卡又来到别墅，他没有惊动更夫，独自一人带着手电筒走下地窖。"小卒"就这样输掉了：离厨房的地窖口两步远的地方站着加林。就在塞里卡出现前的一秒钟他刚从地窖里爬出来，他当时藏在门后，身子紧贴着墙。他见塞里卡下了地窖，便砰地一声把窖门盖上，随后便往窖门上堆煤袋。塞里卡用手电筒往上照着，嘴角带着讥笑，只见从窖口簌簌往下落着煤灰。他本来打算进行和平谈判。但是突然上面声息皆无。然后响起奔跑的脚步声，继而砰砰几枪，又传来一声惊叫。这是跟四指人在搏斗。一小时过后，民警赶到。

输掉"小卒"之后，塞里卡走了一着好棋。他从别墅乘民警汽车径直来到赛艇俱乐部，唤醒了俱乐部的值班员（这是一个蓬头的水手，嗓音嘶哑），严厉地问道：

"风向？"

水手当然是毫不迟疑地回答了：

"西南。"

"几级？"

"五级。"

"您敢保证所有赛艇都在吗？"

"敢。"

"谁看守赛艇？"

"更夫彼其卡。"

"请允许我看一下浮栅。"

"是，看浮栅，"水手回答着，睡眼惺松，费力地往水手服的袖子里伸着胳膊。

"彼其卡，"当他跟塞里卡一起登上俱乐部的凉台时，他用

那被酒精弄得嘶哑的嗓子喊了一声。（没人回答。）"一定是在什么地方睡着了，非得揪住腿把他拽起来不可，"水手说道，一边把衣领竖起来遮风。

他们在不远的灌木丛中找到了那个更夫，他用羊皮袄的领子盖着头，鼾声大作。水手大吼一声，更夫喉头发着咯咯声站了起来。他们几个人一起来到浮栅，只见那里的木已由银灰色变为蓝色，水面上桅杆林立。波浪汹涌着。阵阵狂风扑面吹来。

"您相信所有赛艇都在吗？"塞里卡又问一句。

"'猎户星'不在，到彼得高福去了……还有两只船到斯特烈耳纳① 去了。"

塞里卡沿着浪花拍打着的木板走到浮栅尽头，在那儿拾起一根缆绳头，这绳的一端系在铁环上，另一端显然是被人割断了。值班员不慌不忙地看了看缆绳。他把雨帽拉到鼻子上。他什么也没说，沿着浮栅边走边用手指点着赛艇，在风中甩着手。因为俱乐部把不许使用军国主义词语订为一条纪律，所以他只能说一些概念不清的俗话了：

"不是他妈的玩意儿，"他憋红着脸喊道，"他把缆绳割了！把最好的一只比比贡达赛艇给弄走了，让这个狗养的不得好死，涂着树脂的张帆索不听他使唤……彼其卡，怎不让你掉到臭水坑里三十回！你这个寄生虫，你这个可恶的乡巴佬，你是怎么看守来着？比比贡达赛艇给弄走了，真，真不是他妈的玩意儿……"

更夫"噢"地一声，眼睛睁得老大，用穿着羊皮袄的手不断敲着自己的腰。水手象船尾风一样刮起来，在大俄罗斯语

---

① 彼得高福和斯特烈耳纳：均系列宁格勒附近的小城。

言的深渊中去搜寻那些闻所未闻的污言秽语。在这里逗留，已经没有必要。塞里卡乘船到港湾去了。

当他乘坐一艘警备快艇驶入海面时，已经至少过三个小时了。海浪在翻滚。快艇不时被埋到浪里。飞溅的海水泡沫把望远镜镜头弄得模糊不清。当太阳高高升起时，在芬兰的海域上，离灯塔很远的海岸附近，发现了一只帆船。这就是那只不幸的比比贡达赛艇，它在暗礁中间来回撞击着，甲板已经粉碎。从快艇上例行公事般放了几枪，然后空手返回。

加林就是这样在那天夜里又赢了一着，逃出了国境。关于四指人也加入了这个比赛一事，只有加林和塞里卡两人知道。关于此事，塞里卡在返回港湾的途中是这样想的：

"加林到了国外，要么他将那个秘密装置卖掉，要么他自己独立制造。苏维埃暂时已失去了这项发明，可是谁又知道它将来不会起巨大的作用呢。不过加林在国外有一个威胁他的人，就是这个四指人。在与四指人的争斗没结束前，加林是不敢公开露面，并展示自己的装置的。如果在这个争斗中站在加林一边，最终也许会得胜。无论如何不应立即逮捕尚在列宁格勒的四指人，如现在逮捕他这将是最愚蠢的决定，而对加林来说却是最有利的。"下一步的行动是简单明确的：塞里卡从港湾立即乘车返回家中，换上了干衣服，往侦缉局打了一个电话："此案已自行结束。"挂上电话后他便上床睡觉去了。他躺在床上，当想到曾瓦斯中毒（也许还受了伤）的四指人四蹄撒开死命地逃出列宁格勒的样子，不禁暗自发笑。这便是塞里卡在"失卒"后欲作的反击。

现在从巴黎拍来了一份电报："四指人在此。事件恶化。"这是在呼救求援。

塞里卡越想越感到有必要飞往巴黎。他打电话询问了往

巴黎去的班机的时间，便返身回到凉亭上。暮色苍茫中，达拉什金和伊万还坐在那儿；这个无家可归的男孩在他背脊上的钢笔字被人看过后，现在一声不响地呆在达拉什金身边。

透过树枝，从橙黄色的水面上传来语声、桨声和女人的笑声。在这些幽暗的树丛中，正进行着象世界一样古老的事情：一些不知名的鸟儿彻夜不眠、惊惧不安地啁啾，彼落此起，夜莺也在不停地啼啭。一切生物冲破漫长的冬季风雪，在雨水中苏醒过来，急欲生活，以抑止不住的欢乐欲望饱尝着这醉人的夜的美色。达拉什金用一只手搂着伊万的肩膀，身子依着栏杆，一动不动地坐着。他从树缝中往水面望去，只见一只只船无声地从水面掠过。

"喂，伊万，"塞里卡向前挪动了一下椅子，弯下身来冲着男孩的脸说，"你喜欢哪个地方？那儿还是这儿？你在远东过得不好吧，听说常吃不饱？"

伊万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塞里卡。他的两只眼睛在暮色中象老人的眼睛一样阴郁黯然。塞里卡从背心的口袋里掏出一块水果糖去敲伊万的牙；牙终于张开了，水果糖滑进嘴去。

"伊万，我们跟孩子们处得很好。我们不强迫他们干活，不在背脊上写信，不会把小孩塞到火车车座底下送到七千里以外的地方去。你看我们在岛上生活过得多好啊！这一切都是为了谁？是为了孩子们千代万代用的。河呀，岛呀，船呀，面包香肠什么的都是属于你的。你尽管放开肚皮吃饱……"

"您把孩子说胡涂了，"达拉什金说道。

"没什么，不会的，他是个聪明孩子。伊万，你从哪儿来？"

"我们从阿穆尔来，"伊万不太愿意地答道。"妈妈死了，爸

爸上前线打仗也死了。”

“你是怎么生活的？”

“到处给人干活。”

“这么小的年纪？”

“那有什么……我给人家放马……”

“后来呢？”

“后来把我抓去了……”

“是谁抓的？”

“有一帮人。他们要个小男孩，爬树，采蘑菇，摘核桃，抓松鼠吃，给他们跑路办事……”

“这么说，是带你探险去了？（伊万眨了眨眼睛，不吭声了。）很远吗？告诉我，别怕。我们不会出卖你的。你现在是我们的小弟弟……”

“坐轮船坐了八天八宿……我们想这下子活不成啦。走路又走了八天，一直走到一个在喷火的山……”

“是这样，”塞里卡说道，“就是说是到堪察加去探险去了。”

“对，对，是勘察加……我们在那儿住的是小草房……革命的事一直也不知道。等我们知道了，有三个人就走啦，后来又走了两个，已经没什么吃的了。剩下了他和我……”

“嗯，嗯，他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伊万又皱起眉头来。塞里卡不断地安慰他，用手抚摸他那剃光了的头……

“我要说出来，他们会把我杀了的。他说他会杀我的……”

“谁？”

“是曼采夫，尼古莱·赫里斯托弗洛维奇……他说：‘我现在在你的背脊上写了一封信，你不要洗澡，衬衣和背心都不

要脱，就是过一两年也不准脱。你要做的是到彼得格勒找一个叫彼得·彼得洛维奇·加林的人，给他看你背脊上写的字，那时候他会奖赏你的……’”

“既然曼采夫要见加林，那他为什么自己不来彼得格勒呢？”

“他怕布尔什维克……他说：‘他们比魔鬼还坏。他们会把我杀掉的。他们把整个国家都引到绝路上去了。火车不开了，邮局关门了，什么吃的都没有，大家都从城里跑走了……’他哪儿知道，他在山顶上已经蹲了六年了……”

“他在哪儿干什么？他寻找什么？”

“啵，难道他会告诉别人吗？可我知道……（伊万快活而又狡黠地闪动着眼睛）他在找地下的金子……”

“他找到了吗？”

“他吗？当然找到喽……”

“如果要你告诉我们到曼采夫所在的那个山怎么走，你肯吗？”

“那当然……只是您可别出卖我，不然他会生气的……”

塞里卡和达拉什金饶有兴趣地听了这个男孩的叙述。塞里卡又一次仔细地审视了他背脊上的字，然后把它拍成了照片。

“现在你到下面去罢，让达拉什金用肥皂好好给你洗个澡，然后睡个觉，”塞里卡说道。“你原来什么也没有：没有父亲，没有母亲，只有一个空肚子。现在你什么都有了，什么都尽管用，你好好生活、学习，健康地成长吧。达拉什金会教你懂得很多道理的，你要听他的话。再见吧。三四天后我将与加林会面，把你的信交给他。”

塞里卡笑了。过不一会儿，只见他的自行车灯光跳跃着

在幽暗的树丛后飞快消逝了。

三十六

铝制的翅膀在飞机场上空闪着银光，六座客机钻入雪白的云朵里去。送行的人们仰着头望着阳光照耀着的蓝天，只见一只兀鹰懒洋洋地在天上盘旋着，几只燕子迎风抖动着翅膀，而那只硬铝鸟儿却早已不知去向了。

六名乘客坐在轧轧作响的藤椅上，望着逐渐远去的淡紫浅绿交辉的土地。地上的小路曲曲弯弯的象是几条细线。一群群建筑物和钟楼宛若一堆摆得有些歪斜的玩具。右侧远方可以看到一片蓝色的海洋。

一块云朵的阴影滑过，把地面的景象遮掩了。现在又见一块云彩出现在机身下方。

这六名乘客挤在机窗上，脸上浮现着几丝那种能控制住自己感情的人才能有的勉强的微笑。这种空中交通在当时还是很新鲜的。尽管有舒适的座舱，折叠桌上放着图书杂志，尽管有明显的安全舒适感，乘客们还是不得不说服自己相信，空中交通说到底是相当安全的，比方说，它比徒步过街安全得多。在空中跟在地上全然不同，遇到了云朵就钻过去，只不过使座舱窗玻璃增添几滴水气而已；冰雹敲打机身或者震动机内装置，好比过坑洼地带，你会瞪起眼睛，用手紧紧抓着藤椅把手，你身旁的人就对你眨眼微笑，似乎在说：瞧，小坑小洼不用紧张！……飓风骤起，若是在海上，眨眼之间帆船的桅杆就会倾倒，船舵就会折断，船板被海浪卷起，人们坠入狂啸的怒涛之中，而这只金属的鸟儿却相当坚固、灵巧，它只摆动一下翅膀，马达吼叫几声，随即跃起，上升几千米，离

开这飓风中心。

一句话，不出一小时，座舱里的乘客对于脚下无实地和颠簸便习惯了。马达的轰鸣声妨碍谈话。有人开始戴上送话耳机进行交谈。塞里卡对面坐着的是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瘦削男子，他虽然穿一件破旧大衣，却戴着一顶鸭舌帽，看样子是专为到外国旅行而买的。

这个人面色白皙，皮肤细嫩，样子聪慧文雅，但却有些愁眉苦脸，他蓄着一撮褐色小胡子.嘴角显得安详而又坚定。他拱着背，两手交叉叠放在膝盖上。塞里卡微笑着对他做了一个手势，那人便戴上了送话耳机。塞里卡问道：

"您不是在雅罗斯拉夫尔① 读应用科学的吗?（那人点了点头）老乡，我记得您。您是赫雷诺夫，阿列克赛·谢明诺维奇吧?(点头致意）您现在在什么地方工作?"

"在技术学校的物理实验室，"赫雷诺夫对着话筒说，他的声音被马达的隆隆声弄得十分微弱。

"出差去吗?"

"到柏林，去见列依海勒。"

"保密吗?"

"不。今年三月我们得知列依海勒实验室进行了一次汞的原子分裂。"

赫雷诺夫把脸转向塞里卡，他的两只眼睛露出严肃而又激动的神色，直盯着对方。塞里卡说道：

"我不懂，我不是专家。"

"工作暂时还处于实验阶段。离把研究成果应用到生产中去还相当远……"赫雷诺夫望着窗外象白雪一样厚厚地遮

① 雅罗斯拉夫尔：苏联一城市。

盖着大地的云层，"然而从物理学家的实验室到工厂车间的距离并不是很大的一步。原子的强力分解的原理并不复杂，极其简单。当然喽，您知道什么叫原子吧？"

"某种小东西，"塞里卡用手指头比划着。

"原子同小砂粒相比，就象一颗小砂粒比之整个地球。虽然如此，我们一直在测定原子，计算它的电子旋转速度、它的重量、质量、它的电荷大小。我们已经在研究原子的心脏，即原子核了。其中包含着所有作用于物质的力的奥秘。人类的未来将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掌握住原子核，这种大小为厘米的一百亿分之一的物质力。"

在离地面两千米的高空，塞里卡听到了比山鲁佐德的神话①还神奇的东西，然而它们并非神话。当历史辩证法引导一个阶级发动毁灭性的战争，而引导另一个阶级进行起义时；当城市燃烧得片瓦无存，瓦斯云在塔顶和公园上空旋起时；当大地听到抑制不住的革命的怒吼声而颤抖，而监狱的地下室里就象在远古时代一样，刽子手正挥舞着铁钳，把革命者吊起来进行拷问时；当深夜在公园的树上突然出现伸着舌头的奇异的景象时，当人身上那件百般装饰的唯心主义的袈裟脱落时，——在这奇特而宏伟的十年间，这些科学家非凡的智慧宛若孤独的火炬一般放射着光芒。

三十七

飞机在可夫纳②上空开始下降。被雨水弄得湿漉漉的绿

① 山鲁佐德的神话：指阿拉伯神话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山鲁佐德系为国王讲故事的宰相的女儿。

② 可夫纳：苏联立陶宛共和国一城市，现名考纳斯。

色草地迅速地迎面扑来。飞机嗡嗡响了一阵，然后停了下来。驾驶员跳到草地上。乘客们走出座舱活动腿脚，吸烟。塞里卡躺在一旁的草地上，两只手放到脑后，眼望着远方的几朵白云在无际的蓝天遨游，好不惬意。他刚才就在那里，翱翔在飘渺的雪山中、蔚蓝的天穹上。

他的空中话友赫雷诺夫，穿着那件破旧大衣，微弓着背站在这只多纹的灰鸟的翅膀旁。人毕竟是人，甚至赫雷诺夫那顶帽子也是列宁格勒式的。

塞里卡笑了：

"真的，生活还是相当有意思的。鬼知道该多么有趣！"

当飞机从可夫纳机场起飞时，塞里卡坐到赫雷诺夫身旁，向他讲述了自己所知道的关于加林的异乎寻常的试验（不过他没有提任何人的名字），并说国外有人对这个试验极感兴趣。

赫雷诺夫问塞里卡是否见到过加林的装置。

"没有，谁也没看到过这个装置。"

"这么说，这一切只不过还是个猜想和假设，还加上某些幻想的成分？"

于是塞里卡又向他讲述了荒凉破旧的别墅地窖，讲述了被切割的钢块及成箱的炭精圆锥体。赫雷诺夫不断点头称是。

"啊，啊。圆锥体。很好。我明白啦。如果不是什么机密的话，请告诉我您说的是不是加林工程师？"

塞里卡沉默有一分钟，望着赫雷诺夫的眼睛。

"是的，"他答道，"我说的是加林。您认识他？"

"一个非常非常能干的人。"赫雷诺夫皱着眉头，好象吃了一口酸东西。"极不寻常的人。然而置身于科学之外。一个沽名钓誉的人，与世隔绝的人。他是个冒险家，厚颜无耻之徒，

又是个天资聪慧的人。脾气乖戾，想入非非。他的非凡的智慧却总是由一些卑劣的欲望激发起来的。他能追求到许多目标，但总要象喝醉了酒似的以混混噩噩而告终，或者不过意在'使人类震惊一下'而已……天才的人物应比任何人更需要严格的纪律，因为他的责任太重大了。"

赫雷诺夫的脸颊上重又出现了一些红斑。

"清醒而严谨的理智是最神圣的东西，是万宝中之至宝。人在地球上，在整个宇宙中，就象一颗砂粒在宇宙中，也就是十亿分之一大小……这个抽象的小东西生活在围绕太阳转圈的地球上，虽然平均只有六十个春秋，但他有理智，他囊括整个宇宙……为了能理解这一点，我们应该使用高等数学的语言……假如有人从您的实验室里把一架十分贵重的显微镜拿了出去，并且用它来钉钉子，您将会说些什么呢？……加林就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天才的……我知道，他在红外线距离传递领域有重大的发明。您当然听说过林捷尔一迈丘兹死光了吧？死光纯粹是无稽之谈。然而其定理却令人信服。温度达几千度的热光，平行照射，这是一种可用于破坏或用在国防上的奇妙武器。整个秘密在于使光线不致漫射。这一点至今未能成功。据您所谈，看来加林已经制成了这种装置。果真如此，那将是一项重大的发明。"

"我早就想过，"塞里卡说道，"这个发明的周围散发着浓厚的政治气味。"

赫雷诺夫半晌一言不发，突然他激动得连耳朵都红了：

"您去找加林吧，揪住他的衣领把他连他那个装置都带回苏联。不能让那个装置落到我们的敌人手里。您问加林他是否还恪守自己的职责？或者他的确是无耻之尤……那么，用钱收买，他要多少给他多少……让他去摆阔气，玩女人，买

帆船，购赛车……或者杀了他……”

塞里卡的眉头高高挑起，赫雷诺夫把耳机放到桌上，身子往后一仰，闭上了眼睛。飞机此时飞行在一片绿色的均匀的方块田地的上空，可以见到田地之间有许多笔直的线条。再往远方望去，几处湖泊泛着蓝点，在蓝点之间显现出褐色的柏林市的轮廓。

三十八

象往常一样，早晨八时半，罗林格从塞纳河街上的拿破仑皇帝的床上醒来了。他睁开眼睛，从枕头下面拿出手帕，用力擤鼻涕，想把昨天夜里游乐遗留下的残渣和睡意一起从自己身上驱赶掉。

他还没有完全清醒，然而神志并不模糊。他把手帕扔到地毯上，坐在绸枕头中间往四周看了一下。床上没有别人，房间里也没有人。卓娅的枕头没有一点儿暖气。

罗林格按了一下铃，卓娅的女仆进来了。罗林格眼睛望着一边，问道："太太呢？"女仆耸了耸肩，象个猫头鹰一样，左右摇摆着头。她蹑手蹑脚地进了厕所，从那里出来，急急忙忙奔向梳妆间，又砰地一声关了洗澡间的门，最后回到了寝室，她的手指在花边围巾两侧颤抖个不停："太太什么地方也没有。"

"拿咖啡来，"罗林格说道。他自己在澡盆里放了水，自己穿衣服，自己给自己斟咖啡。此时全寓所呈现着一片惊慌，不过人人都蹑手蹑脚，悄声低语。罗林格从寓所大门出来，用胳膊肘触了一下看门人，他惊慌地跑过去开门。他到公司晚了二十分钟。

这天早晨马勒塞尔布林荫路散发着火药味。秘书的脸上现出明显的对恶势力无能为力的表情。来访者从胡桃木门走出时都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罗林格先生今天情绪不佳，"他们逢人悄声说道。时钟打了一点，罗林格望了一下壁钟，咔地一声把手中的铅笔折断了。很清楚，卓娅不会来找他吃早饭了。他等到一点一刻。在这可怕的十五分钟内，秘书那梳得光亮的分发中出现了两根白头发。罗林格象往常一样，到格里风饭店去用早餐，不过这次是一个人。

小饭馆经理格里风先生身材高大肥胖，他过去当过厨师，又开过小酒馆，现在他是品味烹饪技术公司的高级顾问。他派头十足地搽着手，迎接罗林格的到来。格里风先生额头长得优雅，盖着修剪得很漂亮的阿西利亚式胡子，身穿暗灰色常礼服，站在自己饭馆的面积不大的大厅中央，一只手支撑在一个有特别设备的银色底座上。这是个象供物台一样的东西，它有一个突起的顶盖，下面焖着烤肉——黄豆羊鞍肉。

沿着四壁排列着狭小的餐桌，后面的红色皮沙发椅上坐着常客——大林荫路的企业界人士和不多的女人。餐厅中央只设有那个供物台，没放其它什么东西。店主人旋转着脑袋能够看到自己的每一个顾客品尝的过程。哪怕极细微的不满意表情也逃脱不了他的视线。不仅如此，他还能探视出许多其它事情：消化液隐秘的分泌过程，胃的蠕动以及饮食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是建立在对曾经吃过的食物的回忆、预感以及血液向周身各部位流动的基础之上的。这一切对他来说就象一本打开的书。

他严肃而又慈祥，用美妙而又略嫌粗野的殷勤口吻说着："看您先生今天的气色，您最好来一杯马德拉酒和不掺水的普依，哪怕您把我送到断头台上去，我也不会让您喝一滴

红酒的。牡蛎、烧鳜鱼、子鸡翅膀，再来点龙须菜。这顿美餐会使您阳气回转的。”在这种场合，只有吃水田鼠的巴塔哥尼亚人①才会拒绝。

格里风先生并没有象人们想象那样低声下气地忙着为化学大王取餐具。不。这里，在饮食王国，不管是百万富翁、小会计员、把湿雨伞递给看门人的顾客，还是身上散发着港湾气味、哼哧着从罗丽斯一劳依斯汽车里爬出来的顾客，大家都同样付钱。格里风先生是一个共和体制的拥护者，一个哲学家。他潇洒地微笑着把菜单递给罗林格，并让他第一道菜点甜瓜，第二道菜点龙虾烤地菇，再来一个羊鞍肉。罗林格先生午间不喝酒，这他是知道的。

“威士忌苏打和一瓶冰镇香槟酒，”罗林格从牙缝挤出一句话来。

格里风听后一怔，眼睛里闪现出惊惧和不解的神色：顾客竟然先喝白酒，而这会抑制味觉；接着再喝香槟，又会使胃膨胀。随后格里风先生的目光又骤然暗淡下来，他顺从地点了一下头：顾客今天情绪不高，应该屈从。

罗林格三杯威士忌落肚后，开始揉搓餐巾。如果是另一个人，气质相似，但属于另一个社会阶层，比方说，鸭鼻加斯东吧，他就会在日落前找到卓娅·蒙罗丝，骂她是畜生、在水洼里拖起来的骚货，他会用折叠刀子捅进她的腰里去。不过，适合罗林格身分的却是另外一种作法。他眼睛盯着盘子里已变凉了的龙虾烤地菇，心里在想：得把这个半夜从他床上逃出去的浪娘儿打得口鼻出血……精心考虑的病态报复心理在罗林格的脑海里，在威士忌的黄色泡沫中不断产生、

---

① 巴塔哥尼亚人：阿根廷的印第安人，喜食水田鼠。

交叉、迂回着。此时此刻他才明白美女卓娅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他感到痛苦，用指甲紧紧地掐着餐巾。

侍者把未动用的菜撤去，斟上了香槟酒。罗林格抓起杯子一下子就喝干了，他的金牙碰得杯子丁当作响。这当儿，忽然从街上跳进一个人来，这人是谢苗诺夫。他一眼便看见了罗林格。他扯下帽子，身子伏在餐桌上，压低声音说道：

“您看报了吗？……我刚从停尸所来……这是他……不是我们干的……我对天发誓……我们不在现场……我们整宿都在蒙玛特尔跟姑娘们厮混……据说凶杀是在清晨三点到四点发生的。这是报上说的，报上……”

罗林格的眼前跳动着一张土色的口眼歪斜的脸。邻桌的人向这边转过身来。侍者给谢苗诺夫拿来了一把椅子。

“滚开，”罗林格透过威士忌的酒气喊道，“您妨碍我用餐……”

“好，请原谅……我在街角汽车里等您……”

三十九

巴黎的报纸这些天来很沉寂，宛若森林里的湖泊。资本家们在读文学评论、戏剧演出小品、演员生活轶事时感到兴趣索然。

报纸利用这种风平浪静的机会正在准备对中层资本家的腰包进行一次旋风式的进攻。罗林格的化学康采恩，在完成了对小对手的吞并之后，准备进一步向高一级的联合发展。新闻界被收买了，新闻记者多方采集有关化学工业所必需的消息，为社论作者们准备了大量耸人听闻的文件。两三记耳光，三两次决斗便将不同意康采恩全盘计划的窃窃私语者一

扫而光。

巴黎寂静得如一潭死水。报纸发行数量稍有下降。因此，关于高别列诺夫街六十三号公寓的凶杀案便成为难得的轰动事件了。

事情发生后的第二天，七十五家报纸纷纷用大字标题刊登了这件"神秘而残忍的犯罪行为"。被害者的身分尚未确定，他的证件均被盗走，他住旅馆用的名字显然是假的。此次凶杀目的，看来绝非出于盗窃，金钱和财宝仍留在被害者身边。也很难断定是报仇，十一号房间曾被人仔细搜查过。神秘，一切都蒙着神秘的色彩。

两点钟出版的报纸报道了一件令人震惊的细节：在出事的房间里找到一只镶有五颗钻石的玳瑁发簪。此外，在沾满灰尘的地板上发现了女人便鞋的脚印。这个发簪的确轰动了巴黎。凶手看来是一个阔气的女人。是宦家显贵？是资本家的少妇？或者是上等妓女？神秘……神秘……

四点钟出版的报纸利用不少篇幅登载了对巴黎著名的妇女的访问记。她们异口同声地惊呼：不是我们，不是我们，凶手不可能是巴黎女人，是德国女人干的，波什卡① 干的。有几个妇女还暗示莫斯科，但很难令人信服。奥林普亚剧院的著名女演员咪一咪说了一句具有历史意义的话："谁若能揭开这个秘密，我将把整个身子献给他。"

一句话，整个巴黎只有坐在格里风这里的罗林格对于高别列诺夫街上发生的事一无所知。他满腹怒气，故意让谢苗诺夫在出租汽车里等他。最后他终于出现在街角，一声不响地钻进汽车，命令开往停尸所。一路上谢苗诺夫低声下气地

① 波什卡：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人对德国女人的咒骂称呼。

急忙将报纸上登的东西一古脑儿讲给他听。

听到镶有五颗钻石的发簪时，罗林格的手指在手杖的镶头上颤抖了起来。快到停尸所时，他突然冲着司机想做个手势让他把车往回开，不过他还是抑制住了，只是狠狠地呼出一口气。

停尸所门前拥挤异常。穿着贵重皮大衣的女人，鹰鼻的卖淫妇，形迹可疑的郊区人，身披编织斗篷的好奇的女看门人，鼻尖冒汗、衣领打皱的报纸新闻栏编辑，紧抓着肥胖的男演员不放的女演员，人人都在尽力往前挤，想看一看这个被害者。被害者身穿一件被扯得七零八落的衬衫，光着脚，躺在微斜的大理石石板上，头朝向地下室的窗户。

特别令人发怵的是他那两只奇丑的光脚，大而发青，趾甲很长。蜡黄的脸由于恐惧而变得可怕。小胡子撅着。女人们竞相前挤，看着这个歪鼻斜眼的人。她们大睁着眼睛，压低嗓音惊叫着，絮絮叨叨地说着："就是他，就是他，戴钻石发簪的女人的情夫！"

谢苗诺夫象一条蛇谄媚地走在罗林格的前面，从人群中钻了过去，来到尸体前。罗林格死盯着被害者的脸有一秒钟。他的眼睛眯缝着，肉呼呼的鼻子上出现条条皱纹，金牙发着亮光。

"怎么样，这就是他，是他吧？"谢苗诺夫悄声说。

这回罗林格回答了他：

"又是一个同貌人。"

他的话刚一出口，只见一个头发浅黄的人从他的肩后伸出头来，象照相一样望了他一眼，随即消失在人群里。

这个人是塞里卡。

四十

罗林格把谢苗诺夫留在停尸所，自己乘车回到了塞纳河街。寓所里跟从前一样寂静而又惶惶然。卓娅既未回来也未来电话。

罗林格把自己锁在寝室里，在地毯上来回踱着步，两眼盯着鞋尖。他走了一阵，停在床边，坐到通常睡觉的一侧。他搔了搔下颏，然后闭上了眼睛。这时候他又想起了一天来使他不安的那件事……

“罗林格，罗林格……我们完了……”

这是卓娅的轻微绝望的嗓音。这是今天凌晨发生的事，他在谈话中突然睡着了。卓娅的嗓音并未把他唤醒，没能到达他的意识中去。现在她的悲观绝望的话语却清晰地在他的耳中回响。

罗林格象弹簧一样蹦了起来……加林在马勒塞尔布林荫路令人莫解的发作；卓娅在国王的晚餐酒店的不安的心情；她打破砂锅问到底的问题：加林可能从办公室偷去了什么文件？然后是——“罗林格，罗林格……我们完了……”，她的失踪。停尸所里的同貌人，镶有钻石的发簪。他记得，正是昨天在卓娅那篷松的头发里有五颗钻石闪着光。

在这一连串的事件中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加林为了使自己摆脱打击，使用的是他惯用的同貌人的方法。他偷去了罗林格的手迹，其目的是想把它留在凶杀的现场，把警察的注意力引到马尔塞勒布林荫路。

罗林格在冷静的沉思中感到背脊发凉。“罗林格，罗林格，我们完了……”这就是说，她已经得知凶杀一事。凶杀是发

生在凌晨三点至四点中间的。(四点半钟警察开到。)昨夜，罗林格正昏昏欲睡时，听到壁炉上的钟打了一点四十五分。这是他最后听到的外界声音。这以后卓娅不见了。很明显，她跑到高别列诺夫街去打算把那份手迹消灭掉。

卓娅怎么会这么准确地得知这次预谋的凶杀呢？这只能是她本人布置了这次谋杀。罗林格走到壁炉跟前，两肘放到大理石石板上，用双手捂住了脸。可是她又为什么用一种可怕的嗓音低声对他说："罗林格，罗林格，我们完了！……"昨天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是这件事改变了她的计划。这又是什么事呢？又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是在剧场？在酒店？在家里？……

也许她需要改正某个差错。她是否已经得手？加林还活着，手迹根本就没有发现。同貌人被杀，是福还是祸？谁是凶手？是卓娅的同谋者还是加林本人？

卓娅为什么不见了，为什么呀？罗林格费尽心思，尽量让自己进行这种对他来说很不习惯的思考，在记忆中去寻找卓娅情绪转折的时刻，他的头疼了起来。他在回忆卓娅昨天一天的行为，每一个手势，每一句话。

他认为，如果现在在壁炉旁弄不清楚所发生的事的每一个细节，那么这就意味着输、失败、死亡。只要在下次对交易所大举进攻前三天，哪怕有一点暗示他与此次凶杀有关，那就将成为交易市场上的一件特大丑闻，导致破产……对于罗林格的打击将是对活动于美国、中国、印度、欧洲、非洲的成千企业的几十亿财产的打击……铁路、海运、矿井、工厂、银行，成千上万的职员、成百万的工人、千百万的有产者——所有这些都将倒闭、垮台，陷入混乱……

罗林格已经变成了一个左右招架，但又不知道刀子从什

么地方插进他身子里去的这样一个人。现在他面临着致命的危险。他是这样卖力地思考，就象每思考一秒钟可得到一百万美元似的。壁炉前的这十五分钟堪与历史上著名的拿破仑在阿柯勒桥上的沉思① 相媲美。

然而，罗林格，这个亿万财富的收集者，几乎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在这对他来说是决定性的时刻中（又是生平第一次），突然束手无策了。他鼻孔肿胀，站在镜子前面，却看不见自己的容貌。本来应该分析卓娅的行为，而他却在想卓娅本身，她那纤细白皙的面庞，忧郁淡漠的眼神，炽热的口唇。他似乎又嗅到了她那栗色头发的香气，又摸到了她的手。他开始意识到，似乎他，罗林格，整个的，连同他的愿望、爱好、自尊心、对权力的渴望、不佳的情绪（肠蠕动不力）以及对于死的残忍的观念，这一切都一古脑儿地移居到一个新的处所，投入到一个聪明、年轻、充满魅力的女人的怀中。现在她不在了。他也就象被抛到深夜的泥潭中一般。他本人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她不在了。他没有家了。世界康采恩又有什么用啊，有的只是一个孤独、弱小、可怜的人的满腹愁思！

几声鞋底在地毯上磨擦的响动打碎了化学大王这种奇特的状态。（寝室在一楼，面对花园的窗户是开着的。）罗林格浑身颤抖了一下，壁炉上面的镜子里映出一个额头皱纹累累、络腮胡子、身板结实的矮个子男人。他点了一下头，然后目不转睛地望着罗林格。

---

① 拿破仑在阿柯勒桥上的沉思：阿柯勒是意大利北部的一个村庄，在阿尔波内河流入阿的奇河（艾奇河）的入口处。1796年11月15日至17日，拿破仑与奥军在阿柯勒附近作战，奥军失败，结束了所谓维罗那战役。相传拿破仑曾在阿柯勒附近的一座桥上思谋进军计划，以击溃奥军。

四十一

“您干什么？”罗林格尖声叫道，把手伸向装有布朗宁手枪的裤袋。身板结实的矮个子男人看样子早就料到了这一点，立即跳到窗帘后面去了。他从那里伸出头来。

“请安静。不要声张。我不想杀您，也不想抢劫。”他举起两只手掌。“我是来办事的。”

“到这儿来办哪路事？办事到马勒塞尔布，副四十八号。从十一点到一点……您是从窗户爬进来的，不是小偷就是坏蛋。”

“这是我的不对，”那人有礼貌地答道，“我姓列克列尔，名叫加斯东。我得过军功章，授过我中士军衔。我从来不干小本生意，也没做过小偷。罗林格先生，请您赶快向我道歉，要不然的话，我们的谈话很难进行……”

“滚你妈的蛋！”罗林格说，不过已经安静多了。

“我若是滚蛋的话，您的那位颇有名气的蒙罗丝小姐就会完蛋了。”

罗林格的两腿抖动了一下。他立刻走到加斯东跟前。加斯东则以跟百万富翁谈话时应有的恭顺态度，同时却又带有某种略嫌粗鲁的和善口吻（就如同一个人同自己情妇的丈夫谈话那样）说道：

“先生，这么说，您道歉了？”

“您知道蒙罗丝小姐躲在什么地方吗？”

“先生，为了继续我们的谈话，我应该弄清楚您是否已经向我道歉了？”

“我道歉，”罗林格吼道。

"我领了！"加斯东离开窗户，习惯地理了理胡子，咳嗽一声，然后说道，"卓娜·蒙罗丝落在整个巴黎都在谈论的那个凶手手中了。"

"她在什么地方？"(罗林格的嘴唇哆嗦着。)

"在圣可鲁公园旁的维尔·达夫列，住的是一家并无常住旅客的旅馆，离汉白德博物馆只有几步远。昨天夜里我乘汽车跟踪他们，见他们到了维尔·达夫列，今天我弄准了地址。"

"她是情愿跟他跑的吗？"

"这正是我最想知道的事，"加斯东答道，恶狠狠的样子使罗林格不由得惊异地端详了他一番。

"请原谅，加斯东先生。我还不十分清楚，您为什么卷进这个事件中去？蒙罗丝小姐又与您有何相干？干嘛您深更半夜跟踪她，调查她的去向呢？"

"别说了！"加斯东把手往前一伸，做了一个高雅的手势："我了解您。您应该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告诉您：我在爱，而且我在吃醋……"

"您说什么！"罗林格说。

"您想知道细节吗？我讲给您听：午夜时分，我在咖啡馆里喝了一杯甜酒，走出来，看见蒙罗丝乘着一辆出租汽车飞驰。她的脸色吓人。我赶忙叫了一辆出租汽车，紧紧跟着她。她把汽车停在高别列诺夫街，然后走进了六十三号公寓的地道。(罗林格猛地眨了一下眼睛，好象有人用刀砍了他一下似的。)我酸溜溜的，好不难受，便顺着人行道围绕着六十三号公寓转着圈子。在四点半钟的时候，不出我所料，蒙罗丝不是从地道走出来的，而是从紧挨着公园围墙的大门走出来的。一个身穿风雨衣、头戴灰礼帽的黑胡子男人搂着她的肩膀。剩下的事您都知道了。"

罗林格噗地一下坐到椅子上(这椅子还是十字军远征时代的物品)，手指紧抓着镂雕的椅子把手，沉默良久……这些就是尚不完全的材料……凶手——加林，卓娅——同谋犯……罪行是十分清楚的。他俩把高别列诺夫街的同貌人杀了，目的是想把他罗林格拖到这个肮脏事件中去，以此来进行讹诈，弄钱好去制造那个装置。这个忠诚的中士兼道地的混蛋加斯东无意之中发现了这一犯罪行为。全都一清二楚了。应该果断行动，毫不留情。

罗林格两眼射出了凶光。他站起身来，一脚把椅子踢到一边。

"我给警察局打电话。您跟我一起到维尔·达夫列。"

加斯东咧嘴笑了，他的歪扭的大胡子抽动了一下。

"罗林格先生，我想不让警察插手这件事倒更好一些。我们自己会把事情办好的。"

"我希望能将凶手及其女同谋犯逮捕，并将这两个畜生法办。"罗林格挺直身子，斩钉截铁地说。

加斯东做了一个意义难以确定的手势。

"这个嘛……我有六个可靠的小兄弟，都是见过世面的人……一个钟头以后我可以用两辆汽车把他们带到维尔·达夫列……至于警察，我劝您还是不找他们好……"

罗林格哼了一声，并不理睬。他从壁炉架上抓起电话听筒。加斯东异常迅速地抓住了他的那只手。

"不要给警察局打电话！"

"为什么？"

"因为再没有比这更蠢的了……(罗林格又伸手去抓听筒。)您是个少有的聪明人，罗林格先生，难道您就不明白，有些事情是不能直说的……我求求您别打电话……哼，妈

的！……这是因为一打电话，我跟您两个人都得上断头台……（罗林格疯了一般向他胸口击了一拳，把听筒抓了过去。加斯东迅速地向周围看了一眼，紧贴着罗林格的耳朵说。）按照您的指示，卓娅小姐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干净利落地把商别列诺夫街六十三号那个俄国工程师打发回老家去。今天凌晨任务已经完成。现在需要一万法郎预付给弟兄们。您身边有钱吗？……”

过了十五分钟，一辆支着车篷的旅行汽车开到塞纳街。罗林格迅速钻进汽车。当这辆汽车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转弯时，从楼房边走出一人，飞快地跳到汽车的后面，挂在汽车上跟车而去。这个人是塞里卡。

汽车沿着堤岸大街开去。在战神广场①，即以前罗伯斯庇尔②手拿麦穗在至高无上的祭坛前强迫人们签订永久和平和公正的集体公约的地方，现在矗立着埃菲尔铁塔：五十万只电灯在它那钢铁的身姿上闪烁，向四处放射着光芒，烘托出一幅幅画面，并在巴黎上空彻夜不停地书写着：“请购物美价廉的西特劳因先生的汽车……”

四十二

夜是湿润而又温暖的。窗户敞开着，从低矮的天棚直到地板，都可觉察到树叶的沙沙声。这种看不清的树叶响了一阵便停息了。黑山鸟旅馆二楼的这个房间里静悄悄的，没有灯

---

① 战神广场：巴黎市内西部一广场名，位于塞纳河左岸。

② 罗伯斯庇尔（1758—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杰出的领导人，雅各宾政府的三巨头之一。

光，从公园里飘来的湿润的花香与房间里的脂粉气混合在一起。墙上附衬的破旧缎布、地上铺的磨损得不象样子的地毯以及多年来一对对情人睡过的大木床，都浸透了这种混合的气味。这个地方一直是情人幽会的好场所。窗外树木沙沙作响，微风从公园里吹来了泥土的芬芳，也带来了忧郁的气息。温暖的床铺为它的情人催眠，使他们沉睡在短暂的幸福之中。甚至有人说，伯兰热①曾在这个房间里创作了不少歌词。现在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了。那些匆忙相遇的情人，被埃菲尔铁塔号哭似的灯火刺伤了眼睛，从鼎沸的巴黎人群里跑到这里来相聚片刻，根本顾不到什么沙沙作响的树叶，根本顾不上什么谈情说爱。事实上，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可能设想怀中揣着缪司的小册子漫步在林荫路上了。现在，一切都要求速度，一切都要使用汽油。"哈罗，宝贝儿，我们只有一个钟头零二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得赶着去看场电影，吃顿午饭，在床上躺一会儿。没有法子呀，咪一咪，这是文明。"

不过，这一夜，黑山鸟旅馆窗外幽暗的菩提树丛和温柔鸣叫的雨蛙并没有加入欧洲文明的实施过程。一切都静悄悄的，一切都十分安宁。房间的门响了，地毯上传来了一阵脚步声。一个模糊不清的人影停在房间中央。他声音不大地说（用的是俄语）：

"要立即决定。过三十分钟到四十分钟就要来车。到底是同意还是拒绝？"

床上的人动了一下，但是没有答话。这个男人走近床边：

"卓娅，您还是明智一些好。"

回答的是一阵郁闷的笑声。

---

① 伯兰热（1780—1857）：法国诗人和民主主义者，写过讽刺拿破仑的诗歌。

加林俯下身子，对着卓娅的脸目不转睛地望着，然后坐在她的脚边。

“让我们把昨天的事一笔勾销。事情开始得颇不寻常，最终结束在这张床上，您觉得未免失于庸俗吗？我同意。一笔勾销。您听着，除了您以外，我不需要任何女人，有什么办法呢？”

“庸俗而又荒唐。”卓娅说道。

“非常同意您的看法。我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鄙俗之徒。今天我曾经想过：哎，我占有了您，我就有了一切，什么金钱、权力、荣誉都不在话下。我还想，当您醒来时，我得对您表白：我说什么也不能让您跟我分开。”

“哎哟！”卓娅说。

“‘哎哟’等于什么也没说。我明白，作为一个聪明而自尊心很强的女人，您非常不愿被人强迫。可是有什么法子呢？我们两个人已经有了血缘关系。如果您回到罗林格那儿去，那我就要动武。因为我是一个下流胚，我会让罗林格上断头台，然后再结果您，还有我自己。”

“这您已经说过了，您又何必重复呢！”

“难道这说不动您？”

“您将用什么顶替罗林格呢？我可是个花大钱的女人呀。”

“橄榄石岩带。”

“什么？”

“橄榄石岩带。唔！这很不好解释，得用一个空闲的晚上，手头还得有书。过二十分钟我们就得走了。橄榄石岩带，这是征服世界的权力。象您的罗林格那样的人，只配当我的仆人，这就是橄榄石岩带。过不了两年它就会归我管辖。您不仅将成为一个富有的女人，更确切地说，您将成为世界上

最富有的女人。这当然有些无聊了。不过，还有权力！您将为握有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权力而手舞足蹈。我们的能力比成吉思汗还强。您愿意享受天神的荣誉吗？我们命令五大洲给您建立庙宇，把您的画像用葡萄装点起来。”

“太俗气了！……”

“我不是在开玩笑。您如果愿意，您将成为神或鬼的主宰，看什么更合您的口味。您可以随心所欲地杀人，有时这是必需的，您的权力是凌驾于全人类的。象卓娅您这样的女人，是会享受这个神话般的宝物——橄榄石岩带的。我是在提议进行一桩有利可图的事业。只要干两年我就会钻进这个橄榄石岩带的。您不相信吗？……”

卓娅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

“为什么我一个人去冒险呢？您也应该鼓起勇气。”

加林在黑暗中努力看清她的眼睛。随后，几乎有些感伤又有些温存地说道：

“如果您拒绝，那么您就走吧。我不会再去追您的。您自己决定好了。”

卓娅微微叹了一口气。她在床上坐了起来，抬起双手去拢头发（这是好的兆头）。

“将来是橄榄石岩带。可是现在我们有什么呢？”她问道，用牙咬着发簪。

“现在是我的装置和炭精圆锥体。起来，到我的房间来，我给您看那个装置。”

“稍等一会儿。好了，我看看去。走吧。”

四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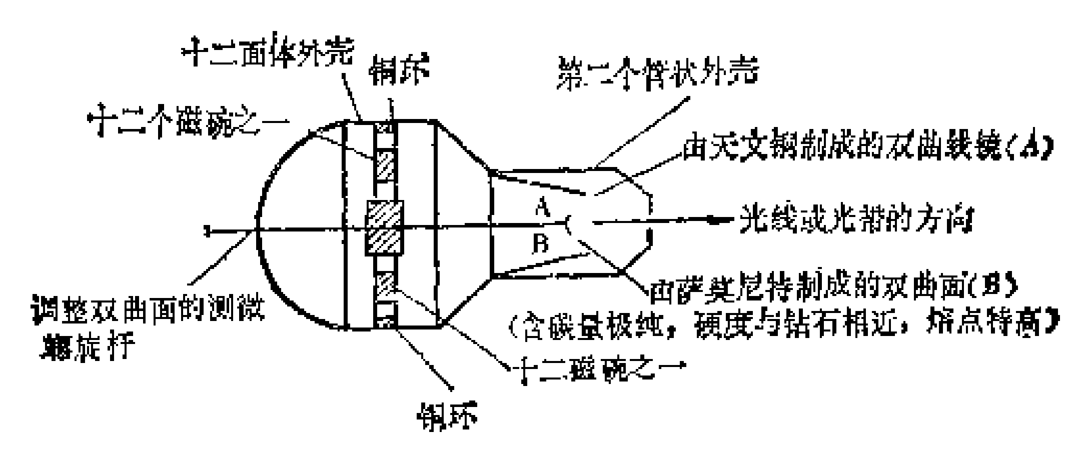
加林房间里带有栏杆的凉台的窗户关着，而且还挂着窗帘。墙边放着两只皮箱。（他在黑山岛已经住一周了。）加林把房门锁上。卓娅坐下，两只手支撑着身子，不让天花板上射下来的灯光照到自己的脸上。她那绸制的草绿色雨衣已被揉皱，头发蓬乱，面容困倦，她这副样子看上去更为妩媚动人。加林打开一只皮箱，两只带有蓝圈的眼睛闪着刺人的光芒，紧盯着她。

"这就是我的装置，"他说着把两个小金属箱子放到桌子上；其中一个狭长，样子象是一截管子；另外一个扁平，有十二个面，口径比前者大两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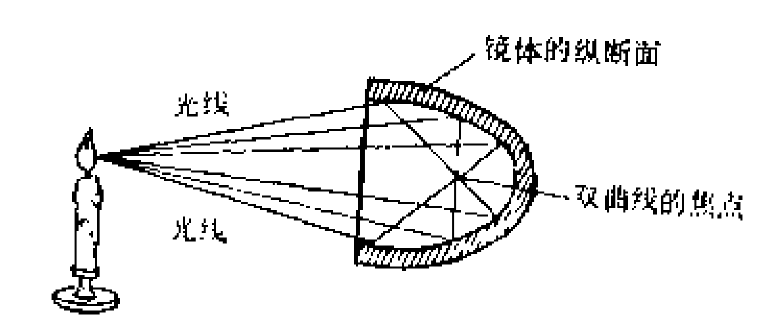
他把两个小箱子接在一起，用螺丝紧紧拧上，把管口对着凉台的石栏杆，然后从十二面体上拉起一个球状的盖子。这个盖子里面斜立着一个铜环，上面装着十二个小磁碗。

"这还是一个模型，"他一边说一边从第二只皮箱里把装着圆锥体的小箱子拿了出来，"这个模型最多只能开动一个小时。这种装置本来应该用更坚硬的物质来做，比这个得坚固十倍才成。可是那样它的份量又会过于重了，而我现在总得到处移动。（他在小碗上安装十二个圆锥体。）从外边看，您什么也看不到，也弄不清楚。这是这个装置的纵断面。"他在卓娅坐的椅子上面俯下身来，嗅了一下她头发的香气，然后打开一张约有半张书写用纸那么大的草图。"卓娅，您想要我在我们这场赌博中把老本都掏出来吧……看，这个……这是基本图纸……

"这就象二乘二一样简单。这种东西至今还未制造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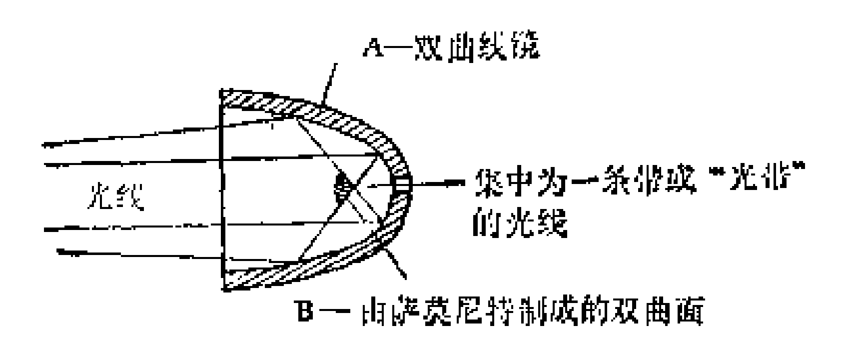


纯粹出于偶然。整个秘密就在于这个双曲线镜上(A)(它的形状象普通的探照灯的镜面一样)和这小块萨莫尼特上(B)(这个东西也是双曲面状的)。这些双曲线镜的定律是这样的：



"射到双曲线镜内表面的光线，集中于一点，集中到双曲线的焦点上。这是清楚的。现在还不清楚的是：我在双曲线的焦点处放上第二个双曲线(方向正相反)——一个由萨莫尼特(B)制成的旋转的双曲面。这种萨莫尼特是一种高熔点的精心磨制出来的金属，这种金属在俄国北方蕴藏量很大。光线又怎样呢？

"集中到镜面焦点上的光线(A)射到双曲面(B)，构成一种平行反射，换句话说，双曲面(B)把所有的光线集中成为一



条光线，或者说集中成一条可以有不同密度不同宽窄的‘光带’。我用测微螺旋杆调整双曲面(B)，便可任意使‘光带’变宽或缩小。在发射过程中，它的威力在空气中几乎没什么损失。我通过实践，已经掌握了它，能把‘光带’调整到针尖大小。”

听到这几句话，卓娅站起身来，把手指掰得咔咔作响，然后双手抱住膝盖。

“在初次试验阶段，我用的光源是几只普通硬脂蜡烛。在我安装上双曲面(B)后我把‘光带’调整到编织针大小，不费什么劲就把一英寸的木板穿透了。于是我明白了，问题在于寻找到火力密集而强大的光源。我用了三年时间，搭上了我的两个助手，终于制造出了这种炭精圆锥体。这种圆锥体的威力相当大，把它放到装置里(这您已经看到了)，点燃它(可燃烧五分钟左右)，会发出‘光带’，其威力可在几秒钟内摧毁一座铁路桥梁……您可以想象得出，它具有怎样的威力啊?在自然界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抵得住‘光带’的威力……建筑物、堡垒、主力舰、飞船、峭壁、山岩、地壳——一切都会被我的光穿透、摧毁、切断……”

加林的话突然中断了，侧着耳朵听着。窗外传来一阵汽车骤然停火，轮带磨蹭路面砂砾的声音。加林霍地一下跳到窗前，钻到窗帘背后去。卓娅看到加林站在满是灰尘的深红色的窗帘后面一动不动地往外望着。突然，他浑身一颤，从窗帘后钻了出来。

“来了三辆汽车，八个人，”他放低声音说道，“这是来抓我俩的。看来，来的那辆小汽车是罗林格的。旅馆里现在只有我俩和一个看门妇。(他敏捷地从床头柜里抽出一支手枪，把它揣到上衣口袋里。)他们怎么也不会让我活着出去的……”

突然，他用手指快活地擦了一下鼻尖。“嗨，卓娅，您决定吧：同意还是拒绝？再没有时间犹豫了。”

“您疯了，”卓娅满面通红，显得年轻多了，“快逃走吧！……”

加林只是撅了撅胡子。

“八个人，真是荒唐已极！”他把那个装置向上抬了抬，管口对准房门。随后他拍了一下自己的衣袋。加林的脸色突然变了。

“火柴，”他小声说道，“没有火柴……”

他也许是故意说这话，来试探卓娅的。也许他的衣袋里真的没有火柴，这是生命攸关的事。他象一个等待死亡的野兽一般望着卓娅。卓娅象是坠身梦中，从椅子上拿起手提袋，从里面掏出一盒火柴，慢吞吞地递了过去。加林伸手抓过火柴，指头碰到了卓娅那冰凉的纤细的手上。

这时，下面螺旋式的楼梯上响起一阵沙沙的脚步声，小心翼翼地向上移动着。

四十四

有几个人已经来到了门旁，他们的喘气声都可以听到了。加林用法语高声问道：

“谁？”

“电报，”一个粗鲁的声音答道，“开门！……”

卓娅一声不响地抓着加林的肩膀，不住地晃着头。加林把她拉到墙角，狠狠地把她按在地毯上，然后迅速地回到装置旁，叫道：

“把电报从门底下扔进来吧！”

“叫你开门，就开门好了！”那个声音又吼了起来。

另一个小心翼翼地问道：

“那个女人在您这儿吗？”

“是的，在我这儿。”

“把她交出来，就饶了您。”

“我警告你们，”加林暴怒地叫道，“如果你们不快点儿滚蛋，过一分钟你们一个也别想活……”

“啊呀呀！……嗨嗨……嗷嗷！……”门外，响起了一阵阵吼叫，有人开始砸门，磁质门把手转动了起来，门框上墙灰簌簌散落。卓娅目不转睛地望着加林。加林面色苍白，然而他的动作却敏捷而坚定。只见他蹲下身来，用手把测微螺旋杆稍微拧了拧，然后抽出几根火柴放到桌上的火柴盒旁。他拿出手枪，挺直身子等待着。房门咔嚓咔嚓响个不停。突然，窗玻璃被什么东西砸碎了，窗帘一阵飘动。加林砰地向窗户开了一枪，然后坐下，划了根火柴，伸到装置里去，随即把球状盖关上。

加林开枪后不过一秒钟，外面的人从门和窗同时进攻。有人开始用什么重东西砸着门，门板被砸得破木渣直飞。窗帘打着卷儿，连窗棚一起啪地一声掉到地上。

“加斯东！”卓娅大叫了一声。鸭鼻从窗户的铁栏杆中间钻了进来，嘴里叼着一把西班牙长形折叠刀。门还没被砸开。加林面如白纸，一只手调整着测微螺旋杆，一只手摔着手枪。装置里面噼啪作响，突突冒着火花。对着管子的墙上的光圈已经变小，墙纸已发焦冒烟。加斯东眼睛斜瞟着加林的手枪，贴着墙向前移动，准备纵身跳过去。他已经把那把刀子握在手里，以西班牙的方式，刀刃朝着自己。光圈已经变成了耀眼的圆点。被砸破的门缝里钻进了几个有大胡子的脸……加

林用双手握住了装置，把管口对准了鸭鼻……

卓娅看到：加斯东大张着嘴，象是在喊什么，又象是在吞气……一道冒烟的火带横扫过他的前胸，他的两手往上一举，随即落了下来。他噗地一声跌倒在地毯上。他的头连同肩



膀一起，象一块面包一样，从下半身切了下来。

加林把装置调转过来对准门，光带在中途切断了电线，天花板上的吊灯一下子灭了。这光线明亮刺眼，象针一般细而直，从装置里射出，嗞啦啦一声往门的上方刺去，门板碎片横飞。光线又向下面滑来。传来一声闷叫，好象轧死了一只猫。黑暗当中，不知是谁猛的一跳。又传来身子软瘫瘫地跌倒的声音。光线在离地板二英尺的高度跳跃着。充满肉体烧焦的气味。突然，一切都静了下来，只有装置里的火花还在嗞嗞响着。

加林咳嗽了一声，用一种不由已的嘶哑的声音说：

“人全都完了。”

破碎的窗户外面吹起一阵小风，它摇动着黑暗中的菩提树，树叶忽悠悠地沙沙作响，好象睡着了一般。突然，在下面停着汽车的黑洞洞的地方传来了一个人的喊声，这是用俄语说的：

“彼得·彼得洛维奇，您还活着吗？”加林来到窗旁。“请您当心，这是我，塞里卡。您还记得我们的协议吗？我现在开的是罗林格的汽车。快跑吧。请把装置保护好。我等着……”

四十五

每逢星期日的晚上，列依海勒教授都是在自己家里四楼上的一个不大的凉台上下棋。他的棋友是他心爱的学生亨利·沃尔夫。今天，他们一边吸着烟一边聚精会神地看着棋盘。长街的尽头已看不见落日的余晖。黑暗中空气显得十分闷热。凉台上缠绕着的常春藤一动也不动。下方，星光照耀下的柏油

马路空荡荡的。

教授一边想着棋步，一边不时地哼哧着、还发出呼呼声。这时，他抬起他那指甲焦黄的结实的大手，但是却没有去碰棋子。他从嘴里拔出了雪茄烟头。

“是啊，得考虑考虑。”

“不要客气，”亨利说。他额角宽大，下颏轮廓清晰，鼻子短而直，他这张漂亮的脸庞显露出一种威力强大的机器所具有的宁静。教授却是火性脾气(是老一代嘛)，青钢色的胡子扎煞着，满是皱纹的额头上长着一些红斑点。

套着彩色灯罩的灯高悬着，灯光照着他俩的脸。几只懒洋洋的绿色小生物在灯旁转着圈子，停在刚熨过的桌布上，竖起小须子，圆瞪着小眼睛，看样子它们还没有弄清楚，它们为什么有幸来此参观两位天神在玩神仙的游戏。房间里的钟打了十下。

列依海勒太太，教授的母亲，是一个干净利落的老太婆。她一动不动地坐着。她现在已经不能在灯光下看书和编织了。远方，在夜色中高楼大厦灯火辉煌，勾画出柏林城的方圆轮廓。假如不是儿子在下棋，不是带罩的灯发着静谧的柔光，不是绿色的小生物落在台布上，那就会象这些年常有的那样，她心里久藏的恐怖感会再一次涌上来，她的苍白的脸又会变得憔悴了。这种恐怖的感觉是在看到那些威胁着这个城市，这个凉台的成千上万的人时产生的。人们不把他们叫什么弗里茨、约根、亨利、奥托，而是叫群众。一个个都是胡子邋遢、破衣烂衫、浑身上下落满了铅灰铁屑，常常挤满了大街。他们鼓起沉重的颌骨，要这个又要那个。

列依海勒太太想起了她跟她的未婚夫奥托·列依海勒会见时的幸福时刻，那时候他以一个击败法国皇帝的战胜者从

色当[1]回来。他浑身散发着大兵的气味，留着大胡子，嗓音变得又粗又尖。她到郊外去迎接他，身上穿着天蓝色的衣裳，披着绸带，抱着鲜花。德国与这个快活的大胡子奥托一起飞向胜利，飞向幸福，带着骄傲和希望。整个世界就要被征服了……

列依海勒太太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第二次战争爆发并结束了。从泡满腐烂尸体的沼泽里总算吃力地拔出脚来了。现在来了这些群众。往这些人的制帽下边望望，长的不象德国人的眼睛。他们的表情执拗、忧郁，不可思议。他们的目光是不可接近的。列依海勒太太充满恐怖的感觉。

阿列克赛·谢明诺维奇·赫雷诺夫出现在凉台上。他穿着星期日的服装——整洁的灰色西服。

赫雷诺夫向列依海勒太太鞠了一躬，道了晚安，然后坐在教授身旁。教授温和地皱了皱眉头并幽默地对棋盘挤了挤眼睛。桌上放着杂志和外国报纸。与德国的所有知识分子一样，教授本人也很拮据。他的待客方式局限在新熨过的台布上面那柔弱的灯光，二十分尼[2]一支的雪茄以及也许比香槟酒和菜肴更为值钱的谈话。

在平日，教授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总是沉默寡言、认真严肃。每逢星期日，他“欣然同意与朋友们共游幻想王国”。他喜欢“从雪茄烟的一头谈到另一头”。

“是啊，得考虑考虑，”教授又说了一句，嘴里不断吐着烟。

“不要客气，”沃尔夫既冷淡而又有礼貌地说。

---

① 色当：法国一城市。

② 分尼：一种德国钱币，一百个分尼等于一马克。

赫雷诺夫打开了巴黎出版的《强硬报》，在第一版上有一条新闻，标题是《维尔·达夫列奇案》，题下登有一张照片，上面照的是被切成碎块的七具尸体。“切成碎块就切成碎块好了，”赫雷诺夫想道。然而，他所看的那段新闻却使他陷入沉思之中：

“……据认为本凶杀案使用的是至今未见过的一种武器：也许是一种灼热的电线，也许是一种强力集中的热光。我们已知凶手的民族和外貌：这是意料之中的。他是俄国人（下面是根据旅馆的女主人的叙述作出的对该人外貌的描述）。在作案当夜，曾有一女人与他在一起。其余不明。也许，在枫丹白露森林①发现的血人对揭开本案真相不无关系。在该森林，距公路三十米处发现一个处于昏迷状态的无名氏，身上有四处枪伤。该人所带可证明其身分的文件均被盗去。看来，被害者系从汽车内抛出。至今尚未使该人恢复知觉……”

四十六

“将！”教授挥动着吃掉的马叫道。“将死！沃尔夫，您垮了，您被占领了，您屈膝投降，交二十六年的赔款吧。这是崇高的帝国主义政治准则。”

“这是报复？”沃尔夫问道。

“不，不，我们要痛痛快快地过一过战胜者的好日子。”

教授拍了一下赫雷诺夫的膝盖：

“您在报上看到了什么啊，我的年轻的、不可调和的布尔什维克？七具被切断的法国人尸体？有什么法子呢，胜利者

① 枫丹白露森林：巴黎郊区著名游览胜地，森林中有枫丹白露宫。

总是喜欢走极端的。历史力求得到平衡。胜利者在把战利品拖到自己家里去的时候，把悲观主义也拖进去了。他们开始大吃大喝起来。他们的胃受不了脂肪的淤积，使血液里出现了令人厌恶的毒素。他们把人切成碎块，用裤带上吊，从桥上坠身自杀。他们已经失去了对生活的热爱。乐观主义，这是战败者被抢劫后遗留下来的东西。人类意志的美妙特征便是相信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将更美好。悲观主义应该连根拔掉。阴森而血腥的东方的神秘主义，希腊文明的无望的悲哀，在烟火未熄的城市废墟中的放荡不羁的罗马的激情，中世纪的残暴，等待世界末日和最后审判到来的年年月月，以及我们这个建立幸福的纸板房子和吞食影片的难以容忍的谎言的时代，请问，自然之神的这种干瘪的心理学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这基础便是悲观主义……该咒诅的悲观主义……我读过你们列宁的著作，我亲爱的……这是一位伟大的乐观主义者。我敬仰这位人物……”

“教授，您今天的情绪真好啊，”沃尔夫脸色阴沉地说。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教授身子往藤椅背上一仰，他的下巴颏儿堆满了皱纹，他眉下那双眼睛闪烁着快乐的光芒，显得格外年轻。“我已经有了一个极为奇特的发明……我收到一些综合报告，把它与某些材料做了对比，出乎意外地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德国政府不是一个冒险家的巢穴，如果我确信我的发明不会落到流氓和强盗的手中，那么，我也许会把这个发明公开出来的……不，不，还是不声张为妙……”

“我希望，我们会与您一起分享这一快乐吧，”沃尔夫说道。

教授狡黠地对他挤了一下眼睛：

“我的朋友，比方说，如果我提供给忠实的德国政府……

您听见了吗？我再强调一下：'忠实的'。我对这个词赋以特殊的意义……提供给它一些黄金储备，您将会说些什么呢？"

"从哪儿弄到黄金？"沃尔夫问。

"当然从地下喽……"

"这个地方在哪儿？"

"这没有什么关系。地球上任何一个地点都行……哪怕是在柏林市中心也行。然而我不打算提供出来。我不相信黄金会使您，我，所有的弗里茨，米海列……富裕起来。也许，我们反而会更贫穷……只有一个人，"他把象狮子一样白发披散的头转向赫雷诺夫，"您的同胞，主张为黄金安排真正的用场……您懂我的话吗？"

赫雷诺夫笑了一声，点点头。

"教授，我更愿意听您说更严肃一些的话，"沃尔夫说。

"我尽量严肃一些。在他们莫斯科，冬天冷得厉害，达到摄氏零下三十度，从三层楼上泼下来的水，落到人行道上会变成冰球。地球在星空中已存在约一百亿至一百五十亿年。也许在这段时间内它本应该冷却的，谁知道？我认为地球很久以前通过光的照射已经将自己的全部热都献给了行星际的空间，而自己冷却了下来。你们会问：那么火山、熔岩、地热泉呢？在坚硬的、太阳照射较少的地壳和地心之间有一条带状的熔化的金属层，即所谓橄榄石岩带 它是由于地球基层不断进行原子分裂而形成的。这个基层是一个具有宇宙温度的球体，即它的温度为零下二百七十三度。分裂的产物——橄榄石岩带——实际上是处于液体状态的金属：橄榄石、水银和黄金。根据许多资料来看，这些东西并非蕴藏得很深：一万五千米至三千米不等。可以在柏林市中心挖一个矿井，橄榄石岩带深部的熔化黄金就会象石油那样喷涌出来……"

“合乎逻辑，具有诱惑力，但不可思议，”沃尔夫沉默了一会儿后说道，“用现代的工具来挖这么深的矿井，——不可能……”

四十七

赫雷诺夫把手放到打开的《强硬报》上。

“教授，这张照片让我想起我来柏林的途中在飞机上跟一个人的谈话。寻找地心的分裂物质的工作并非不可思议。”

“这跟被切断的法国人又有什么关系？”教授问，又大口地吸起雪茄来。

“维尔·达夫列的凶杀案使用的是热光线。”

听到这些话，沃尔夫向桌子走了过来，他那冷漠的脸警觉起来。

“哎呀，又是这些热光线，”教授皱了皱眉头，似乎吃了一口什么酸东西，“荒诞不经，虚张声势，英国军部放出的谣言。”

“这种装置是一个俄国人制造的，我认识这个人，”赫雷诺夫回答道，“他是一个天才的发明家和头号罪犯。”

赫雷诺夫把自己所知道的有关加林工程师的事都讲了出来：他在工业专科学校的学习，克列斯塔夫岛上发生的罪行，在别墅地窖里找到的奇怪的东西，塞里卡应召来巴黎以及现在正为夺得加林的装置而进行的疯狂角逐。

“证据在此，”赫雷诺夫指着照片，“这是加林干的。”

沃尔夫阴郁地看着照片。教授漫不经心地说道：

“您认为利用热光线可以钻探地层吗？虽然……在三千度下，粘土和花岗岩都会熔化。非常，非常之有趣……可以给这个加林拍份电报去吗？嘿……若是将钻探与人工冷却相结

合再配备上电力升运机运送岩石，那会挖得很深……我的朋友，您讲的东西引起我极大的兴趣……”

已经是午夜二时，今天教授一反常态，叼着雪茄在凉台上来回踱着步。他不断完善着计划，一个比一个更完美。

四十八

沃尔夫从教授家出来后，通常在广场跟赫雷诺夫分手。这次他和赫雷诺夫相伴而行，低着头，脸带忧郁，笃笃地敲着手杖。

“您的看法是，加林在维尔·达夫列事件后带着他的装置隐藏起来了？”

“是的。”

“然而这个‘在枫丹白露森林发现的血人’不可能是加林吗？”

“您想说塞里卡抢走了装置？”

“正是……”

“我没有想到这一点……不过，这也没什么不好。”

“我是这么想，”沃尔夫抬起头嘲弄地说道。

赫雷诺夫迅速地看了对方一眼。两个人都站下了。远处射来的路灯灯光照在沃尔夫的脸上，只见他脸上露出恶意的嘲弄的神气，两眼冷冰冰的，下巴颏撅着。赫雷诺夫说道：

“不过，这只是一种猜测，我们现在没有必要争吵。”

“我明白，明白。”

“沃尔夫，我不跟您耍花枪，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加林的装置为苏联所有是必要的。只是这一点愿望我就会成为您的敌人。说真心话，亲爱的沃尔夫，对于什么有利于您的祖

国，什么对她不利，您的认识是不清楚的。”

“您在想方设法挖苦我吗？”

“唉，您呀，真是！我说的是真理。”赫雷诺夫用那种纯俄国方式（沃尔夫马上发现了）把帽子推到一边，用手搔着耳朵。“我们已经相互杀死了七百万人，现在还需要以言语相讥么？……您从头到脚都是德国人，装甲兵，机械制造者，我想您连神经也是另一种结构。您听着，沃尔夫，假如加林的装置落到象您这类人手中，您什么都会干出来的……”

“德国是从来不甘心处于屈辱地位的。”

他俩走到一幢楼房跟前，赫雷诺夫租赁的房间就在这里的一楼。两个人一言不发分了手。赫雷诺夫进了大门。沃尔夫站在街上，用舌头慢慢地移动着已经熄灭了的雪茄。突然，一楼的一扇窗户砰地一声开了，赫雷诺夫伸出头来激动地说道：

“啊……您还在这儿？……谢谢上帝。沃尔夫，塞里卡从巴黎来了封电报……我念给您听：‘凶手逃遁。我负伤，一时难愈。难以估量的危险威胁着世界。急需您来。’”

“我跟您一起去。”沃尔夫说。

四十九

树影在不断飘动的白色窗帘上摇曳。窗帘外面嗞嗞声响个不停。这是有人在用移动式喷水管在医院的花园草坪上浇水，水从窗前的菩提树叶上滴滴答答往下流着，阳光照射着水幕，画出一圈圈彩虹。

阳光透过窗帘射进这间高大的白色房间，塞里卡闭着眼睛躺在床上。

远处传来巴黎市区的嘈杂声。近处只有树叶沙沙声，鸟

雀的啾啾鸣叫和单调的喷水声。

不远的地方传来汽车的呜呜叫声和有人在走廊走动的脚步声。塞里卡迅速地睁开了眼睛，心神不安地将目光向房门射去。他的身子不能转动，他的两只手绑着石膏，胸部和头部扎着绷带。可用于防卫的只有一对眼睛。花园里传来的舒适的声响重又把他催入睡乡。

穿着白大褂的卡尔美里特护士① 把塞里卡唤醒。她两只肥胖的手端着一只瓷质的调味汁壶，里面盛着茶水。她把茶水端近塞里卡的唇边。当她走后，房间里飘留着一股薰衣草的气味。

这一天是在昏睡和恐惧不安之中度过的。七天以前，塞里卡昏迷不醒，全身血污，被人们从枫丹白露森林抬到这里。

侦缉局的人已经审问了他两次。塞里卡提出了如下的证词：

“夜里十二点钟有两个人向我扑来。我用手杖和拳头自卫。我中了四枪，其余什么也记不清了。”

“您看清楚袭击您的人的面貌了吗？”

“他们的面貌——他们下半部脸系着手帕。”

“您是说您用手杖进行了自卫？”

“不过是一根树枝，我在森林里捡的。”

“您为什么这么晚到枫丹白露森林去？”

“我散步去了，去看宫殿，从森林回来时，迷了路。”

“在暗害您的现场不远发现了几行刚轧上的汽车轮印，您怎么解释这个现象？”

“这是说凶手是坐汽车来的。”

---

①卡尔美里特：天主教修女团团员。——原注

“是对您进行抢劫，还是杀害？”

“我认为都不是。巴黎没有人认识我。我不在使馆工作。我没有任何政治使命。身边的钱也不多。”

“看样子，站在一棵双干柞树下的两个人，一个吸着烟，另一个掉了一颗贵重的珍珠纽扣，这两个凶手等的不是您？”

“从各方面来看，这是几个上流社会的青年人，他们赛马和赌博输了钱，想往回捞本。在枫丹白露森林里可能遇到身带上千法郎的人。”

在第二次审问时，侦缉员拿出了塞里卡拍给柏林赫雷诺夫的电报抄件（是卡尔美里特护士交给侦缉员的），塞里卡对此做了如下回答：

“这是密码。事情涉及到追捕一个从俄罗斯逃出来的重要罪犯。”

“您不能跟我更坦白一些说吗？”

“不。这不是我私人的秘密。”

塞里卡对提问回答得干净利落，两眼闪着诚实，甚至有些傻气的光芒。侦缉员对他的这种诚恳的态度只能表示相信。

然而危险并未过去。这种危险存在于详细叙述“维尔·达夫列惨案”的报纸专栏的字里行间，藏在门后，躲在被风吹动的白色窗帘后面，泡在卡尔美里特护士肥胖的双手端到唇边的瓷质调味汁壶中。

只有一点能挽救：尽快卸去石膏和绷带。塞里卡就是这样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呈半睡状态。

五十

塞里卡似睡非睡，在昏昏沉沉的状态中回忆起发生过的

事：

路灯熄了。小汽车减低了速度……加林从车窗探出头去，随后大声说道：

“塞里卡，拐弯。就要到树林了。那里……”

小汽车在公路上的一条小沟上摇晃了一下，在几排树中间滑行了不多远，一拐弯便停住不动了。

在星光下可以看到这是一片曲曲弯弯的林中空地。两旁幽暗的树木深处依稀可见一堆堆山岩。

汽车的发动机关上了。青草发出刺鼻的气味。小溪懒洋洋地流着，溪水上空飘着轻雾，拖着一条模糊不清的带子向树林深处荡去。

加林跳到湿漉漉的草地上。他伸出一只手，卓娅·蒙罗丝从汽车里走出来，她头上那顶圆帽戴得很低，她抬起头来往星空望去，双肩收缩着。

“喂，爬出来吧，”加林厉声说道。

话音刚落，只见罗林格，头朝前从汽车里钻了出来。在被他的帽子黑影遮蔽的脸上清楚地看到了他的一排金牙。

溪水在石岩缝中汩汩作响。罗林格从衣袋里把那只早已攥着的拳头伸了出来，用沙哑的声音说：

“假如在这里做最后的判决，我提出抗议。以法律的名义，从人道的观点出发……我以一个美国人的身分提出抗议……我以一个基督教徒的身分提出抗议……我愿意拿出任何数目的赎身金。”

卓娅背向着他站着。加林嫌恶地说道：

“要杀，我在那儿就把您杀了。”

“赎身？”罗林格马上接过去说道。

“不。”

“跟你们合伙搞那个……”罗林格双颊抖动着，“那个奇特的企业？”

“是的。您应该明白……我在马勒塞尔布林荫路跟您谈过……”

“好吧，”罗林格回答道，“我明天接见您……我要重新考虑您的意见。”

卓娅声音不大地说道：

“罗林格，不要说傻话了！”

“小姐！”罗林格跳了过来，帽子一下子滑到鼻尖上，“小姐！……您的行为太高尚了……背叛……淫荡……”

卓娅仍然声音不高地回答道：

“别扯用不着的话！有话跟加林去说好了。”

于是罗林格与加林两人走到一棵双干的柞树下，打开一只手电筒，两个头聚在一起。在几秒钟时间内，只听到岩石间隙的哗哗流水声。

“……可是我们不是三个人，我们是四个人……这儿还有另一个目击者，”罗林格的这句话象刀一样刺进塞里卡的耳朵里。

“谁，是谁？”塞里卡突然浑身哆嗦了一下，从昏睡状态中醒来。他嘴里一边咕哝着，一边尽力睁大自己的双眼。

在他面前的小白凳上坐着一个人，他双手放在膝盖上，手里拎着一顶礼帽。这个人是赫雷诺夫。

五十一

“我没有料到会是这样……没有时间考虑，”塞里卡对他

讲述着，"我真胡涂透顶了，唉！"

"您的错误是把罗林格弄到小汽车里去了。"赫雷诺夫说道。

"我是碰见了恶鬼……当旅馆里噼啪乱响、又砸又叫的时候，罗林格蹲在小汽车里，就象一只大耗子，他手里握着两支柯尔特式手枪。当时我什么武器也没有。我爬到凉台上，看到了加林是怎样对付那几个匪徒的……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罗林格……他胆怯了，嘴里发着嘘嘘的声音，硬是不出汽车……后来他打算向卓娅·蒙罗丝开枪。可是我和加林把他的手腕抓住了……没时间再拖延了，我钻进驾驶室便开车走了……"

"当你们在林间空地的时候，他俩跑到柞树下商量事情，您那时候还蒙在鼓里不成？……"

"我当时只想到我的任务是——那只箱子。怎么办呢？跑？您知道，我毕竟还是一个运动员……而且我已经拟好了全部计划……我的衣袋里有为加林准备的假护照，附带有十个签证……他的装置就在汽车里，伸手就能摸到……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会计较个人的生死存亡呢？……"

"啊，好的……他俩谈妥了……"

"罗林格站在树下，在一张纸上签了字，我看得很清楚。这以后，他谈到了第四个目击者，指的就是我。我当时低声对卓娅说：'您听着，当我们刚才从警察身边开过的时候，那个警察曾经仔细地看了一下我们的车牌。如果我被害，天一亮，你们三个人就会戴上手铐。'您知道她是怎么回答我的？哎，这个女人！……她扭过头来，眼睛连抬也没抬：'好的，我将加以考虑。'这个女人何等的漂亮啊！……简直是个女妖精！好，不提这个啦。加林和罗林格到车边来了。我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卓娅头一个进了汽车。她探出头来，用英语说了

几句什么。加林对我说：'塞里卡同志，现在加足马力，沿着公路向西面方向开。'我坐到散热器旁……错就错在这儿。他们希望的正是这个……如果汽车在行驶途中，他们不敢对我下手，他们害怕……好吧，于是我开始发动车子……突然，我觉得有什么东西照着我的头顶击来，就象是房子朝着头部倒了下来，骨头折裂了，身子被什么撞击了一下，火光一闪，把我仰面朝天掀倒了……我只看到了罗林格那张斜歪着的嘴脸。狗养的！他朝我开了四枪……这以后，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这个房间里了。"

塞里卡已经讲得十分疲倦了。他们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赫雷诺夫问道：

"罗林格现在可能在哪儿？"

"在哪儿？当然在巴黎喽。他在开动宣传机器。他现在在化学战线上正大举进攻，大捞其钱。也正因为如此，我无时不在防备从窗口射进来子弹或是在调味汁壶里放了毒药。他是不会把我放掉的，当然喽……"

"您为什么不公开事实真相？……应该马上让警察当局知道。"

"亲爱的同志，您疯了！我能活到现在，就是因为没有那么做。"

五十二

"这么说，塞里卡，您亲眼看到那个装置的使用了？"

"看到了，而且我现在认识到了：大炮，瓦斯，飞机不过是儿戏而已。您不要忘了，现在不是加林一个人……是加林和罗林格。致命的杀人机器和亿万金钱。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

赫雷诺夫拉起了窗帘。他在窗旁站了好一会儿。他向窗外望去，窗外是一片碧绿，花园里老花匠正吃力地把一节连一节的浇水铁管往阴凉地方移动着，几只黑山鸟显得忧心忡忡的样子，煞有介事地在马鞭草丛中奔来跑去，从黑土里啄着蚯蚓。花园上空，天色蔚蓝迷人，笼罩着静谧的气氛。

"如果任其发展，他们会大展鸿图的，而这位罗林格和这位加林的末日也就不远了，"赫雷诺夫说道，"这个世界不可避免将毁于一旦……这里只有这群黑山鸟生活得倒很明智哩。"赫雷诺夫离开窗户。"石器时代的人无疑比它们更出色一些……他无须别人付钱，只出于内心的需要在洞穴里绘画描彩；他坐在篝火旁思考着猛犸、雷雨、难以理解的生死循环以及他本人。鬼知道这该多么令人敬佩！……脑子还小，脑壳还厚，然而心灵之力却从其头部闪现出耀眼的光辉……而现在这些家伙，他们要飞行器有屁用！应该让一个林荫路的花花公子坐在洞穴里旧石器时代人的面前。那个人是个蓬头披发的大叔，他会问这个花花公子：'你这个病母狗养的儿子，这十万年你竟思考出什么来啦？''唉，嘻！'这个花花公子不住地扭动屁股说，'您知道，我其实什么也没思考，只是在享用文明世界的成果，我的老祖宗……假如没有来自平民革命的危险，我们的世界本来是会很不错的。女人，饭店，赌场斗牌时出现的某些激动，体育运动……可是，糟糕的是常出现危机和革命，这简直叫人厌烦死了……''嘿，你呀，'这个老祖宗听了这话后，会用两眼热辣辣地盯着这个花花公子说，'我可是喜欢思……思考的，我坐在这儿非常尊重我的天才的脑子……我还想用它把宇宙刺个大窟窿哩……'"

赫雷诺夫的话停了。他嘴角挂着嘲笑，两眼似乎还在审视着这个旧石器时代的洞穴。他晃了晃头：

“加林和罗林格在追求什么？他们互相搔痒。让他们管这个叫主宰世界吧。这并不比搔痒更高一筹。上一次世界大战死了三千万。他们想杀死三万万。心灵之力处于昏厥不醒的状态。列依海勒教授只有在星期日才用午餐。其它日子，每日早餐是两块涂果泥的面包片和人造奶油，下午只吃点煮马铃薯蘸咸盐。对脑力劳动的报酬仅此而已……在我们没有把他们这个‘文明世界’整个摧毁，没把加林送进疯人院，没有将罗林格派到弗兰格尔岛[1]去当庶务主任以前，将会永远如此……您说得对，要进行斗争……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加林的装置应归苏联所有……”

“装置会到我们手中的，”塞里卡闭上眼睛说道。

“从什么地方着手？”

“从侦察开始。”

“到什么地方？”

“根据各方面情况来看，加林现在一定正疯狂地制造他的装置。他在维尔·达夫列的那个东西只不过是个模型。如果他已经把武器装置制成，那时候抓他就困难了。首先要了解的是，他在什么地方制造这些装置。”

“需要钱。”

“今天您就到格雷内尔街，找我们的大使谈这件事，我已经向他报告了某些事情。会有钱的。现在谈第二点，要找到卓娅·蒙罗丝。这很重要。这个娘儿聪明、残忍、善于幻想。她把加林和罗林格死死地缠到了一起。他俩的诡计的动力全在她的身上。”

“请原谅，我拒绝跟女人做斗争。”

---

① 弗兰格尔岛：位于东西伯利亚海中。

"阿列克赛·谢明诺维奇，她比我们两个都烦……她还会使更多的人流血的。"

五十三

卓娅从低矮的圆澡盆出来，把背向着女仆，她让女仆给她披上一条毛茸茸的长浴衣。卓娅坐在大理石凳上，浑身还沾着海水的泡沫。阳光不断从舷窗透进室内，绿色的光线在大理石墙壁上跳个不停，浴室微微摇荡。女仆象在揩拭一件贵重的物品一样小心翼翼地在为卓娅擦干脚上的水，然后给她穿上长袜子和白鞋。

"衬衣，夫人。"

卓娅懒洋洋地站起身来。给她穿上了一件几乎看得见肉体的透明衬衣。她眼睛斜瞟了一下镜子，皱了一下眉头，给她穿上了白色裙子和海军式的钉有两排金色纽扣的制服上衣，这是在地中海航行的三百吨游艇的女船主应该穿的。

"化妆吧，夫人？"

"您疯了，"卓娅说着慢吞吞地看了女仆一眼，然后登上甲板。那里，在背阴的一面，放着一张低矮的芦苇桌，上面已经摆上了早点。

卓娅坐到桌旁。她掰了一块面包，然后往四周望去。白色细长的摩托快艇在镜面般的水面上滑行，海水清澈、蔚蓝，其颜色比万里无云的天空略略深一些。擦洗得很干净的甲板散发着清新的气味。一阵暖风吹来，拂动着裙边，轻轻抚摸着她的双脚。

稍稍隆起的甲板是用窄木板拼成的，象鹿皮一样。船舷

两侧摆着藤椅，中央铺着一条银白色的阿纳托里[1]地毯，上面放着几只锦缎坐垫。从船长台到船尾搭着一个帐篷，它是用蓝色绸子缝制的，周围缀着穗子和流苏。

卓娅作了个深呼吸，开始用早餐。

船长杨辛微笑着轻轻走来。他是个挪威人，脸刮得干干净净，双颊红润，象是一个刚成年的孩子。他不慌不忙地把并着的双指放到紧扣着一只耳朵、斜戴着的制帽上。

“早安，拉莫莉夫人。（卓娅这次航行用的是这个名字，她的船挂的是法国旗。）”

船长全身洁白、笔挺，象海军军官一样，举止庄重，彬彬有礼。卓娅把眼光射到他的身上，从制帽帽檐上的金色菩提树叶看到麻绳制的鞋底的白色便鞋。她感到满意。

“早晨好，杨辛。”

“向您报告：航向西北偏西，纬度与经度（各若干），水平线上已见到维苏威火山，不过一小时便可望到那坡利[2]了。”

“坐下，杨辛。”

她用手招了招，请他一起用早餐。杨辛在藤制踏台上坐下，踏台在他的身体重压下嘎吱作响。他谢绝用餐，他早晨九点钟时已吃过了。为了礼貌起见，他端起了一小杯咖啡。

卓娅仔细端详他那晒得黧黑的面庞和浅色的睫毛。他的脸有些发红了。他端起那杯咖啡没喝，又放到桌上了。

“需要换淡水并为发动机添油。”他说道，没有抬眼睛。

“那么，是到那坡利吧？烦死人了！如果您那么需要水和汽油，我们就在外碇泊场停船好了。”

“是，在外碇泊场停船。”

---

① 阿纳托里：土耳其一高原地区，以盛产地毯著名。

② 维苏威火山和那坡利（即那不勒斯，城市名）均在意大利境内。

“杨辛，听说您的祖先当过海盗？”

“是，夫人。”

“那该多么有趣啊！探险，玩命，狂吃暴饮，抢劫美女……您没当上海盗，有些遗憾吧？”

杨辛没有出声。他那栗色的睫毛微微耸动着。他的额头出现了几条皱纹。

“怎不说话呀？”

“我受过很好的教育，夫人。”

“我相信。”

“难道我身上有什么东西使人觉得我应去做违法乱纪的事情吗？”

“咳，”卓娅说道，“这么健壮、勇敢、优秀的人物，海盗的后代，竟运送这么一个长舌婆来逛这个温暖而寂寞的小水湾！咳！”

“不过，夫人……”

“去干点什么蠢事吧，杨辛。我有些寂寞了……”

“是，干点蠢事。”

“当可怕的暴风雨来临的时候，把游艇撞到礁石上去。”

“是，撞到礁石上去。”

“您是真打算这么做吗？”

“如果您命令的话……”

他看了卓娅一眼。他的眼睛流露出一种委屈和强压住的狂喜的神情。卓娅伸了个懒腰，把一只手放在杨辛的手臂上：

“我不跟您开玩笑，杨辛。我认识您才三个星期，可是我觉得您是一个乐于效忠的人(他咬紧了牙关)。我觉得您能够去做那种超出常规的事，如果，如果……”

正在这时，只听从船长台到油漆一新、闪着黄铜亮光的

舷梯上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杨辛急忙说道：

“到时间了，夫人……”

大副来到甲板。他举手行了个军礼：

“拉莫莉夫人，现在十一点五十七分，马上要进行无线电传唤……”

五十四

卓娅的白裙在轻风中飘逸着，她来到上甲板，向无线电室走去。她微蹙眉头呼吸着咸味的空气。向船长台望去，太阳撒下绚丽的光辉，落在玻璃般的粼粼海面上。

卓娅两手抓着栏杆，饱赏这里的景色。这艘细长的游艇牙樯高耸，在这水的天地里迎风翱翔。

她的心幸福地跳动着。似乎，只要两手一离栏杆，就会飞起来似的。人是个奇怪的东西。用什么数字才能表示出他的意外的变化啊？意志力的骇人的消磨，肉欲的毒液，似乎已经破碎的心灵，卓娅的全部痛苦、阴暗的过去都消失、融化在这个灿烂的天地里……

“我年轻，我漂亮，我善良，”她站在牙樯高耸的甲板上，心里出现了这种感觉。

微风轻抚着她的面颊和脖颈。卓娅热切地祝福着自己。当她扭开无线电室的冰凉的门柄时，还没有脱离开阳光、天空和海洋给她的印象。她抓起听筒，把臂肘放在桌上，用手指遮住眼睛，她的心还在热烈地跳动着。

卓娅对大副说：

“您去吧。”

大副斜瞟了一眼拉莫莉夫人便走了。她不仅惊人般美丽，

而且体态匀称、苗条，打扮时髦。她身上有一股不可思议的令人心荡的魅力。

五十五

象砂漏似的双响的标准时钟敲了十二下。卓娅笑了，从她离开帐篷的藤椅来到这儿，只过了三分钟。

“应该学会珍惜时间，要把每一分钟变为无限长，”她心中想道，“要知道：前面有成百万分分秒秒，也就有千百万个无限长。”

她把手指放到机纽上，往左拨了拨，拨到一百三十七点五米的波长上。这时便从黑洞洞的听筒里响起了罗林格那慢而生硬的嗓音：

“……拉莫莉夫人，拉莫莉夫人，拉莫莉夫人……您听见了吗，听见了吗？听见了吗？……”

“我听见了，你放心吧，”卓娅低声说道。

“……您的一切都好吧？没受什么苦吧？缺什么东西吗？今天，仍然跟往常一样，在同一时间，我将高兴地听到您的声音……波长照旧……拉莫莉夫人，请在东经十度、北纬四十度附近，不要离得太远。我们可能很快就会见面。我们这儿一切顺利。事情很有成效。那个须要沉默的人守口如瓶。祝您安宁、幸福，旅途平安……”

卓娅摘下耳机。她的额头出现了一条皱纹。她眼睛望着标准时钟的指针，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烦死了！”这些天天如此的无线电中的爱情表白激怒了她。罗林格不能，也不想使她安宁……只要卓娅听任他每日对着话筒用沙哑的声音喊：“祝您安宁、幸福，旅途平安，”让他去杀人放火他都会干的。

五十六

维尔·达夫列和枫丹自露森林凶杀事件后，卓娅曾同加林在月光下疯狂般驱车沿着荒凉的公路奔到勒拉弗尔[1]，打那以后，卓娅跟罗林格再没有见面。那一夜，罗林格曾想用枪把她打死，想侮辱她，后来平静下来了，也许蜷缩在小汽车里时他暗自流过眼泪。

在勒拉弗尔，她登上了罗林格的亚利桑那[2]游艇，在黎明时分开进比斯开湾[3]。在里斯本[4]，她收到了署名拉莫莉的护照和一些其它文件，于是她便成了西方最时髦的游艇之一的女主人了。从里斯本进入地中海后，亚利桑那号便沿着意大利海岸航行，始终保持在东经十度、北纬四十度之间。

这只游艇与罗林格在巴黎市郊麦东的私人无线电站之间很快建立起联系线路。船长杨辛向罗林格报告旅行的每一个细节。罗林格每天都跟卓娅通话。卓娅每天晚上向他报告自己的"心情"。这种单调的生活过了十天。这天，亚利桑那号的收发报机在搜索远天的电波时，突然在短波上听到了一种听不懂的语言在呼号。唤来了卓娅。卓娅听到了一种使她心脏几乎停止跳动的噪音：

"……卓娅，卓娅，卓娅……"

象是一只大苍蝇撞玻璃窗一般，听筒里传来了加林的声音。他反复喊着她的名字。过了一段时间又喊：

---

① 勒拉弗尔：法国一城市。

② 亚利桑那：美国西南部的一个州，罗林格用它命名他的游艇。

③ 比斯开湾：在西欧。

④ 里斯本：葡萄牙首都。

“……请在午夜一时至三时回答……”

然后又喊：

“……卓娅，卓娅，卓娅……你要当心，你要当心……”

那一夜，在黯黑的海洋上空，在沉入睡乡的欧洲上空，在小亚细亚[1]的古代废墟的上空，在覆盖着枯萎的针叶植物和灰尘的平原上空，一个女人的嗓音在飞扬：

“……请那位要求在一时至三时回答的人说话……”

卓娅这样反复呼叫多次。然后她说道：

“……希望能见到你。尽管这是不明智的。请你选定一个意大利港口……请不要叫我的名字，我能听出你的声音……”

那天夜里，正当卓娅在执拗地重复呼叫着，希望加林能在欧洲、亚洲、非洲某个地方搜寻亚利桑那号的电磁波时，在两千公里外的巴黎，罗林格孤单一人躺在双人床上，用被盖着头已经入睡。这时，床头柜上的电话突然丁零零地响了起来。

罗林格跳起来，一把抓起听筒。传来了谢苗诺夫的急促的声音：

“罗林格，她在讲话。”

“跟谁？”

“听不清楚，没有提名道姓。”

“好。继续收听。明天报告。”

罗林格放下听筒，重新躺下，然而他已没有一点睡意了。

要在暴风雨般在欧洲上空盘旋的狐步舞曲中：在广告的喧嚣、教堂的圣歌、国际政论新闻报道的广播中；在歌剧、交响乐、交易所的行情单以及著名丑角的插诨打趣的音响声浪

① 小亚细亚：黑海与地中海间的亚洲部分。

里，抓住卓娅的微弱的声音，这并非一件轻松的任务。

谢苗诺夫白天黑夜都坐在麦东干这件事。他只记录下卓娅说的话中的几个句子。然而就是这点也就足够使罗林格大发醋意的了。

那一夜从枫丹白露回来后，罗林格觉得很不舒服。塞里卡还活着，这是头顶上悬着的一块大石头。他跟加林（罗林格真想把他象对待黑人那样吊死在树杈上）签订了一个合同。罗林格本来打算顽抗到底的，宁死，宁上断头台，也不丧权签约，然而他的意志力全被卓娅给摧毁了。他跟加林签了合同，赢得了时间。他希望，这个发疯的女人会幡然醒悟，回到自己的身边……罗林格当时确实在汽车里暗自流过眼泪……鬼知道这是为什么……是为了那个淫逸放荡、卖身求荣的娘儿么？……然而眼泪是咸的、令人痛苦的……合同的条件之一便是他提出的要让卓娅乘游艇进行长期旅行。（这对于掩盖罪迹是必要的。）他希望用每日通过无线电进行的交谈来规劝她，使她回心转意。看来，这比在汽车里抹眼泪更蠢。

根据同加林商定的条件，罗林格立即开始“在化学战线上的全面进攻”。当卓娅在勒拉弗尔登上亚利桑那号那天，罗林格便乘火车回到了巴黎。他到警察局报警，说他从勒拉弗尔回来的路上，夜里，遭到匪徒的袭击（三个人，脸用手帕扎着），他们抢去了他的钱和汽车。（加林根据商定的计划，这时从西部穿越至法国东部，越过国界到了卢森堡，把罗林格的汽车坠到一条运河里去。）

“在化学战线上的进攻”开始了。巴黎的报纸一片喧哗。《维尔·达夫列悲剧之谜》、《枫丹白露公园里对一个俄国人的袭击》、《对化学大王的卑鄙抢劫》、《美国亿万金钱在欧洲》、《德国民族工业的灭亡》、《罗林格还是莫斯科》——所有这一

切十分巧妙地搅成一个乱线团，卡在持有财富的居民的喉咙里。交易所摇摇欲坠。在那里，在几根灰柱子中间，在那几块黑板上几只手歇斯底里发作一般写了又擦，擦了又写，用粉笔填写着下跌的证券的数目字，下面人头攒动，个个惊惧不安，眼珠几乎要蹦出眼眶，嘴角上渗着褐色的粘沫。

死的只是小鱼，这只不过是小小的玩笑。大企业家和银行家，咬紧牙关，紧紧抱着股票夹子不放。就是用罗林格的犄角也很难把他们顶倒。加林也正为这次严厉的行动准备着新的打击力量。

果然不出塞里卡所料，加林按照他的模型疯狂地在德国制造他的装置。他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向各种工厂订制各种零件。为了与巴黎联系，他们利用了科隆报纸的私人广告栏。罗林格首先在巴黎下流小报上登了下列几行："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苯胺上……"，"时间宝贵，不惜重金……"等等。

加林回答："将结束得比预计要快……"，"场所已找到……"，"意外的耽搁……"

罗林格："甚为不安，请指定日期……"

加林："从签订合同之日再加三十五……"

这个通知几乎与谢苗诺夫给罗林格的电话同时发出的。罗林格一蹦三尺高，他被人愚弄了。除此以外，与亚利桑那号进行秘密联系是危险的。然而，当第二天跟拉莫莉夫人通话时，罗林格丝毫未动声色。

现在，横竖睡不着，罗林格开始重新考虑他跟不共戴天的仇敌下的"这盘棋"了。他找到了错误所在。加林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他不该同意让卓娅去旅行，他的这盘棋早已注定要输了。"将军"将在亚利桑那船上进行。

五十七

然而在亚利桑那船上发生的事并不完全象罗林格所想象的那样。在他的记忆中，卓娅这个女人聪明、安详、冷静、温顺。他知道，卓娅对女人的短处是十分嫌弃的。他不会让这个叫花子一样的匪徒加林长期跟自己分享卓娅的爱。地中海之游会使她的头脑清醒。

卓娅在勒拉弗尔刚登上游艇时，的确象是在梦境之中。孤单一人在大洋中度过数日，使她的心境平静下来。她在这蓝色的天地里，置身于海水的永恒般宁静波浪之中，苏醒，活动，安眠，周而复始。在她的脑海里映现出了那个肮脏的房间和列努阿龇牙咧嘴、翻着白眼的尸体，嗞嗞冒烟的"光带"横切着鸭鼻的胸部，枫丹白露潮湿的草地以及罗林格象对待一条疯狗一样突然举起枪来射击……每逢想到这些，她都厌恶得浑身发抖。

然而，她的头脑并没有象罗林格所希望的那样清醒过来。无论是醒时还是在梦中，她的头脑中总出现一些奇异的宝岛，那里筑有大理石的宫殿，那高高的楼梯台阶插入海洋里面……身着华丽衣服的人群，音乐，飘扬的旗帜……而她则是这个神话般世界的女主人……

她坐在蓝色帐篷下的安乐椅上的这些梦幻般的想象，是她在维尔·达夫列跟加林谈话的继续（那是在凶杀开始前的一小时）。在世界上，现在只有加林一个人能理解她。然而跟加林联在一起的还有翻着白眼的列努阿和龇牙咧嘴的鸭鼻加斯东。

这就是为什么当无线电听筒里意外地响起加林的嗓音

时，卓娅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从那时起她每天向他呼叫，哀求他又恫吓他。她想见到他但又怕见到他。他对于她来说宛如这清澈蔚蓝的海洋和天空中的一个黑斑点……她要当面对他讲述她在梦境中所见到的一切，问他那个橄榄石岩带究竟在什么地方。卓娅在游艇上辗转不安的样子使船长杨辛和大副惊惶不已。

加林回答道：

"……等着吧，你所要求的都会有的，只是要知道应该要求什么。希望吧，发疯吧，我正需要你这样。没有你，我的事业将毫无生气。"

加林的上次无线电通话就是这样。这也被罗林格截听了去。卓娅今天在等待回答：他什么时候到游艇上来？她来到甲板上，依着栏杆伫立着。游艇轻轻地晃动着。风息了。东方，在还不能看清的陆地上，腾起一片水汽，维苏威火山的烟柱高悬在空中。

在船长台上，杨辛把举着望远镜的手放了下来。卓娅发觉他象是着了迷一样盯着自己。他怎么能不这样呢？这奇妙的天空和海洋是专供这个在乳白而又蔚蓝的深渊之上依栏伫立的拉莫莉夫人来欣赏的呀。

为了一打丝线长袜，为了一件高贵人穿的衣裙，或者只为了一千法郎，卓娅便允许那些短粗指头、灰蓝面颊的花花公子连啃带舐。这种日子现在看来简直难以置信，简直可笑已极……呸！……巴黎，酒馆，愚蠢的女郎，卑鄙的男子，满街的臭气，金钱，金钱，金钱，多么卑劣……全是在臭粪坑里忙忙碌碌！……

那天夜里加林通话说："您如果愿意，您会成为神和鬼的总督夫人的，看什么更合您的口味。您想要消灭人（有时确有

此必要)，您将宰割整个人类……象您这样的女人是会利用橄榄石岩带的宝库的……”

卓娅想：

“罗马皇帝曾经封自己为神。这可能使他们得到很大满足。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消遣方式。人还是有用的。做一个神的化身，一个神话般辉煌灿烂的世界里的活的女神……为什么不呢，新闻界很迅速、很轻易地就可以把我神化的。世界将由一个神话般美丽的女人来支配。这无疑会取得极大成功。选择一处海岛，在上面建立一座金碧辉煌的城市，挑选出一群青年做女神的情夫，让他们居住在这个城市里。以一个女神的姿态出现在这些如饥似渴的男孩子们中间，这倒也痛快。”

卓娅耸了耸肩，重又把眼光落到船长身上：

“到这儿来，杨辛。”

他迈着大步向这边走来，两只脚在滚烫的甲板上轻快地移动着。

“杨辛，您不认为我是个疯子吧？”

“我不这么认为，拉莫莉夫人，不管您命令我做什么，我都不会那么想的。”

“谢谢。我现在任命您为海军准将，并授以‘女神卓娅勋章’。”

杨辛眨了一下眼睛，浅色的睫毛动了一下，然后，敬了一个举手礼。他放下手后又眨了一下眼睛。卓娅笑了，一丝微笑凝在嘴边。

“杨辛，有可能实现那些看来不可能实现的愿望……一个女人在这样炎热的中午能够想得出的……不过要进行斗争……”

“是，斗争，”杨辛简短地回答说。

“亚利桑那号每小时行驶多少海里？”

“四十海里。”

“在公海上什么船能追得上它？”

“能追得上的不多……”

“也许，我们的船要经受长期的追击。”

“您是在吩咐多装些液体燃料吗？”

“是的。还有罐头、淡水、香槟酒……杨辛船长，我们是去干一件冒很大风险的事。”

“是，冒很大风险。”

“不过，您听我说，我满怀胜利的信心……”

标准时钟指向十二点半……卓娅走进无线电室。她在收发报机前坐了下来。她开始扭动无线电收报机钮。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阵狐步舞曲的旋律。

她扬了一下眉毛，看了一眼标准钟。加林没有动静。她又旋了一下机钮，自己的手指禁不住有些颤抖。

……一个陌生男子的嗓音慢吞吞地用俄语在耳边说道：

“……如果您珍惜……生命……请于星期五在那坡利靠岸……在斯布兰迪德旅馆听候消息，直到星期六中午。”

这是一句什么话的后半截，是以四百二十一波长传来的，就是说，是从加林一直到现在使用的电台发出的。

五十八

塞里卡住的那个房间的百叶窗一连三个夜晚忘记关了。他每次都提醒女护士关上窗户，并细心检查那个连结两扇窗的窗栓是否扣牢。

这三周来，塞里卡恢复得很快。他已经能起床了，自己常走到那扇紧挨着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枫树的窗户跟前坐下，望着窗外的黑山鸟和草地上喷出的水雾形成的彩虹。

从这里可以望见医院的整个花园，花园周围砌着无孔的石墙。在十八世纪，这个地方归修道院所有，那所修道院在革命中被摧毁了。僧侣们不喜欢人们隔墙偷看。墙修得很高，墙脊上还嵌满了玻璃碴子。

越墙进来只有在墙外搭上一只梯子才有可能。与医院毗邻的小巷是僻静而又荒凉的，那里的路灯通明，而且可以清楚地听到警察巡逻的脚步声，因此搭梯子越墙是办不到的。

如果墙脊上没有玻璃碴子，身体灵巧的人不用梯子也能翻越过来。每天早晨塞里卡都隔着窗帘望着这堵墙，他甚至把每块石头都看得十分仔细。危险只可能来自这里。罗林格派来的人未必会冒险从病房进来。然而，凶手迟早要来，对于这一点塞里卡是心里有数的。

他这几天在等候医生的检查，以便办出院手续。大家都清楚，往常医生每周来这里五次。这回告诉他医生病了，而塞里卡不经主治医生检查是不能出院的。他根本就没有打算提出抗议。他跟大使馆联系，让他们给他送饭来。他把医院里送来的汤倒进下水道里，把面包抛到窗外喂了黑山鸟。

塞里卡知道，罗林格一定要干掉他这个唯一的旁证。他是这样的惊慌不安，以致这几天几乎没有睡觉。女护士给他送来了报纸，他整天整天地埋在报纸里，研究剪报。他不让赫雷诺夫再到医院来。（沃尔夫现在在德国莱茵河上收集罗林格跟德意志苯胺公司的竞争的材料。）

这天早晨，塞里卡象往常一样走到窗前。他往花园望了一眼，立刻转身藏到窗帘后面去了。他甚至变得快活起来。终

于来了！花园的北墙，被一棵菩提树遮了半截的那一面，搭着一只花匠用的梯子，比玻璃碴的墙脊高出约半俄尺。

“好家伙，兔崽子们！”

一切都准备停当了，现在只需要等待事情的进展。他的右手虽然已经卸下了绷带，可是还很虚弱。左手绑着木夹和石膏，而且女护士还把它紧紧地捆扎在胸前。这只手加上石膏的重量不少于十五磅。这是他可以用来自卫的唯一武器。

第四天夜晚女护士又忘了关百叶窗。塞里卡这次没有责备她。快到九点钟时他躺下假装睡觉。他听见两扇百叶窗噼啪作响。他的窗户又敞开着。当全楼灯光熄灭后，他便从床上跳了起来，用右手和牙齿解开捆扎着左手的绷带。

他一边解一边侧耳细听动静。最后左手的绷带解开了。他可以把手弯曲一半了。他往窗外望了一眼，小巷的路灯照耀着花园，那只梯子仍然靠在菩提树后原来那个地方。他把被子卷成筒状，伸到床单下面，在昏暗之中看上去就象有一个人睡在床上一样。

窗外静悄悄的，只听见淅淅沥沥的雨点声。淡紫色的火花在巴黎上空的阴云里跳动。林荫路上的喧哗声是传不到这里来的。窗前那棵大枫树的枝条一动不动地垂挂着。

不知什么地方响了几下汽车的鸣鸣声。塞里卡警觉起来，他似乎听见了睡在枫树枝上的鸟的心跳声。好象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突然，一阵窸窸窣窣声从花园里传来，象是树枝在划墙上的石灰。

塞里卡退到窗帘后面，身子紧贴着墙。他放下了那只缠着石膏的手。“谁？来的是谁？”他心里想着。“难道会是罗林格本人？”

树叶簌簌响动起来，黑山乌醒了。塞里卡两眼盯着地板，

从窗外射进来的暗淡的灯光照在地板上面，人影是会在这里映出来的。

“他是会开枪的，”他心里想，“可能要用光气之类的玩意儿……”地板上开始出现一个礼帽戴得很低的人头的头影。塞里卡开始把左手往后移动以便打得更有力一些。黑影逐渐变大，已经出现了肩头，又出现了五指张开的两只大手。

“塞里卡，塞里卡同志，”那个黑影用俄语说道，“是我，别怕……”

塞里卡决没有想到能听到这几句话，能听到这个人的嗓音。他不由自主地噢地叫了一声。他暴露了自己。那个人马上从窗台上跳了下来。他伸出两只手来自卫。这个人是加林。

“您在等待袭击，我早就预料到了，”他匆忙说道，“他们打算今天夜里把您杀掉。这对我不利。我冒了很大风险来救您。走吧，我有汽车。”

塞里卡离开了墙边。

加林看到那只还缠着石膏的手，快活地咧了一下嘴露出白牙。

“您听我说，塞里卡，我的上帝，我没有错。您还记得我们在列宁格勒的协议吧？我是践约的。枫丹白露的不愉快事件只能归罪于罗林格这个坏蛋。您可以相信我，走吧，时间宝贵……”

塞里卡终于说话了：

“算了吧，您把我拉走了，以后怎么办呢？”

“我把您藏起来……在很短的时间内，请不要怕。在我没有把罗林格的一半财产弄到手以前……您读报了吗？这个快要淹死的罗林格还很走运，不过他是不会践约的。您需要多少，塞里卡？只要您说个整数。一千万，二千万，五千万？我

给您开条子……”

加林象是在说梦话，声音不高，慌慌张张，他的脸不住地抖动着。

“不要再当傻瓜了，塞里卡。难道您这个人就这么讲原则？……我主张我们一起去反对罗林格……好了……我们走吧……”

塞里卡执拗地摇着头：

“我不愿意。我不走。”

“那您会被杀死的。”

“走着瞧吧。”

“护士、更夫、行政管理人员都被罗林格收买了。他们会把您勒死的。我知道……您过不了今天夜里……您已经报告了你们的大使馆？好，好……大使会要求对此事作出解释。法国政府至多只是道道歉而已……但是您不会因此而轻松多少。罗林格要干掉证人……他是不会让您迈进苏联大使馆的大门的……”

“我已经说了，我不走……我不愿意……”

加林叹了一口气。他望了一下窗户。

“好吧。那我只好在您不同意的情况下把您带走了。”他说着往后挪了一步，把手伸进大衣里面。

“我不同意，您又要怎样呢？”

“就这样……”

加林嗖地一下从衣袋里扯出一个连着一条短管的防瓦斯面罩，迅速扣在自己的嘴上。塞里卡刚想喊叫，一股油腻腻的液体嗞地向他的脸喷来……他只看见加林的手在按一只胶皮制的梨形喷射器……他被一股芳甜的气味薰倒了……

五十九

“有什么新闻吗？”

“啊，您好，沃尔夫？”

“我刚下火车，饿坏了，象在一九一八年那样。”

“您的脸色很好，沃尔夫。您知道了不少事吧？”

“知道一些……我们在这儿谈么？”

“好吧。不过要快些。”

沃尔夫和赫雷诺夫在亨利四世①的纪念碑下的大理石长凳上坐了下来，背朝着黑色的康歇热里塔。下面，在西特岛的突入海中的地方，排排垂柳弯向水面。过去，获神殿骑士勋章的骑士们曾在那里燃过篝火。远方，河水倒映着大小不等的座座桥影，在桥的背后迷迷茫茫，西坠的太阳把天空抹上一片橘黄色。在沿河的街道上，在装载着砂子的铁驳船上坐着一些垂钓的法国人，那些是被通货膨胀、罗林格以及世界大战弄得倾家荡产的善良的资本家。左岸，在沿河大坝的护坡堤上，一直延伸至外交部，一群书贩子在夕阳下无聊地坐在那里，守着一堆堆这个城市谁也不要的书籍。

老巴黎在这里度过了一个世纪。在沿堤岸大街的书籍旁，在鸟笼旁，在脸色阴郁的渔夫身旁，还可见到老一辈人睁着血管硬化的眼睛，哆嗦着胡子，紧闭着嘴，披着斗篷，戴着老式草帽在游逛……曾几何时，这是他们的城市……他妈的，就在那里，在康歇热里，丹敦②象只被牵往屠宰场去的

① 亨利四世（1553—1610）：自1589年至逝世前为法国国王。此处的纪念碑系亨利四世骑马像。

② 丹敦(1759—1794)：十八世纪末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著名的活动家。

公牛一样吼叫。在右侧，在铅色的罗孚宫的屋顶后面，雾气笼罩着久依里公园，当时加里福将军①的霰弹沿着里沃里路吱吱响着，这里真是人声鼎沸。哎，法国有多少黄金啊！这里的每块石头，如果你会听到的话，都会向人们讲述那伟大的过去。可是现在，连鬼也不明白，这个城市的主人竟是外洋来的怪物罗林格，而对于善良的资本家来说，只有坐在河边低头垂钓的份儿了……哎呀呀！唉哟哟！……

沃尔夫燃起烟斗，吸着烈性的烟丝说道：

"事情是这样的：德意志苯胺公司是唯一的一家不与美国人妥协的公司，该公司接受了两千八百万马克的国家津贴。现在罗林格的全部精力都放在摧毁德国的苯胺上。"

"他玩弄降价的把戏吧？"赫雷诺夫问。

"他要在本月二十八日抛出大量的苯胺股票。"

"这可是重要的消息，沃尔夫。"

"是的，我们抓住了他的狐狸尾巴。罗林格似乎对他玩的把戏很有信心，虽然股票一分尼也没有下降，今天已经二十日了……您明白他在期待着什么吗？"

"也许他们什么都准备好了？"

"我想，装置已经制成了。"

"苯胺公司的工厂在什么地方？"

"在莱茵河，靠近H。如果罗林格打倒了苯胺公司，他将成为全欧洲的主人。我们不应该坐视这场大灾难的降临。我们的职责是挽救德国的苯胺。（赫雷诺夫耸了耸肩，但没有出声。）我明白：注定要发生的事，无法避免。我俩是抵挡不住美国的进攻的。然而，鬼知道，历史有时又会玩弄意想不到

① 加里福（1830—1909）：法国将军，屠杀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社员的刽子手，参加普法战争，曾在色当被擒。

的把戏的。”

“类似革命的方式？”

“那也未尝不可。”

赫雷诺夫望了他一眼，甚至觉得有些奇怪。沃尔夫的眼睛溜圆，发着黄色的凶光。

“沃尔夫，资本家是不会挽救欧洲的。”

“我知道。”

“噢，您也同意我的看法了？”

“我在这次旅行中已经看够了……资本家，无论是法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都是一帮罪犯，有眼无珠，他们厚颜无耻，想把旧世界全部卖光。文明的结局就是这样，拍卖……大拍卖！”

沃尔夫脸涨得通红：

“我对政权当局说事情很危险，请求他们协助逮捕加林……我使用了骇人听闻的字眼……他们当面讥笑我……让他们见鬼去吧！……我不是那种会打退堂鼓的人……”

“沃尔夫，您在莱茵河知道了些什么？”

“我知道……苯胺公司从德国政府那里接收了大批的军事定货。苯胺公司工厂里的生产过程处于极其危险的阶段。他们的生产现场至少有五百吨四硝基苯甲胺。”

赫雷诺夫霍地站了起来。他手里拄着的手杖被压成弧形。他又坐了下来。

“报纸上有一个评论谈到了有必要将工人住宅区从这些该死的工厂旁移走。苯胺公司有五万多人……刊载这个评论的报纸被罚了款……是罗林格干的……”

“沃尔夫，我们一天也不能耽搁。”

“我已经预订了今天十一点的票。”

"我们到H去吗？"

"我想，只有在那里会发现加林的踪迹。"

"现在您看看我弄到了什么东西。"赫雷诺夫从衣袋里掏出了一些剪报。"前天我到塞里卡那儿去过……他告诉了我他的判断：罗林格和加林很可能在互通消息……"

"这是自然的。每天都不断。"

"写信？拍电报？您怎么想的，沃尔夫？"

"都不可能。没发现任何信、电往来的迹象。"

"那么是通过无线电？"

"要想使整个欧洲都知道吗？……不会的。"

"通过第三者？"

"不……我明白了，"沃尔夫说道。"您的塞里卡真有两下子。请把剪报给我……"

他把剪报铺在膝盖上，仔细地读着用红铅笔划的那些地方："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苯胺上"、"着手进行"、"场所已找到"。

"'场所已找到'"，沃尔夫小声说道，"这是从K来的报纸，是靠近H的一个小城……'甚为不安，请指定日期'、'从签订合同之日再加三十五……'这只可能是他们干的。在枫丹白露签订合同那天是上月二十三日，再数上三十五天，就是下个月的二十八日，这是抛售苯胺的日期……"

"再往下看，下面还有，沃尔夫……'您采取什么措施？'，这是K报上的，是加林在询问。在第二天的一份巴黎报纸上是罗林格的回答：'快艇待航。过两天到达。将用无线电联系。'这里还有四天前的，罗林格问：'会泄光否？'加林答：'周围荒凉。距离五公里。'"

"换句话说，装置安在山上：光线打击五公里外的目标，只能从高的地方进行。您听我说，赫雷诺夫，我们的时间实

在太少了。如果半径是五公里的话，从工厂中心算起，我们就应该在周围至少三十五公里的地方搜寻。还有什么指示吗？”

“没有。我刚才打算给塞里卡打电话来着。他那儿应该有昨天和今天这两天的剪报。”

沃尔夫站起身来。可以清楚看到他衣服里面的肌肉绷得很紧。

赫雷诺夫建议到离这里最近的左岸的一家咖啡馆去打电话。沃尔夫在过桥时走得极其匆忙，使得一个长着鸡一样脖子的老头不断晃脑袋。这个老头穿着一件斑斑点点的破上衣（那斑点可能是在为战争夺去的亲人痛哭时落下的泪迹），戴着一顶满是灰尘的礼帽，他眼睛望着慌慌张张跑过去的这两个外国人说道：

“噢，噢！外国佬……他们衣袋里一有了钱，便横冲直撞，好象在自己家里似的……噢，噢……真他妈的野蛮人！……”

沃尔夫站在咖啡馆里的锌皮柜台旁喝着苏打水，透过电话间的玻璃可以清楚看见赫雷诺夫的背影。只见他突然双肩高耸，又几乎全身俯在听筒上；最后，直起身子，从里面走了出来；他的脸很平静，但却象纸一样白。

“医院里说塞里卡于今天午夜去向不明。正采取一切措施寻找……我想他已被害死。”

六十

炉膛里干树枝噼啪作响，这种两世纪以来一直使用的炉灶上挂着一串生锈的钩子，钩子上挂着香肠和火腿，炉灶两

侧是两尊石头圣像，一个上面挂着加林的崭新的礼帽，另一个上面扣着一顶油迹斑斑的军官制帽。在只有炉火照耀着的桌子旁坐着四个人。他们面前摆着一只用柳条筐装着的大酒坛，桌上的酒杯都斟满了酒。

两个男人是城里人打扮，其中一个高颧骨，结实，刺猬头发；另一个长脸，面目凶恶。第三个人是农场主苏保金将军。他只穿一件厚粗布的衬衫，很久没有洗了，袖口卷着；他的头剃得溜光，头上的皮不断动弹，胡子扎煞的脸被酒弄得通红。他们现在聚会的地方就是他的农场的厨房。

第四个人是加林，他身穿旅游服，漫不经心地用一只手指头拭着酒杯口说道：

"这一切都很好……不过我再一次提醒诸位，我的俘虏，虽然他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但不能动他一根汗毛。一日三餐，酒，蔬菜，水果……过三个星期我向你们要人……比利时的国境离这儿多远？……"

"坐汽车三刻钟，"长脸人上身向前一倾，急忙说道。

"万无一失……我知道，将军先生和军官先生们（加林讥讽地笑了笑），你们作为贵族，作为无限忠于被折磨而死的皇帝的勇士，现在你们行事完全出于一种崇高的信念……否则我也不会来求助于你们……"

"我们这里的人都是协会的成员，有什么可说的？"将军用嘶哑的嗓音说，头上的皮动了一下。

"我再说一遍条件：俘虏的膳宿费每日一千法郎。同意吗？"

将军那鼓溜溜的眼睛向自己的伙伴身上溜了过去。他颧骨高高的，龇着白牙，长脸上眼皮耷拉着。

"噢，还有，"加林说道，"先生们，请原谅，这是预交金

……”

他从手枪套里拿出一叠法郎，都是一千元一张的钞票，往桌子上一掷，噗地一声落在洒在桌上的酒里。

“请收下……”

将军嗷地叫了一声，伸手抓起那叠钞票，眯起眼睛看了看，在肚子上擦了几下，便点起数来，他的多毛的鼻孔嗞嗞地响着。他的伙伴们向前凑着身子，眼睛里冒着白光。

加林站起身来说道：

“把俘虏带进来。”

六十一

塞里卡的双眼被手帕蒙着，肩上披着驾驶汽车的人穿的皮大衣。他觉得有一股从灶膛里窜出的热浪扑到身上，他的双腿颤抖起来。加林拿过来一只方凳，塞里卡立即坐了下来，把缠着石膏的那只手放到膝盖上。

将军和那两个军官眼睛直盯着他，看那样子，只要打个手势或递个眼神，就会把眼前这个人撕个稀巴烂。然而加林没有做什么手势。他用手拍着塞里卡的膝头，快活地说道：

“您在这儿不会感到有什么不舒服的。您住在一些安分守己的人这儿，已经付好了钱。过几天我就放您出去。塞里卡同志，请您说句真心话，您保证不逃跑，不吵闹，也不想方设法让警方注意吧？”

塞里卡垂着的头不住地摇着。加林向他俯下身来：

“若不然您在这儿就别想自在……怎么样？”

塞里卡声音不大，不慌不忙地说道：

“我说共产党人的真心话……（将军的头皮马上堆叠到耳

朵边去，军官们迅速地交换着眼神，不怀好意地笑了笑。）我说共产党人的真心话，加林，我一有可能，立即把你杀掉……保证从你那儿把装置夺到手，并把它带回莫斯科……保证在二十八日那天……”

加林没有让他把话说完，一把掐住了他的喉咙……

“住口……白痴！……疯子！……”

他转过身去，用命令的口气说道：

“军官先生们，我警告诸位，这个人十分危险，他的脑袋里的思想是十分顽固的……”

“照我说，最好把他关在酒窖里，”将军粗声粗气地说，“把俘虏带走。”

加林扬了一下胡子。那两个军官架起塞里卡，把他从侧门推了出去，拖进地窖。加林戴上了开车用的手套。

“二十九日夜里我要到这儿来。三十日那天，阁下，您就不必再搞这个兔子养殖业了，在横越大西洋的轮船上订个头等包舱票，以后就可以在纽约五马路当老爷了。”

“应该给这个狗娘养的留个什么身分证之类的东西，”将军说道。

“请吧，随便挑。”

加林从衣袋里掏出了一个用细绳捆着的小包。这是他在枫丹白露从塞里卡身上弄来的。他还没有得空看这些证件。

“这些看样子是为我准备的护照。考虑得很周到……来，拿去吧，阁下……”

加林说着把护照扔到桌上，他自己仍旧头也不抬地翻着一个纸夹子。他对某个东西发生了兴趣，凑到火光旁。他的眉头紧皱起来。

“活见鬼！”他向拖走塞里卡的侧门奔了过去。

六十二

塞里卡躺在石头地上的一条褥子上。一只无罩的小油灯照着拱形顶的地窖，照着空酒桶，照着一处处的蜘蛛网。加林用眼睛寻找好一阵子，才看见塞里卡。他站在塞里卡面前咬了咬嘴唇。

"我刚才发火了，请您不要生气，塞里卡。我想，我们总会找到共同语言的。我们讲和吧。您愿意吗？"

"试试看吧。"

加林这次说话声音委婉，跟十分钟前完全两样。塞里卡不禁警觉起来。一夜难捱的忐忑不安，身上残留的催眠瓦斯和发疼的手臂使他的注意力减退了。加林在褥子上坐了下来，点燃了一支烟。他的脸上现出若有所思的表情，他的整个样子是那么友善、文雅。

"这个坏蛋又在耍什么花招？"塞里卡想道，他不住地皱眉忍受着头疼。

加林叼着纸烟，抱着膝，两眼望着拱形的天棚。

"我说，塞里卡，您首先要搞清楚，我从不说谎……也许出于对人的蔑视，这无足轻重。我只不过暂时需要罗林格和他的亿万财富，就象罗林格暂时需要我一样……这个道理他似乎已经明白了，虽然他这个人并不聪明……罗林格到这儿来，为的是奴役欧洲。如果他达不到这一目的，他跟他那在美国的亿万财富都将化为泡影。罗林格是个牲口，他的任务就是向前跳窜，顶撞，践踏。他根本没有幻想的能力……唯一能使这头牲口头撞碎的那堵墙就是苏联。他明白这一点，他的全部激忿心情都发泄在您的亲爱的国家身上……我不把

自己看作是一个俄罗斯人（他急忙地补充了一句），我是一个国际主义者……”

“那是不言而喻的，”塞里卡说，嘴角露出一丝讥讽的微笑。

“我们两个人的互助条件是：在某一时期以前我们将一起合作……”

“在二十八日以前……”

加林睁大眼睛很快地看了塞里卡一眼，流露出一种幽默的神情。

“您是读报悟到这一点的吧？”

“也可以说是……”

“那么好吧……就到二十八日。那以后我们不可避免地又要拚死争活……如果罗林格获胜，这对苏维埃俄国将双倍地可怕；那时我的装置为他所掌握，您与他斗将尤为困难……这样看来，您在这儿跟蜘蛛呆上个把礼拜，您必然会大大增加我成功的可能性。”

塞里卡闭上了眼睛。加林坐在他的脚边，一口接一口地吸着烟。塞里卡说道：

“鬼知道干嘛要征得我的同意，您用不着我同意，把我关在这儿要多久就多久。不过您还是直截了当地谈谈您想干什么吧……”

“早该如此……别动不动就什么‘说共产党人的真心话’……我的上帝，您不久前还使我感到痛苦、失望……现在，看来您已经开始懂得某些事理了。当然喽，我跟您是敌人……然而我们应该共同工作……从您的观点来看，我是一个不肖之徒，极端的个人主义者……我，彼得·彼得洛维奇，以天赋的力量，以我的智慧，不要笑，塞里卡，以那种使我自己都感到

难以抑制和可怕的天才般的不可抗拒的激情，以我的贪婪和不择手段使我自己，的的确确，使我自己与整个人类相对抗。”

“你，你这个杂种……”塞里卡说道。

“不错：‘你这个杂种’，您说得对。我是一个喜欢享乐的人，我力求使自己生活中的每一秒钟都充满快乐。我急于跟这个罗林格一刀两断，因为我现在正丧失这些宝贵的欢悦时光。您在那儿，在俄国，那儿有好斗的思想，唯物主义观点。我不信仰任何主义，我理智清醒，我憎恨一切主义。我为自己提出了一个任务：建立一个这样的环境（我不打算详谈，您会听累的），使自己周围应有尽有，我的天堂中要有塞米拉米达花园[①] 以及东方的传说中的人物——娇弱的幻想女神。我要让所有的科学、工业、艺术为我服务。塞里卡，您心里明白，对于您来说，我是一种遥远而虚无缥缈的危险，而罗林格却是具体的、眼前的、极为严重的危险。因此，我们应当在一定的界限之内共同前进，直到罗林格毁灭为止。只此而已，别无它求。”

“您要我在哪方面予以帮助？”塞里卡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问。

“您需要在海上做一次短游。”

“换句话说，您要继续把我当成俘虏？”

“是的。”

“当您押我去海上的时候，我不遇警求助，您将给我什么报酬？”

“要多少钱都可以。”

“我什么钱也不要！”

---

① 塞米拉米达：希腊传说中的阿斯塔尔达女神的女儿亚述女王，据说她进行了多次远征并在亚述国建造了“空中花园”，称塞米拉米达花园。

“好样的，”加林说，在褥子上转过身来。“那么您同意用我的装置做交换？（塞里卡深深喘了一口气。）您不相信？您以为我在骗您？我不会把装置给您？好吧，走着瞧吧，看我骗不骗您。（塞里卡肩头抽搐了一下。）啊……那装置的构思极其简单……我没有办法保密。这也是天才发明的命运。二十八日以后，所有的报纸都将刊登有关红外线作用的报道，而且德国人，只有德国人不消半年的时间就会制造出此类装置。我不会冒什么风险。您把装置拿到俄国去吧。噢，这儿还有您的证明和护照……看来这些东西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请原谅，我都看了。我这个人非常好奇……您的这张身上刺着字的男孩子的照片是干什么的？”

“那个男孩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塞里卡毫不踌躇地答道。他的头疼了起来，但心里明白：加林已经抓住要害，他正是看到了这张照片才到地窖来的。

“照片背面写的日期是上月二十日，就是说它是您在动身前一天的晚上摄的？……您带这张照片来是给我看的吧？您在列宁格勒没有把它给别人看过吧？”

“没有。”塞里卡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

“那个男孩子您把他弄到哪儿去了？噢，这儿还有姓名，我方才没有注意到：伊万·古谢夫。在划船俱乐部，什么，在凉亭上摄的？啊，认出来了，那是个熟地方……那个男孩子对您讲了些什么？曼采夫还活着吗？”

“活着。”

“他找到了他们在那儿寻找的那种东西吗？”

“看样子找到了。”

“您要知道，我一直相信曼采夫。”

加林没有估计错。塞里卡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怎么也不

会说谎，一方面他讨厌谎言，另一方面他认为在游戏或斗争中说谎是不值分文的举动。过了一分钟，加林已经了解到了伊万在划船俱乐部出现的全部经过，以及伊万所讲的有关曼采夫的工作的全部情况。

“好吧，”加林站起身，快活地搓着双手，“如果我们二十九日夜里乘汽车出发，那时候我们将随身携带那个装置的模型，您那时可以指定一个地点，我们把那装置藏起来，一直到……那么，这种保证该合您的心意了吧？您同意吗？”

“同意。”

“您不会要我把命也搭上吧？”

“在最近的将来还不会。”

“我要命令这儿的人把您移到上面去，这儿太潮湿了，您安心调养，尽情地吃喝好了。”

加林眨了一下眼睛便走了出去。

六十三

“姓什么，叫什么？”

“库里涅夫骑兵团大尉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沃申，”一个颧骨宽大的军官，身板挺直地站在加林的面前回答道。

“靠什么生活？”

“在苏保金那里干日工，繁殖家兔，每天二十苏，伙食算柜上的。过去干过司机，收入相当不错，同团队的人劝我去参加保皇党会议。首届会议进行期间，在火头上把一个从基利洛夫来的塞列斯托比多夫上校揍了一顿，我被取消了代表资格，也丢了职业。”

“交给您一件危险的工作，酬金优厚。愿意干吗？

"愿意。"

"您到巴黎去。会得到一份介绍信并受到录用。然后带着文件和委任状到列宁格勒去……到那儿后，把这张照片上的这个男孩子找到……"

六十四

过了五天。在莱茵河畔，坐落在离著名的苯胺公司不远处，肥沃湿润的盆地小城K仍然安静如常。

在弯弯曲曲的大街上、狭窄的胡同里，从早晨便响起小学生们木底鞋的笃笃声，工人们咚咚的沉重的脚步声，妇女们推着婴儿车在通向河边的菩提树荫中来来往往……一个身穿帆布背心的理发匠从理发馆里走出来，在人行道上支起一个折梯。小徒弟爬到梯子上去擦那个不用擦就挺亮的挂在铁棍上的招牌（一只小铜盆和一条白马尾）。在咖啡馆里，有人在擦玻璃窗。一辆大轱辘马车装载着一些空啤酒桶，一边走一边哐啷哐啷响个不停。

这是一座古老的、清扫得十分整洁的小城。日间当太阳灼射着隆起的石子路时，它总是安静的，黄昏时分它显得热闹起来，男女工人们下工回来，不慌不忙地谈着话。每逢这时，咖啡馆华灯初上，那个点灯老头身穿一件没人知道是属于哪个朝代的短斗篷，拖着一双木底鞋，沿着大街去点燃路灯。

从市场的大门里走出一些挎着篮子的工人和市民的妻子。过去，她们的篮子里放的是家禽、蔬菜和水果，那些合乎画家斯耐捷尔斯[1]画静物画的选题。现在篮子里装的是几颗

---

①　斯耐捷尔斯（1592—1667）：弗来米族画家，该民族多散居于法国、比利时、荷兰等国，属于日耳曼语系。

小土豆、一把葱、冬油菜和几块黑面包。

奇怪，四个世纪以来德国是大发横财的。它的子孙是了解它的光荣历史的。德意志的蔚蓝色的眼睛曾发射出希望之光。顺着翘起的胡须曾流过多少啤酒。人曾释放出多少个万亿千瓦的热量啊……

然而，这一切现在已不能同日而语了。在厨房里，只见一把葱放在磁砖的灶台上，家庭主妇的饥饿的双眼已不止一日闪烁着阴郁的光芒。

沃尔夫和赫雷诺夫胳膊上挂着上衣，额角湿汗淋漓，鞋上沾满尘土，跨过拱桥，沿着菩提树下的公路向K城走来。

太阳已坠落到山峦背后。在黄昏的金色霞晖中，苯胺公司的烟囱还在冒着烟。厂房、烟囱、铁道、瓦顶的仓库，沿着山的斜坡一直伸延到城市。

“我认为在那儿，”沃尔夫用手指着晚霞中的暗红的陡崖说道，“如果选择轰击工厂的最佳地点，我就会选择那儿。”

“好，好，不过只剩下三天了，沃尔夫……”

“您看，南面不会有什么危险，相当远哩。我们把北面和东面两个地带每块石头都搜遍的话，三天足够了。”

赫雷诺夫转过身子向北面暗蓝色的林木丛生的几座山峦望去，那山峦之间横着一条深深的暗影。过去的五天，沃尔夫和赫雷诺夫探查过那里的每个低洼地带，寻找那可能藏匿着窗户面向工厂的诸如别墅和木板房这样的建筑物的地方。

他俩五个昼夜不脱衣服，夜深时才睡，到哪里就躺在哪里，双脚甚至已经感觉不出疼痛了。他俩沿着条条石路、林间小道，有时直接穿过沟谷和围墙，围绕着这个小城的周围的山峦几乎走了有一百公里。然而到处都没有发现加林出现

的迹象。路中相遇的农民、农场主、别墅的女仆、伐木工人、更夫，问到此事都耸着肩头说：

“这儿周围没看见有什么外来人，这里的人我们都认得。”

六十五

剩下的只有一个西方地带，也是条件最艰苦的一处了。从地图上来看，那里有一条小径直达岩石高地，该处有一座名为“铁索骷髅”的古城遗址。它的近旁果然也开着一家酒馆，名叫铁索骷髅。

在遗址中的确看到一处地窖的残垣断壁，铁栏杆后面可见到一具巨大的骷髅坐在那里，用锈铁链套着。这个形象被印在明信片上、裁刀上以及酒杯上，到处销售。甚至还可以花上二十个分尼站在骷髅旁拍张照片，然后把它寄给自己的熟人或心爱的姑娘。每逢礼拜日，来看遗址的游人形形色色、络绎不绝，酒馆生意兴隆。还常有外国人到这里来。

然而，战后人们对这个著名的骷髅的兴趣一落千丈。居民们体弱多病，每遇节假日懒于爬上陡山，他们宁愿带着面包片和半瓶啤酒到河岸边的菩提树下去度时光，而不屑去回顾历史。铁索骷髅酒馆老板已无心照管遗址的秩序了。那具中世纪的骷髅，有时一连几个礼拜无人问津，用他那黑洞洞的眼眶望着绿色的盆地。就在那里，在生命的最后的日子里，他被城堡的主人从騎鞍上砍下马来。他望着上面嵌着公鸡的教堂屋顶和尖塔，望着工厂的烟囱，在那些工厂里以世界规模生产着糜烂性瓦斯、四硝基炸药和诸如此类的魔鬼的产品。这些东西剥夺了居民对历史遗迹的兴趣，对印有骷髅的明信片的兴趣，甚至对于生活本身的兴趣。

现在沃尔夫和赫雷诺夫正向这个地方走来。他俩走进小城广场上的一家咖啡馆，吃了些东西，又花了不少时间研究那份地势图，还不断询问侍者。西面这部分的古迹除了那座遗址和酒馆外，还有一座别墅，它为一个近年破了产的打字机工厂主所有。这座别墅坐落在西山坡上，从城内看不到它。那个工厂主一个人住在那里，深居简出。

六十六

拂晓前，圆月升起。形象模糊的岩石和陡崖，在月光下显露出清晰的轮廓。依然完好的拱门把自己柔和的荫影投射下来，向深谷延伸过去。城墙的残垣长满了弯弯曲曲的小树和枝桠交错的黑莓，城堡的古老部分——那个方塔显出了生气。这座塔是诺尔曼人[1]的建筑，在明信片上称它作“刑讯塔”。

塔的东面毗连着砖砌的拱门，显然，这里是连接古塔和住人城堡的过廊。这一切现在只剩下一堆基座、碎砖和东倒西歪的砂石额柱。塔下有一座十字拱门，呈贝壳形，拱门下面坐着那具“铁索骷髅”。

沃尔夫倚着栏杆望着这具骷髅，半晌才转过身来对赫雷诺夫说：

“这回您往这儿看。”

月光下只见一条深深的山谷，蒙上一层薄雾。透过树木的簇叶，潺潺河水闪烁着银色的粼波。小城就象一个玩具，没有一扇窗户投出光亮。这座小城的右后方，苯胺公司却是

① 诺尔曼人：中世纪居住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日耳曼民族。

灯火辉煌。白色的烟柱徐徐升腾，玫瑰色的火团从烟囱中冒出，响起了蒸汽机车的呜呜声和不知来自何方的轰鸣。

“我判断对了，”沃尔夫说，“只有从这块高地可以发射光束。您看，这儿是原料仓库，那儿，土坝后面，是半成品仓库，四面全无遮挡。紧接着是一长列厂房，那里用俄国方法由硫铁矿生产硫酸。而旁边那些圆屋顶，是生产苯胺和其它弄不好便可能爆炸的，危险物品的厂房。”

“好吧，沃尔夫，假如加林要在二十八日夜里安装装置，事前总要出现一些迹象吧？”

“应该检查一下遗址周围。我到塔上搜搜，你查看一下墙壁和拱门……其实，最合适的发射地点倒是这具骷髅坐着的地方，打着灯笼也难找嘛。”

“七点钟我们在酒馆会面。”

“一言为定。”

六十七

清晨八点，沃尔夫同赫雷诺夫坐在铁索骷髅酒馆的木板凉台上喝着牛奶。夜间的搜寻一无所获。他们托着下巴，默默地坐着。这些天来他们互相了解，已经达到能猜透对方心事的程度。赫雷诺夫较为敏感、缺乏自信，曾多次重新分析自己判断推理的全过程，就是这种判断推理，促使他和沃尔夫从巴黎来到这个看来不会发生什么问题的地方。这种判断推理的根据是什么呢？不过是报纸上的三两行字。

“我们是不是上当了，沃尔夫？”

沃尔夫回答道：

“人的智慧总是有限度的，但是我们还得靠它来办事，

这总比怀疑它要强。此外，如果我们什么也没有找到，如果加林的这个公司也不过是我们的臆测，那就谢天谢地了。我们完成了自己的职责。"

侍者端来了煎蛋和两杯啤酒。店老板是个脸色赤红的胖子，来到他们面前：

"早安，先生们！"他吁吁喘着气说道，神色不安地望着顾客们饥餐渴饮。然后他伸手一指飘着湿雾的淡蓝色的山谷："我已经观察了二十年……事情要完结了。这就是我的话，亲爱的先生们……我是见过总动员的。想当初，就在那条路上开来过军队。是一些善良的德国纵队。（老板将他肥大的食指向头上一举，宛若蹦起了一根弹簧。）这些齐格菲[1]们（也就是达茨特[2]描写过的那些英雄们）身强力壮，头戴翘翅头盔，看了叫人害怕。伙计，再给先生们斟两杯啤酒。在一九一四年，这些齐格菲们去征服全世界。可惜，他们的盾牌不够用。你们记得一个古老的德国风俗吧：为了让敌人胆战心惊，士兵们在战场上呐喊的时候，都是把盾牌放到嘴边的。噢，是的，我也见过骑兵的屁股，牢牢坐在马鞍上的屁股……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要问？难道我们已经忘记该如何浴血奋战了吗？我眼见队伍是怎样回来的。骑兵还是他妈的牢牢坐在马鞍上……日耳曼人不是在战场上被打垮的。他们是在自己家里，在被窝里让人家用剑给捅了……"

店老板用鼓起的眼睛扫视了一下客人们，然后转身向着遗址，脸色变得象砖头一样紫红。他慢吞吞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叠明信片，在手掌上拍了一下：

---

① 齐格菲：古代德国民间史诗中的英雄。

② 达茨特（约55年—120年）：著名的古罗马历史学家、演说家和政治家。

"你们是到过城里的，我要问：你们见过一个德国人身材高过五英尺半吗？当那些无产者下工归来的时候，你们可曾听见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有勇气高声说一句：'我们德国'吗？可是关于社会主义，他们却喝着啤酒嘀咕个没完没了。"

店老板巧妙地把明信片扔到餐桌上，形成了一个扇面……明信片上画着骷髅的形象——一具骷髅伴着一位头戴翘翅头盔的日耳曼人，一具骷髅伴着一位全副武装的一九一四年的士兵。

"二十五分尼一张，两马克五十分尼一打，"店老板洋洋得意地说。"不能再便宜了，这是战前物品，是彩色照片，眼睛上涂的是箔，这给人的印象是难以忘怀的……你们以为这些资产阶级胆小鬼，这些身高五英尺半的无产者会买我的明信片吗？呸……现在我倒是应该拍一张卡尔·李卜克内西①和骷髅并排站立的照片……"

他的脸又变得赤红并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会等到这一天的！……伙计，把明信片装到我们别致的信封里，每个装十张，分给先生们……是的，是的，总得设法卖出去嘛……我给你们看我的特许证……铁索骷髅旅馆将要成百张地推销……这里我是同时代并肩前进的，不会离开原则行事。"

店老板走了，少顷又转了回来，拿着一个样子象烟盒一般、体积不大的木匣子，匣盖上也烙着那具骷髅的形象。

"想试一试吗？不次于阴极管。"他敏捷地接上电线和听筒，打开了插头安在桌下的收音机。"三马克七十五分尼，当然不带听筒。"他把耳机递给赫雷诺夫。"如果您愿意的话，可

① 卡尔·李卜克内西（1871—1919）：德国和国际工人革命运动的杰出活动家，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以收听到柏林、汉堡、巴黎的广播。我可以给您接通科隆①礼拜堂，那里现在正在做弥撒，您可以听见风琴声，这太了不起了……把旋钮向右一转……嗯，怎么搞的？看来，又是这讨厌的什图菲尔在干扰？是不是？”

“谁干扰？”沃尔夫问，俯身看着机器。

“就是那个破产的打字机工厂的厂主，是个醉鬼和疯子……两年前他在自己的别墅里设了一个无线电台。后来破产了。可是不久前电台又开始工作了……”

赫雷诺夫诧异地眨着眼睛，放下了听筒：

“沃尔夫，付钱。咱们走吧。”

几分钟后，他们摆脱了这个唠叨的店老板，走出酒馆的栅栏。赫雷诺夫用力握了握沃尔夫的手：

“我听到了，我分辨出来了，这是加林的声音……”

六十八

什图菲尔的别墅坐落在那些丘陵的西坡上。这一天，大清早，在一间半明半暗的饭厅里，什图菲尔坐在一张桌前，同一个看不见的人在谈话。说得确切些。不是谈话，只是一些只言片语夹杂着咒骂。桌上落满了烟灰，胡乱摆着空酒瓶、烟蒂、什图菲尔的衣领和领带。什图菲尔只穿着衬衣，搔着肌肉松弛的胸口，瞪眼望着巨大铁制吊灯上唯一一个亮着的灯泡，打着饱嗝，用最下流的话骂着醉醺醺的记忆中浮现出的各种人物。

餐厅的钟敲了七下，那声音就象塔钟一样宏亮。几乎是

① 科隆：德国一城市，位于莱茵河畔。

同时传来了汽车驶近的声音。加林走进餐厅，浑身散发着早晨的清新，脸上挂着讥讽的笑容，牙齿露在外面，皮制便帽直扣在后脑门上：

“又喝了一宿？”

什图菲尔斜着涨红的眼睛望了望他。他喜欢加林这个人。他花钱慷慨，没讲价便租用了这所带酒窖的别墅，租期是一个夏季，而且同意什图菲尔自己处理窖里的陈年莱茵酒、法国香槟和甜酒。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只有天知道，看样子象个投机倒把的生意人，但是他却破口大骂两年前使什图菲尔破产的美国人。他蔑视政府，把人统称为畜生，这倒也不错。他每次都用汽车运来一些吃喝，这些吃喝是什图菲尔在最走运的时候也不敢梦想的。今天这位破了产的工厂主竟有幸用汤匙往价格昂贵的斯特拉堡的帕什代特[1]上涂黄油，享用俄国鱼子，享用上面浇着白浆的德国糕点。不过，旁观者看来，加林仿佛是有意使什图菲尔始终处于醉醺醺的状态。

“您想必是一整夜都在做祷告吧，”什图菲尔哑声说道。

“在科隆同姑娘们快活地玩了一阵子，您看，我精神焕发，并没有穿着衬裤闲呆着嘛。您要跌倒了，什图菲尔。听我说，有人告诉我一件不太愉快的消息……原来您的别墅离化学工厂太近了……就象坐在火药桶上……”

“胡说，”什图菲尔嚷了起来，“又是哪个忘八蛋在使坏……在我的别墅里您是最安全不过的了……”

“好极了。请给我棚子的钥匙吧。”

加林摇着钥匙的铁链，来到花园。有玻璃窗的板棚不大，上面安设着天线杆子。在一些荒芜的花坛上伫立着一些陶俑，

---

①　帕什代特：一种用野味、鱼、肉、肝等做馅的酥皮馅饼。

上面落满了鸟粪。加林推开玻璃门，走了进去，把窗户打开。他把臂肘支在窗台上，站了片刻，呼吸着清晨的新鲜空气。为了了结同银行和工厂的事务，他乘车跑了几乎二十个小时，现在，二十八日前夕，一切都已办理就绪。

他不记得究竟在窗前站了多久。伸了伸懒腰，点燃了一支烟，打开了发电机检查了一下，调了调机器，然后他站到麦克风前，一字一顿压低声音说：

“卓娅、卓娅、卓娅、卓娅……听着，听着，听着……你所要求的都会有的，只是要知道应该要求什么。我需要你。没有你，我的事业将毫无生气。近日内我要到那坡利。详情明日奉告。不必担心，一切顺利……”

他沉默片刻，深深吸了一口烟，又继续说：“卓娅，卓娅，卓娅……”他闭上了眼睛。发电机轻声地嗞鸣着，看不见的电波一个接一个地从天线上飞了出去。

即使现在有一个炮队经过这里，加林恐怕也不会听到声音的。他没有听到，就在草地的尽头，几块石头滚到斜坡下面去了，接着在离亭子五步远的地方，灌木丛分开了，在高及人眼的地方露出了柯尔特手枪蓝光闪闪的枪口。

六十九

罗林格拿起了话筒：

“是我。”

“我是谢苗诺夫。方才截获了加林的无线电波。请允许我向您报告它的内容。”

“好。”

“‘你所要求的都会有的，只是要知道应该要求什么，’”谢

苗诺夫开始说，吃力地把俄语译成法语。罗林格屏息听着。

“完了吗？”

“是的，完了。”

“写下来，”罗林格开始口授：“马上将发报台调到波长421。明天，比截获今日电波时间早十分钟开始发报：‘卓娅，卓娅，卓娅……突然发生不幸。必须行动。如果您珍惜您朋友的生命，请于星期五在那坡利靠岸，在斯布兰迪德旅馆下榻，听候消息到星期六中午。’您必须连续不断地拍发，听见了吗？连续不断地拍发，声音要大，语调要坚决。就这些。”

罗林格按了铃。

“马上把得可林斯基带到我这儿来，”他对匆忙进入办公室的秘书说。“立刻到机场，租一架或买一架——怎么都可以——专用客机。雇一名飞行员和机械师。二十八日前做好起飞准备……”

七十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沃尔夫同赫雷诺夫是在K城度过的。他们装扮成旅行者的样子，在街上东游西逛，同居民们聊天。当城市寂静下来的时候，沃尔夫同赫雷诺夫来到山里。将近半夜时分，他们已经沿着斜坡登上了什图菲尔花园。他们决定，一旦引起警察注意，便装作迷路的旅行者。这样，即便被拘留，甚至被逮捕也不会有什么危险：整个城市都可以证明他们并未到过犯罪现场。在灌木丛中的射击之后，眼见加林的颅骨被击碎，沃尔夫同赫雷诺夫没过四十分钟便又回到城里。

他们爬过矮篱笆，小心翼翼地绕过灌木丛后的空地，来到什图菲尔的住宅前。他们突然停住脚步，面面相觑，莫名其妙。花园和宅子里一片寂静。有几个窗口亮着灯光，直通花园的大门敞开着。幽静的光线撒在石阶上，撒在高草中的陶俑身上。台阶最上一级，坐着一个胖胖的人，轻声吹着长笛。旁边放着一个裹着布的大瓶子。这个胖子正是那天早晨突然出现在发报间附近，听见枪声便转身东倒西歪地向住屋跑去的那个人。现在他样子悠然自得，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

“走，”赫雷诺夫压低声音说，“去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沃尔夫不满地咕哝说：

“我不可能打空。”

他们向台阶走去。在半路上赫雷诺夫低声说：

“对不起，打搅您了……这儿没有狗吧？”

什图菲尔放下长笛，在台阶上转过身来，伸长脖子，仔细端详那两个模糊的人影。

“哦，不，”他拖长声音说，“这里的狗凶着呐。”

赫雷诺夫解释说：

“我们迷路了，本想去参观铁索骷髅遗址……请让我们歇歇脚好吗？”

什图菲尔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沃尔夫和赫雷诺夫鞠了一躬，在下面的台阶上坐了下来，两个人的心情都很紧张、激动。什图菲尔从上面望着他们。

“不过，”他说，“在我有钱的时候，花园里养过几只拴着链子的狗。我不喜欢无赖和夜间来客。（赫雷诺夫急忙捏了捏沃尔夫的手，意思是：别吱声。）美国人使我破产了，我的花园竟变成了流浪汉过路的地方，虽然到处都挂着牌子，上面写着‘闯入花园要罚款一千马克’。在德国，法律和私有财产已

经不再受到尊重了。我曾对一个租用我别墅的人说过：'应该用刺网把花园圈起来，雇一个看门人。'他没有听我话，怪他自己……"

沃尔夫拣起一块小石头，向黑暗中抛去，然后问道：

"这些旅客给您惹了什么祸吗？"

"谈不到什么'祸'，不过倒怪可笑的。这不是，今天早晨就出了事。不过，不管怎样，我的财产没受损失，我还能照样地吃喝玩乐。"

他把长笛贴近唇边，吹出了几个高音。

"说到底，他是在这儿住，还是在科隆和姑娘们酗酒，跟我有什么相干？他的钱全付了，一个分尼不少……没说的。不过，他却有点神经质。若是在战争时期，谁也不会在乎手枪射击声的，他妈的。他把东西一收拾，抬腿就告辞了，告辞了……有什么办法呢。走了，走了也好。"

"他真的一去不复返了吗？"赫雷诺夫大声问道。

什图菲尔微微抬起身，然后又坐了下来。屋中的光亮落在他的脸颊上，油光光的脸上泛出了得意的微笑。他那鼓囊囊的大肚子上下起伏着。

"一点儿也不错。他警告我说，必然有两位先生要向我打听他是否离开这儿的事。走了，走了，亲爱的先生们。若不相信，那么来，我领你们看看他的房间。如果你们是他的朋友，你们可以相信……当然信不信由你，房租已经如数照付了……"

什图菲尔又想站起来，但是双腿已经支持不住他的身体了。看来，从他那里已经探听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了，于是沃尔夫同赫雷诺夫便回到了城里。一路上他们谁也没说话。只是到了桥上，望见反射着路灯灯光的黑黝黝的河水，沃尔夫

突然停住脚步，握紧了拳头：

“这个人简直是个魔鬼！我是亲眼看见他的颅骨被打碎了的……”

七十一

这是一个身材不高、体格结实的人，头发半白，平均地分到两边，戴着蓝色的眼镜，遮住了他的患病的眼睛。他站在磁砖面火炉旁，垂着头，听着赫雷诺夫说话。

在这个苏联大使馆面积不大的接待室里，赫雷诺夫先是坐在沙发，然后换坐到窗台上，接着又在地面上疾步走来走去。

他讲了加林，讲了罗林格。叙述是准确连贯的，不过赫雷诺夫自已也觉得这纷纭成堆的事件中有许多不可思议的地方。

“假如我和沃尔夫错了……那再好不过了，如果我们的结论错了，算我们幸运。不过总还是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发生灾祸的。我们仍然应该考虑这百分之五十。您，作为大使，能够使人相信，施加影响，让人看清……这是十分严肃的事情。这种装置是存在的。塞里卡亲手摸过它。应该马上行动，不能耽搁。您只有不到一昼夜的时间了。明天夜里这一切都将爆发。沃尔夫留在K城了。他正在尽力想方设法警告工人、工会、城市居民、工厂行政当局。当然，当然，没有人相信……甚至您……”

大使望着地面没有说话。

“当地报纸的编辑部在笑话我们呢，都笑出了眼泪……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要把我们当成疯子。”

赫雷诺夫双手抱住了头，没有梳理过的绺绺头发从指头缝隙中露了出来。他瘦削的脸上满是灰尘，发白的眼睛凝滞不动，仿佛是看见了怪物。大使小心翼翼地从镜框后看了他一眼：

"为什么以前您没来找我呢？"

"那时我们还没有掌握事实……某些假定、结论，还近似于想入非非、丧失理智的胡言乱语……直到现在，我还有时放弃原来的想法，一觉醒来，轻松地喘口气……不过请您相信，我的理智是清醒的。我和沃尔夫八昼夜没有脱衣睡觉了。"

沉默一阵后，大使严肃地说：

"我相信，你们不是故弄玄虚欺骗别人的人，赫雷诺夫同志。这种念头已经把你们缠住了，"他急匆匆地扬起了手，止住了赫雷诺夫表示绝望的动作，"不过，你们的百分之五十倒可以相信。我马上动身，我将尽力而为……"

七十二

二十八日，从大清早起，K城的居民便三个一群两个一伙挤在市政广场。一些人迷惑不解，另一些人提心吊胆，纷纷议论着用嚼碎的面包贴在十字路口大楼上的传单。

"无论是政府、厂方和工会，都不愿响应我们紧急的呼吁。今天，我们坚信这一点：工厂、城市、全体居民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我们努力要制止这场灾难，但是由美国银行家收买的那群恶棍们，仍然逍遥法外。想办法自救吧，快离开城市到平原上去。相信我们的话吧，为了你们的生命，为了你们的孩子，为了上帝。"

警察已瞄到了写传单的人，他们开始搜寻沃尔夫。但是

沃尔夫已经无影无踪了。将近中午时分，市政当局发出了公告和警报：千万不要离开城市，制造混乱，因为显而易见，歹徒们是妄图洗劫被丢弃的住宅。

“公民们，有人在捉弄你们。不要丧失理智。歹徒们今天将被捕获，依法予以惩处。”

当局的宣传正中要害，十分有效，那曾使人心惊胆战的秘密，现在变得象萝卜、白菜一样平平常常了。市民们马上安静下来，并哑然失笑了：“编得真巧妙，到时候这帮狡猾的骗子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抢家劫舍、偷盗商店了，哈哈。而我们这些傻瓜，只好整夜在平原上吓得发抖了。”

黄昏来临了。象千万个黄昏一样，落日的余晖照亮了城市的窗户。树间的小鸟停止了啼叫。从河上，从湿洼的岸边传来了‘呱呱’的蛙鸣。砖砌的新教教堂上的大钟奏起了使可恶的法国佬闻之丧胆的《古老的莱茵河》，时钟敲了八下。柔和的光流从酒馆的窗口泻出，酒馆的常客们悠然自得地在啤酒的泡沫中浸着胡子。市郊酒馆铁索骷髅的店老板，也安静下来了。他在空旷的凉台上踱着步，咒骂着政府、社会党人、犹太人，吩咐把窗棚板关好，然后骑着自行车到城里会情妇去了。

此刻，丘陵西坡，沿着一条人迹稀少的道路，几乎毫无声息地驶过了一辆熄了灯的汽车。晚霞已经隐去，星星还不太明亮，山后发出一片冷冰冰的光——月亮升起来了。平原上有些地方闪烁着黄色的灯光。只是在工厂区生活还在沸腾着。

在城堡遗址尽头的崖边，坐着沃尔夫和赫雷诺夫。他们又把各个角落搜索了一遍，登上了方塔。哪里也没有发现加林准备作案的痕迹。有一阵他们似乎觉得，远处驶过一辆汽

车。他们凝神静听，向黑暗中注视。傍晚是寂静的，弥漫着大地古老静谧的气氛。时而阵阵微风从下面吹来花朵的湿润的芳香。

“我看过地图，”赫雷诺夫说道，“我们最好从西边下山，从五点三十分停邮车的小火车站穿过铁路。我想那里不会有警察值勤。”

沃尔夫回答道：

“这一切都做得太愚蠢，太可笑了。人还是在不久前才由四肢爬行变为后肢直立，他们还没能完全摆脱几亿年造成的愚昧和野蛮。得不到伟大的思想领导的群氓是一种可怕的东西。人们不能没有领袖。他们本能地倾向于返回四肢爬行的时代。”

“您怎么讲出了这样的话，沃尔夫？……”

“我疲倦了。”沃尔夫坐在石头堆上，双拳抵着结实的下巴。“难道您一点也没有想到，二十八日我们将会象骗子和强盗一样被捕获？假如您能看见，当我在这些政府的代表们面前辩白时，他们将会怎样面面相觑……唉，我多么傻呀！他们还是对的，问题就在这儿。他们永远不会知道，曾经面临过什么样的威胁……”

“如果不是您那一枪，沃尔夫……”

“他妈的！……要打中该多好啊……我宁愿在劳改营里蹲十年，只要能向这些白痴们证明……”

沃尔夫的声音，此时在遗址中嗡嗡回响着。离谈话人三十步远的地方，恰如一个猎人偷偷逼近发情的大雷鸟，加林正在残垣断壁的荫影中，向他们逼近。他清楚地看到了崖上的两个人影，听到了每一句话。墙的尽头和方塔中间的开阔地，他是爬过去的。放着“铁索骷髅”的拱形洞穴和塔根毗连

的地方，横卧着一根沙石柱的残体。加林在那后面藏了起来，响起了碎石和锈铁的声音。

沃尔夫一跃而起。

“您听见了吗?”

赫雷诺夫望着那堆碎石块。(加林就是从那里钻到了地下。)他们跑了过去，围着塔绕了一周。

“这附近有狐狸窝，”沃尔夫说。

“不，方才好象是夜鸟的叫声。”

“我们该走了。我们已经开始出现幻觉了……”

当他们走近一条通向山路的小道时，传来了第二次响声，好象什么东西掉到地上滚动起来。沃尔夫浑身一震。他们屏息静听了好久。寂静本身似乎也在耳中鸣响了。“斯布留—斯布留，斯布留—斯布留[1]”，时而在那边，时而就在跟前，看不见的夜鹰边飞边发出短促温柔的叫声。

“走吧。”

“唉，太蠢了。”

这一次，他们坚决地、头也不回地向山下走去。这样便使他们当中的一个人保全了性命。

七十三

沃尔夫坚持说加林的颅骨打碎了，这并没有完全错。当加林在话筒面前沉默片刻，俯身去取桌边冒着烟的雪茄时，他戴在耳上检查自己发报声音的胶木制耳机突然被打成了碎片。同时他听到了刺耳的枪声，感到颅骨左面一阵疼痛。他

---

① 斯布留，СПЛЮ：俄语，为“我睡觉”的意思。

马上侧身倒了下去，翻身伏在地上，一动不动。他听到了什图非尔的叫声和刺客逃跑的脚步声。

“谁干的，罗林格还是塞里卡？”两小时后驾车向科隆急驶时，他还在猜这个谜。然而只是现在，听到崖边两个人的谈话，才发现了谜底。“好个塞里卡，真能干……可是不管怎样，唉，还是使用了言定禁止的手段……”

他挪开了遮盖地道口的生锈的铁盖，钻入地下。他手里拿着电筒，踏上毁坏的阶梯来到“石袋”，这是一间象诺尔曼人塔墙一样厚的单人囚房。这间空荡荡的囚房，两步半长，两步半宽。墙上还遗留着铜环和铜链。对面墙边马马虎虎搭起的木架上安放着那架装置。木架下面放着四铁罐甘油炸药。装置的枪口对面的墙壁已被穿透，洞口从外面用“铁索骷髅”的骨架遮住了。

加林灭了电筒，把枪口挪开，伸手到洞口推开了骨架。颅骨砰的响了一声，骨架滚到一边去了。从洞口看到了工厂的灯火。加林有一双敏锐的眼睛。他甚至辨出了厂房里走动的从高处看来变小了的人影。他全身颤抖，牙关紧咬。他没有预料到，接近这一关键时刻，会是这样艰难。他又重新把装置的枪口对准了洞眼，安装就绪。他打开了后盖，检查了一下锥体发火物。这一切都是一周前就准备停当的。他的第二个装置和旧模型放在下面草丛中的汽车里。

他砰的一声关好盖，把手放到磁石发电机的杠杆开关上。就是用这种电机使圆锥体自动燃烧。他从头到脚地颤抖不已。不是良心（世界大战后还讲什么良心！），不是恐惧（他本来是玩世不恭的），也不是对牺牲品的怜悯（它们距离太远）使他忽而打冷战，忽而发烧。他清清楚楚知道，只要将旋钮一转，他便会成为人类的敌人。这纯粹是一种在经历重大关键时刻产

生的心理上的激动。

他甚至把开关上的手缩了回来，伸到口袋里掏烟。这时激奋的大脑对手的动作提出了警告："你在拖延，你在自我欣赏。这是发疯……"

加林转动了磁石发电机。装置中冒出了火焰，咝咝燃烧着。他开始慢慢地拧动测微螺旋。

七十四

赫雷诺夫第一个注意到天空高处一个奇怪的光团。

"又一个，"他轻声说。他们正在向崖上走去，看到光团在半路停住了，抬头望着。比第一个稍低，在树林的轮廓上空，出现了第二个火团，迸射着火星，象一支要燃完的火箭，开始降落……

"这是鸟儿发光，"沃尔夫低声说，"您看森林上空的那条光带，一定是一只夜鹰摇摆着匆匆飞过去了，还一直在叫：'斯布留—斯布留。'它闪了一下，翻了个筋斗，掉下来啦。"

"它们一定是碰到电线了。"

"什么电线……"

"难道您没看见，沃尔夫？"

赫雷诺夫指着一根发光的，象针一样直的线。它从遗址向苯胺公司的工厂方向伸延过去，它经过的地方看得见闪光的树叶，燃烧的鸟体。现在它更明亮了，看见了被切了一大段的象堵墙似的黑黝黝的松林。

"它正在下降！"沃尔夫喊道。话还没说完，两个人猛地明白了这条光线是什么东西。他们惊呆了，注视着它的去向。光束的第一次打击落在工厂的烟囱上，只见烟囱晃了晃，从中



间断为两截，倾倒了。因为相距太远，没有听到响声。

几乎与此同时，从烟囱左边长长的楼房顶上腾起一股气流，变成玫瑰色，同黑烟搅和在一起了。再往左边一些，便是五层的主体楼。突然间所有窗户的灯光全灭了。从上往下，整个楼房正面划过了曲折的光线，一次又一次……

赫雷诺夫象兔子一样叫了起来……大楼坍塌了，房架被烟雾淹没了。

沃尔夫同赫雷诺夫转身冲到山里，来到城堡遗址。他们穿过蜿蜒小路，沿着榛林和小树林地带向陡坡爬去。两人哼哧着、咒骂着，一个用俄语，另一个用德语。忽然又传来轰然一声巨响，仿佛大地做了一次深呼吸。

他们回转身去。此刻能够看到绵延许多公里长的整个工厂了。楼房的一半，象纸板房一样在燃烧。下面，城市中心，腾起了灰黄色的蘑菇云。双曲线体装置的光束在这个大破坏中狂跳乱舞，寻找着最主要的物体——易爆的半成品仓库。半边天上霞光四射。团团烟雾，黄色、棕褐色、银白色的火舌蜿蜒面上，高过山顶。

“唉，晚了！”沃尔夫喊道。

可以看见，在白带似的道路上正流泻着拥挤的人群。河流映照着冲天大火，泛起了黑色的斑点。这是居民们在逃命，在向平原奔跑。

“晚了！晚了！”沃尔夫喊道。唾沫和鲜血在他下巴上流着。

挽救为时已晚。在城市和工厂之间，在杂草丛生的原野上，一排排的砖屋顶，突然被掀到空中。大地膨胀起来。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这种景象。顷刻间从地缝中蹿出了烈焰的火舌。接着便从火焰中蜿蜒升起了一股耀眼夺目，谁也没有

见过的明亮炽热的瓦斯火柱。天宛若飞离了平原的上空。整个空间充满了绿红色的光。在这种光照下，就象在日蚀时一样，显露出了每条树枝，每束小草，每块石头，还有两张呆若木鸡的苍白的人脸。

又一次打击，又一声轰鸣。迸裂的大地发出吼叫，地动山摇。飓风摇晃，折弯了树木。飞砂走石，焦木乱舞，烟雾弥漫了整个平原。

周围变得黑沉沉的了。黑暗中又发生了第二声、更可怕的爆炸。整个烟雾弥漫的空中充斥着阴暗的赤褐色的脓状的光。

风、碎石、败枝把赫雷诺夫和沃尔夫掀倒，卷到了崖底。

七十五

“杨辛船长，我要上岸。”

“是。”

“我想让您同我一起去。”

杨辛高兴得脸都涨红了。一分钟后，一艘六桨的油漆闪亮的小艇从亚利桑那号的船舷上放到了清澈的水中。三名皮肤暗红色的水手顺缆绳滑到了小艇的划手座位上，扬起船桨，做好了准备。

杨辛在舷梯上等着。卓娅并不着急，她仍在漫不经心地望着层层叠起的那坡利城由于热雾笼罩而模糊不清的轮廓，望着土红色的城墙，城内高耸的古堡塔楼，望着维苏威火山懒洋洋冒着烟的山顶。风平浪静，大海象镜面一样光亮。

无数小船在海湾缓缓浮动。有一只船里一位身材高高的

老汉站在船尾划桨，那模样就象米开兰基罗①的绘画。白髯披散在深色的、缀满补钉的破旧斗篷上，银发乱蓬蓬地盘在头上，肩上搭着粗麻布袋子。

这是世界闻名的乞丐别波。

他乘着私有的小船乞食。昨天卓娅从舷梯上掷给他一张一百美元的钞票。今天他又驾船向亚利桑那号驶来。别波怕是古老意大利为诸神和诗神们宠爱的最后一个浪漫人物了。这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人们幸运地看到了这些古老的遗迹，但是再没有人为之流泪了。那些付出响当当的金币，在庞贝城②蔡茨里·尤库杜斯宅邸的遗址中为别波画像的艺术家们，他们的尸体怕已在战场上腐烂了吧。世界变得多么寂寞啊。

别波缓缓调转船桨，滑向由于反光而变成淡绿色的亚利桑那号的舷梯。他仰起堆满皱纹、长着两条浓眉毛、象一枚奖章般神情庄重的脸，并伸出了手。卓娅俯身向下，用意大利语问他道：

“别波，破个谜，偶数还是奇数?”

“偶数，夫人。”

卓娅将一叠崭新的钞票扔到他的船上。

“谢谢，美丽的夫人。”别波庄严地说。

没有理由再拖延了。卓娅用别波做了一次占卜，如果这个乞丐驾船来此并回答说“偶数”那就意味着一切都将如愿。

但是，总还有些不祥的预感使她不安：一旦斯布兰迪德旅

---

① 米开兰基罗（1475—1564）：天才的意大利雕塑家、画家、建筑家和诗人，文艺复兴时代的伟大代表之一。

② 庞贝：意大利古城，位于那坡利附近，维苏威火山脚下，公元79年毁于火山爆发。

馆里有警察埋伏呢？可是命令的语调又在她耳边回响："……如果您珍惜您朋友的生命……"。没有选择的余地。

卓娅下到小艇上。杨辛操起舵盘，船桨挥动起来，圣·留齐堤岸大街迎面飞来。这条大街上楼房的楼梯都建在外面，绳子上挂满了衬衣和破布，狭窄的小巷顺着石梯通向山上。还有半裸的孩子们，站在门边的妇女，棕色的山羊，紧挨水边的卖牡蛎的货棚，摊在花岗石岸上的鱼网……

小艇刚一靠上堤岸边的木桩，便从上边沿石阶跑下来一群衣衫褴褛的孩子。叫卖珊瑚胸针的小贩，旅馆的招揽生意的人。双座马车的车夫挥舞鞭子，叫喊着招徕乘客，衣不遮体的孩子们在腿下钻来钻去，哀叫着，向美丽的外国女人乞求小钱。

卓娅同杨辛坐进马车后，吩咐道：

"斯布兰迪德旅馆。"

七十六

卓娅问旅馆的看门人，有没有拉莫莉夫人的信件。那人递给她一封没有署名的电报："等到星期六傍晚。"卓娅耸耸肩，订好房间，便同杨辛乘车游览市容去了。杨辛建议先参观博物馆。

卓娅用忧郁的眼神扫视了这群永远呆滞不动的复兴时代的美人，她们裹着硬邦邦的锦缎，不理发，看样子也不是每天洗澡；她们为自己的阔肩肥臀而洋洋得意，岂不知现在巴黎任何一个市场女贩子都会为此害臊的。那些皇帝的大理石脑袋，发绿的青铜色面孔（它们最好还是埋在土里……），庞贝壁画上的少年淫画，更使人讨厌。不，古罗马和文艺复兴

时代的口味太糟了。他们不懂得犬儒主义[1]的刺激性。他们满足于掺了水的葡萄酒，斯斯文文地同盛装艳服、德行高尚的女人接吻，他们沾沾自喜于肌肉的健美和勇士的风尚。这些意大利人至今还怀着虔敬的心情，拖着这条旧时代的尾巴。他们哪里知道，驾驶赛艇一小时飞驰二百公里是什么滋味。更不懂得汽车、飞机、电灯、电话、无线电、电梯、时髦的裁缝和支票（须知用一张支票你可以在十五分钟之内得到一笔价格超过整个古罗马的黄金）的妙用，更谈不上利用它们使生活的每分钟都能获得尽情的享乐。

“杨辛，”卓娅说道。（船长在身后紧紧跟随，相距只有半步；他腰板挺直，面色黄中透红，穿着白色的熨得笔挺的衣服，随时准备效犬马之劳。）“杨辛，我们在浪费时间。我觉得太无聊了。”

他们一起来到饭店。饭间，卓娅起身，把裸露的美丽的手臂搭在杨辛的肩头，带着一种漠然的表情，微闭双眼，同他跳舞。人们把目光疯狂地投到她身上。跳舞引起了腹饥和干渴，船长鼻孔微颤，望着盘子，害怕流露出眼中的欲火。现在他才知道，百万富翁们的情妇是什么滋味。他在跳舞时还从来没有触摸过如此温柔、颀长、肉感的背脊。他的鼻子也从来没有嗅到过这种皮肤和香水的芳香。那声音，富有音乐感，带有嘲弄的意味……多么聪明，……多么雍容华贵……

在离开饭店时，杨辛问道：

“今晚我在哪过夜？在游艇上，还是在旅馆里？听您吩咐。”

卓娅惊奇地迅速看了他一眼，随即转过头去，没有回答。

---

① 犬儒主义：指古希腊抱有玩世不恭思想的一派哲学家的思想。

七十七

饮酒和跳舞使卓娅有点飘然欲仙了。"噢——拉——拉，我要弄个明白。"卓娅扶着杨辛的僵硬的手，进入旅馆大门。看门人在递钥匙的时候，做了一个鬼脸，黑黝黝的那坡利型的脸上，闪过了一丝奸笑。卓娅突然惊觉起来：

"有什么消息吗?"

"什么消息也没有，太太。"

卓娅对杨辛说道：

"先到吸烟室去，抽支烟，如果您不讨厌和我聊天，我打电话叫您……"

她轻飘飘地踏着红地毯上楼去了。杨辛留在下面。拐弯时她转过身来嫣然一笑。杨辛如醉如痴，走进吸烟室，在电话旁坐下了。他点着了一支烟，她就是这样吩咐的。他把身子仰在沙发上，头脑里想象驰骋：

……她进入了自己的房间……摘下帽子，脱下白色的呢绒斗篷……她开始慢吞吞地、懒懒洋洋地、如同小男孩一样用一种略嫌笨拙的动作脱衣服……衣裙落地了，她跨过了它，在镜子面前停住了……她张大眼睛仔细端详着自己的迷人的姿容……是的，是的，她不会着急的，女人都是这样的……哦，杨辛船长是有耐性等待的，……她的电话在床头桌上……就是说，他会看见她在被窝里……她靠在肘上，另一只手伸向电话……

但是电话没有响。杨辛闭上眼睛，不愿看见这可恶的电话。……唉，总不能象个孩子似的钟情呀……假如她突然变心呢？杨辛霍地跳将起来。他面前站着罗林格。船长的血仿

佛一下子全涌到了脸上。

"杨辛船长，"罗林格用吱吱呀呀的嗓音低声说。"感谢您对拉莫莉夫人的关怀照料。从今天开始她不再需要这些关照了。您可以去履行自己的职责了……"

"遵命，"杨辛的声音宛若从嘴唇里发出来似的。

罗林格这一个月来变化很大，脸色发黑了，两眼深陷，象刷子似的黑红色胡须长满双颊。他穿着棉夹克，胸前的口袋鼓鼓的，装满了钱和支票簿……"左拳对准太阳穴，右拳斜击过去，对准颧骨，就会把这个癞蛤蟆打个七魂出窍……"杨辛的铁一般的拳头捏着仇恨。假如卓娅此刻在场，只要向船长递个眼色，罗林格就会被砸成一堆碎骨烂肉。

"一小时后我到亚利桑那号，"罗林格蹙着眉头命令道。

杨辛从桌上拿起制帽，紧紧扣在头上，走了出去。他跳上了马车："到堤岸大街！"他觉得每个路人都在望着他发笑："怎么样，挨了一顿耳光吧！"杨辛递给马车夫一把零钱，向小艇跑去："快划，狗崽子们。"他沿舷梯跑上船舷，对大副吼道："甲板上脏得象个牲口栏！"他跑到自己舱里，反锁上门，帽子也没摘，一头扑倒在沙发床上。他轻声地哼哼着。

就这样，整整过了一个小时，他听到了值班员的呼喊和水面上回话的微弱的声音。舷梯吱吱响了，大副快活、响亮地喊道：

"吹哨，全体甲板上集合！"

主人驾到。杨辛要想保住自己残存的自尊心，只好在见到罗林格时装作在岸上什么也没发生过。他不失身分地、镇静地登上船长台。罗林格也上了船长台。杨辛报告说，游艇情况良好。罗林格听后握了握船长的手。仪式结束了。罗林格点燃一支雪茄，他矮矮的身材，完全是陆上装束，那一套

深色暖和的西服，同这豪华的亚利桑那号和那坡利的天空极不相称。

已经是午夜时分。群星在桅杆和横桁间不停地闪烁。城市和轮船的灯火在玄武岩一般黝黑的海湾水面上反射着光辉。一条驳船鸣起汽笛，随即又沉寂下去。远处，油呼呼的灯柱在摇曳着。

罗林格，似乎在专心吸雪茄，品着它的味道，朝着船长喷出缕缕烟流。杨辛垂着双手，彬彬有礼地站在他的面前。

"拉莫莉夫人执意要留在岸上，"罗林格说，"这当然是撒娇、任性，但是我们美国人一向尊重女人的意志，即便是明显的怪僻和狂妄的行为。"

船长不得不点头表示同意。罗林格把左手放到唇边，咂了咂手掌的上部。

"我要在船上呆到明日清晨，也许是明天一整天……为了不使我的到来被人们曲解……（咂了一阵之后，他把手伸到从开着的船舱门射进来的光亮里。）哎，是这样，不被歪曲……（杨辛望着他的手，发现上面有指甲挠过的伤痕。）我可以满足您的好奇心：我在船上等一个人。不过他并没想在这儿会我。他应该很快就会到的。当他登上船舷时，您马上派人向我报告。夜安。"

杨辛的脑袋里象烧起了一团火。他正在费尽心机想弄清其中的蹊跷。拉莫莉夫人留在岸上了。为什么？撒娇任性……还是她在等着他？不对，那主人手上新出现的抓伤如何解释？……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她突然在床头被割断了喉咙？还是被装进麻袋沉入了海底？百万富翁是不择手段的。

在饭厅夜餐时，杨辛要了一杯不掺苏打水的威士忌，想醒醒脑袋。大副讲述了报纸上一条骇人听闻的消息——苯胺

公司德国工厂的奇怪爆炸，邻近小城的毁灭和两万多人的死亡。

大副说道：

“我们的主人走红运了。苯胺工厂的完蛋，使他大发横财，这笔钱可以把德国连同它的一切，包括犹太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一起买来。为主人干杯。”

杨辛把报纸带回自己的舱里，仔细阅读了这次爆炸的经过和一个比一个荒诞的关于起因的猜测。罗林格醒目的名字充斥报纸所有栏目。在时髦栏里宣称，从下一季度开始最时髦的打扮是：遮住双颊的胡须，圆顶礼帽将取代软帽。在《至上报》头版登载着亚利桑那号的照片和一张椭圆形的拉莫莉夫人美丽动人的头像。望着她，杨辛觉得失魂落魄了。他的不安心情愈来愈强烈。

夜里两点钟，他走出船舱，看见罗林格坐在上甲板的安乐椅中。杨辛回到舱里。他脱光衣服，穿上一件细绒轻便游泳衣，把帽子、鞋、钱夹等物捆到胶皮袋中。钟打了三点。罗林格还坐在安乐椅上。四点钟，他依然没动地方。不过他的头埋在两肩当中，身体一动不动，他睡着了。过了一分钟，杨辛无声无息地顺着锚链下到水中，向岸边游去。

七十八

“卓娅太太，不必徒劳了：电话和电铃都切断了。”

卓娅又在床边坐起身来。一个冷笑牵动了她的嘴角。斯达西·得可林斯基坐到了房间中间的安乐椅上，掐着胡须，端详着自己的矮腰漆皮鞋。他不敢抽烟，卓娅绝对禁止抽烟，而罗林格又吩咐过对这位太太要有礼貌。

他试图谈谈自己在华沙和巴黎的桃色事件，然而卓娅轻蔑地盯着他的眼睛，使他的舌头有点不听使唤了，只好闭上嘴。已经是早上五点钟了。卓娅为了脱身，使出了欺骗、诱惑各种招数，然而都无济于事。

“不管怎样，”卓娅说道，“我总会想出办法报告警察局的。”

“旅馆的侍者全被收买了，给了他们一大笔钱。”

“等街上人多的时候，我打破窗户喊叫。”

“这一点也设法预防了。甚至已经雇好了医生，来确诊您的神经病发作。太太，对外界来说，您是一位企图欺骗丈夫的妻子。您得不到法律保护了。谁也不会帮您的忙，谁也不会信您的话。还是老老实实坐着吧。”

卓娅把手指捏得咯咯作响，用俄语说道：

“你这个恶棍。波兰鬼。走狗。下流胚。”

得可林斯基气得鼓鼓的，胡子都竖了起来，但是并没有得到骂人的命令。他气哼哼地嘟囔说：

“哎，我们知道，娘儿们发现自己的美貌迷不住人，她们会怎样骂街的。我可怜您，太太。但是这一天一夜，也许是两天两夜，我们就只好这样面对而坐着了。您最好是躺下，安静一下您的神经……睡吧，太太。”

他没想到，卓娅这一次竟顺从了。她扔掉便鞋，仰身在枕头上躺好，闭上了眼睛。

透过睫毛，她看见了得可林斯基胖呼呼的满是怒气的脸在仔细地注视着她。她打了一个呵欠，又一个，把手放到了腮下。

“我累了，愿意怎样就怎样吧，”她低语说，又打了一个呵欠。

得可林斯基舒舒服服地坐在安乐椅中。卓娅均匀地呼吸着。过了一会儿，波兰人开始揉眼睛了。他站起身，走了一圈，倚到了门框上。看样子是要站着让自己清醒清醒。

得可林斯基是个蠢货。卓娅已经从他口中探知所需的一切，她现在等着得可林斯基睡着。总是靠在门框上太吃力，得可林斯基又看了一遍锁，回到了安乐椅上。

过了一分钟，他的肥胖的下巴耷拉下来了。这时卓娅从床上溜了下来。她急遽地从他背心口袋里掏出了钥匙。她用手拎着鞋，把钥匙伸进锁孔，锁得紧紧的锁头突然响了一声。

得可林斯基象做了个恶梦，惊叫起来："谁？干什么？"霍地一下便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卓娅打开了门。但得可林斯基抓住了她的肩膀。她马上咬住他的手，狠狠地给了他一口。

"你这条母狗，你这个窑子娘儿！"他用波兰话骂道。他用膝盖向卓娅腰上顶了一下，把她掀倒在地。他一边把卓娅往屋子中间踢着，一边设法去关门。但是有个什么东西在妨碍着他。卓娅看见他的脖子变成血红色了。

"谁在那儿？"他一边用肩头挤着，一边嗄声问道。

但是他的脚仍在地板上滑着，门慢慢地被推开了。他急忙从后裤袋里掏出手枪，可是手枪突然飞到了屋子中央。

门口站着船长杨辛。湿透的衣服裹着他肌肉凸起的身躯。他望着得可林斯基的眼睛，突然闪电一般地扑了过去。本来是准备给罗林格的一击，落到了波兰人的身上：这是一次双重打击，体重集中在伸出的左拳上，打的是鼻梁，右拳随着肩头的一挥从下方击中了下颚。得可林斯基没来得及叫出声来，便倒在地毯上了。他的脸被打开了花，鼻歪嘴斜。

杨辛的第三个动作是转向拉莫莉夫人。他的肌肉还在嘣嘣跳动。

“听您吩咐，拉莫莉夫人。”

“杨辛，赶紧到艇上去。”

“是，到艇上去。”

就象不久前在饭店那样，她把臂腕搭在他的脖子上，几乎把嘴紧靠他的双唇，却没有吻他：

“斗争刚刚开始，杨辛。最危险的斗争还在前头。”

“是，最危险的斗争还在前头。”

七十九

“车夫，快，快赶……我听着呢，拉莫莉夫人……原来是这样……那时我正在吸烟室等着呢……”

“我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摘下帽子，脱下斗篷……”

“我知道。”

“您怎么知道？”

杨辛的手在她背后抖了起来。卓娅做了一个温柔的动作当作回答。

“我没有发现挡住邻室门的橱柜已经挪开了。我还没来得及走到镜前，门开了，我面前出现了罗林格……我知道他昨天还在巴黎。他最怕坐飞机……既然他到这里来了，说明发生了对他生死攸关的事情……现在我才明白，他的来意是什么……我当时大发雷霆。他们诱骗我，给我设了圈套……我把他臭骂了一顿……他堵着耳朵出去了……”

“他下楼到了吸烟室，要打发我回艇上去……”

“问题就在这儿……我多傻呀！……这些跳舞呀，酒呀，各种各样的蠢事呀……是的，是的，亲爱的朋友，要斗争就不能做这些蠢事……两三分钟后他回来了。我说：‘咱们谈清

楚吧……'他用一种粗野的语调(他从前不敢用这种调子同我谈话)说:'没有什么可谈的，您就坐在这屋子里，直到我放您出去……'这时我打了他几个耳光……"

"您是一个真正的女人，"杨辛欣喜若狂地说。

"得了，亲爱的朋友，这是我做的又一件蠢事。他可真是个胆小鬼！……竟忍受了这四记耳光……站在那里嘴唇直抖……只是想抓住我的手，可这并不那么容易。最后，我又做了第三件蠢事：我号啕大哭起来……"

"啊，这个坏蛋，这个坏蛋！……"

"别打岔，杨辛……罗林格对眼泪有特异反映，他一见眼泪，全身便抽搐起来……他宁愿挨四十个嘴巴……于是便把波兰人叫了来，那个人一直站在门外。他们是一切都约好了的。波兰人坐到了安乐椅上。罗林格对我说：'我已命令他万不得已时可以射击，'说完就走了。我向波兰人寻根问底，一小时后，罗林格背叛计划的全部细节我都弄清楚了。杨辛，亲爱的，事关我的幸福……如果您不帮忙的话，一切都完了……催马车夫快赶，快……"

马车在堤岸大街上疾驶，在这拂晓前，街上空无一人。马车在花岗石台阶前停住了，下面黑黝黝的水面上有几只船发出吱吱的响声。

过了不多久，杨辛抱着尊贵的拉莫莉夫人，毫无声息地沿着从船尾扔下来的绳梯，登上了亚利桑那号船舷。

八十

罗林格被清晨的凉风吹醒了。甲板湿漉漉的。桅杆上的灯火暗淡下去了。海湾和城市还在阴影之中，然而维苏威火山

的烟雾已经变成了玫瑰色。

罗林格环顾四周的警戒灯火和船只的轮廓。他走近值班水手，在他旁边站了一会儿，鼻子哼哧了一声，然后登上了船长台。从船舱立刻走出了杨辛，洗得干干净净，衣服笔挺。他道了早安。罗林格鼻子哼哧了一声，不过比对值班水手略有礼貌一些。

他久久没有说话，用手拧着上衣扣子。这是一个坏习惯，有一个时期卓娅曾帮助他改掉。现在横竖一样了。何况，也许下一个季度巴黎会把拧扣子当作时髦呢。裁缝们一定会设计出一种专门供拧的扣子吧。

他断断续续地问：

"人淹死了能浮上来吗？"

"负重就浮不上来了，"杨辛镇静地回答。

"我是问：在海上，如果人淹死了，就是——淹死了？"

"发生过这类事情，由于动作不小心，或者被大浪冲走了，或者其它什么偶然事件，全归于不幸溺水，当局通常并不过问。"

罗林格肩头动了一下。

"关于溺水者，我就要知道这些。我回舱里去。我再重复一遍，如有小船靠近，不要说我在船上。接待来人，并向我报告。"

他离去了。杨辛回到舱里。在拉上的蓝色窗帘后面，船长的沙发床上，卓娅正在酣睡。

八十一

九时许，一只船向亚利桑那号划来。桨手是一位快活的

衣衫褴褛的流浪汉，他举起桨喊道：

“哈罗……是亚利桑那游艇吗？”

“是又怎么样？”一个丹麦水手从舷墙俯下身来回答说。

“你们这条船上有个罗林格吗？”

“假如有呢？”

流浪汉笑了笑，露出了一嘴漂亮的牙齿：

“给你。”

他灵巧地把一封信扔到了船上，水手拾起了信，流浪汉用舌头弹了一声说：

“水手，带咸味的眼睛，给支雪茄抽吧。”

丹麦人正在考虑应该给他扔点什么，那个人已经划船走了。由于在这炎热的早晨，生活所给与的无法抑制的欢乐，流浪汉在船上跳着舞，做着鬼脸，放开喉咙高歌了。

水手将信交给了船长(这是命令)。杨辛拉开窗帘，向睡着的卓娅俯下身去。她张开充满睡意的眼睛。

“他在这里？”

杨辛把信递给了她。卓娅读道：

“我受了重伤。请发慈悲。为了您的利益，我曾象狮子一样搏斗，但终于发生了不可想象的事：卓娅逃跑了。我伏地求……”

卓娅没有读完，把信撕了。

“现在我们可以安心等他了。(她望了杨辛一眼，把手伸给他。)杨辛，亲爱的，咱们应该有个约定。我喜欢您。我需要您。这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事终将发生……”

她短促地叹息了一声：

“我感到，您会有很多麻烦。亲爱的朋友，什么爱情呀，嫉妒呀，忠诚呀，这都是生活中多余的东西……我知道有一

种欲望。这是人的本能。您有获取的自由，我有献身的自由，记住，杨辛。我们订个条约：我或者身败名裂，或者统治世界。（杨辛双唇紧闭，卓娅喜欢这个动作。）您应该成为实现我意志的工具。您现在要忘掉我是一个女人。我是个幻想家。我是一个冒险家，您懂吗？我要掌握一切。（她用手画了个圆圈。）就是那个人，唯一的一个人，能让我实现这一切，他现在应该来到亚利桑那号上。我在等他，罗林格也在等他……"

杨辛举起一个指头，回头望了一下。卓娅拉上窗帘。杨辛上了船长台。罗林格双手抓着栏杆，站在那里。紧闭的嘴歪扭着，脸上变了颜色，满面怒容。他在凝视着仍然雾气霭霭的远方和海湾。

"你看，他来了，"罗林格吃力地吐出这几个字，他伸出手去，一个指头在这蔚蓝色的水面上弯成勾形，"就在那条船里。"

他的惶然神情，使水手们大吃一惊，这个象螃蟹一样弯着腿的人跑下船长台的阶梯，下到自已舱里不见了。从那里他又给杨辛打了电话，重复了已经下达的命令：在游艇上抓住那个坐六桨船驶来的人。

八十二

罗林格还从来没拧掉过上衣扣子，现在他已经拧掉三个了。他站在由贵重木料装修的，铺着设拉子① 地毯的豪华舱房中间，望着壁钟。

拧完纽扣，他开始咬指甲。他转眼之间又回到初来时那

① 设拉子：伊朗南部一城市，以产地毯出名。

种粗野的状态。他听到值班水手的呼叫和加林在船上的回答。他听到了这一声音，双手冒出了汗。

船重重地撞在游艇舷上。响起了水手们友好的咒骂声。舷梯吱呀作响，传来了噔噔的脚步声。"拿着，抓住，……小心……好了……送到哪儿?"——这是在卸着装有双曲线体的箱子。然后一切又陷入寂静。

加林落进了圈套。终于成功了！罗林格用冰凉湿润的手指摸着鼻子，发出了象是咳嗽般的嗞嗞声。认识他的人都断言，他从来没有笑过。不对！罗林格是喜欢笑的，但是不让别人看见。他笑是在他独自一人的时候，是在获得成功之后，正象现在这样，那笑是无声的。

然后他打电话问杨辛道：

"抓到船上来了吗?"

"是。"

"把他带到底舱，锁在里面。要努力做得干净利落，人不知鬼不觉。"

"是，"杨辛敏捷地回答，甚至有些过于敏捷，反而引起了罗林格的不快。

"哈罗，杨辛?"

"是，听您吩咐。"

"一小时后游艇应该在公海上。"

"遵命。"

船上忙碌起来。锚链哗啦哗啦响。马达突突转。舷窗外闪过淡绿色的水流。海岸开始旋转，一阵湿润的风吹进了船舱。一种欢乐的快速感充满了亚利桑那号整个健美的船体。

显然，罗林格明白，他正在做一件大蠢事。但是从前的那个罗林格——冷静的赌徒，意志顽固的水牛，每个礼拜都

要参加布道的人——已经不复存在。他现在的行动总而言之并不是因为这样做有利，而是不眠之夜的痛苦、对加林的仇恨和嫉妒所促成的：踏碎加林，夺回卓娅。

甚至于难以置信的成功（苯胺公司的毁灭）也象在梦中一样过去了。罗林格甚至没有兴趣去想全世界二十九家交易所点给他的几亿美元。

那一天他按约定在巴黎等候加林。加林却没有到。罗林格预感到了这一点，三十日便匆匆飞到那坡利了。

眼下卓娅已从赌博中收拾掉了。他和加林之间已无第三者。这次惩治是经过精心策划的。罗林格点起了一支雪茄，故意拖延了片刻。他从船舱来到走廊、打开了通往下甲板的门，那里放着一些装有装置仪器的箱子。坐在上面的两个水手，跳了下来。他把他们打发到底舱里去。

他砰地一声关好通往下甲板的门，不慌不忙地向对面的船长舱走去。他抓住门把手，发现雪茄的烟灰掉了半截。罗林格洋洋自得地笑了，他的思绪清晰，他很久没有感受到这种满足了。

他打开了门。船长舱里，在水晶灯罩的吊灯照耀下，有三个人坐在那里望着他，他们是：卓娅、加林和塞里卡。罗林格霍地一下退到走廊里去。他突然感到窒息，他的大脑似乎刹那间被勺子搅成了一团，鼻尖渗出了汗珠。接着，令人觉得完全反常的是，他竟可怜而又难看地笑了笑，就象一个被当场捉获的涂改帐目的职员（二十五年前他曾经历过这种事情）。

"日安，罗林格，"加林起身说，"我来了，老朋友。"

八十三

最可怕的事发生了，罗林格陷入窘境。

怎么办？咬牙切齿，咆哮大怒，开枪射击？这会更糟，更蠢……船长杨辛叛卖了他，这是明显无疑的。船员们是不可靠的……游艇在公海上。罗林格用意志力（他心中甚至有某种东西嘎吱响了一下）从脸上赶走了那令人讨厌的微笑。

“啊！”他扬起手摇了摇，寒暄着，“啊，加林……您打算兜兜风？请，太高兴了……让我们来欢庆一番……”

卓娅不客气地说：

“您是个糟糕的演员，罗林格。不要再演戏了。进来，坐下吧。这里都是自己人——不共戴天的仇人。是您自己筹组了这一愉快的团体来游历地中海的，是您自己的过错。”

罗林格用鱼白色的眼睛望了她一眼。

“拉莫莉夫人，在伟大的事业中，不存在私人的仇恨或者友谊。”

他说完，便在桌旁坐下，坐在卓娅和加林之间，如同坐在王位上一般。他把双手放到桌子上，无言相对约一分钟。然后他开口说：

“好吧，我认输了。我应该付多少钱？”

加林眼睛放着光，嘴角挂着微笑，似乎随时都可能发出善意的笑声。他回答道：

“一人一半，老朋友，平分秋色，象我们在枫丹白露商定的那样。这是证人。”他向塞里卡努了努大胡子。塞里卡神色忧郁，正在用指甲弹着桌子。“我不想去翻看您的帐目，但是当面应交付十亿美元，作为最后结算。对于您，这次行动

是轻松愉快的。借此您在欧洲获得了天文数字的金钱。"

"十亿美元难于一次付出，"罗林格答道，"我全面考虑一下。好吧。我今天便到巴黎去。可望在星期五，在马赛吧，我可以付出这个数目的大部分……"

"呀，呀，呀，"加林说，"但是您，老兄，可只有在把钱付清后才能获得自由。"

塞里卡迅速看了他一眼，没有出声。罗林格被这不合情理的要求难住了，皱了皱眉头：

"您的意思是要把我拘留在船上吗？"

"一点不错。"

"我要提醒您，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我的人身是不可侵犯的。全美国的海军将会保卫我的自由和利益。"

"那就更好了！"卓娅激忿地喊道，"越快越好！……"

她站起身来，伸出双手，握紧拳头，握得骨节都发白了。

"让你们的海军反对我们好了，让全世界都反对我们好了。这没什么了不起！"

她的短裙由于急遽的动作飞了起来。她的白色镶金扣的水手衫，理成青年式的小巧可爱的头和她那企图掌握世界命运的小拳头，激动得发暗的灰色眼睛，兴奋的面孔，这一切显得既可笑又可怕。

"也许是我没有听清楚吧，夫人，"罗林格向她转过身去，"您是想同美利坚合众国的海军作战吗？您的意思是这样吗？"

塞里卡不弹指甲了。这一个月来，他第一次觉得快活。他甚至伸直了腿，仰在椅子上，象坐在戏院里一样。

卓娅望着加林，目光变得暗淡了。

"我说完了，彼得·彼得洛维奇……现在该您的了……"

加林把双手插进裤袋，翘着脚尖站起身来，摇晃着，红得

象涂了唇膏的嘴角上挂着微笑。他从上到下显得象一位玩世不恭的纨绔子弟。只有卓娅一人看出了他那由于精力旺盛而在肆虐的钢铁般的罪恶的意志力。

"首先，"他说，又踮起了脚尖，"我们对美国并没有特殊的仇恨。不过，任何一个国家的海军，如果试图侵犯我，我们将给他点厉害瞧瞧。其次，"他又把脚尖换成后跟，"我们绝无决斗之意。假如美洲和欧洲的军事力量承认我们根据需要占领任何领土的权利、主权等等，我们便不会找他们的麻烦，至少是在军事方面。否则，对美洲和欧洲的海军和陆军、堡垒、基地、军火库、主要指挥部等等，将决不客气予以严惩。苯胺公司所属工厂的下场我想会使您相信，我是不随便说大话的。"他拍了拍罗林格的肩膀。

"喂，老朋友，曾几何时，我请您同我合作……那时您缺乏想象力，只因您文化水平太低。盘剥交易所经纪人和收买工厂，这算什么本事。这是老头老太干的行当……而一个真正了不起的人物，您却放过了……您那几十亿美元正需要这样真正的经营者。"

罗林格此时象一具正在腐烂的尸体。他一字一顿地咕哝道：

"您是个无政府主义者……"

这时塞里卡用他那只健康的手抓住头发，放声大笑起来。听到这笑声，船长杨辛满面惊恐地从玻璃天花板上向里探望了一下。加林翘着脚尖转身又对罗林格说：

"不，老朋友，您那口煮饭的锅出了毛病。我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正是那个您近期内就要开始打着灯笼寻找的伟大的组织者……关于此事，我们有空再谈。请写支票吧……然后开足马力到马赛去。"

八十四

以后几天发生了下列事件：亚利桑那号在马赛外港抛锚，加林在里昂信贷银行递上了罗林格签署的两千万英镑的支票。行长手足无措，急急忙忙奔赴巴黎。

亚利桑那号宣称：罗林格患病，他被锁在自己的舱里。卓娅警惕地注视着被隔离的罗林格。亚利桑那号连续三昼夜装载液体燃料、饮水、罐头、酒和其它物品。水手和堤岸上看热闹的人，见装满沙袋的平底驳船驶近这“豪华的妓女”都困惑不解。据说游艇要开往遍布吃人生番的所罗门群岛①。杨辛还购买了武器——二十支卡宾枪、手枪和防毒面具。

在说定的那一天，加林和杨辛又来到银行。从巴黎匆匆赶来的财政部长助理会见了他们。部长助理说了不少恭维话，而且一再解释，他并不怀疑支票的真实性，但仍然要见见罗林格本人。于是他便被带到了亚利桑那号。

他见到了罗林格。后者满面病容，眼睛深陷，勉强从安乐椅上站起身来。他肯定支票是他开的，他要乘游艇远航，请求尽快办完提款的各种手续。

财政部长助理扶住椅背，象加米拉·德木林②似的做着手式，发表了一番演说，谈到了各民族间的伟大友谊，法兰西的文化宝藏和请求延缓付款。

罗林格疲惫地闭上眼睛，摇了摇头。最后商定，三分之一的数目里昂信贷银行以英镑支付，其余的按比价付给法郎。

---

① 所罗门群岛：位于太平洋，由英国和澳大利亚合管。

② 德木林（1760—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记者和天才的评论家。

钱在黄昏时用军用汽艇运来了。然后，当外人都离去之后，加林和杨辛登上船长台。

"吹哨，全体船员集合。"

待全体船员在后甲板上站好队，杨辛用坚定严厉的声音说道：

"水手们，亚利桑那号游艇要进行一次非常危险的航行。我不会为任何人的性命，主人的性命，以至船本身的完整无损打保票的，那样做没什么好处。你们是了解我的，鲨鱼的儿子们……薪水我给你们增加两倍，平日的奖金也一样。愿意回祖国的，发给养老金。何去何从，在太阳落山前都要做出决定。不愿去冒险的人，可以脚底抹油——溜。"

傍晚有八个船员上了岸。当夜又招来了八个不怕死的恶棍，是杨辛在码头酒馆里搜罗来的。

五天后游艇已停泊在南安普顿[①]港口停泊场，加林和杨辛向英国王后银行递交了罗林格签署的两千万英镑的支票。(就此问题工人党领袖曾在议院里提出过浮皮潦草的质询。)款子被提走后，各报哗然。许多城市的工人举行了罢工。记者纷纷奔赴南安普顿采访。罗林格没有接见任何人。亚利桑那号装载了一些液体燃料，向大洋驶去。

十二天后游艇停泊在巴拿马运河，发出电报，唤阿尼林·罗林格公司总经理马克·林内接话。罗林格在指定的时间，在手枪的威逼下，坐在无线电室向马克·林内发出命令：向支票递交者加林先生交付一亿美元。加林赴纽约，把钱取回，同时带来了马克·林内。这是个错误。罗林格在卓娅、加林、杨辛的陪同下同经理谈了整五分钟。马克·林内离开时，感到

① 南安普顿：英国一港口。

事有蹊跷。

事后，亚利桑那号又开始在浩瀚的加勒比海航行。加林走遍美国各工厂，租用船舶，购买机器、仪器、工具、钢、水泥、玻璃，在旧金山装船，加林的信托人同工程师、技师、工人们签订了各种合同。另一位信托人到了欧洲，在俄国白军的残部中招募了五百人担任警察职务。

就这样，差不多一个月过去了。罗林格通过无线电每天同纽约、巴黎、柏林对话。他的命令是严厉的，不可更改的。在苯胺公司所属工厂被毁之后，欧洲化学工业已经停止对抗。阿尼林·罗林格商标充斥各个工厂。这种商标的图案是一个金环带有三条黑带，上方写着世界，下方写着阿尼林·罗林格公司。事情已到了这种地步，似乎每个欧洲人都要打上这样一个黄圈圈的印记。阿尼林·罗林格公司就是这样踏过苯胺公司所属工厂的冒着黑烟的废墟而飞黄腾达起来。

整个欧洲蔓延着殖民主义的刺鼻的恶臭。希望破灭了。愉快和欢乐一去不复返了。无数的精神宝藏在落满灰尘的图书馆里腐烂着。带有三条黑带的黄色的太阳用它死气沉沉的光辉照耀着巨大的城市、照耀着烟囱、浓烟和广告（那吮吸着人们血液的广告）；照耀着污染得斑斑点点的砖砌街道和在小巷中，在橱窗、广告、大小金环间来来往往的人群的面孔（那被饥饿、苦闷和绝望的丑态歪曲了的面孔）。

货币贬值。赋税上涨。债务增加。教人尊重义务和权利的神圣的法律在黄色的商标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花钱吧。

金钱象细流、小溪、大河一样流入阿尼林·罗林格公司的钱柜。阿尼林·罗林格公司的经理们插手各国内政，干涉国际政治。他们实际上形成了各国幕后的统治集团。

加林奔走于美利坚合众国东西南北，带着两个秘书，一

些工程师，打字员小姐和一帮信差。他一昼夜工作二十四小时，从来没有讨价还价。

马克·林内惊恐不安、诧异万分地注视着加林。他不明白买这些东西装到船上作何用途，为何这样发疯似的几百万几百万地抛洒罗林格的钱财。加林的秘书，一位打字员小姐和两个信差是马克·林内的密探。他们每天都要向纽约寄去详细的报告。但是对这种购买、定做、签订合同的旋风的内幕仍然一无所知。

九月初，亚利桑那号又出现在巴拿马运河，把加林接到船上，驶向太平洋，在西南方向消失不见了。

两星期后，十艘满载密封货物的船舰向同一方向驶去。

八十五

大洋是不平静的。亚利桑那号扬帆航行，升起了主帆和船头三角帆（除了二层帆，船帆全已升起）。游艇的狭窄船体（一个带着鼓满风的风帆和吱呀作响的桅缆的小躯壳）时而在浪涛间露出桅尖，时而爬上了浪峰，抖落泡沫。

帆布篷早已收起，舱口紧闭。舢板都已拽上甲板，固定起来。放在船舷两侧的沙袋都已用铁丝捆好。前甲板和后甲板上竖起了两座结构式铁塔，顶端平台上有一个圆如锅形的密闭小室。这些蒙盖着防水布的塔楼，使亚利桑那号具有奇特的半军事船只的形状。

加林和塞里卡，迎着飞来的浪花，站在船长台上。两个人都披着皮斗篷，戴着雨帽。塞里卡手上的石膏绷带已经除掉了，但暂时还只能拿拿火柴盒，在吃饭时拿拿叉子。

“这就是大洋，”加林说，“而这只小船，人类天才和意志的

小结晶，在大洋中显得太微不足道了……不管怎样，我们是在飞呀，塞里卡同志……我们在斗争……多大的浪呀……您看，简直是一座座山峰。”

此时，一排巨浪从右舷袭来。咆哮的浪峰翻腾着，飞溅着泡沫。浪峰下面象玻璃一样发绿的凹陷的水面，被泡沫白带缠裹着，越来越陡峭地凸起了。浪峰旋转着。亚利桑那号向左舷倾斜了。狂风在船帆间呼啸，把小艇从深渊中擎起。小艇停止航行，露出了红色的船底，直到龙骨。它歪斜着，沿着凹陷的水面跃上浪峰，在飞溅的泡沫中隐没不见了。甲板、舢板、船头接连被埋入水中，前甲板上的结构式桅杆也已没到顶端。水在船长台周围奔流。

“妙极了！”加林喊道。

亚利桑那号挺直了身躯，水从甲板上涌出，船头三角帆啪地响了一声，游艇沿着浪峰的斜坡向下滑去。

“人也是这样，塞里卡同志，不过是在人的海洋里罢了……我就特别喜欢这只小艇……难道它不是同我们一样吗？……我们的胸中都鼓满了风……不是吗？”

塞里卡耸耸肩膀，没有回答。没有必要同这个自爱到了狂热程度的人物争辩……让他去自我欣赏吧。一个超人，如此而已。加林和罗林格本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但是一个缺少另一个便活不下去。在这个地球上，他们两人竟能聚合到一起，这是不足为奇的。化学大王从自己的肚子里生出了这个满脑子充斥着罪恶思想的加林，这个加林又用自己的奇特的幻想灌溉着罗林格荒芜的沙漠。应该把木橛子塞到这两个人的喉咙里去！

真的，很难理解，为什么至今加林还没让鲨鱼把罗林格吞掉。他已经演完了自己的角色，虽然加林不是得到了十亿，

而是三亿美元。现在本该消灭罪证了。但是，不知为什么，这些人被一种什么东西更牢固地联在一起了。

塞里卡同样不明白，为什么没有把他抛到太平洋里去。在那坡利时，加林需要他，是作为第三者和见证人。如果加林一个人在那坡利登上亚利桑那号，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麻烦。而同时消灭两个人，对罗林格说来就决非轻而易举。这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加林赢了这一局。

现在他留着塞里卡还有什么用处？在加勒比海航行时，对塞里卡还有些限制；而到了大洋里，没人监视他，他可以自由行动。他多方观察，仔细倾听，脑中开始出现了一些摆脱恶劣处境的办法。

在大洋里赶路近似一次愉快的闲游。早餐、午餐、晚餐都很丰盛。用餐的有加林、拉莫莉夫人、罗林格、杨辛船长、大副、塞里卡、切尔马克工程师——捷克人（加林的助手），一个头发蓬乱，满脸病容，蓄着稀疏胡须的瘦子，还有一个助手——化学家，德国人塞弗尔。这个年轻人骨瘦如柴，举止腼腆，不久前在旧金山生活无着，几乎饿死。

塞里卡置身于这个由你死我活的仇敌、杀人犯、强盗、冒险家和身穿别着胸花的燕尾服的吃不饱肚子的学者组成的团体中，也和其他人一样，穿着燕尾服，别着一朵胸花，安静，沉默，津津有味的吃着，喝着。

他右边坐着的这个人曾向他开了四枪，左边坐着的人是屠杀了三万人的凶犯，对面是一个美人，世上绝无仅有的魔女。

晚饭后塞弗尔弹起钢琴，拉莫莉夫人同杨辛跳舞。罗林格通常是留在餐桌边，望着跳舞的人。其余的人便到上面的吸烟室去。塞里卡到甲板上去抽烟斗。谁也没有阻拦他，谁

也没有注意他。日子过得很单调。威严的大海无边无际。浪涛象几百万年以前一样，不停地激荡着。

今天，加林一反往常，跟着塞里卡来到船长台上，同他友好地攀谈起来，仿佛从列宁格勒工会街心公园长椅上的交谈到现在，什么也没有发生。塞里卡警觉起来。加林夸赞着游艇，炫耀着自己，欣赏着海洋，但是，明显地是要引向一个话题。

他抖掉胡子上的水珠，笑着说：

"我对您有个建议，塞里卡。"

"嗯？"

"您还记得我们曾约定弈棋要正大光明吗？"

"记得。"

"不过……哎，哎……这是您的助手从树丛后赏了我一枪吧？再近头发丝那么一丁点，我的颅骨就会被打成碎片了。"

"这件事我一无所知……"

加林讲述了在什图菲尔别墅被枪击的经过。塞里卡摇摇头。

"这事与我无关。枪打空了倒是一件憾事……"

"这就是说，是命运使然？"

"是的，命运。"

"塞里卡，我提请您选择，"加林神色坚毅，目光逼人，他凑近塞里卡，脸上立刻露出了凶相，"或者您停止扮演坚持原则的人的角色……或者我把您扔到船外去。听清楚了吗？"

"清楚。"

"我需要您。我需要您从事伟大的事业……我们是可以找到共同语言的……我相信的唯一一个人，就是您。"

没等他说完，一个巨大的浪峰，比方才的浪峰更高，向

游艇袭来。翻滚的泡沫淹没了船长台。塞里卡被抛到栏杆上，他鼓起的眼睛，张大的嘴和张开的五指显露了一下，便被埋到水底了……加林纵身跳到漩涡里去。

八十六

塞里卡后来不止一次地想到了这件事。

加林冒着生命危险，一把抓住了他的斗篷的边缘，和波浪搏斗着，幸好没有滑出游艇。塞里卡挂在船长台的栏杆上，肺里充满了水。他扑通一声跌倒在甲板上。水手们费了很大劲才把水压出，把他抬到舱房里去。

不久，加林也到了。他换了一身衣服，十分快活的样子。他要了两杯格罗格酒①，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继续打断了的谈话。

塞里卡端详着他可笑的面孔和躺卧在皮椅上的灵巧的身体。真是一个奇特的充满着矛盾的人物，土匪、恶棍、心地阴暗的冒险家……他坐起身，翘起二郎腿，抽着烟，发着议论，全不介意亚利桑那号船体被巨浪打得轧轧作响，舷窗玻璃外浪花翻滚飞舞。不知是由于格罗格酒，还是由于经受过的震动，塞里卡看见加林这种样子反而觉得很惬意。他们两个人，一个躺在沙发床上，一个坐在安乐椅中，象在秋千上一样，上上下下地摇摆着……

列宁格勒出走之后，加林变化很大，变得很有信心，笑容满面，令人喜爱和心地善良。这通常只有那些非常聪明、信念坚强的利己主义者才是这样的。

“您为什么放过了一次有利的机会？”塞里卡问他道。“或

① 格罗格酒：一种加糖和热水的烈酒。

许，您是非常需要我活着吧？简直不明白。”

加林仰起头，快活地笑了：

“您真是个怪人，塞里卡……我的行动干嘛非得合乎逻辑不可？……我不是数学教师……我们竟然活到了这种年头……普普通通的人性的表现竟然不被理解。揪住头发救一个落水者对我有什么好处？什么好处也没有……只是一种对您的同情心……人性……”

“在您爆破苯胺工厂时，怕没有想过人性吧。”

“没有，”加林猛然喊了起来，“没有，没想过。您依然不能从那些道德的碎片中爬出来……唉，塞里卡，塞里卡……就说这搁架吧，这一层上面是好货，那一层上面是坏货……品尝家那一套我是知道的：尝尝，吐一口，嚼嚼面包皮，便下结论说，这种酒是好的，那种酒是孬的。不过他是以味，以舌乳头为根据的。这很实际。而您的道德商标的品尝家在哪里呢？他是用什么样的乳头来品尝呢？”

“那些有助于苏维埃政权在大地上确立的一切，都是好的，”塞里卡说，“那妨碍这一工作的一切，都是坏的。”

“说得妙极了，真美。我知道……嗯，这跟您有什么关系？您同苏维埃共和国还有什么联系？在经济上？胡说……我给您五万美元的薪水……我是完全认真的。您干不干？”

“不干，”塞里卡平静地说。

“不干是另一回事了……这就是说，把你们联系在一起的不是经济，而是思想，忠诚：一句话，是高级物质。您是一位心肠恶毒的道德家，我曾想证明这一点……您想把世界翻个个儿……您在清除经济规律上的几千年的垃圾，爆破帝国主义的堡垒。很好。我也想把世界翻个个儿，但是要按着我的方式。只靠我个人天才的力量。”

"噢！"

"同一切背道而驰，记住，塞里卡。听我说，人，说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微生物，怀着难以言传的对死亡的恐惧，紧紧抓住这个小土球似的地球，并同它一起飞向冷冰冰的黑暗中去？或者这是——大脑，上帝赐予的特殊仪器，来制造特殊的、神秘的物质——思想，一种一微米可以容纳整个宇宙的物质……啊？所以嘛……"

加林往椅子里面缩了缩，蜷曲起双腿。他那总是苍白的双颊泛出了红晕。

"我还有第二个建议。我的敌人，听着……我掌握着统治大地的权力的全部要素。没有我的命令，便没有一个烟囱会冒烟，没有一艘船舰会出海，没有一个铁锤会敲响。一切，直到呼吸的权利，都要服从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我。一切都是属于我的。我把我的侧面像铸到金环上：蓄着胡子，戴着花环，反面印上拉莫莉夫人的侧面像。然后我将遴选"优等国民"，比方说选出二、三百万对男女。这是贵族。他们可以得到高级的享受和创作活动。我们按照古斯巴达[①]的先例，为他们确立特殊的制度，以使他们不致蜕化成嗜酒如命者和性交无能者。然后我们再确定，需要多少劳动力来为文明服务。这里也要进行选择。这些人我们可以礼貌地称作劳动分子……"

"哦，当然……"

"我的朋友，等谈完之后，您再嘲笑吧……他们不会暴动的，不会的，亲爱的同志。革命的可能性将被彻底消灭。每个劳动分子在分类之后，颁发劳动手册之前，将接受一次小

① 斯巴达：古希腊的一个城邦。

小的手术。不知不觉地，在意料不到的麻醉下……轻微地刺穿颅骨。嗯，就是让头脑昏眩，醒来时，他已经是奴隶了。最后，我们再选出一批人，放到一个美丽的岛屿上专门进行繁殖。剩余的人口，将因为无用而被消灭掉。这就是彼得·加林设计出的人类未来的结构。这些劳动分子只会工作和服务，象牛马一样，不会抱怨饮食。他们已经不是人，他们除了饥饿之外，不知道别的恐慌。只要有吃的，他们就会觉得幸福。而那些遴选出的贵族们就是半神仙了。虽然，总的说来，我是瞧不起人的，但是跻身于一个美好的社会，还是令人愉快的。相信我吧，朋友，这将是诗人们向往已久的，真正的黄金时代。消灭地球多余居民所造成的可怕的印象，很快就会被冲淡的。对天才说来，这是一个多么诱人的远景啊！地球将变成天堂。生育受到控制。筛选出最优秀的人。生存斗争已经不复存在；它只是烟雾弥漫的野蛮的往事罢了。将加工制造出一个美丽精悍的民族，具有全新的思维器官和感觉器官。共产主义要拖着人类攀上文明的高峰，我只需十年就能完成此事了。……他妈的！可以比十年更快……对为数不多的人来说是这样……不过问题不在数量……”

“法西斯乌托邦主义，太有趣了，”赛里卡说，“您对罗林格也讲过这些事吗？”

“不是乌托邦，奇就奇在这里。我只是按逻辑行动……对罗林格，我当然什么也没谈，因为他不过是个动物……虽然罗林格和世界上的罗林格之流盲目所做的一切，是我完整的、明确的纲领形成的基础。当然，这些事做起来是野蛮、棘手、缓慢的。明天，我期望，能到达小岛……您会看见，我并不是在开玩笑……”

“您从何做起呢？先铸造印有大胡子侧面像的钱币？”

“瞧您，这胡子刺痛了您吧？不，我从防御开始。加强孤岛的防御。同时以最大速度穿透橄榄石岩带。我将使黄金价格①下跌，从而构成对世界的第一个威胁。我能够获得任何数量的黄金。尔后我便转入进攻。战争将爆发，比一九一四年的战争更可怕。我的胜利是绝对有把握的。接着，对取胜后剩下的居民进行筛选，将不中用的成分消灭掉。我精选出来的种族将开始过着神仙般的生活，而劳动分子将开始工作，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良心，因为他们象天堂第一批居民一样感到心满意足。妙不妙？啊？喜不喜欢？”

加林又纵声大笑了。塞里卡闭上眼睛，不想看他。谁知在工会街心公园开始的游戏，竟会转化成为一场严重的斗争。他躺着，思考着。只剩下一条出路，唯一的然而危险的出路，能够引向胜利。不管怎样，现在拒绝加林的要求是极不明智的。塞里卡伸手取烟，加林面带冷笑地注视着他。

“决定了吗？”

“是的，决定了。”

“好极了。我摊牌了：我需要您，象火镰需要火石。塞里卡，我周围是一群头脑迟钝的兽类，不会幻想的群氓。我们将来也许会吵架，但是我一定想办法使您同我一起工作。那怕是在前半段，我们打击罗林格之流的时候……不过，我提醒您，要提防罗林格，他是固执的，假如他决定要杀死您，一定会千方百计把您杀死。”

“我早就觉得奇怪，您为什么没有把他喂鲨鱼。”

“我需要一个人质……然而不管怎样，他不会进入‘优等国民’名册中去的……”

---

① 黄金在世界上具有稳定价格。加林的图谋是使黄金跌价，引起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巨头的恐慌并趁机夺取政权。——原注

塞里卡沉默片刻，然后平静地问道：

“您没患过梅毒吗，加林?”

“显而易见，没有。我有时也出现过疑问，我的头脑是否正常……甚至去找过医生。反射性能增强了，如此而已。好啦，穿上衣服，我们吃晚饭去。”

八十七

阴霾向东北方沉了下去。蓝色的海洋出奇地温柔。轻飘飘的浪头象玻璃一样闪着光。油滑的海豚跟踪追击着游艇，游到它的前面，翻着筋斗，十分快活。大海鸥发着咕咕的喉音，在船帆上空飞翔。大洋的远方，象幻景一样，凸现出一个淡蓝色的山岩嶙峋的岛影。一个水手从上面的了望台上喊道：“陆地。”站在甲板上的人吃了一惊。这就是那片前景难测的土地啊。它象一块横卧在地平线上的长方形云彩。鼓满风力的船帆把亚利桑那号带向这座孤岛。

水手们光着脚啪嗒啪嗒走着，在擦拭甲板。热乎乎的太阳在无边无际的天海之间燃烧着。加林揪着胡子，瞪着大眼睛望着前方，试图从这座孤岛的轮廓上透视出它的未来。哦，假如能够未卜先知！……

八十八

远处的瓦西列夫斯基岛① 燃烧着秋日的余辉。血红色的阴暗的光线照亮了装着木材的平底驳船、拖船、渔船，照亮

① 瓦西列夫斯基岛：位于苏联列宁格勒附近。

了船坞里结构式起重机之间缭绕的烟雾。荒寂的宫殿的玻璃窗仿佛燃起了一团火。

从西边，烟雾的后面，沿着紫黑色的涅瓦河驶来一艘轮船。它呜呜叫着，向列宁格勒问好，庆贺自己的航行结束。它的舷窗的灯光照亮了矿业学院、海运学院的圆柱和游人的面孔。轮船停靠在水上海关处那座有白柱子的红色建筑旁。接着便开始了忙乱的检查。

一等客舱的一个肤色黝黑、颧骨凸起的乘客（护照上的身分是法国地理学会的科学工作者），正站在船舷旁边，望着暮雾笼罩的城市。依萨基大教堂的圆屋顶上、海军司令部的大厦上和彼德罗巴甫洛夫斯克大教堂金色的塔尖上，仍遗有余光。使人觉得，这个刺破天穹的尖顶是彼得大帝把它当作一柄保卫俄罗斯海疆的利剑而精心设计出来的。

这个高颧骨的人伸长脖子，凝望着教堂的尖塔。看样子，他心情异常激动，宛若一个久离家乡的旅人，看到了自己住房的屋顶。这时沿着暗黑色的涅瓦河，从城堡上传来了庄严的声音：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大教堂上长剑反射着落日余辉的地方，在这历代皇陵的上空，大钟奏起了《国际歌》。

这个人握紧栏杆，从嗓眼里冲出一种近似号叫的声音，他转过身来，背向城堡。在海关他交验了护照，名字是阿勒图·列维。在整个检查期间，他忧郁地垂首站着，害怕被人看到他眼中的凶光。

检查完毕，他把方格毛毯搭在肩上，拎起一个不大的皮包，走上瓦西列夫斯基岛的堤岸。秋空繁星灿烂。他直起身来，呼出了憋在胸中的一口闷气。他望了一眼沉睡的房屋、桅杆顶上闪耀着的两盏灯火和发动机轻微转动的轮船，便向大桥走去。

一个身穿帆布短衫的高身材的人，迎面缓缓走来。擦身而过时，他向这个法国学者的脸上看了一眼，低声说了一句："天哪"，然后突然追上来问道：

"沃申，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那个在海关自称阿勒图·列维的人，身体摇晃了一下，但是并未回头，反而加快步子径直沿大桥走去。

八十九

伊万·古谢夫住到了达拉什金家里，又是儿子，又是小弟弟。达拉什金教他认字，教他学生活道理。

男孩相当懂事，很有毅力，他的心儿在欢唱。每到傍晚他们便坐在一起喝茶，吃蘑菇和茶肠。达拉什金伸手到口袋里掏烟，忽然想起，他已经向俱乐部集体表示决心不再抽烟了。嗓子里咯地响了一声，用手摆弄了几下头发，他开始了谈话：

"你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吗？"

"不知道，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不知道。"

"我用最通俗的话给你讲一讲。九个人干活，第十个人把这九个人的劳动成果拿走了；他们挨饿，那个人却撑破了肚皮。这就是资本主义。懂了吗？"

"不，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不懂。"

"哪儿不懂？"

"他们干嘛要让他拿呢？"

"他强迫他们，他是个剥削者……"

"怎么强迫得了？他们九个人，他只是一个人嘛……"

"他有武器，他们没有……"

“武器可以夺嘛，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我看是他们这些人太笨了……”

达拉什金嘴儿微张，欣喜地望着伊万。

“说得对，老弟……布尔什维克的头脑……我们在苏维埃俄罗斯就是这样做的，夺来武器，赶走了剥削者，现在我们个个人都工作，都吃饱了肚子……”

“都撑破了肚皮……”

“不，老弟，用不着撑破肚皮，我们不是猪，是人。我们要把脂肪化为脑力。”

“干嘛这样呢？”

“因为我们要在短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上最聪明、最有文化的民族……懂了吗？现在我们来做算术吧……”

“是，做算术，”伊万说，拿出笔记本和铅笔。

“不许舔铅笔，这不文明……懂吗？”

他们就这样每天晚上学习，直到深夜，到两个人的眼皮再也撑不起来才罢休。

九十

划船俱乐部的栅栏旁站着一个颧骨高高、衣着讲究的公民，用手杖抠着泥土。他抬起头直愣愣地望着走来的达拉什金和伊万，使达拉什金感到毛骨悚然。伊万紧紧搂着他。这个人说：

“我从早晨就等在这里。这个孩子就是伊万·古谢夫吧。”

“这同您有什么关系？”达拉什金气哼哼地问。

“对不起，首先要有礼貌，同志。我的名字叫阿勒图·列维。”

他掏出一张名片，在达拉什金眼前晃着说：

"我是驻巴黎苏维埃全权代表处的职员。这够了吧，同志？"

达拉什金咕哝了几句。阿勒图·列维从皮夹子中拿出一张照片（是加林从塞里卡那里拿去的那一张）。

"您看照片上这个小男孩不就是他吗？"

达拉什金只好同意了。伊万想溜走，但是阿勒图·列维紧紧抓住了他的肩膀。

"是塞里卡交给我的照片。给我的秘密任务是把男孩带到一个指定的地点去。假如他企图反抗，可以逮捕他。您打算服从命令吗？"

"有委托信吗？"达拉什金问道。

阿勒图·列维拿出了苏维埃驻巴黎大使馆公文纸签署的委托信，签字、公章一应俱全。达拉什金看了好长时间，叹了一口气，把委托信卷成了筒形。

"鬼知道是怎么回事，证明信、相片似乎都没有什么问题。让别人替他去不成吗？孩子得学习呀……"

阿勒图·列维露出大牙笑了：

"别担心，孩子跟着我决不会受苦……"

九十一

达拉什金曾嘱咐伊万在路上一定要来信。当他接到伊万寄自切利亚宾斯科的一张明信片后，他的不安心情平静了一些。名信片上写着：

"亲爱的达拉什金同志，劳动光荣。我们路上很好，坐的是一等车厢，吃的也不错，那个人对我也很好。在莫斯科，阿

勒图·阿勒图洛维奇给我买了一顶皮帽子、新棉袄和一双新靴子。就是觉得怪没有意思的：阿勒图·阿勒图洛维奇成天价一声不吭。还有，在萨马拉车站我遇见一个流浪儿，过去的伙伴。很对不起，我把您的地址给了他，他一定会去的，等着吧。”

九十二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沃申是拿着署名阿勒图·列维的护照和法国地理学会的证件到苏联来的。证件全无问题（为此加林曾花费了不少心血），只有委托信和全权代表处的证件是伪造的。但是这些证件沃申只给达拉什金看过。名义上阿勒图·列维是前来研究堪察加巨大火山（当地称作索布卡）的活动规律的。

九月中旬，他同伊万一起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装有勘探用的各种工具和物品的箱子，已先行由旧金山海路运到那里了。阿勒图·列维十分着急，几天之内便组成了勘探队，九月二十八日勘探队乘苏联轮船离开符拉迪沃斯托克，前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横渡是艰苦的。北风呼啸，驱赶着乌云，向鄂霍次克海的铅色波涛上漫撒着雪糁。轮船吃力地吱吱响着，在森严辽阔的冰海中出没。到了第十一天，方才抵达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这些人卸下了木箱、马匹，第二天便开始了长途跋涉：横穿森林、大山，过小径，蹚溪河，穿过沼地和密林。

给勘探队带路的是伊万。男孩的记忆力极好，而且有狗一样的嗅觉。阿勒图·列维急于尽早抵达目的地：披着朝霞上路直走到天黑，中间不停歇。马匹精疲力竭，人们牢骚满

腹；阿勒图·列维一意孤行，不听劝告。他谁也不宽恕，但是钱给得很多。

天气变坏了。雪松的树端发出阴森的啸声，时而传来古树折断的噼啪声，也许是山石雪崩轰然作响。石块砸死了两匹马，另外两匹连同驮子一起陷进了沼泽地的泥塘里。

伊万通常是走在前面，登山爬树，去辨认只有他一个人才清楚的目标。一天他在雪松枝干上摇摇晃晃的喊道：

“找到了，阿勒图·阿勒图洛维奇，他在这儿！”

只见山泉上方一个陡削的山崖上，有一个石头刻成的古老的士兵形象。他头戴圆锥形军帽，手握强弓利箭，因年头太久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

“从这儿向东，顺着箭头的方向走到撒旦①石，离那儿不远便是营地！”伊万喊道。

这些人在这个地方驻扎下来，卸了驮子，点起了篝火。累得精疲力竭的人们倒头便睡。夜色中，穿过雪松的呼啸，从远处传来了轰然的爆炸声，把大地都震动了。当篝火快熄灭时，东方乌云的下面，显出了朝霞，宛若一个巨人将黑煤吹散到山峰之间，它的阴暗的反光在乌云下面闪烁……

天刚放亮，阿勒图·列维手握毛瑟枪套，用脚踢熟睡未醒的人，唤他们起来。他没让生火、烧茶。“前进，前进！……”在难以通行的森林中，到处有大石头块挡路，历尽艰辛的人们步履艰难蹒跚穿行。这里的树木异乎寻常的高大。这里生长的蕨类植物比马头都高。人们的腿上全是血。又有两匹马不得不丢掉了。阿勒图·列维走在队伍的后面，手放在毛瑟枪上。看样子，再继续往前走，人们便要倒在地上，即便不

---

① 撒旦：阿拉伯语，“魔鬼”的意思。

会就地死去，也寸步难移了……

随风传来了伊万响亮的声音：

“到这儿来，到这儿来，同志们。它在这儿，撒旦石……”

这是一个巨大的石块，形如人头，缭绕着蒸汽。它脚下的土地里冒出了欢跳的热水流。远古时在悬崖上留下足迹的人们，就是在这个源泉里洗浴，恢复自己的体力。这就是传说中那个乌鸦叼来的“活水”，富有放射性盐分的活水。

九十三

这一天，整日刮着北风，乌云在森林上空爬行着。高高的松树在悲鸣，雪松弯下了黑黝黝的树端，落叶松摇晃着。乌云撒下雪糁，降下冰冷的雨。原始森林荒无人迹。延伸千里的针叶松林，在沼泽地上空，在山岩上空喧嚣着。暗无天日的北极地散发着寒气，冷得可怕。

仿佛除了树端的威严的喧嚣和风的呼啸，这个荒原中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鸟儿飞走了，野兽躲得不知去向。人跑到这种地方来只能是找死。

但是人毕竟出现了。他穿着一件棕黄色、里外都有皮毛的皮袄，已经破得不成样子，腰间系着一条绳子，脚登被雨水泡涨了的毡靴。脸上长满了毛茸茸的大胡子，有许多年没有梳理了，雪白的头发一直披到肩头。他拄着枪，艰难地挪动着步子，他绕过山坡，时而隐藏到大树根的后面；有时也停下来，弯着腰，打起口哨：

“嘘……玛什卡，玛什卡……嘘……”

从高草后面露出一头森林山羊的脑袋，磨光了毛的脖子上挂着一节绳子。这个人刚举起枪，山羊又藏进杂草中去了。

这个人气呼呼地叫了一声，坐到了石头上。枪在他的膝间抖动着，他垂下了头。过了好一阵，他又开始呼唤：

"玛什卡，玛什卡……"

他的混浊的目光在杂草中寻找这唯一的希望——驯服的山羊。用剩下的最后一颗子弹打死它，晾干羊肉，再维持几个月，也许能捱到来春。

这还是七年以前的事。当时他寻找机会实现自己天才的设想。他年轻、有力，然而穷困。在一个不祥的日子里，他遇上了加林。这位加林在他面前展示了一个伟大的计划。就是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他抛弃了一切，来到这个地方，这个火山脚下。七年前，他们在这里伐光了森林，建起了过冬的营房、试验室、由小水电站供电的无线电台。在巨大的石块中间（这些石块是火山爆发时抛洒下来的），在树干可制桅杆的喧嚣密集的树林下，一个小村落的几间坍塌的土屋顶，至今尚隐约可见。

同他一起来的人，一些死了，另一些跑了。建筑物不中用了，小水电站的土坝被春潮冲垮了。七年的全部劳动，所有使人震惊的论据（对大地深层橄榄石岩带探查研究的成果），也要由于他的愚蠢而同他一起毁灭。现在连这只蠢山羊玛什卡也不愿走近来挨枪子，不管你怎么招呼这可恶的东西，都是白费气力。

从前，说要在原始森林中走三百公里到居民点去，会被人当成是在开玩笑。可是他做到了。而今呢，他的腿和手因风湿而变得弯曲了，牙齿因坏血病而脱落。驯服的山羊成了他最后的希望，这个老人是打算靠它过冬的。这个可恶的畜生竟咬断了绳子从笼子里逃跑了。

老人拿起装着最后一颗子弹的枪支，边走边逗引玛什卡

到跟前来。将近黄昏时，一片片乌云变得黑乎乎的，风儿狂叫得更厉害了，摇撼着参天的松林。冬天快来了，死神逼近了。老人的心儿缩成一团……他真的再也看不到人的面孔，再也不能坐在炉火边闻着面包的香气和生活的香气了吗？老人默默地哭了起来。

过了好一阵，他又叫了一次：

"玛什卡，玛什卡……"

不，今天不能杀……老人嗓眼里喝地响了一声，他站起身，踉踉跄跄地向防寒窝棚走去。他停住脚步，抬起头，雪糁打着脸颊，寒风吹动胡须……他似乎觉得……不，不是，这一定是风吹得松树相撞发出的轧轧声……老人还是站了好长时间，尽力稳住自己激烈跳动的心……

"喂，……"从撒旦石的方向传来了微弱的人声。

老人吓了一跳。眼睛涌出了泪水，雪糁掉进了张得大大的嘴里。此时夜幕将降，林中空地上已经什么东西也辨别不清了……

"喂……曼采夫，"又传来了时而被风吹断的男孩的响亮的声音。从高草中露出了山羊的头，玛什卡走近老人，也竖起了耳朵静听这震动了荒原的不比寻常的声音……人们呼唤着从左边、从右边走近了……

"喂……您在哪儿，曼采夫？您还活着吗？"

老人的胡子颤抖起来，嘴唇哆嗦着，他摊开双手，声音微弱地重复着：

"是的，是的，我活着……这是我，曼采夫。"

防寒窝棚中被熏黑的木材还从来没有看到这种热闹的景象。火山石块砌成的炉灶里，火烧得旺旺的，水在铁锅里翻

滚。曼采夫抽搐着鼻孔，闻着早已忘却的茶叶、面包、奶油的香味。人们大声谈笑着，出出进进。他们把驮子搬进来，打开。一个颧骨高高的人递给他一杯热气腾腾的茶，一块面包……面包。曼采夫浑身战栗，忙不迭地上下启动牙齿嚼了起来。一个小男孩蹲在旁边，同情地望着曼采夫怎样掰下一块面包，塞到毛茸茸的大胡子里。他吃得很紧张，似乎是在担心：这猛然冲进他半坍塌窝棚的生活，是不是一场梦？

“尼古莱·赫里斯托弗洛维奇，您不认得我了吗？”

“不，不，我已经不习惯同人接触了，”曼采夫喃喃说，“我很久没有吃过面包了。”

“我是伊万·古谢夫……尼克莱·赫里斯托弗洛维奇，您吩咐我的，我全完成了。您不记得了，您吓唬过我，要把我的头揪下来呢。”

曼采夫什么也不记得了，只是瞪大眼睛望着被火光照亮了的陌生人的脸。伊万开始讲述，当初他是如何穿过原始森林去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如何躲避黑熊，如何看见了一只牛犊大小、毛色紫红的猫，吓得不得了，但是这只猫（后面还跟了三只）从旁边过去了。那时候，他在松鼠窝里找雪松籽充饥；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他被雇到轮船上削土豆皮，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他在拉煤的车箱底下颠簸了七千公里。

“我说到做到了，尼古莱·赫里斯托弗洛维奇，我领人来接您了。不过您那时用墨水在我背上写了一些字，算是白费劲了。本来应该干脆问一声：‘伊万，你保证吗？’我回答‘我保证。’这不就得了？可是您在我背上写了些也许是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东西。这就太丢人了！现在您别指望我干那种事了，我已经是少先队员了。”

曼采夫向他俯下身子，翻动着嘴唇，用嘶哑的低音问：

“这些人是谁？”

“告诉您，是法国科学勘探队，派专人在列宁格勒找到了我，让我领路来接您……”

曼采夫狠劲抓住了他的肩膀：

“你看见加林了吗？”

“尼古莱·赫里斯托弗洛维奇，别再吓唬我了，现在有苏维埃政权给我撑腰呢……您那个写在我背上的条子已经落到可靠人的手里了……找加林有什么用！”

“他们到这里干什么？他们想要做什么？……我什么也不会告诉他们。我什么也不会给他们看。”

曼采夫的脸涨成了紫茄子色，他激动地四面张望。阿勒图·列维走到铺板旁，在他身边坐了下来。

“放心吧，尼古莱·赫里斯托弗洛维奇。要吃好，休息好……我们有很多时间，要等到十一月才能把您从这儿送走……”

曼采夫从铺板上爬起来，双手颤抖着……

“我想同您单独地面对面谈谈。”

他一拐一拐地走近用凹凸不平、一半已经腐烂的毛板钉成的门。推开门，夜风吹起了他乱蓬蓬的白发。阿勒图·列维跟着他走进了雪花飞旋的夜色之中。

“我的步枪只有最后一颗子弹了……我要杀死您！您是来抢劫我的。”曼采夫气得发抖，大声嚷了起来。

“走吧，到一个背风的地方去。”阿勒图·列维拖着他靠在圆木墙上。“别发火了。是彼得·彼得洛维奇派我来接您的。”

曼采夫痉挛地抓住了列维的手。他的浮肿的脸上翻卷的

眼皮在抖动着，没有牙的嘴在啜泣：

“加林还活着？……他没有忘记我？我们一起挨过饿，一起制定过伟大的计划……不过那全是胡闹、梦呓……我在这里发现了什么呢？……我探查了地壳……我证实了我的全部理论假设……我没有预料到会有这样辉煌的结果……这里有橄榄石，”曼采夫用湿漉漉的毡靴跺着地面，“水银和金子要多少有多少……听我说，我用短波探查过地心……鬼知道那儿是怎么回事……我把世界的科学翻了个个儿……如果加林能弄到十万美元，那我们会创造什么样的奇迹啊！……”

“加林掌握着几十亿美元，全世界的报纸都在谈着加林。”列维说，“他制成了双曲线体，他占领了太平洋的一个岛屿，正在着手从事伟大的事业。他在等待您对地壳的探查结果。会派飞艇来接您的。如果天公作美，一个月后我们就可以安装好飞艇的系柱。”

曼采夫伏在墙上，沉默良久，垂下了头。

“加林，加林，”他用一种令人伤心断肠的责备口吻重复着。“是我给了他双曲线体的设想。是我使他想到了橄榄石岩带。关于太平洋上的那个岛屿，也是我跟他提到的。他偷光了我的才智，让我烂在这可诅咒的原始林中……现在生活还能赐给我什么呢？病床、医生、碎麦米饭，加林，加林，是一个吞食别人思想的家伙！……”

曼采夫仰脸望着呼啸的鬼天气：

“坏血病把我的牙齿吃掉了，疱疹毁了我的皮肤，我的眼睛几乎昏瞎，我的头脑变得迟钝……加林现在想起了我，可是已经晚了，晚了……”

九十四

加林向欧、美大陆各报发出电报宣布：位于太平洋上西经一百三十度、南纬二十四度的一个面积为五十五平方公里的岛屿，连同其周围的小岛和浅滩，已经被他，彼耶尔·加利占领，他现已认为这个岛屿是自己的领土，并决心为保卫主权流尽最后一滴血。

这一事件引起了滑稽可笑的反响。太平洋南纬的这个小岛荒无人迹，除了风景秀丽之外，别无是处。结果却引起了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小岛的主权本应属于谁，美国、荷兰还是西班牙？然而美国人是不容长时间争议的，荷兰和西班牙只好满腹牢骚地退让了。

小岛的价值甚微，不值得一去。乘船去一次需花费的燃料，也许比小岛本身更值钱。然而重要的是原则。于是从旧金山驶出一艘轻型巡洋舰，前去逮捕这个彼耶尔·加利，并在岛上永远地竖起铁桅杆，挂上美利坚合众国的橡皮星条旗。

巡洋舰出发了。关于这一滑稽可笑的加林事件，人们编了一首狐步舞曲《穷光蛋加利》，歌词大意是：穷光蛋小个子彼耶尔·加利，爱上了一个混血女人，爱得不得了，要把她立为王后。他把她带到荒岛上，他们——国王和王后——在那里大跳狐步舞。王后请求道："穷光蛋加利，我要吃早饭，我饿了。"加利没有回答，只是唉声叹气和继续跳舞。咳，除了贝壳和鲜花，他一无所有。这时开来了一艘军舰。美男子舰长挽起王后的手，去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王后咯咯笑着，吃着。穷光蛋加利只好独自一人跳舞了……云云……总之，是

一派戏言。

十天后巡洋舰拍回一份电报：

“岛屿已在视野之内，没有登陆，因为收到警告说，岛上已筑起防御工事。已向彼耶尔·加利，这个自封的岛上统治者提出了最后通牒，限期到明早七点。过时，我们将派出陆战队登陆。”

这已经够可笑的了，穷光蛋加利用拳头威胁六英吋大炮……可是，一天过去了，几天过去了，从巡洋舰上没有再传来任何消息。

最后一次询问，没有得到回答。军部的一些人也不由得皱起眉头来了。

后来，报纸上出现了有关马克·林内的耸人听闻的消息。马克·林内证实说，彼耶尔·加利不是别人，正是那个著名的俄国冒险家工程师加林，传闻一系列罪行同他有关，其中包括巴黎郊区维尔·达夫列那起神秘的凶杀案。海岛被占领的事件使马克·林内更为惊异。载加林去岛上的正是那艘游艇，艇上不是别人，正是罗林格本人——“阿尼林·罗林格托拉斯”的首领和指挥。用他的资金在美国和欧洲购买了大批物资，雇佣了货轮向岛上运送。当一切还是在合法范围内进行的时候，马克·林内缄默不语，然而现在他肯定说，绝对地尊重法律是化学大王的非凡美德，可以断定，对岛屿的无耻占领决非罗林格的意愿，罗林格在岛上处于俘虏地位，几十亿美元正被用来进行空前的讹诈。

于是人们不再把这件事当作笑话看了。最神圣的东西正在遭到蹂躏。密探们搜集了加林八月份购物资料，结算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与此同时，军部四处寻找那艘巡洋舰，但是白费力气，它已经踪影皆无了。更为令人震惊的是报纸

上发表的又一篇文章：一场灾难的目击者，俄国学者赫雷诺夫关于苯胺工厂被炸毁情景的描述。

群情哗然了。这个冒险家竟然就在政府的鼻尖底下购买了大批军用物资，占领了岛屿，使一个美国最伟大的公民失去了自由，而且这个冒险家还是一个没有道德的恶棍，双手沾满鲜血的杀人凶手，卑鄙的歹徒。真是岂有此理！

继而无线电又传来一桩惊人的消息：一架神秘的最新式飞艇，飞过夏威夷群岛，在希洛[1]港着陆，装满汽油和淡水，飞越千岛群岛，于萨哈林上空开始低飞，在亚历山大罗夫斯科港装载了汽油和淡水，然后在西北方向消失不见了。人们在飞艇的金属板上发现了两个字母"П"和"Г"。[2]

直到此时，大家才恍然大悟：加林原来是莫斯科的间谍。这就是穷光蛋加利的真实身分。于是议院投票通过了一些最坚决的措施。由八艘战列巡洋舰组成的海军舰队，向恶棍岛(美国报纸现在就是这样称呼这个岛屿的)驶去。

同一天，全世界无线电台都收到了一份由短波拍发的古怪电报，言辞粗野，文风低下：

"哈罗！哈罗！这里是黄金岛电台。由于不明真相，某些人称我们为'恶棍岛'。哈罗！彼耶尔·加利诚心诚意奉劝世界各国政府，勿要伸手干涉岛上的内部事务。彼耶尔·加利将进行抵抗，任何军舰和海军，一旦进入黄金岛海域，都将遭到与美国轻型巡洋舰同样的下场。须知这艘舰艇在十五秒钟之内，便沉入海底了。彼耶尔·加利诚心诚意奉劝全世界居民抛开政治，无忧无虑地跳起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狐步舞。"

---

① 希洛：位于夏威夷岛。

② П和Г：加林姓名的俄文字头。

九十五

防寒窝棚附近的深谷里的水坝修复了。发电站重又开始工作。阿勒图·列维每天都受到来自黄金岛的焦急不安的询问电报：飞艇系柱安装好没有？

电磁波被从宁静的宇宙中唤出，态度漠然地飞向太空，奔向收报机，在听筒中重现了加林的狂热的嘎哑声音："如果一星期后尚不能准备好停降场地，我就派飞艇杀死你们，听见了吗？沃申？"嘎声过后，电磁波又沿地线重返初时的宁静之中。

火山脚下的防寒窝棚附近正进行着紧张的工作：从杂草中清理出一个广场，伐倒制桅杆用的树木，竖立起一座三脚塔架。这座塔架深埋地下，基宽顶窄，高二十五米。

大家都拚命干，但最忙碌和激动的还是曼采夫。这些天来他吃胖了，强壮了一些，但是他的理智还是为狂热所控制。有时候他似乎忘记了一切，神情木然，双手抱住头发蓬乱的头，坐在舖板上。一次，他解开山羊玛什卡的绳索，对伊万说：

"你愿意吗，我让你看看谁也没见过的东西。"

曼采夫拽着山羊玛什卡的绳子（山羊能帮助他攀登悬崖），伊万跟在他的后面，开始向火山口攀登。

可做桅材的树林到了尽头，稍高一点的地方，在巨大石块间生长着弯弯曲曲的灌木，更高处就只有覆盖着苔鲜、迸有残雪的黑色巨石了。

火山口边缘象直立的锯齿一样突起着，宛若巨大的马戏院的半坍的墙壁。曼采夫熟悉每个裂缝，他喉头咯咯作响，不

时站起来又蹲下去，从一个石磴攀到另一个石磴，曲线前进。他们多次攀登过这座火山，只有一次，在一个无风的艳阳天，他们才攀上了火山口的最边缘。奇异的锯齿环绕着一个红铜色的熔岩凝固的湖泊。低低的太阳照耀着，锯齿形成的又尖又窄的阴影倒映在象金属饼一样的熔岩湖上。熔岩表面偏西地方耸立着一个圆锥形喷口，它的顶点升腾着淡白色的轻烟。

“那里，”曼采夫说，用弯曲的手指指着冒烟的圆锥形喷口，“那里是地孔，你也可称作地心深渊，没有人去看过……我曾扔进去一些硝化棉，当地孔发生爆炸时，我打开秒表，根据声音传出的速度，计算出了它的深度。我研究了冒出的气体，我把它收集到曲颈瓶里，让电灯光通过气体，将通过气体的光线用分光镜的棱镜加以分析……在火山气体的光谱中，我发现了锑、水银、黄金、还有许多重金属……你懂吗，伊万？”

“懂，往下说吧……”

“我想你总会比山羊玛什卡懂得多些……有一次火山上发生了特别猛烈的爆炸，那可怕的地心里向外喷吐着烟雾，我冒着生命的危险，取得了一些气体装到了曲颈瓶里……当我下山来走向营地的时候，火山口便向天上喷射着岩浆和木桶一样大小的石块。大地，就象刚刚醒来的一个怪物的背脊，战栗不已。我没有顾及这些，冲进了实验室，把气体放到了分光镜下……伊万，还有你，玛什卡，听我说……”

曼采夫的眼睛放着光，牙齿脱光的嘴角挂着洋洋得意的微笑：

“我发现了门捷列夫元素表中没有记载的重金属。过了几小时，它在烧瓶里被分解出来了，烧瓶开始放射黄光，继而

又变成蓝色，最后变成了眩目的红色……我怕发生意外，躲得远远的，就在此刻猛然响起了一声爆炸，烧瓶和半个试验室飞上了天……我用字母M来称呼这种神奇的金属，因为我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是M，这只小山羊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也是M。这一发现的荣誉是属于我们两个的，山羊和我……你听明白了吗？”

“往下说吧，尼古莱·赫里斯托弗洛维奇……”

“金属M位于橄榄石岩带的最深层。它裂变后能释放出骇人听闻的热能。不过，因为地心的平均密度只有八个单位，同铁的密度差不多，而金属M比它重两倍，所以可以想见，地心的最中间是虚空的。”

曼采夫竖起一个指头，望了望伊万和山羊，咧嘴大笑起来：

“走，我们去看看……”

他们三个从山脊来到熔岩湖，在金属饼似的湖面上向冒着烟的圆锥形喷口滑去。湖面的裂缝中咝咝冒出了热气。脚下有些地方出现了一些黑乎乎的不见底的洞。

“山羊应该留在下面，”曼采夫弹了一下羊鼻子说，然后同伊万攀着崩落下来的发热的岩块，向锥体爬去。

“趴下，你看。”

他们绕到风儿吹走烟雾的那一面，趴在圆锥形喷口边缘，低下了头。喷口的内部是一个深坑，中间是一个直径七米的椭圆形的洞口，从那里冒出团团烟雾，传来微弱的轰轰隆隆的声音，似乎在那肉眼望不到底的深渊中，岩石在不停地翻滚着。

看了一阵之后，伊万辨出了一种淡红色的光，它是从无法估计的深层中投射出来的。这红光忽明忽暗，燃烧得越来

越亮，变成了紫红色，耀眼夺目……大地沉重地呼吸着，熔岩的轰鸣声愈来愈吓人了。

“要出现高潮了，应该离开了，”曼采夫说。“这道光是从七千米的深处冒出的。金属M正在那里发生裂变，黄金和汞正在熔化和沸腾……”

他抓住了伊万的腰带，把他拖了下来。圆锥形喷口抖动着，碎石崩落，浓浓的烟柱向外喷吐，活象一只跌裂的锅向外冒着蒸汽，耀眼的深红色的光芒从深渊里喷射着，渲染着低垂的云朵……

曼采夫抓起系在山羊脖子上的绳子。

“快跑，快跑，孩子们！……马上就要山崩了……”

此时，只听轰然一声炸响，震动了这个半圆型山岩，火山迸射出巨大的石块……曼采夫和伊万抱头疾跑，山羊在前面拖着绳子飞奔……

九十六

系柱已经准备停当。黄金岛发出通知说，飞艇不顾风雨表的警报，已经起飞。

几天来，阿勒图一直想同曼采夫进行一次坦率的谈话，谈谈曼采夫了不起的发现。他坐到离工人远远的舖板上，掏出装着酒精的旅行水壶，给曼采夫斟了一杯。

工人们睡在地板上，身下舖着针叶树枝。不时有人爬起来，往炉子里扔一块雪松树根。火光照亮了熏黑的四壁，照亮了疲惫不堪、胡子邋遢的面孔。朔风在房外呼号。

阿勒图·列维尽力把话说得平静、温柔、和气。不过曼采夫看来是完全疯了，失去理智了……

"听我说，阿勒图·阿勒图洛维奇，不知该不该这样称呼您……您不要耍花招了。我的资料，我的公式，我的深层钻探方案，我的日记都焊在一个铁罐里，藏到了可靠的地方……我飞走了，资料留在这里，谁也休想得到它，包括加林。就是动刑，我也不会交出去……"

"请放心，尼古莱·赫里斯托弗洛维奇，跟您打交道的都是正派人。"

"我不那样傻。加林需要我的公式……而我要生活……我每天要在香喷喷的澡塘里洗澡，抽贵重的烟叶，喝上等好酒……我要镶上假牙嚼巧克力糖……我也渴望荣誉，我有权得到它！……让你们，还有加林，都见鬼去吧……"

"尼古莱·赫里斯托弗洛维奇，到了黄金岛，会象帝王一样招待您的……"

"去您的吧，我了解加林这个人……他恨我，因为整个加林都是我构想出来……没有我，他只能成为一个卑微的流氓……您的飞艇只能运去我的头脑，而决不是记载着公式的笔记本。"

伊万·古谢夫竖起耳朵，听到了这场谈话的片断。系柱准备停当的那天夜里，他爬到了曼采夫的板铺下面，曼采夫正睁着眼躺着，伊万在他耳边悄声说：

"尼古莱·赫里斯托弗洛维奇，别听他们的。跟我上列宁格勒去吧……我和达拉什金会象照顾婴儿似地照顾您……装上假牙……找一所好房子，干嘛跟资产阶级扯到一起……"

"不，万卡①，我是个不可救药的人，我的愿望象匹驾驭不住的野马，"曼采夫回答说。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天棚，天棚

① 万卡：伊万的爱称。

上圆木的缝隙间悬挂着一束束熏黑了的苔藓。"我的幻想就在这个可恶的棚顶下面沸腾了七年……再多一天我也不愿等了……"

伊万·古谢夫早就清楚这个"法国考查团"是怎么回事了。他用心地听别人谈话，观察周围的一切，并做出了自己的结论。

他现在寸步不离曼采夫，就象拴在他裤腰上似的。最后一夜他没有睡：眼皮打架的时候，他就用一根羽毛捅自己的鼻子或者狠劲地掐痛自己。

拂晓时分，阿勒图·列维气哼哼地穿上短皮大衣，围上围巾，到电台去了，电台在一个土窑旁边。伊万一直盯着曼采夫。阿勒图·列维刚一出去，曼采夫向四下看了看，看是不是都睡着了，然后小心翼翼地从铺板上爬起来，钻到一个阴暗角落，抬起了头。不过，可能是因为眼睛看不太清楚，他又回转来，往炉子里扔了一块松明。火燃旺后，他又到角落里去了。

伊万猜到他在看什么了，在房架两根木头交接的角落里，在棚顶圆木横梁间，苔藓被扯掉了。这使曼采夫放心不下……他踮起脚从矮棚顶扯下几团黑苔藓，嘴里不断发出咯咯声，把缝隙堵上了。

伊万丢掉搔鼻孔的羽毛，转了一个身，蒙起头来，很快地呼呼入睡了。

大风雪还没有平息，巨大的飞艇头部靠在系柱上，在林中空地上已经悬了两个昼夜了。系柱不断弯曲着，喀喀作响，雪茄型的艇体不断摇晃着，从底下看去，仿佛是一个铁驳船的船底挂在空中。机组人员刚刚把飞艇上的雪清扫干净。

艇长从吊舱俯下身子，对站在下面的阿勒图·列维喊道：

"喂！阿勒图·阿勒图洛维奇，怎么搞的！该解缆起飞了……人们已经累垮了。"

列维从牙缝里回答说：

"我又同岛上通了一次话。命令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把小男孩运去。"

"系柱怕经受不住了……"

列维只是耸耸肩膀。问题当然不是在男孩身上。伊万昨天夜里就失踪了。谁也没顾得上想起他。飞艇是拂晓时出现的。在林中空地上空的白云中转了好久，后来才停靠在系柱上，卸下了给养。（考察团的工人们宣称，如果得不到足够的给养和奖金，他们就要用硝化棉炸药块把飞艇肚子撕破。）在得知男孩失踪的消息时，阿勒图·列维一挥手说：

"没什么要紧。"

可是后来事情发生了严重的变化。

曼采夫第一个爬进飞艇吊舱。过了一分钟，忽而神色不安地沿着铝制舷梯下到地面，一瘸一拐地向窝棚走去。接着便传来了他绝望的呼叫。曼采夫象一个疯子，从雪堆中蹿了出来，挥舞着双手：

"我的铁罐哪里去了？谁拿走了我的资料？……是你，你偷了，你这个卑鄙的家伙！"

他抓住了列维的衣领，狠劲地晃着，把他的皮帽子都晃飞了……

后来才弄清楚：飞艇前来运载的那些宛若无价之宝的公式，被那个可恶的男孩子偷走了。曼采夫呆若木鸡：

"我的资料！我的公式！人的头脑是没有能力重新创造

出来的！……我交给加林什么呢？我全忘了！……”

列维马上组织人追捕伊万。人们不满地发着牢骚。最终还是有几个人愿意去了。曼采夫带领着他们向撒旦石方向追去。列维留在吊舱里，咬着指甲，过了很长时间，两个参加追捕的人回来了。

“那个地方飞沙走石，简直寸步难行……”

“你们把曼采夫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列维嚷了起来。

“天知道他在哪儿……掉队不见了……”

“要找到曼采夫，找到男孩……不管找到谁，都可以得到一万金币。”

乌云越来越暗。夜幕降临了。风愈刮愈烈。艇长又开始威胁了，他要砍断系留索，自己飞走了。

终于，在撒旦石方向出现了一个穿着落满白雪的皮袄的高个子。他抱着伊万·古谢夫。列维向他冲过去，脱掉手套，便到男孩皮袄下面摸了起来。伊万仿佛睡着了，冻僵的手把一个装着曼采夫贵重公式的小铁罐紧紧地搂在怀里。

“还活着，活着，有点冻僵了，”高个子说道，张着嘴笑了，咧开了挂满雪花的胡须。“过一阵就会好的。把他送到上面去吗？”问完没等回答，便抱着伊万上了吊舱。

“这回怎么样？”艇长在上面喊，“可以起飞了吧？”

阿勒图·列维犹疑不决地望了望他。

“您已经准备好了吗？”

“是，”艇长回答。

列维又转身向撒旦石望去，只见那里雪花飞旋，乌云密布，形成了一道厚厚的黑幕。不管怎样，公式还是到了飞艇上，这是最最主要的。

“起飞！”他命令道，跳上了铝制舷梯，“伙计们，解

缆……”

他推开拱形门，爬进了吊舱。人们开始砍系柱上固定飞艇的粗麻绳索。马达突突响了起来，螺旋桨开始转动。

就在这时，曼采夫被狂风卷着，从雪花的漩涡中蹿了出来。风吹起了他的头发，伸直的手乱抓着正要起飞的飞艇的轮廓……

“等一等！……等一等！……”他用嘶哑的声音喊着。当吊舱铝制舷梯已经离地一米的时候，他抓住了最后一节舷梯。有几个人抓住了他的皮袄，想把他扯下来。他用脚把他们蹬开了。飞艇的金属艇底摇晃着。马达突突响着。螺旋桨怒气冲冲地轰鸣。飞艇向上升去，向飞旋的雪云中升去。

曼采夫象钳子一样牢牢抓住了最后一节舷梯。他被迅速地吊到空中……从地上可以看得见他伸开的双腿，皮袄飘起的衣襟，向空中疾飞而去。

他究竟飞了多远，是在多高的地方掉了下来的，站在地上的人已经不得而知了。

九十七

拉莫莉夫人俯在铝制吊舱的窗口上，用望远镜向外望着。飞艇缓缓飞行，在光辉的天际划着弧线。飞艇下面几千米的地方伸展着一片无边无际、清澈透明、蓝绿色的海洋。海洋中间卧着一座形状怪异的岛屿。从上面看，它宛若非洲的缩影。它的南面、东面和东北是一些由浪花泡沫镶着白边的幽暗的礁石小岛和浅滩。这些小岛和浅滩看上去仿佛是这座岛屿周围溅起的水珠。西面的大洋是纯洁透明的。

在这里的深水海湾里，离海岸沙滩不远的地方，停泊着

货船。卓娅数了数，共二十四艘，它们象一些睡在水面上的甲虫。

岛屿上公路网交错（这些公路在东北方向的山峦地区汇合到一起）。那里，一些建筑物的玻璃屋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这是一座正在施工的宫殿，它的三处凉台直通向一个不大的沙底海湾水中。

岛屿的南面是一个建筑群，从天上望去宛若乱堆乱放的儿童玩具：桁架、支架、结构式起重机、轨道、来往奔驶的小火车。几十台风力发电机在旋转。发电站和抽水塔的烟囱在冒着轻烟。

在这些建筑的中心是一个矿井的黑黝黝的圆洞口。宽宽的铁制传送带把采掘出来的矿石从这里运到海边。接着通向海里的是一些象蚯蚓似的挖泥船组成的红色浮桥。矿井口的上空不停地冒着烟雾。

矿里的工作分成六班夜以继日地进行着：加林正在设法穿透地壳的花岗岩护甲。这个人的大胆和疯狂是融为一体的。拉莫莉夫人望着矿井口的那团烟雾，望远镜在她被太阳晒得发黄的手里抖动起来。

沿海湾的低岸整整齐齐排列着仓库和住宅的屋顶。小似蚂蚁的人影在路上走动。汽车和摩托车急驶而过。在岛屿中心是一座蔚蓝色的湖泊，一条小河蜿蜒流向南方。沿河两岸是田地和菜园。整个东坡覆盖着一片碧绿，这里，在篱笆外面，放牧着牛羊。东北方的峭崖间，宫殿的前面，是形形色色美妙奇异的花坛和树林。

半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芜，到处是蒺藜和被盐水泡得发灰的石头，还有些干枯的灌木丛。轮船在岛上卸下了几万

吨化肥，人们掘出了自流井，运来了各种植物和树苗。

卓娅在吊舱里欣赏着这块被抛在大洋中的生意盎然，五光十色，被海潮的雪白浪花冲洗着的土地，仿佛一个女人在欣赏手中的珠宝，心中无限喜悦。

九十八

世界上曾有七大奇迹。人民传说中保存到今天的只有三个了：爱菲斯的狄爱娜神殿、塞米拉米达花园和罗道斯的巨型铜像[①]。关于其它几个奇迹的记忆均已沉到大西洋海底了。

第八个奇迹，就象拉莫莉夫人每天不厌其烦地重复的那样，应是黄金岛的矿井。晚餐时，在刚竣工的王宫大厅里，巨型窗户敞开着，任海风吹拂，拉莫莉夫人举起酒杯：

"为奇迹，为天才，为胆略干杯！"

这个岛上出类拔萃的臣民全都起立，向拉莫莉夫人和加林祝贺。人人都充满了工作的激情和离奇大胆的构思。让大陆上的人们去高叫什么侵犯主权吧。不屑一顾。在这里，矿井底下夜以继日地轰响着，升运机的铲斗不停地上下翻飞，越铲越深，正在接近那取之不尽的黄金宝藏。西伯利亚的金沙矿床，加利福尼亚的峡谷，克伦带克[②]的雪原同这里比起来简直是微不足道，不过是几个手工作坊而已。这里的金子就

---

① 狄爱娜是古希腊的狩猎神和月亮神，其神殿建于爱菲斯城，公元前356年已被焚毁；塞米拉米达是传说中的女王，据说是她创建了巴比伦城；罗道斯巨像是古希腊太阳神益利奥斯的巨型雕像，坐落在罗道斯岛海湾的入口处。 ——原注

② 三地皆是世界著名产金地。

在脚下，到处都是，只要穿透花岗岩和沸滚的橄榄石岩带。

在遭到厄运的曼采夫的笔记本中，加林发现了这样的记载：

现代，即第四冰川期已经结束，那种躯体长毛已经蜕净、能用后肢行走、口腔中有一种很完善的器官可以发出各种声音的动物已获得飞速发展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地球的构造图可能是这样的：

它的最外一层是凝固的花岗岩和闪长岩，厚度约为五到二十五公里。这一层壳的外部是海洋沉积物，腐烂的植物层（煤）和腐烂的动物层（石油），地壳是在地球外壳的第二层，是溶化的金属橄榄石熔岩层。

橄榄石熔岩层在某些地方，比如太平洋地区，离地表面很近，只有五公里。

这第二层熔岩壳的厚度目前已达到一百多公里，而且每隔十万年增加一公里。

橄榄石熔岩带中还要分出三层：离地壳最近的一层是火山抛撒的火山岩渣和熔岩；中间一层是橄榄石、铁、镍（就是组成秋夜常见的流星殒石的那种元素）；最后一层，第三层（最低一层）便是金子、铂、锆、铅和汞。

橄榄石岩带的这三层下面是凝聚到一起、成液体状态的氦气层，象个软枕头。氦气这种东西是原子分裂的产物。

最后，在液体气层的下面便是地心。它象金属般坚硬，温度在零下二百七十三度左右（地球空间温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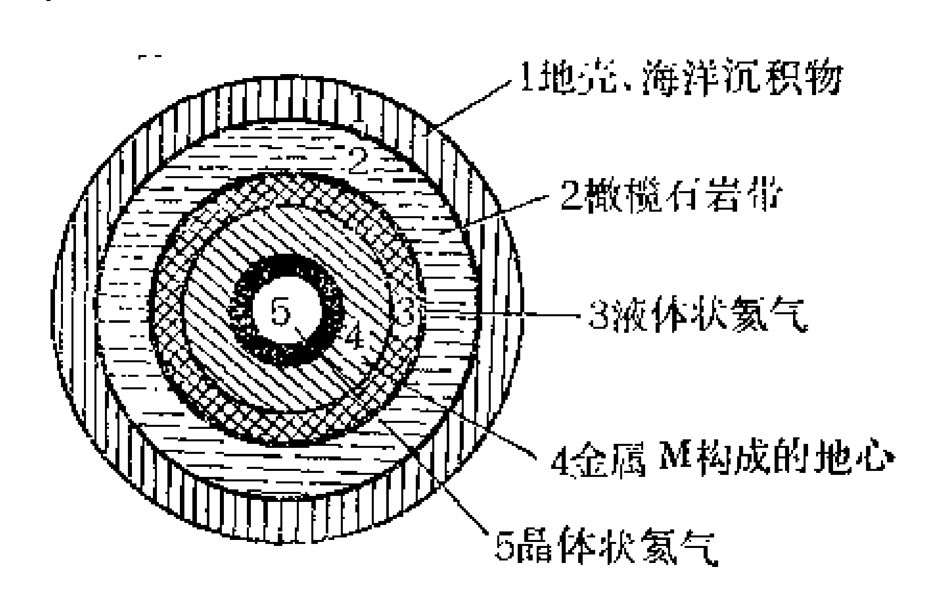
地心是由具有放射性的重金属构成的。我们知道其中两种是排在门捷列夫元素表的最后面，即铀和钍。不过它们本身也是自然界一种至今未弄清楚的基本的超金属裂变的产物。

我在火山气体中发现了它，这是金属M。它比钠重十一倍。它具有神奇的放射性能。如果把这种金属的一千克引到地面，附近几公里的一切生物都将被杀死，受到它辐射的一切东西都将发光。

因为地心的比重只有八个单位（同铁一样），所以长期来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地心是铁的。然而，既然没有理由假定金属M是处于一百万个大气压之下的地心，呈疏松状态，那就应该做出唯一的结论：

地心是一个空心球或者说是一颗炸弹，这炸弹壳是由金属M做成，里面充满着氦气，这氦气由于处于一种骇人的压力下而呈晶体状。

地球的纵断面是这样的：



构成地心的金属M不断裂变并产生其它的轻金属，同时释放出惊人的热量。地心逐渐发热，过几十亿年以后整个地球也会热透，象炸弹一样爆炸、喷火、变成气体球（其直径同月亮绕地球的轨道一样长短），如同一颗小星，闪闪发光，然后逐渐开始冷却，又压缩成地球大小那么一个圆球。到那时候地球上重新出现生命，人类迅速发展，开始为世界上最

高级的社会结构而斗争。

随后地球又重新通过原子裂变永不休止地发热，最后冒火爆炸，变成一颗小星。

这就是大地生活的循环。这种循环过去重复过无数次，将来也要重复无数次。死亡是不存在的。只有永恒的更新……

这就是加林在曼采夫日记中读到的一段话。

九十九

矿井的边缘包着一层钢甲。由耐火钢铸成的巨大的圆柱向井底延伸下去，一直到矿井温度高至三百度的地方。这种温度是突然出现的，是跳跃式的，是在离地面五公里的地方。曾有一班工人和两台双曲线体因而毁于矿底。

加林很不高兴。下放圆筒和焊接工作延缓了进度。现在，当矿井墙壁烧成赤红时，就采用压缩空气进行冷却，这些墙壁冷却后形成了坚硬的钢甲。然后用结构式桁架成对角线将两壁支撑住。

矿井的直径并不大，只二十米。内部设施极其复杂：有送风管道、排水管道、支架、电线网、硬钻井（里面有升运机的铲斗上下）、滑轮、升运传送台、安放液体空气机和双曲线体的场地。

升降电梯、升运机以及各种机器都是由电发动的。矿井的两侧墙壁凿出一些地洞，当作机器库和工人休息的地方。为了减轻主矿井的压力，加林又开辟了与它平行的、直径为六米的第二个矿井。这个矿井用压缩核的速度为动力运转的电梯，把那些地洞联接了起来。

最主要的工作是钻探。它是随同双曲线体的光束作用，

随同液体空气的冷却工作，随同矿石的采掘和运送情况相应进行的。十二台特殊构造的双曲线体以萨莫尼特炭精发火物形成的电弧光为热能来源，穿透和熔化岩石，液体气顷刻间把这些岩石冷却，岩石变成碎块，掉进升运机的铲斗。燃烧的副产品和蒸气被鼓风机排泄出去。

一〇〇

黄金岛东北部分的王宫是根据拉莫莉夫人的奇念异想建设起来的。

这是一所由玻璃、钢、暗红色的石块和大理石构成的建筑。王宫里有五百个大厅和房间。王宫正面两侧建有宽敞的大理石阶梯，宛若由海中升起。波浪击打着阶梯的台阶和柱脚。阶梯两侧没有象通常那样安放雕像或花瓶，而是矗立着四座青钢结构式塔楼，建有镀金的圆形塔顶，塔里面放着随时可发射的双曲线体，防范着来自海洋的进攻。

阶梯盘旋面上，通向一个露天凉台，凉台上有两个由方形门柱支撑的巨大入口通向王宫内部。王宫的正面是由石块砌成，象埃及建筑那样，稍许倾斜，装饰物很少，窗户又高又窄，屋顶扁平，显得既庄严又阴森。然而王宫向着内院的那一面（正对着五颜六色的花坛，有爬蔓蔷薇花、马鞭草、兰花、盛开的丁香、扁桃和百合）却建得富丽堂皇，甚至显得有些矫揉造作。

两座青铜色的大门通向岛内。这既是宫殿又是堡垒。它旁边的山崖上耸立着一座一百五十米高的结构式塔楼，塔中有一条地道和加林的卧室相通。在塔顶的平台上装备着威力强大的双曲线体。一处非紧急时不准动用的升降电梯在几秒

钟内就可以由地面飞到塔顶。所有的人，包括拉莫莉夫人，即使受到死亡的威胁，也不得走近塔前。这是黄金岛的第一条法律。

王宫的左翼是拉莫莉夫人的房间，右翼是加林和罗林格的房间。王宫里再没有别的人住。这栋建筑物是为将来准备的，到那时，一个凡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得到参观黄金岛的邀请，一睹世界女王光彩夺目的芳容了。

拉莫莉夫人正在为担当这个脚色做准备。她忙得不可开交。她在草拟起居、出巡、大小接见、午餐、晚餐、化妆舞会和其它娱乐活动的礼节。她的演员才能有了得以施展的广阔的天地。她总爱重复说，她生来就是要登上世界舞台的。一位著名的芭蕾舞导演、俄国移民，被指定保管这些礼节条例。同这个人的合同是在欧洲签订的，已经奖给他一枚“女神卓娅”金质勋章（白色绶带上还镶着钻石），同时授予他古俄罗斯御前侍臣的头衔。

除了这些宫内法律，她还和加林一起草拟了“黄金岛的金科玉律”——未来人类的法律。不过这还只是个大纲和基本思想，将来尚需法律专家进一步斟酌。加林繁忙异常，只好由拉莫莉夫人抽暇费心了。在她的办公室昼夜都有两个女速记员值班。

加林每日直接从矿井回来，疲惫不堪，肮脏至极，身上散发着泥土和机油的气味。他匆匆用过餐，躺到缎面沙发上，抽起烟斗，直抽得头上烟雾弥漫（他是不受那些礼节限制的，他的习惯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不容模仿的）。卓娅在地毯上踱着步，用纤长的手指数着项链上的巨大珍珠，试图与加林交谈。而加林此时正需要几分钟的绝对安静，好让大脑能重新开始狂热地工作。在制定他们的计划的过程中，他既不凶

狠，也不善良，既不残酷，也不慈悲。只有在解决问题中的明快的智慧能使他高兴。这种“冷静”使卓娅忿忿不已。她的大眼睛暗淡了，神经质的背脊颤抖不停，她用一种低沉的、含有怒气的声音说（是用的俄语，以防速记员听懂）：

“您是个花花公子。您是个可怕的人，加林。我知道，该如何把您的皮活活地剥下来，我倒想看看，您一生中第一次受苦是什么模样。您真的谁也不恨、谁也不爱吗？”

“除了您，”加林龇着牙回答道。“不过您的小脑袋里装满了荒唐的念头……而我的时间是按秒计算的。我可以等待直到您的虚荣心达到饱和状态为止。不过有一点您还是对的：我太学究气了，得不到生活滋润的思想，将在空间中化作烟云。生活的甘露就是热情。您的热情绰绰有余。”

他向卓娅瞟了一眼，她站在他的面前，面色苍白，一动不动。

“热情和血液。这是老药方了。不过干嘛要剥我的皮呢？可以剥别人的嘛。看来，您应该把手帕在这种液体里浸湿，这对您的健康是有利的。”

“有许多人是我不能饶恕的。”

“比方那些长着毛茸茸手指的矮身材的花花公子们？”

“是的。您干嘛要提起这个？”

“您也不能饶恕您自己……曾几何时，花五十法郎就可以用电话把您召去。这都是过去的事了。您匆匆忙忙地补长筒丝袜，因为急于到饭店去，就用这一副女神的牙齿把线头咬断了。还有那些不眠之夜，手提包里只有两个苏……害怕，怕明天到来；害怕，怕堕落得更深……至于罗林格的那个狗鼻子，不管怎么说，还真值几个钱。”

卓娅冷笑一声，盯着他的眼睛说：

“这次谈话我也至死难忘。”

“我的天，方才您责备我有学究气……”

“我一旦掌权，就把您吊死在双曲线体塔楼上……”

加林霍地站起身，一把抓住卓娅的臂肘，用力把她拉到自己的膝上，吻了她仰起的脸，紧闭的嘴唇。两个梳着浅色鬈发、象洋娃娃一样表情木然的女速记员，把头扭了过去。

“你这个愚蠢可笑的女人，听我说，我就爱你这样……你是世界上我唯一爱的人。假如你没有在虱子到处爬的车厢里死过二十次，假如你没有被当作妓女买来卖去，你能够感受到人的粗野的全貌吗？……你能象一位女王似的在这地毯上踱步吗？……我能跪到你的脚下吗？……”

卓娅默默无语地挣脱出来，耸耸肩，理了理衣裙，走到房间中央，从那里依旧死死盯住加林。加林说：

“好吧，我们谈到哪里了？”

速记员记下了零碎的思想，在夜里打字成文，早晨送到了拉莫莉夫人的床前。

为了鉴定某些问题，曾邀请罗林格发表意见。他住在一个富丽堂皇，但尚未竣工的大宅院里。只是在用餐时，才离开院子。他的意志和自尊心已被摧毁。这半年来他大大地衰老了。他怕加林，避免与卓娅单独相会。谁也不清楚（也不想知道）他每天在做些什么。书，他生来就没读过，似乎也没写过什么笔记。据说他正热衷于收集各种烟斗。有一天傍晚，卓娅从窗口看见罗林格坐在水边大理石阶梯倒数第二级台阶上，闷闷不乐地望着海洋。一亿年前他的祖先就是从那里钻出来的，不过那是一只人形的蜥蜴。这位伟大的化学之王，现在所有的也就是这些了。

本来，损失三亿美元，在黄金岛上当俘虏，卓娅的背叛

这些事是不会摧毁他的意志的。二十五年前他曾经在街上叫卖过鞋油。他善于，而且喜欢斗争。为了使人们拜倒在他罗林格的金环下面，他消耗了多少气力、才能和意志啊！欧洲战争、欧洲的破产使阿尼林·罗林格公司大发横财，黄金象河水般流进公司的钱柜。

可是忽然之间，这黄金，这力量和幸福的象征，要从矿井里采掘了，就象采掘粘土垃圾一样，而且是用升运机铲斗运送，要多少有多少。这样一来，罗林格便觉得双脚悬空了，他已经不再觉得自己是大自然的主宰了。结果只好去搜集各式烟斗。

但是按照加林的要求，他仍旧每天照例用无线电向阿尼林·罗林格的经理们下达着自己的命令和指示。回答是各式各样的。但是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出，经理们对罗林格自愿隐居黄金岛一事并不相信，他们纷纷询问：

“为了使您回到大陆，应当采取什么措施？”

罗林格回答：

“神经治疗进行得很顺利。”

根据他的命令，又向这里交付了五百万英镑。过两周之后，他又命令交付同样数目，可是这一次，大陆上却将持罗林格支票的加林代理人逮捕了。这是大陆向黄金岛发动进攻的第一个信号。由八艘在太平洋南纬二十二度、西经一百三十度附近游弋的主力舰组成的舰队，正在等待命令，随时向恶棍岛发动攻击。

—○—

黄金岛六千职工是从世界各地招募来的。加林的第一助

手、切尔马克工程师（现被称为总督）按不同民族把劳动力分别安置在十五个工地上。这些工地都是用刺网互相隔开的。

每个工地上都建起了简易木房和尽可能合乎民族风格的祈祷室。罐头、饼干、果冻，装着白菜、稻米、醋渍海蜇、青鱼、小灌肠等等的小铁罐，都是向美国工厂定购的，也是尽量合乎民族口味。

每月发两次民族式样的工作服，半年发一次节日民族服装：斯拉夫人的腰部带褶的男外衣和长袍；中国人的丝绵大褂；德国人的常礼服和高筒礼帽；意大利人的丝绸衬衫和漆皮鞋；黑人的上面装饰有鳄鱼牙齿和珠串的护腿甲，等等。

为了在居民眼中证实这些隔离刺网是必要的，切尔马克工程师组织了一个寻衅团，共十五个人，他们的任务是煽动民族间的仇恨：平日里稍缓和一些，到假日便发展到殴斗。

警察是由弗兰格尔队伍的军官们①组成的，这些人穿“卓娅勋章服”（一种由白呢子缝制的、镶金边的短制服和金黄色的紧箍双腿的长裤）。他们维持秩序，禁止各族人互相杀害。

工人领取比大陆高许多倍的薪水。他们有的随船邮寄回故乡，有的储蓄起来。钱没有地方可花，因为只有逢节假日，设在岛的东南岸一个幽静的峡谷中的酒馆和月亮公园才开放。那里还开设有带不同民族特色的十五家妓院。

工人们知道，在地层深处挖巨大的矿井的目的。加林曾当众宣布，在最后结帐的时候，他允许每个人随身带走他能够背得动的黄金。在这个岛上谁能望着那钢铁传送带把岩石从地心运到海洋面无动于衷呢？谁能不为矿井口冒出的淡黄色的烟雾而神魂颠倒呢？

---

① 弗兰格尔：俄国十月革命后国内战争时期的白俄反动将领。

一〇二

"先生们，我们工作中最为紧张的时刻已经来临。我盼望着这一天，而且做了许多准备，不过，危险性，不言而喻，仍然是很大的。我们被封锁了。方才接到电报，装载着加固矿井用的特种铁料、罐头、冷冻羊肉的两艘货轮，被美国巡洋舰截获，成为战利品。这就是说战争开始了。正式宣战也指日可待。我的最近的目标之一便是战争。然而它的发生比我预期的要早些。大陆上的人过于神经质了。我已经看穿了他们的企图：他们害怕我们，他们想用饥饿使我们屈服。我向大家报告：不把牲畜计算在内，岛上的食物仅够两星期。在这十四天当中我们应当冲破封锁，运来罐头食品。任务是艰巨的，但是可以完成。此外，代表我去用罗林格开的支票取钱的人已被逮捕。我们的财库已经分文皆无。三亿五千万美元花了个精光。一周后我们要发薪水，如果用支票代薪，工人便会暴动，双曲线体也会停止工作。所以在七天之内必须弄到金钱。"

会议是于黄昏时分，在尚未完工的加林办公室进行的。参加者有切尔马克、塞弗尔工程师、卓娅、塞里卡和罗林格。加林面带冷笑，翘着脚尖摇晃着身体，双手插在口袋里谈着。在面临危险，智力极度紧张的时候，他都是这种样子。卓娅手持小锤，主持会议。身材矮小、神经质的切尔马克，瞪着红肿的眼睛，咳嗽一声说：

"黄金岛的第二条法律说：任何人不得了解双曲线体构造的秘密。即便是触摸到双曲线体外罩者，也将被处以极刑。"

"是这样，"加林肯定说，"法律上是这样写的。"

"为了顺利完成您提出的那些任务，至少需要三台双曲线体同时工作：一台用来弄钱，一台用来冲破封锁，另一台用来保卫岛屿。所以，您应该再物色两位助手，使其不受上述法律的约束。"

一阵沉默。男人们望着雪茄的烟雾。罗林格专心致志地闻着烟斗。卓娅把头转向加林。他说：

"好吧（做了一个轻浮的手势），宣布吧。岛上的下列二人不受第二条法律的约束：拉莫莉夫人和……"

他快活地把身子俯在桌上，拍了对面的塞里卡肩头一下：

"他，塞里卡，他们二人将获悉装置的秘密……"

"错了，同志，"塞里卡回答道，把加林的手从肩上移开，"我拒绝。"

"理由？"

"无须解释。想一想，您自己就会猜到的。"

"我委托您去消灭美国舰队。"

"不胜荣幸。不过我不干。"

"为什么，他妈的？"

"为什么？……因为路太滑……"

"您可要当心，塞里卡……"

"我会当心的……

加林气得胡子翘了起来，露出了白牙。他强压住火没有发作。他轻声问道：

"您有什么设想吗？"

"我的路线，彼得洛维奇，是公开的。我什么也不掩饰。"

这次短短的谈话是用俄语进行的。除了卓娅，谁也没听懂。塞里卡重又在纸上画起螺旋形了。加林说：

"好吧，双曲线体助手我只任命一个人——拉莫莉夫人。

如果您同意，夫人，亚利桑那号尚未熄火，明天一早您就出海……”

“在海上我应该做些什么呢？”卓娅问道。

“抢劫太平洋航线上的所有货轮，一周后向工人发薪水。”

一〇三

二十三时许，北美舰队分舰队的旗舰发现了南鱼星座的上方出现了一个不明飞行物。

探照灯淡蓝色的光线，象彗星的尾巴一样，扫过星空，上下翻腾，咬住了这个不明飞行物。

不明飞行物被照亮了，几百架望远镜同时看清了金属吊舱、轮廓清晰的螺旋浆和飞艇侧面的字母П和Г。

舰船上的灯光信号咔嚓一闪。四架水上飞机从旗舰上起飞，呜呜响着，向星空陡直升去。分舰队加快速度，成单纵队前进。

飞机的轰鸣越来越微弱了。可是忽然间，飞机盘旋上升去截击的那艘飞艇从视野中消失不见了。望远镜用手帕擦了又擦。飞艇在夜空中消失，探照灯四处寻找，但没有找到。

这时传来了机关炮轻微的突突声：一定是又找到了。随即突突声又忽然停止了。天空一个发光的小东西，翻着筋斗，垂直地滑了下来。用望远镜观望的人惊叫了一声，坠下来的是一架水上飞机，只见它扑通一声掉进黑沉沉的海水里去了。这是怎么一回事？

“嗒——嗒——嗒”，空中又响起了机关炮，随即又同样地突然停止了，紧接着三架飞机穿过探照灯的光线，翻着筋斗，成螺旋形地、一个接一个、扑通扑通地落进海洋。旗舰上的

灯光信号飞舞，紧贴地平线有火光闪烁。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大家看见就在近处有一个边缘不整的黑云朵正在逆风横贯单纵队舰队飞驰。这是飞艇在下降，它的周身笼罩着一层烟幕。旗舰发出了信号："当心，瓦斯。当心，瓦斯。"高射炮响了起来，霎时间瓦斯弹落到了甲板上、指挥台上、铁甲炮塔上，轰然爆炸。

第一个牺牲的是海军上将，二十八岁的美男子。他怕有损尊严，没有带防毒面具，结果是抓着喉咙倒在地上，面孔鼓胀，变成了青紫色。几秒钟后甲板上的人全部中毒（防毒面具效力甚微）。旗舰就这样受到来历不明的毒气的攻击。

指挥权转到海军中将手中。巡洋舰在右舷方向停驶，高射炮开火了。三声巨响，使夜幕战栗。炮口射出去的三道火光，映红了海洋。三串钢铁的魔鬼弹头呼啸着，鬼知道飞到哪里去了，只听轰然一声爆炸，照亮了整个星空。

紧接一阵排射之后，六架水上飞机（机上人员全带上了防毒面具）从舰上起飞了。现在已经很清楚，第一批四架飞机是因为遇到了飞艇放出的毒瓦斯烟幕面坠毁的。当前的战斗是有关美国海军荣誉的。舰船上的灯光熄了，只剩下星星在天空照耀。黑暗中可以听见波浪击打战舰钢体的声音和飞机在高空的轰鸣。

好，终于找到了！……嗒——嗒——嗒——银河系的钢白色的云雾中传来了机关炮的嗒嗒声……接着又是一阵起酒瓶塞的声音。这是开始榴弹攻击了。天顶有一团盘旋上升的云朵发出了黑褐色的光亮：从里面钻出了一支金属雪茄，低垂着迟钝的鼻子。它的背脊上飞舞着火舌，它飞快地栽了下来，留下了一条发光的尾巴，接着变成了一个火团，坠到远方去了。

过了半小时，一架飞机报告，它降到燃烧的飞艇附近，用机关炮进行了扫射，消灭了艇上和附近的全部生物。

这次胜利的代价极其昂贵：美国分舰队损失了四架飞机和全体机组人员。二十八名军官，包括分舰队的海军上将和一百三十二名水兵死于毒气。最让人气恼的是，火力强大、威武森严的巡洋舰队，竟变成了一只没有翅膀的企鹅，敌人竟能用一种来历不明的瓦斯从上面对它进行随心所欲的攻击。必须实行报复，以显示海军炮火的真正威力。

当天夜里海军少将向华盛顿寄去的关于海战全部经过的报告，反映了上述的思想。他坚决主张轰炸黄金岛。

第二天收到了海军部的复文，复文命令道：赴指定岛屿，将其夷为平地。

一〇四

"唔，怎么样？"加林用挑战的口吻问道，把收报机耳机放到写字台上（参加会议的人员同上，仅缺拉莫莉夫人。）"怎么样，诸位先生？可以庆贺了……封锁已经不复存在……美国海军得到了轰炸岛屿的命令。"

罗林格浑身一震，从安乐椅上站起身，烟斗从嘴里滑了出来。他的紫红色嘴唇歪斜了，仿佛要说句什么话而又说不出来。

"您怎么啦，老头？"加林问，"您的国家的海军逼近了，您激动得屁股坐不住了？是不是急于要把我吊死在桅杆上呢？也许是被空袭吓破了胆吧？当然，您若是被美国炸弹炸得粉身碎骨，未免太冤枉了。也许是他妈的出于内疚？……不管怎么说，我们是用您的钱打仗的呀。"

加林冷笑一声，转过身去。罗林格依旧一言未发，他坐到了座位上，用颤抖的双手捂住了变成土色的脸。

“不，先生们……不冒风险，一美元只能挣三分利。我们现在正在冒巨大的风险。我方侦察飞艇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让我们起立为飞艇艇长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沃申等十三名烈士致哀……飞艇向我们详细报告了分舰队组成情况。八艘最新式的战列巡洋舰，有四座装甲炮塔，每个塔内装有三尊大炮。交火后他们至少还剩有十二架水上飞机。此外，还有轻型巡洋舰、驱逐舰、潜艇。假如每发炮弹的爆破力相当于七千五百万公斤，那么整个分舰队向岛上的排射，不算小数，将相当于十亿公斤的爆炸力。”

“那就更好了，那就更好了，”罗林格终于喃喃低语了。

“别在那儿哼哼唧唧了，老头子，可耻呀……我还忘了说，先生们，我们应该感谢罗林格先生好心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最新式的、目前尚需保密的武器：‘黑十字瓦斯’。我们的飞行员就是用它使四架飞机坠落大海，使旗舰失去战斗能力的……”

“不，我并没有好心地为你们提供‘黑十字’，加林先生！”罗林格用嘎哑的声音嚷道，“您是用手枪逼着我下命令，让他们往岛上送‘黑十字’瓦斯罐的。”

他激动得喘不上气来，晃晃悠悠地走出屋去。加林开始阐述保卫岛屿的计划。估计分舰队第三天将开始进攻。

一〇五

亚利桑那号挂起了海盗旗。

这可不是那种画着几根胫骨和黑色颅骨的海盗的浪漫旗

帜。现今只有在氰化汞溶液的瓶子上才能见到这种可怕的形象了。

事实上，亚利桑那号什么旗也没有挂。两座装备有双曲线体的结构式塔楼，使这只船的外形不同于世界上任何船只。指挥这一艘船的是对拉莫莉夫人忠心耿耿的杨辛。

卓娅的豪华船舱（卧室、洗澡间、梳妆间、沙龙），都上了锁。她在上面的船长舱中安顿了下来，同杨辛住在一起。往日的奢侈品（蓝色的遮阳伞、地毯、坐垫、安乐椅）全都收拾起来了。还是在马赛雇佣的船员们都用柯尔特式手枪武装了起来。向全体船员宣布了出海的目的，并规定每截获一条船都将发给奖金。在游艇的空房间里都堆满了装着汽油和淡水的圆铁桶。亚利桑那号侧风行驶，风帆全部扬起，效能极高的罗丽斯·劳依斯发动机加足了马力，游艇宛若信天翁一样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飞驰，从一个浪峰越上另一个浪峰。

一〇六

"风力接近七级，船长。"

"卷二层帆。"

"是，船长。"

"每隔一小时换一次班。"

"派一个警戒哨到主帆的了望台。"

"是，船长。"

"发现灯光，马上向我报告。"

杨辛眯缝着眼睛望着夜色迷蒙的辽阔海洋。月亮还没有升起。天空群星密布。在这向西北方向行驶的五天五夜中，

杨辛全身充满着一种兴奋的微弱悸动。本来嘛，祖先干的就是海盗这一行当。他向大副点头告辞，走进舱里。

当他进入舱里时，他的肌肉感受到一种熟悉的颤动，仿佛服下了一剂使人全身软绵绵的毒液。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半球式毛玻璃吊灯下面。船长舱低矮、舒适，由兽皮和漆光闪亮的木料装饰点缀，完全是一个单身水手的住处，现在却堆满了一个年轻女人的日用品，处处显示了一个女人的存在。

首先，这里充满了香水味。真他妈的活见鬼……这位海盗的女领袖身上的香水味，能让死人流出眼泪来。椅背上胡乱搭着法兰绒裙子和金色的绒线衣。地毯上扔着带有吊袜带的长筒丝袜，有一只似乎还保留着穿在腿上的那种形状。

拉莫莉夫人睡在他的床上。(杨辛这五天来是在皮沙发上和衣而睡的。)她侧身躺着，嘴唇微张，面孔由于海风的吹打变得黝黑，却显得安详、天真。赤裸的手臂放在脑后。这个女海盗！

拉莫莉夫人和杨辛同住船长舱这一勇敢大胆的决定，对杨辛说来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从战斗的观点看来，无疑是正确的。分开，也许就意味着死亡，至少，他们一旦被捕，还会一起被吊在桅杆上的。这一决定并没有使他惶惑不安，相反对他倒是一种鼓舞。他是拉莫莉夫人的臣民，黄金岛女王的臣民。他爱她。

不管怎样解释，爱情仍是一个叫人捉摸不透的东西。杨辛见识过港口酒馆的姑娘们，也见识过乘船的雍容华贵的太太们，这些贵妇人由于无聊和好奇，也曾在海洋上投入过他的怀抱。其中一些人，早已忘却了，就象一本情节空洞的书中空洞的一页；另一些人也只是在平静的值班时辰，在温暖

的星光下，漫步在船长台上的时候，才回忆起来，并从中得到一些快感。

在那玻利，当杨辛在吸烟室等候拉莫莉夫人电话的时候，有些地方同过去的艳遇相似。但是那一次，在晚餐和跳舞之后应该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事过半年，杨辛想到这一段时，颇有羞怯之感。他的这只手果真在他理智清醒的时候，抱过跳舞的拉莫莉夫人的背脊吗？果真是那几分钟，抽过的半支烟，把他和不可思议的幸福分开了吗？而今，每当他听到游艇另一端传来她的声音时，他都要战栗不已，仿佛他心中正孕育着一场风暴。当他看见黄金岛的女王坐在甲板的藤椅上，目光在天边海际游荡时，他身上有一种超乎理智的东西在歌唱，在伤感，由于忠贞，由于爱恋。

或许这一切的根源是来自杨辛的祖先，做过半商半贼的航海者和海盗的祖先。他们远离故乡，驾着红色大船四处航行。这种船尾部高耸，船头象个鸡冠，船舷两侧挂着盾牌，榉木桅杆上白帆高悬。就是在这种桅杆旁，杨辛的远祖歌唱过蓝色的海浪和暴风雨中的乌云，歌唱过浅色头发的姑娘，这姑娘在遥远的海岸上等待着，盼望着。一年年过去，她的眼睛变得象蓝色的大海，象暴风雨中的乌云。现在，正是这种来自古老过去的想象力向可怜的杨辛袭来。

他站在散发着皮肤和香水气味的这间船舱里，全神贯注地、欣喜若狂地望着这张可爱的面孔，望着自己的爱情所在。他生怕她醒来。他蹑手蹑脚走到沙发前，躺下，闭上了眼睛。船舷外波浪喧嚣，海洋呼啸。远祖在唱着一首关于美丽少女的古老的歌。杨辛把双手放到脑后，进入了幸福的梦乡。

一〇七

“船长！……（一阵咚咚的敲门声）船长！”

“杨辛！”拉莫莉夫人惶恐的声音象针一样扎进了脑髓。杨辛船长一跃而起，瞪大眼睛摆脱了梦境。拉莫莉夫人急急忙忙往脚上套丝袜。她的衬衫滑落下来，裸露出肩头。

“警报，”拉莫莉夫人说，”您还在睡觉……”

又是一阵咚咚敲门声，传来大副的声音：

“船长，左舷有灯光。”

杨辛推开门。一阵湿风扑进他的肺里。他咳嗽了一声，走上船长台。夜黑沉沉的，伸手不见五指。左舷远处的浪头上有两点火光在摇晃。

杨辛盯着火光，从胸前摸出了笛子，吹了一声。水手做了回答。杨辛一字一顿地下达命令：

“全体集合！吹哨，全体上甲板！卷帆！”

哨声、命令声交相鸣响。水手们从前甲板和后甲板蜂拥而来。他们象猫一样爬上桅杆，在横桁上悠摆着。滑车吱吱作响。水手长昂着头，骂遍了世上一切神圣的东西。船帆落下了。杨辛下达命令：

“右舵！全速前进！熄灯！”

现在亚利桑那号只依靠马达的力量行驶，做了一个急转弯。右船舷涌上一排巨浪，摔到甲板上。灯火熄灭了。船体在漆黑的夜色里颤抖着，超速前进。

火光在地平线上不断增大，很快便显出了幽暗的轮廓。这是一艘冒着浓烟的双烟囱邮船。

拉莫莉夫人登上船长台。她头上扣着一顶毛线织的饰有

绒球的小帽，脖子上围着毛茸茸的围巾，巾端拖在背后。杨辛把望远镜递给她。她把望远镜移近眼睛，因船摇晃得太厉害，她把拿着望远镜的手倚到杨辛的肩上。他听得见她的心脏在暖和的绒线衫下跳动的声音。

“进攻！”她说道，紧紧靠着他，望着他的眼睛，语气坚定。

在五百米处，邮船也发现了亚利桑那号。邮船驾驶楼灯光摇晃，然后响起了低沉的汽笛声。亚利桑那号不亮灯，也不回答信号，笔直地向灯光明亮的邮船急驶而去。邮船减缓速度，开始转弯，尽力避免碰撞……

一星期后《纽约导报》的记者曾经这样描写这次历史上空前的事件：

……我们被警笛惊醒的时间是四点五十分。乘客纷纷拥上邮船甲板。从灯火辉煌的舱房中走上甲板，就觉得夜漆黑得象一团墨汁。我们发现警报是从船长台上发出的，马上摸黑寻找望远镜。谁也弄不清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的船减缓了速度。蓦然间，我们看见……一艘从未见过的舰船向我们冲来。船体狭长，有三个高大的桅杆，外形象个快速机帆炮舰，船尾和船头竖着两座奇特的结构式塔楼。有个乘客开玩笑似的嚷道，这船是“飞行的荷兰人”……刹那间，人们不知所措了。这条神秘的舰船在一百米远处停下，有个严厉的声音从船上通过扩音机用英语喊道：

“停船。熄火。”

我们的船长回答：

“我们需要知道你们是谁，否则不能执行命令。”

舰船上喊道：

“这是黄金岛女王的命令。”

我们惊愕万分，这是什么，玩笑？是彼耶尔·加利新的恶作剧？

船长回答：

“我向女王提供空闲的船舱和丰盛的早餐，如果她肚子饿的话。”

这是狐步舞曲《穷光蛋加利》中的歌词。甲板上轰然大笑。在神秘舰船的塔楼上立刻出现了一道光束。光束细得象织针，白得耀眼，从塔顶射出，并不四散。当时谁也没有料到，我们面前竟是一种人类发明的最可怕的武器。我们当时情绪还是很快活的。

光束在空中划了个圈，落到了邮船的船头部分。接着听到了一种使人心惊胆战的嘘嘘声，冒起了一团切割钢板的淡绿色火焰。站在后甲板上的一个水手狂叫了一声。邮船船头的水上部分坍塌到海里去了。光束升了起来，在高处抖了一阵，然后又降下来，在我们头上划了一条平行线。两根桅杆的上半截轰然一声落到甲板上。乘客乱作一团，向舷梯冲去。船长被碎片击伤。

以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海盗乘小艇驶来，身佩卡宾短枪，登上邮船，命令交出金钱。他们拿走了一千万美元，全是汇款和乘客口袋中的钱财。

当小艇劫得金钱返回海盗船时，船上辉煌的灯火突然亮了起来。我们看见从结构式塔楼上走下一个头戴毛线小帽、高身材、纤瘦的女人，她疾步登上船长台，把扩音器拉到嘴边。她仰身对我们喊道：

“你们可以继续自由航行了。”

海盗船转了一个弯，以异乎寻常的速度隐没于地平线后面去了。

一〇八

近几日发生的事件（“П·Г”飞艇攻击了美国分舰队和美国海军已接到轰炸的命令）使黄金岛的居民们惶惶不安。

办公室收到了一批批要求结帐的申请。储蓄所的存款纷纷被提走。虽然身着白黄制服的禁卫军们，脸色阴郁，神情坚定，还在巡逻的小道上走来走去，工人们却满不在乎，在刺网后面三三两两议论纷纷。工人村已经变成了一个被捅的蜂窝。峡谷中妓院前铜喇叭呜呜叫，土耳其鼓咚咚响，但是已经招引不来顾客了。月亮公园和酒吧间空空荡荡。那十五名挑拨离间者费尽心机，也无法挑动各族人民互相仇视和殴斗了。在这些日子里，只因对方是在另一圈刺网里面而互动干戈的事已经见不到了。

切尔马克工程师把政府公告贴遍全岛。宣布了军事状态；禁止大小集会；在特别令颁布前，任何人无权要求结算；居民不得批评政府；矿井工作应继续进行，日夜不得停止。“谁在这些日子里以生命支持加林，”公告中说，“他将会得到意想不到的财富。那些灰心丧气、胆怯畏缩的人，我们要把他们扔到海里去。要记住，我们是在反对那些妨碍我们发财致富的人。”

虽然这一通告口气强硬，在预料海军可能进攻的那天早晨，工人们还是宣布，如果中午前不发薪水（这一天是发薪日），不向美国政府发出和睦相处和停止一切军事行动的呼吁的话，他们将使双曲线体和液体空气机停车。

液体空气机停车意味着矿井爆炸，也许会引起熔化的岩浆喷出。这种威胁非同小可。工程师感情冲动，以枪毙相恐吓。白黄军开始在矿井集结。于是一百名工人下到井底，进

入井侧地洞，用电话通知办公室：

“我们除了死亡之外，没有别的出路，四点钟和全岛同归于尽。”

这意味着还有四小时的时间。切尔马克从矿区撤走了禁卫军，乘摩托奔往王宫。他正赶上加林同塞里卡交谈。加林看到切尔马克，发疯似地跳了起来。

“您是从哪儿学得这一套愚蠢的管理方法？”

“可是……”

“闭嘴！……您被解职了。到实验室去吧，或者，他妈的，愿意到哪就到哪去吧……您是一头蠢驴……”

加林打开门，把切尔马克推了出去。回身来到桌前，他对叼着雪茄坐在桌角上的塞里卡说：

“塞里卡，这一天终于来了，我已经预料到了，只有您可以控制骚动，挽救事业……目前在岛上发生的事，要比十个美国海军更危险。”

“哼，”塞里卡说，“早就该明白了……”

“让您那一套政治教条滚蛋吧……我任命您为全岛特命全权总督……不许拒绝，”加林扯高嗓门匆匆嚷道，他奔向办公桌，抽出了手枪。“干脆点：如果不答应，我就毙了您……答应不答应？”

“不，”塞里卡斜视着手枪说道。

加林要开枪了。塞里卡捏着雪茄的手移向太阳穴：

“你这个狗崽子，坏蛋……”

“啊哈，这就是说，同意了？”

“把这个东西放下。”

“好办。”（加林把手枪扔到了抽屉里）。

“您需要什么？不让工人爆炸矿井？好吧。不让他们爆炸

就是了。但是得有条件……"

"好，我答应。"

"在岛上我一直是一个诚实的人，现在依然是。我不是您的仆人，也不是您的雇工。这是一。今天就把民族隔离界桩全部撤掉，一根刺网也不留。这是二……"

"同意。"

"您那一群挑拨离间者……"

"我没有什么挑拨离间者，"加林迅速说道。

"撒谎……"

"好吧，算我撒谎。对他们怎么办呢？淹死？"

"今天夜里。"

"照您的办，可以认为他们已经淹死了（加林在记事本上匆匆用铅笔做了个记号）。"

"最后一条，"塞里卡说，"绝对不许干涉我同工人的关系。"

"这个？（塞里卡皱皱眉头，从办公桌上下来。加林抓住了他的手。）同意。会有这么一天，我还是要把你的肋骨敲断的。还有什么？"

塞里卡眯起眼睛，猛吸着雪茄，袅袅的烟雾遮住了他狡黠的、久经风霜的面孔，浅色的短髭和高高的鼻梁。这时响起了电话铃声。加林拿起话筒。

"是我。什么？电报？"

加林扔下话筒，戴上耳机。听着，咬着指甲，一丝冷笑滑过嘴角。

"可以让工人放心了。明天发薪。拉莫莉夫人弄到了一千万美元。马上就派游览飞艇去取钱。亚利桑那号在西北四百海里处。"

“唔，这样的话，事情就好办了嘛，”塞里卡说。他把双手插进口袋，走了出去。

一〇九

在电梯的钢制箱子里，塞里卡把身子挂在顶棚的吊带上，脚不沾地，眯着眼睛屏住气，轰隆隆地向下滑去。

平行矿的冷却是不均衡的，从一个窨洞到另一个窨洞须要飞过一片炎热的岩带，所以只有快速降落才能安全。

在八公里深处，塞里卡望着红色的指示箭头，打开了变阻器，停下了电梯。这是三十七号地洞。它下面三百米处的矿井底下，双曲线体轰鸣着，传来了短促的、不间断的熔岩爆炸声，这些溶岩碎块正被压缩空气冷却着。升运机咯吱咯吱地响着，把矿石送到地面。

三十七号地洞和主矿架一侧的其它地洞一样，从内部看是一个铁板铆接的立方体。壁外是冒着热气的液体空气，冷却着一层厚厚的花岗岩。沸腾着岩浆的岩带并不深，比电磁波和地震仪勘探记录的要薄得多。花岗岩热到五百度，液体空气冷却器哪怕是停几分钟，一切生物顷刻间就将化为灰烬。

这个铁板立方体内放着板床、长凳和装着水的水桶。干完一班（四个小时）的工人们，来到这里都是精疲力竭、半死不活，只好在床上躺一阵之后，才能回到地表面去。风扇和通风管道呼呼直响。在铆接的棚顶上的小灯泡清楚地照亮了二十五个人的阴郁、病态、浮肿的脸。

还有七十五个工人在上一层地洞里，他们互相通过电话联系。

塞里卡走出电梯。一个人向他转过身来，但是没有问好，大家都默默无语。显然，爆炸矿井的决定是坚定不移的。

“来一名翻译。我要讲俄语，”塞里卡说罢，在桌旁坐好，用臂肘推开了装着果冻、英国盐的铁罐，装着剩酒的杯子。（岛政府供应矿工这些东西还是慷慨的。）

一个骨瘦如柴、背脊微驼、面色紫中透白、长着刷子似的大胡子的犹太人走到桌前。

“我来翻译。”

塞里卡开始讲话：

“加林和他的企业是极端资本主义的产物。现在加林已经无路可走了：他企图用大脑手术和筛选‘生活的沙皇’的办法，强迫人类中从事劳动的那一部分人变成动物。这实质上是要阻止文明的进程。资产阶级暂时还不理解加林，加林本人嘛，也不急于让别人理解他。他被视为土匪和强盗。但资产阶级终将明白：加林制度是帝国主义的靠山……同志们，我们应当敲起警钟：一旦加林同他们勾结到一起，将产生巨大的危险。到那时候，你们将更加困难，同志们。然而你们在这个铁箱子里竟然决定为了不使加林同美国政府争吵而牺牲自己。现在该怎么办呢？请你们仔细考虑。加林取胜，不好，资本家取胜，也不好。加林同他们妥协，那就更糟糕。你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同志们，优势是在你们一边的。一个月后，当铲斗把堆堆黄金送到地面时，这并不对加林有利，而是对你们有利，有利于我们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共同建树的事业。如果你们信任我，绝对地、虔诚地信任我，我就做你们的领袖……请各位斟酌……假如不信任……”

塞里卡略微停了停，扫视了一下工人们神情阴郁的脸和

盯着他看的一眨不眨的眼睛，用力地搔着后脑勺……

“假如不信任，那就以后再说吧。”

一个光着上身，浑身是油烟的宽肩膀年轻人走到桌前。他俯身用蓝眼睛望了望塞里卡，拽了拽裤子，转身对同志们说：

“我信任他。”

“我们信任您。”其余的人说。电话透过几俄里厚的花岗岩石壁，传来了“我们信任，我们信任”的声音。

“既然信任我，那好吧，”塞里卡说，“现在来讲具体的：民族界桩黄昏前拆除。明天领薪。让禁卫军去防守王宫吧，没有他们我们也会过得不错。那十五个挑拨离间者，我们把他们扔到海里淹死，这些我是作为首要条件向加林提出的。现在的任务是尽快地钻探到黄金。对吧，同志们？”

一一〇

夜里，西北方出现了探照灯扫荡的光影。港湾响起了警报汽笛。拂晓，大海还迷迷蒙蒙没有醒来，但是已有迹象表明，分舰队逼近了：飞机在岛屿的高空盘旋，在玫瑰色的朝霞中闪闪发光。

禁卫军用卡宾枪向它们开火，打了一阵马上又停止了。岛上的居民聚成一堆堆的。矿井上方仍然冒着缕缕白烟。船上的沙漏时钟响了。一艘大运输船正在卸货，架在岛上的起重机把捆成十字的货包卸到了岸上。

大洋在雾气中显得平静而安详。天空中，螺旋桨在嗡嗡欢叫。

太阳升起了，象一个雾气濛濛的球。这时大家都看到了

地平线上的烟雾。它们形成了一片狭长扁平的乌云，向东南伸延过去。这是死亡逼近了。

岛上一切又归入寂静，从大陆上运来的鸟儿仿佛也停止了歌唱。有一个地方，人们成堆地涌向港湾里停泊的小船。小船装得满登登的，水面几乎没过船舷，匆匆向公海驶去。过往小船很少，岛屿又了若指掌，无处藏匿。一些居民呆若木鸡，默默无语；一些居民脸朝下趴到了沙子里。

王宫里不见有什么动静。青铜大门锁着。禁卫军在沿着淡红色的斜墙巡逻。他们戴着宽沿高筒帽，穿着绣金边的白色制服。在一旁矗立着象花边一样醒目的大双曲线体塔楼。升腾的雾气遮蔽了它的尖顶。不过并没有人期望它来保卫岛屿：地平线上黑褐色的云团是这样实实在在，真使人不寒而栗。

许多人惊恐地回身望着矿井的方向。那里第三班上班的汽笛已经响了。竟还有心思上班！让黄金见鬼去吧！这时，城堡屋顶上的大钟敲了八下。只听轰隆隆的声音在海上滚过……一种沉闷的，不断增强的雷的轰鸣。这是分舰队的第一次排射。这等待的分分秒秒仿佛在这空间，在这射来的排炮声中变得无限长了。

———

分舰队开始炮击时，罗林格正站在从凉台通往水中的阶梯的最上一级上。他抽出嘴里的烟斗，倾听着传来的炮声：至少有几百发装满三硝基苯和糜烂性瓦斯的钢铁怪物向岛上飞来，仿佛直接打进了罗林格的大脑。炮弹盛气凌人地呼啸着。罗林格的心脏似乎经受不起这种声音，他缩身回到花岗

岩石壁的门里（他早就为自己在地窖里准备好了防弹室）。炮弹在海里爆炸了，溅起了水柱。继而又是轰隆一声，炮弹又没有打到地方。

这时罗林格向有透孔的塔楼上张望。加林从昨天晚上起就坐在那里。塔楼的地球形屋顶旋转着（这根据经线缝隙的转动就能断定）。圆顶转得很快，时而向左，时而向右。在向右转动的时候，只见双曲线体发光的枪口沿着经线缝隙上下移动。

加林在转动这个装置时那种匆忙的样子令人望而生畏。突然，一片寂静。岛上没有一点声音了。

过了片刻，大洋上滚滚传来一阵沉闷的声音，宛若天空爆破了一个汽球。罗林格鼻梁渗出了汗珠，他整了整眼镜，又开始向分舰队方向望去。那里三团白黄色的烟雾变成了蘑菇状。在它们稍左的地方冒出一团团浓烟，成血红色，升腾着，增长着，化成了第四块蘑菇云。传来了第四声轰鸣。

眼镜不断地从罗林格鼻梁上往下滑。然而他勇敢地站着，目击地平线后蘑菇云一团团升起，目击美国分舰队的八艘军舰向空中飞去。

岛上、海上、空中又变得静悄悄的。在透孔塔楼上，只见升降梯一闪，从上面落了下来。房中的门响了，传来了用口哨吹出的走了调的狐步舞曲调，随即加林出现在凉台上。他的脸显得疲惫憔悴，他的头发乱蓬蓬的。

他没有发现罗林格，开始脱衣服。然后他顺着台阶下到水面，拽下鲑鱼色的衬裤、绸衬衫。他望着海面上分舰队毁灭的轻烟缭绕的地方，用手搔着自己的腋窝。他象一个女人一样，白嫩，胖呼呼的，在这赤裸裸的身子里有一种可耻的，令人作呕的东西。

他用脚试了试水，象女人一样蹲下去迎接浪花，游了一阵，马上又从水里钻了出来，在这时他才发现了罗林格。

“啊——”他拖长声音说，“您怎么，也打算洗个澡吗？他妈的，水有点凉。”

他猛然间咯咯笑了起来，抓起衣裳，摇着衬裤，毫不羞耻地赤着身子，走进楼里去了。

罗林格从未受到过这种羞辱。由于仇恨，由于极端的厌恶，他的心一下子变成冰凉了。他手无寸铁，无力自卫。在这软弱无力的时刻，他觉得整个往事都压到了他的肩上，耗尽的精力，为在生活中出人头地而象野牛一样进行的坚持不懈的斗争……然而这一切努力的结果，竟是让这个裸体的无耻之徒作为他的胜利者从他身边趾高气扬地走过。

加林打开巨大的青铜门扇，转过头来对罗林格说：

“老朋友，去吃早饭吧。喝一瓶香槟酒。”

一一二

但是最令人奇怪的是，罗林格竟然顺从地跟着加林的屁股去吃早饭了。餐桌前，除了他们二人，还有拉莫莉夫人。她由于方才感受到的激动而脸色苍白，默默无语。她把杯子送到嘴边，玻璃杯磕碰着她整齐洁白的牙齿，咯咯作响。

罗林格仿佛是怕失去平衡，心情紧张地注视着一个点，注视着金色的酒瓶塞。这个瓶塞的形状就是那个可怕的双曲线体，又正是这个双曲线体几分钟前把罗林格从前对于强大威力的概念毁灭殆尽。

加林头发刚洗过，还没有梳理，穿着一件揉搓得不象样子的衣服，嚼着牡蛎，说着闲话。他一连喝干了好几杯酒：

"现在我才觉得饿极了。"

"您干得漂亮，我的朋友，"卓娅轻声说。

"是啊，说实话，当地平线炮火烟雾弥漫的那一阵，我还是有一点恐惧的……他们总还是比我抢先了……见鬼……他们的射击如果再远十分之一海里，这所房子，还有整个岛屿，就会化为灰烬了……"

他又干了一杯酒，虽然说过肚子饿，却用臂肘把端菜来的穿仆役服的仆人推到一边。

"唔，怎么样，老兄？"他突然转向罗林格，用眼睛盯住了他，脸上笑容顿失。"我们应该严肃地谈谈喽。或者，再等着看看更骇人听闻的效果？"

罗林格把叉子和吃龙虾的银勺轻轻放到盘子上，垂下目光道：

"有话请说吧，我洗耳恭听。"

"早该如此嘛……我已经两次建议和您合作，我想您没有忘记。不过，我并不怪您，您不是思想家，您是一条水牛。现在我再一次建议合作。您觉得奇怪？待我解释。我是一个组织者。我要把你们那个臃肿的、充斥着愚蠢偏见的资本主义制度重新改造。懂吗？假如我做不到这一点，共产党人将把你们吞掉，然后得意洋洋地把你们的骨头吐出来。共产主义，这是生活中我唯一仇恨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它要消灭我彼得·加林，消灭我脑海中的思想的宇宙……您有理由问，既然我的脚下是取之不尽的黄金，何必还需要你罗林格呢？"

"是的，我不明白，"罗林格哽声说。

"老兄，喝一杯放克恩辣椒①的杜松子酒吧，这会恢复您

---

① 克恩辣椒，原产南美克恩地方的一种极辣的辣椒。

的想像力。莫非您真的以为我要把黄金变成废物吗？不错，我要为人类创造几天狂热的日子。我要把人们引向悬崖的边缘，我要让他们手中拿着的一公斤黄金，实际上只值五美分。”

罗林格猛地抬起头，目光暗淡的眼睛突现火花，嘴角出现一丝苦笑……

“啊哈！”他惊叫了一声。

“啊哈！这回可明白了吧？……到那时，在这天下大乱的日子里，我们，即我、您、还有三百个类似的水牛，或国际恶棍，或财团大王，愿意怎么称呼都可以，我们将掐住世界的喉咙……我们将买下所有的企业，所有的工厂，所有的铁路，整个的海空军，我们所需要的，对我们有利的，都将归我们所有。那时我们将把这岛屿连同矿井炸掉，并宣布：世界黄金储备枯竭，黄金掌握在我们手中，黄金将重新具有原有的意义，成为价值的唯一标准。”

罗林格把身子仰在椅背上听着，镶满金牙的嘴象鲨鱼一样咧开了，脸涨红了。

他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坐着，眨着小眼睛。拉莫莉夫人脑中闪过一个想法：这一击怕是打中老头要害了吧。

“啊哈！”他又惊叫了一声。“大胆的想法……您可以指望成功……但您没有估计到各种罢工、暴乱的危险……”

“我最先考虑到的就是这一点，”加林不客气地说。“我们先建立巨大的集中营。对我们制度不满的分子全部关到铁丝网后面去。然后，推行大脑阉割术的法律……就这样，亲爱的朋友，您选我做领袖吗？……哈！”（他突然眨了一下眼睛，令人害怕。）

罗林格低下头，蹙着眉。既然问他，他就应当回答。

"您是逼迫我回答，加林先生?"

"您是怎么想的，老兄？还要让我跪下请求吗?如果您至今还没有明白，您是早就在等着我这位救星，那么我就要强迫您了。"

"很好，"罗林格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他把一只淡紫色的皮肤粗糙的手从桌子那面向加林伸过去。

"很好，"加林重复说，"局势发展得很快。须要准备好一个大陆'三百大王'意见书。您应该给他们写信，指出您的政府派舰队来轰击我的岛屿是完全丧失理智的行动。您要尽力使他们对'黄金大混乱'有所准备。(他用双指打了一个"榧子"，穿仆役服的仆人应声跑了过来。)来点香槟酒。那么，罗林格，为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干杯吧……怎么样，老兄，至于那个什么墨索里尼，不过是个小狗崽子罢了……"

彼得·加林同罗林格先生达成了协议……

历史这匹马，被马刺一戳，甩开黄金蹄掌，踏着傻瓜的颅骨，嗒嗒地向前奔驰了。

一一三

太平洋舰队的毁灭，在美国和欧洲引起了空前的强烈的反响。北美利坚合众国所遭受的这一次打击，使整个地球震颤。德国、法国、美国、意大利政府病态的神经为之一振：它们觉得，也许今年（也许永远）会突然无须向被黄金撑得胀肚的美国交付利息了吧?"这个庞然大物，原来是一双泥足，"报纸写道，"征服世界并不那么轻而易举……"

此外，关于亚利桑那号的海盗行径的报道，使海洋贸易为之中断。船主们拒绝运货，船长害怕渡过大洋，保险公司

提高了价格，银行的汇款业务乱成一团，开始发放期票担付证书，一些贸易公司倒闭，日本匆匆将自己价廉质劣的商品挤进了美国殖民地市场。

美国在海上的惨败，使其损失了巨额钱财。美国的威望，或称作“民族尊严”受到了损害。工业家们要求动员全部海空军力量，不管要付出多大代价，必须将战争进行到底，并取得胜利。美国一些报纸恫吓说，如若不把彼耶尔·加利装进铁笼运到纽约并在电椅上处死，决不撤掉报纸版面上的黑框（报纸的名字的四周镶上黑框，花不了多少印刷费，却给很多人以深刻印象）。在城市，市民中间关于加林派遣的间谍的骇人听闻的传说正在流行，说这些人都装备有红外线装置。城里发生过来历不明的人物间的格斗，街道、影院、饭店曾出现过短暂的混乱。华盛顿政府虽然大话震耳，实际上已陷入惊慌失措的状态。分舰队在黄金岛一战中幸存的唯一一艘驱逐舰，给军部带回了战况报告，详情太可怕了，以至未敢公开发表。十七英寸的大炮在恶棍岛的光束塔面前无能为力。

所有这些令人不快的事件，迫使美国政府在华盛顿召开了会议。会议的口号是：“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孩子，让我们为人类的和平繁荣而操心吧！”

在宣布会议日期的第一天，世界各报的编辑部、电台收到了一条消息称，加林工程师将亲自莅临开幕式。

一一四

加林、切尔马克和工程师塞弗尔乘升降梯进入主矿井底层。云母窗外数不尽的管道、电线、支架、升运机井、工作台、铁门从眼前闪过。

地壳的十八层岩带一一掠过，象树木的年轮一样，每一层都记载着这一星球生活的世纪。有机生命是从第四层(石炭纪)，才开始的。这一层是由古生代海洋构成的，它的处女水中充满了我们所不熟悉的生命力。这些水含有放射性盐和大量二氧化碳。这是"生命水"。

在下一世纪，即中生代的早期，从水中爬出了一些巨大的怪物。几百万年来这群贪婪淫荡的怪物的叫声震颤了大地。再高一点，在矿层里是禽鸟的遗骸，再上一层，便是哺乳动物的遗骸。这里已接近冰河期，人类冰天雪地的早晨。

升降梯经过的最后一层，第十九层，是火山爆发，喷火飞石形成的。这是太古代的大地，全是黑红色的，细碎的花岗岩石。

加林焦急得直咬指甲。三个人谁也不言语，呼吸很吃力。每个人都背了一个氧气瓶，传来了双曲线体的轰鸣和爆炸声。

升降梯进入一个被电灯照得通明的地带，在一个巨大的收集瓦斯的漏斗上面停下了。加林和塞弗尔戴上盔形胶皮面罩，象潜水员一样，从漏斗的一个舱口钻了进去，踏上一个倾斜的窄铁梯，这铁梯通向五层楼深的地方。他们顺着铁梯往下走。铁梯尽头是一个环形平台。台上有几个光着上身的工人，戴着盔形面罩，背着氧气瓶，蹲在双曲线体的外罩上面。工人们注视着下面轰响的深渊，监督和校正着光束。

一个同样倾斜、用圆钢条做台阶的铁梯，把这个平台同底下的一个环形平台联结起来了。这个环形台上放着装有液体空气的冷却机。工人们从头到脚蒙着橡胶的毯子，戴着氧气面罩，在平台上操纵着冷却机和升运机的铲斗。这是最危险的工作岗位，稍有不慎，便有可能掉进双曲线体的切割光束中去。底层熔化的矿石在冷空气的气流下崩裂着，爆破着。矿

石碎块和瓦斯烟柱不断从下面腾起。

升运机每小时可掘出五十吨矿石。工作很顺利。随着铲斗的深入，根据曼采夫设计图纸建立的整个工作系统——“铁鼹”，上面的瓦斯漏斗和安装着双曲线体的第一环形台也不断下降。而在“铁鼹”系统上面，则进行着矿井的支架工程。

塞弗尔从驶过的铲斗上抓了一把灰色的尘土。加林用指头搓了一下，急忙要了一支铅笔，在烟盒上写道：

“重渣。熔岩。”

塞弗尔戴着圆形眼镜面罩的头点了几下。他们小心翼翼地在环形平台边缘上移动，在一些仪器面前停下了。这些仪器挂在石块形成的矿壁的钢缆上，也随着整个“铁鼹”系统下降。这些仪器是风雨表、地震仪、指南针、摆动计（记录在该深度重力的加速度大小的仪器）、电磁波测量器。

塞弗尔指着摆动计，拿过加林的烟盒，在上面不慌不忙、工工整整写了几行德国字：

“重力的加速度从昨天早晨开始已增长了百分之九。在这个深度加速度理应降到0.98，但是我们却看到加速度增加了1、07……”

“磁力？”加林写道。

塞弗尔回答：

“今天从早晨起，磁力测量仪的记数是零。我们已经降到磁场以下。”

加林双手扶住膝盖，久久地注视着下方，只见矿井愈往下愈小，最终变成一个勉强可见的黑点。那里“铁鼹”正鸣鸣响着，往地里钻去。今天清晨矿井已经开始钻探橄榄石岩带。

一一五

"喂，怎么样，伊万，身体好吗？"

塞里卡摸了摸男孩的头。伊万此时正坐在岸边塞里卡的小屋里，隔窗望着海洋。这座小屋是用岸边岩石块砌成的，抹上了淡黄色的粘土。窗外蓝色海面上波浪起伏，翻着白色的浪花，扑打着礁石，扑打着塞里卡居住的这个幽静海湾岸边的沙滩。

伊万被飞艇运来的时候，正处于半死不活状态。塞里卡费了很多精力，才把他护理好了。若不是岛上有一位亲人，他就难免一死了。他全身僵硬、遍体冻伤，精神上也受到了很大刺激：他太轻信别人了，为别人卖力气，可是却弄了个这样的结果。

"我现在，塞里卡同志，不能回苏联了，他们会审判我的。"

"哪里，小傻瓜。你没有过错。"

伊万有时坐在岸边岩石上钓鱼，有时在岛上溜达，看着那些奇特的建筑，沸腾的工作，忙忙碌碌的陌生人。不管到哪，他的眼睛总是充满着忧郁，不由自主地望着西方。光华万道的太阳在那儿降落，太阳的后边便是苏维埃祖国了。

"外面黑了，"他轻声说，"在我们列宁格勒这时候正是早晨。达拉什金同志吃过粗白面包和茶，上班去了。克列斯塔夫卡俱乐部帆船已经堵好裂缝，过两星期该升旗了。"

男孩身体复原后，塞里卡谨慎地向他讲明了眼前的境况。和达拉什金一样，塞里卡发现伊万是一个一点就明的孩子，表现很坚决，象个苏维埃人。

要是不终日抱怨回不了列宁格勒，那就好了，那可真是

个好孩子了。

“我说，伊万，”有一次塞里卡快活地说，“瓦纽什卡[1]，很快我就要派你回家去了。”

“谢谢您，瓦西里·维达里耶维奇。”

“不过先得干点什么玩意儿才成。”

“行。”

“你能爬树吗？”

“在西伯利亚，瓦西里·维达里耶维奇，我爬过五十米高的雪松摘松果吃，在上面往下瞧，都看不到地面呢。”

“到时候，我告诉你该干什么。没事可别在岛上闲逛，最好还是找个鱼杆钓海胆吧。”

一一六

加林现在充满信心地按曼采夫日记中找到的计划推进自己的工作。

铲斗已经穿过了厚厚的岩浆。矿井底下已经听到了地下海洋沸腾的声音。被冷冻成三十米厚的矿壁形成了一个难以摧毁的圆筒，然而矿井仍然有些摇晃不定，只好投入力量继续冷却。升运机现在送上地面的已经是晶体状的铁、镍和橄榄石。

奇怪的现象发生了。矿石送到地面，又经钢履带和浮桥被送到海中，结果在海里出现了微光。这光亮不断加强，持续了几个昼夜。最后，大量的海水、石块、沙土，连同部分浮桥炸飞到了天上。爆炸是如此剧烈，竟然形成了一股飓风，

① 瓦纽什卡：伊万的爱称。

把工人的简易住房刮跑了，浪涛涌到岛上险些淹没了矿井。

于是只好把矿石直接卸到驳船上，运到远远的海里倒掉，让它们在那里发光爆炸。这是尚未被人们所掌握的M元素原子裂变所产生的现象。

在矿井底下也发生了同样奇怪的事情。开始，磁力测量仪还指着零度，然而突然间，出现了特强力磁场。指针已升到顶点，从矿底冒出了一道紫红色颤抖的光。空气本身似乎也变了质。空气中的氮和氧受到无数基本粒子的袭击，裂变成为氦和氢。

部分游离的氢在双曲线体的光束中燃烧了，沿着矿井不断蹿出火舌。仿佛是手枪在射击，乒乓作响。工人们的衣服烧着了，矿井被地下的岩浆海洋的涨落弄得摇晃不已。接着发现钢铲斗和铁件盖上了一层土黄色的东西。机器的铁件发生了激烈的原子裂变。许多工人被那种无形的光线射伤。不过"铁鼹"还同过去一样顽强地啃着橄榄石岩带。

加林基本上没有离开矿井。事到如今，他才明白了自己企业的全部的疯狂性。谁也说不定，沸腾的地下海洋位于多么深的地方，这橄榄石熔岩还须要穿透多少公里。但有一点是确定不疑的，仪器表明，地球中心有一个温度非常低的，坚硬的磁心。

因而便存在着这样的危险：由于矿井是一个密度比较大的冷却的圆筒，很可能被地球引力吸到地心里去。果然，在矿井内壁出现了危险的裂缝，从裂缝里咝咝地往外冒着瓦斯。于是只得将矿井的直径缩小两倍，并安装强固的垂直支架。

直径缩小两倍的"铁鼹"安装工作，花费了很多时间。只有来自亚利桑那号的消息还给人带来些安慰。游艇在夜里重

新挂上海盗旗出外航行，冲进了墨尔本港，烧了椰子干籽仓库，让人们知道他们的来临，同时勒令交出五百万英镑(出于恫吓的目的，用光束把海滨林荫道毁灭了)。城里人在几小时内全跑光了，银行付出了这笔钱。在驶出港湾时，亚利桑那号与一艘英国警卫舰遭遇。英舰首先开火，六英寸口径的炮弹在游艇吃水线上部打穿了一个洞。游艇进行反击，把这艘军舰切成了碎片。战斗是拉莫莉夫人在双曲线体塔楼上指挥的。

这个消息使加林快活异常。最近一个时期，常有一些阴暗的思想前来骚扰他。如果曼采夫的计算错了呢？如果矿井一旦失败呢？就象一年以前在彼得格勒区的一个僻静的小房中那样，他疲惫的大脑又在摸索补救的办法了。

四月二十五日，加林站在"铁鼹"系统内的环形平台上，观察着这一不平常的现象。从上面收集瓦斯的漏斗中落下了汞雨。只得让双曲线体停止转动并减弱井底的冷却工作。铲斗现在已经越过橄榄石，采的一律是汞了。在门捷列夫化学元素表上，在汞的后面是第八十一号元素金属铊。黄金(原子量197.2，排号79)按元素表是在汞的前面的。

然而，在通过按比重排列的金属层时，没有出现黄金，这等于是一场灾难！这一点只有加林和工程师塞弗尔明白。这个该死的曼采夫弄错了！

加林垂下了头。他什么都预料过，就是没有预料到这种可悲的结局……塞弗尔心不在焉地把手伸向前去，用手掌接住从漏斗中流下的汞滴。猛然间，他抓住了加林的臂肘，把他拉到倾斜的楼梯旁。当他们攀上去，坐进升降梯，脱下橡皮面罩时，塞弗尔用大靴子跺着地面，瘦削的、孩子般天真的脸焕发着欢乐的光彩。

"这就是金子！"他哈哈大笑着嚷道。"我们简直是绵羊脑

袋，……黄金和汞一起沸腾呢！结果形成了什么呢？汞金！……您看！”他张开手掌，上面有些液体小球。“汞里有黄色的成分。这里是百分之九十的赤金！”

一一七

黄金，象石油一样，从地下向外流泻。矿井的加深工作暂时停止。“铁鼹”拆卸后拽了出来。临时的桁架拆除了。把巨大的钢筒放了下去，厚厚的筒壁里安装着冷却管道系统。

现在只需调节温度，就可以在矿井的任何高度取得从下面挤出的灼热得冒汽的汞金。加林已经做出精确计算，钢筒落到井底，汞金就会被挤出矿井，可以直接从地面获得汞金了。

正在忙着建设一道从矿井通往东北的汞线。城堡左翼，靠近大型双曲线体塔楼的地方，建起了铁炉，放上陶瓷坩锅，用蒸馏法提取黄金。

加林预料，开始阶段一昼夜可生产一万普特黄金，即一昼夜可得一亿美元。

已命令亚利桑那号返回岛屿。拉莫莉夫人来电祝贺，并向世界宣布，太平洋上的海盗攻击业已停止。

一一八

华盛顿会议开幕前不久，旧金山港驶入了五艘远洋货轮。他们平静地挂起了荷兰国旗，在岸边停泊。在这个夏日阳光普照、烟气茫茫的宽阔港湾里，停泊着几千艘这样的货轮。

船长来到岸上。一切合乎手续。货轮上一道道的绳子上，

晾晒着水手们的衬裤。水手们在洗刷甲板。只是这几艘挂荷兰国旗的货轮上的货物使当地官员惊诧不已。船长们解释说，这几艘货轮装的五公斤一块的黄色金属条，不是别的，而是黄金，是运到这里抛售的。

官员们对这种取乐只是付之一笑。

“这金子怎么个卖法呢？嘻嘻！”

“按成本，”大副们说。（五艘货轮上都在进行一字不差的同样谈话。）

“多少钱？”

“两美元半一公斤。”

“你们的金子可真够便宜的哩。”

“廉价出售，因为货很多。”大副们吮着烟斗说。

结果官员们只好在登记册上这样记载了：“货物：自称黄金的一种黄色金属条。”他们讥笑了一阵之后，便走掉了。其实呢，这种讥笑是毫无根据的。

两天后，在旧金山各早报上，在全城的启事栏里，在贴遍广告柱的白黄色海报上（有的干脆是用粉笔写在人行道上），出现了这样一则启事：

“工程师彼得·加林认为，保卫黄金岛独立的战争已经结束，并对敌方的损失深表遗憾。现在他怀着敬意向美利坚合众国的居民们提供五船赤金，作为开始和平贸易往来的标志。五公斤一根的金条，将按两美元半一公斤的价格出售。需购买者可在烟草店、化学杂品店、小铺、报亭、擦皮鞋工人等处购买……请你们相信，这是真金，我掌握的黄金数量无法计算。尊敬你们的加林。”

不言而喻，没有一个人相信这种荒诞的广告。大部分代销人把金条都藏了起来。但是彼得·加林这个海盗和传奇般的

恶棍，还是成了市内街谈巷议的话题。老实人的宁静又被扰乱了。晚报要求对彼耶尔·加利动用私刑。晚六时许，一群乌合之众奔向港湾，在飞行集会上通过决议：沉掉加林的货船，把船员吊死在路灯柱上。警察好不容易才制止住了群众的骚动。

与此同时，港口当局进行了检查。五艘货轮的证件均真实无讹，货轮本身也并无违例之处，因为这是著名荷兰航海公司的轮船。不过当局还是禁止贩卖金条，以免引起居民的动乱不安。但是当向每个官员的裤袋里塞上两根金条之后，便没有一个官员坚定不移了。不管是看成色，看重量或用牙咬试，都证明是真正的黄金，经得起各种方法的检验。关于售卖问题就这样悬了起来，不了了之。

一些不爱多言的水手们给三十二家日报的编辑部分别送去一麻袋神奇的金条。他们只说了一句话："这是送给你们的礼物。"编辑们哗然了。三十二个编辑部吓得狂喊乱叫。他们找来了珠宝商，商讨了反对卑鄙的彼耶尔·加利的血腥措施。但是后来这三十二家编辑部的金条却无影无踪，不知哪里去了。

一夜之间，全城的人行道上扔了不少金条，俯拾即是。

九点钟前，理发馆和烟草店挂出了启事："本店售赤金，两美元半一公斤。"

居民们受到很大的震动。

最糟糕的是没有一个人明白为什么黄金要卖两美元半一公斤。如果不买吧，岂不成了傻瓜。于是城市里出现了拥挤和混乱现象。几千群众站在港湾对货轮高喊："金条，金条，金条！……"黄金就在跳板上兜售。这一天电车和地铁全停了。公共机关和办公室一片混乱：官员们不再办公，而是到烟草

店抢购金条去了。库房和商店停止营业，店员四处奔走，小偷和破门撬锁者在城里到处作案。

风传这次运来抛售的黄金有一定限量，以后黄金船不会再来了。

第三天，在美国各地都开始了黄金狂。太平洋沿岸的铁路线把大批情绪激昂、疑惑不解、惶惶不安的寻求幸福的人群运到了西方。火车拥挤不堪。这是一种人类愚蠢的浪潮，一次空前的混乱。

象从前一样，华盛顿的通令姗姗来迟："派警察部队堵住通向贩卖黄金的货轮的通路，逮捕轮上全体人员，查封货轮。"命令执行了。

人群愤慨万分。他们是从国家另一端来寻求幸福的，他们是抛弃了事业、职业，来到这挤满了人群、被太阳烤得象蒸笼一样的旧金山岸边的呀。他们象一群蝗虫，把这里可吃的东西全吃光了；他们象一群野人，冲破了警察的封锁线，发疯似地用手枪、刀子，乃至牙齿格斗着。他们把大批的警察扔到了海湾里，解放了加林货轮的人员，并组成了武装纠察队看守黄金，按顺序售卖。

从黄金岛又驶来三艘货轮。它们直接把成捆的金条用起重机卸到岸上，堆成堆。这实在是触目惊心的景象。排队的人们，望着这些在马路上闪闪发光的财宝，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着。

与此同时，加林代理人在各大城市都安设了街头广播器。星期六，城市居民下班后挤满了大街的时候，整个美国响起了一个高亢的、有点粗野然而却是异常自信的声音：

"美国人！我是工程师加林，就是那个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被用来吓唬孩子的那个人。美国人，我犯过很多罪行，

然而这些罪行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使人类幸福。我占有了一小片土地，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岛，是为了建成一个规模巨大的、历史上空前的企业。我决定钻进地心去寻找尚未被人发现的原始黄金。在八公里的深处，我的矿井探到了厚厚的沸滚黄金层。美国人，我们都是用己所有去作买卖的。我卖给你们的货物是黄金。我售出一公斤黄金，只获利十美分，实在少得可怜。可是为什么要禁止我出售自己的货物呢？你们的贸易自由哪里去了？你们的政府正在践踏自由和进步的神圣基础。我准备赔偿军费。亚利桑那号在战时状态下，从轮船上和银行里征用的一笔国家、企业和私人的款项，我愿意全部归还。我只请求一件事：让我自由销售黄金。然而你们的政府却不准这样做，而且还要扣留我的货轮。我恳求合众国的全体居民们，为我仗义执言。"

当天夜里广播器全被警察捣毁。政府号召人民保持清醒的头脑：

"……即便这个臭名昭著的匪徒、苏俄出生的工程师加林所言属实，黄金岛的矿井也应尽快填死，以消灭黄金具有无限储量的任何可能性。假如黄金竟然象粘土那样可以随处挖到，那劳动、幸福、生活的价值将如何计算？这样一来，人类必将返回到原始时代，回到物物交换贸易的年月，回到野蛮和混沌。我们的整个经济制度将崩溃，工业和贸易将灭亡。人们将不再兢兢业业。大城市也将毁灭。铁路上将杂草丛生。影院和月亮公园的灯光将熄灭。人又将用火石枪去猎取食物。工程师加林是最大的煽动家，是魔鬼的奴仆。他企图使美元贬值。但是他不会得逞。……"

政府描绘了一幅如何消灭黄金均等的拙劣的图画。可是这类头脑清醒的人为数不多。丧失理智的现象席卷全国。各

城市纷纷仿效旧金山，生活陷入停顿。火车和几百万辆汽车向西方急驶。离太平洋愈近，食品价格愈贵。没有交通工具可运食品了。饥饿的幸福追寻者把食品店砸了。一磅火腿卖到一百美元。在旧金山，有人饿死在大街上。由于饥饿、干渴和酷热，人们都发疯了。在枢纽站和铁路沿线，横七竖八地躺着一些抢火车致死的尸体。沿着大路、村庄，穿过高山峻岭，走过森林、平原，一帮帮幸运儿，背着装满金条的麻袋，拖着沉重的步子，返回东方。那些掉队的人便被当地居民和匪帮杀害了。

背运黄金的人成了抢劫的对象，有的竟受到了空中的袭击。

政府终于采取了非常措施。议会通过了动员年龄在十七岁到四十五岁的人入伍，逃避者将受军法审判的法案。纽约贫民区枪毙了几百人。车站上出现了武装士兵，他们抓人，把人从车厢里拖下来，向空中和人群开枪。然而火车开走的时候，仍然是挤得满满登登的。私人企业所属铁路则认为不理睬政府的通令对它们更为有利。

又有五艘加林货轮抵达旧金山，美女亚利桑那号（海中霸王）在公海整个港湾都看得见的地方抛锚停泊。在它的两座双曲线体的保护下，货轮开始卸黄金。

华盛顿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幕了。一个月前，美国还掌握着世界黄金的一半。而今呢，不管怎么说，美国黄金储备的价值已经降低了二百五十倍。不过，这还可以忍受，虽然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巨大的牺牲，要流许多血。可是，假如这个疯狂的恶棍加林突然心血来潮，要把一公斤黄金卖成一美元或十美分呢？老参议员和议员们眼睛吓得发白，在国会走廊里来来回回地走着。工业和财团的大亨们摊手耸肩：

"这是世界性的灾难，比跟彗星相撞更糟。"

"加林是个什么人物？"他们互相询问。"他究竟需要什么？使国家破产？太愚蠢。难以理解……他的目的是什么？想当一个独裁者？既然您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请便好了。说到底，连我们自己也厌倦这个民主制度了，它比人造奶油更糟……全国到处是抢劫、混乱、胡闹，简直不成体统，真的，让这个独裁者，这个具有狼的性格的领袖来管理这个国家，岂不更好。"

当得知加林将亲自出席大会的消息后，会议大厅听众挤得水泄不通，有些人爬到了柱子上、窗户上。主席团登台就座，默默地等待着。终于，主席开口了，全体在大厅的人，都转向镶着金边的白色大门。门开了，走进了一个身材不高的人。他脸色异常苍白，蓄着翘起的黑胡须，黑眼睛周围有一圈阴影，身穿普通灰色上衣，系着打着蝴蝶结的红色领带，靴子是褐色的，厚厚的鞋底，左手拿着一副新手套。

他停下脚步，用鼻孔深深吸了一口气，微微点点头，敏捷地登上讲坛的台阶。他挺直身子，胡须向上撅着，把水杯向讲台旁边推了推。整个大厅都听到了杯里水的晃荡声，会场鸦雀无声。他开始讲话了，嗓音很尖，发音粗野：

"先生们……我是加林……我给世界带来了黄金……"

整个大厅掌声雷动。全体象一个人一样站了起来，同声高喊：

"加林先生万岁！……独裁者万岁！……"

窗外，几百万人吼叫着，跺着脚喊：

"金条！……金条！……金条！……"

一一九

亚利桑那号刚刚回到黄金岛港湾。杨辛向拉莫莉夫人汇报了大陆上的情况。卓娅还躺在床上，在绣花枕头中间。(这是一次早晨的普通的接见。半暗的卧室里充满了从花园飘进的扑鼻的花香。一个女人正在给她修右手的指甲。她另一只手拿着小镜子，边谈话，边不满意地端详着自己。)

"不过，我的朋友,加林是发疯了，"她对杨辛说,"他把黄金变得一钱不值……他要做穷人的独裁者。"

杨辛斜眼瞟了一下刚刚布置好的豪华的卧室。他把制帽放到膝上，回答道：

"加林在同我会见的时候，嘱我转告，让您不必担心,拉莫莉夫人。他丝毫不会离开拟好的纲领行事。抛售黄金这一步棋他已经赢了。下一周参议院将宣布他为独裁者。到那时他将提高黄金的价格。"

"怎样提高？我不懂。"

"颁布禁止输入和买卖黄金的法令。一个月后黄金将恢复到过去的价格。事实上，卖得并不多。造的声势挺大。"

"矿井怎么办？"

"炸毁它。"

拉莫莉夫人皱皱眉头。他点燃了一支烟：

"我一点也不懂。"

"必须让黄金的数量受到限制，否则它就失去人的青睐了。当然，在炸毁矿井之前，还得取出一批黄金，使加林至少握有世界黄金总量的一半以上。这样，即使美元与黄金比价下跌，也不过一美元跌几分而已。"

“妙极了……可是他们拨多少款项来修建我的宫殿，来实现我的幻想呢？我得要很大一笔钱。”

“加林让您编制一个预算。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您要多少给多少……”

“我哪里知道我该要多少？这太没道理了！……首先，在现在是工人村、作坊、仓库的地点要盖起剧院、旅馆、马戏团。这将是一个奇迹般的城市……桥梁，就象中国古画上画的那样，把岛屿同浅滩、珊瑚岛联结起来。我要在那里建起海滨浴场、游乐园、帆船和飞艇停泊场。岛的南部要建一座大厦，上面写着几个大字，几海里之外就能看见：‘天才之宫’。我要把欧洲所有博物馆的珍藏都抢来。我要搜集人类创造的一切文物。我亲爱的，我考虑这些计划，累得脑袋嗡嗡直响。我在梦中还看见那通向云层的大理石阶梯、节日、狂欢……”

杨辛在镀金的椅子上直起腰来：

“拉莫莉夫人……”

“请等一等，”她急不可耐地打断他的话，“三个星期以后，我的宫仆随员就要到来。这帮人得吃，得玩，得穿戴。我打算从欧洲请两三位真正的国王和一打具有王子血统的人来。我们要用汽艇把罗马教皇弄到这儿来。我要按照既定的全部礼仪涂油加冕①，免得街头巷尾再给我编造些什么狐步舞歌词……”

“拉莫莉夫人，”杨辛恳求说，“我整整一个月没有看见您了。现在您闲着无事，我们到海上兜兜风吧。亚利桑那号重又修整一新。我愿意同您一起站在船长台上仰望星空。”

卓娅看了他一眼，脸上的表情变得温柔起来。她微笑着，

① 涂油：一种宗教仪式，用油涂抹前额，以示降福，此种涂油式常在皇帝和王后登极坐殿时与加冕式一起进行。

伸出了一只手。杨辛俯身吻着她的手，很长时间没有直起身来。

"我不知道，杨辛，我不知道，"她说道，用另一只手抚摸着他的后脑，"有时我觉得，幸福只是孕育在对幸福的追求之中……还有，在回忆之中……不过，这种感觉只是在疲倦的时候才出现……到时候，我会回到您身边的，杨辛……我知道您会耐心地等着我的……还记得吗？……地中海，碧蓝的天空，我授予您光荣头衔："女神卓娅"勋章获得者，海军准将……（她笑了，用手指捏着他的后脑。）如果我不能回到您身边，杨辛，那就想着我、思念我吧，这不也是幸福吗？啊，我的朋友，谁也不知道，黄金岛，这是我在地中海做过的一场梦。我在甲板上打盹，看到了从海里伸展出来的阶梯和宫殿，一座比一座高，一座比一座壮丽……还有许多美丽的人，我的人，我的，您懂吧。不，不建起一座我梦中的城市，我是不会甘心的。我知道，我忠诚的朋友，您要献身于我，让我登上船长台，进入辽阔的海洋，而不愿来听我的胡言乱语。您不了解女人啊，杨辛……我们女人是轻浮的，滥花钱的……我象扔一副脏手套似的，把罗林格的几亿元挥霍掉了，因为这些钱横竖不能使我免于衰老，免于枯萎……继而，我又去追求这个乞丐加林了。我的头脑被那些疯狂的幻想冲昏了。然而我只爱了他一夜……从那一夜起，我便不能再去爱了，而您现在要的正是这种爱。亲爱的、亲爱的杨辛，我对自己毫无办法呀……我只能在这令人头昏目眩的幻想中遨游，直到心脏停止跳动为止……（杨辛从椅子上站起身，卓娅突然抓住他的手。）我知道，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爱我，这就是您，您，杨辛。我怎能担保不会突然跑到您面前，说：'杨辛，救救我吧，让我摆脱我自己吧……'"

一二〇

在黄金岛寂静海湾岸边的白房子里，通宵进行着激烈的辩论。塞里卡在读着他仓促起草的一份宣言：

“全世界劳动人民！你们知道，当加林的船舰载着黄金开进旧金山港口后，混乱席卷了美利坚合众国，规模空前，后果严重。

资本主义在摇摇欲坠：黄金下跌，通货膨胀，资本家无钱豢养其雇佣者——警察，讨伐队、奸细和那些卖身求荣的文人，无产阶级革命的魔影已经平地崛起。

然而给资本主义以沉重打击的加林工程师并不期望他的冒险行为以革命告终。

加林在夺权。加林在实现自己计划的过程中粉碎了资本家的反抗，这些资本家尚未清楚意识到加林是与无产阶级革命进行斗争的新的工具。

加林不久即将与最富有的几个大资本家达成协议。

他们将宣布加林为独裁者和领袖。加林将把全世界一半的黄金据为己有，那时他将命令填平黄金岛上的矿井，以使黄金的数目受到限制。

他将与一小撮大资本家洗劫全人类，并使人们成为他们的奴隶。

全世界劳动人民！最后斗争的时刻已经来临。黄金岛革命委员会正式宣告最后斗争开始。它宣告黄金岛以及岛上的矿井、全部双曲线体均归全世界的起义者。无尽的黄金宝藏从现在起为劳动人民所有。

加林及其同伙必然疯狂反扑。我们越快些进攻，我们的

胜利也就越有把握。"

并非所有的革命委员会成员都同意这个宣言，其中一部分人摇摆不定，缺乏勇气：是否能很快鼓动起工人？能否夺到武器？资本家又有舰队，又有强大的军队，还有装备着战术瓦斯和机关枪的警察……耐心等待或者只发动一次总罢工岂不更好些吗？……

塞里卡强忍着自己的激怒心情，对动摇者说道：

"革命，这是最高战略，而战略，是胜利的科学。谁能掌握主动权，谁勇敢，谁就能战胜。平心静气权衡得失不是现在要做的事，应把它放到取得胜利之后，当你们为下一代书写我们的胜利历史的时候……只要我们全力以赴，我们的起义就会成功。武器我们将在战斗中夺取。胜利之所以有保障，因为全人类都期望胜利，而我们是全人类的先锋队。布尔什维克就是这么说的。而布尔什维克是不知道什么叫失败的。"

那个身躯高大的蓝眼珠的青年矿工在整个辩论过程中一直一言未发，听到塞里卡说到这里，他从嘴里抽出烟斗。

"行啦！"他瓮声瓮气地说，"别再说空话了，说干就干吧，弟兄们！……"

一二一

身躯高大的白发仆人，穿着一件侍从专用的燕尾服，脚上套着长筒袜子，悄悄地走进卧室，把一杯巧克力茶和饼干放到了夜餐桌上，然后又轻轻拉开窗帘。加林睁开了眼睛。

"拿烟来。"

俄国人的这个习惯（空腹吸烟）加林总也摆脱不掉，虽然

他也知道，美国上流社会对他的言谈、举止无不感到兴趣，他们认为空腹吸烟是某种放荡不羁的表现。

美国新闻界在每日小品栏中对彼得·加林的过去大力粉饰。如果说他过去不得不喝点酒，那只是不得已而为之，事实上他是酒类之敌；他对拉莫莉夫人的关系纯属兄妹之情，是建立在精神交往基础之上的；据说他跟拉莫莉在休息时间最喜爱的事情是诵读圣经中心爱的章节；他的某些过激行为（他在维尔·达夫列的经历、爆炸化学工厂、击沉美国舰队等），有的被解释为是偶然发生的不幸事件，有的被解释为是对双曲线体的使用不慎所致，而且这个伟大人物衷心忏悔并准备到教堂中去彻底洗刷那并非出自本心的罪过（基督教和天主教之间已经开始展开了争取彼得·加林的斗争）。最后还补写了一段，他从童年起就热衷于不下十种体育活动。

加林吸完一支粗粗的纸烟，斜眼望了一下巧克力茶。若是在过去，当他被人称做坏蛋和强盗时，他就会叫人端上苏打水和白兰地，以便兴奋自己的神经，可是现在，作为半个世界的独裁者，怎能从早晨起就喝白兰地呢！这种放荡不羁的行为会使那些象拿破仑卫队一般围绕着自己宝座的彬彬有礼的资产阶级望而却步的。

他皱着眉头尝了一口巧克力茶，那个仆人，神态庄重而又略带忧伤，站在门旁。此时他悄声问道：

“独裁者先生，是否让私人秘书进来？”

加林懒洋洋地坐到床上，伸起胳膊穿上绸睡衣：

“让他进来。”

秘书走了进来，十分得体地向独裁者鞠了三次躬，一次在门旁，一次在房中央，一次在床边。他问了早安，用眼角斜瞟了一下椅子。

"请坐！"加林说着打了一个大呵欠，弄得牙齿咯咯作响。

私人秘书坐下了。这个中年男子穿一身青色衣服，身体瘦削，额头多皱，双颊塌陷。他的双睑总是半闭半启。这个人是美洲大陆第一雅士，不过彼得·彼得洛维奇认为，这个人是大金融家派到他身边来做密探的。

"有什么事？"加林问道，"黄金牌价怎样？"

"有所提高。"

"不太顺利吧，啊？"

"是啊，不景气。还是不太景气。"

"这帮畜生！"

加林把两只光脚伸进锦缎便鞋中去，然后在卧室的白色地毯上踱起步来：

"这帮畜生，狗崽子，驴！"

他的左手不由自主地绕到后背上，他用右手的拇指抓着睡裤的带子，来回走着，额头上耷拉着一绺头发。看来就连秘书也感到这是历史性时刻，他挺直身子坐在椅子上，把脖子从浆硬的衣领里伸了出来，似乎在倾听这历史的脚步声。

"这帮畜生！"加林最后又重复了一句，"拖延提高牌价就是对我的不忠。对我！您明白吗？我要颁布一项法令，严禁自由买卖金条，违者，处以死刑……写下来。"

他突然停住脚步，一本正经地望着天花板上画着的那个在云彩和一群美少年中间展翅飞翔的黎明女神的粉红色的屁股，开始口述：

"自本议院颁布之日起实施……"

这件事处理完毕后，他已吸完了第二支烟。他用手一丢，将烟蒂抛进还没有喝完的巧克力茶杯里。他又问：

“还有什么事？没有发现企图谋害我的迹象吗？”

秘书伸出指甲修得很整齐的长长的手指，从皮包里拿出一张小纸单，默默地念了一遍，翻过来，然后又翻过去：

“昨天晚上和今天上午七点半，警方侦破两起对您的新谋杀案，先生。”

“啊哈！太好啦。在报上发表。这都是些什么人？我希望，群众会自己处置这些坏蛋的，是这样吗？”

“昨天晚上在王宫前花园里发现一个工人打扮的青年男子，他的衣袋里装着两颗铁螺丝帽，每颗重量约五百克。遗憾的是，时间已经很晚了，花园里人不多，只有几个过路的在得知有人企图谋杀我们所崇拜的独裁者时，把这个坏蛋打了几下。这个青年人已经被拘留。”

“这几个过路的是普通群众还是侦缉队员？”

秘书的眼皮动了一下，他用嘴角略微一笑，这是一种北美洲独有的绝无伦比的微笑：

“当然啦，先生，他们是一般人，是那些忠于您的老实的商人。”

“要打听到这几个商人的姓名。”加林口述道，“在报纸上向他们转达我的热诚谢意。对谋杀犯要依法严惩。在判决后再由我给予宽恕。”

“第二件谋杀案也是在公园里发生的。”秘书继续说道，“抓到了一个向您寝室的窗户偷看的妇女，先生，在该妇女身上搜出一支小手枪。”

“她年轻吗？”

“五十三岁，未婚。”

“群众有什么表示？”

“群众的行为只局限于扯下她的帽子，折断了她的伞和踩

坏了她的手提包。之所以做出这种比较温和的举动，是因为时值清晨，还因为该妇女表现出的一副可怜相，当时她在群众盛怒之下昏厥倒地，人事不省。"

"给这个老不死的开一张出国护照，立即遣送她离开美利坚合众国的管辖范围。在报纸上不必大事渲染这一事件。还有什么？"

八点五十五分，加林洗了淋浴，浴后他来到理发室，让一个理发师和四个助手给他整容。他坐在一只特制的类似牙科医生治病用的安乐椅上，上面铺着一条亚麻布床单，他的前面和两侧都有镜子。给他的脸做汽浴的同时，两个金发女郎在他的两只手指甲上舞动着小锯、小剪和小鹿皮垫，两个技术高超的混血女人在他的脚趾上忙着。他的头发被用数种香水洗濯一新，烫成了卷，梳得连秃顶都不易发现。因技术高超获得二等男爵爵位的一个理发师为彼得·彼得洛维奇刮脸，为他扑粉，往脸和头部喷洒几种不同的香水：脖颈用玫瑰香水，耳后是野蔷薇露，鬓角用薇尔乃花露水，嘴角旁是苹果枝香水，胡须用黄昏牌清香露。

这些操作完成之后，独裁者完全可以用丝绢包裹好，放到匣子里送去展览了。加林好不容易坚持到底。他每天早晨都要经受这种操作，这也就是报纸中所描述的他那"浴后四十五分钟"，毫无办法。

然后他来到梳妆间。那里有两个侍者和先前那个仆人在等候着他。他们手里拎着短袜、衬衫、皮鞋等物。今天他选择的是褐色带斑点的西装。一帮混蛋记者曾在报纸上发表采访说，独裁者的惊人的天才之一便是选择领带。他只好顺水推舟，选择时十分谨慎。加林选了一条孔雀羽毛颜色的领带。

他嘟嘟囔囔用俄语小声骂着什么，自己动手系上了领带。

随后他来到按中世纪风格建筑的餐厅。加林心里想："再这么下去实在难以忍受了，是谁订的这种鬼规矩！"

用早餐时（总是滴酒皆无）独裁者须批阅信件。在法国塞佛尔产的托盘上放着约有三百余封信件。加林一面嚼着熏炸鱼、淡而无味的火腿和用无盐的清水煮的燕麦粥（这是运动员和有德之士的早点），一面胡乱挑选着窸窸作响的信封。他用油腻的叉子挑开一封信，匆忙地读着：

"我的心在剧烈跳动，我的手激动得运笔难以成行……您会怎么看待我呢？上帝啊，我爱您。自从我在报上（××报）看到您的肖像后，我就爱上了您。我年轻，我是体面人家的女儿。我满怀激情要做妻子和母亲……"

这种信通常还附有照片。这全是来自美国各地的情书。这些照片（一个月内已积存有数万张之多）里的娇嫩的小脸、蓬松的头发、天真的眼神和傻气的鼻子令人感到恐怖，感到非常无聊。从克列斯塔夫岛到华盛顿，从彼得格勒区的一座阒无人迹的没有烟火的房间（加林在那里从房间这一角踱到那一角，搓着手寻找着几乎不存在的救命稻草，乘比比贡达号赛艇脱逃）到议会主席的金交椅（他过二十分钟即将乘车到那里去），这一段令人头昏目眩的道路……使世界震惊，夺取地下黄金海洋，称霸全球，所有这一切只是为了坠身于市侩式的无聊透顶的生活的陷阱之中吗？

"呸，你妈的！"

加林猛地扯下餐巾，手指头在餐桌上敲个不停。再也没有什么奇想了。没什么可追求的了。已经达到了顶峰。已经是独裁者了。难道还要取得皇帝的宝座？到那时候更得遭罪了。逃跑？上哪里？又为了什么？到卓娅那儿去？哎，卓娅！

那次在潮湿而温暖的夜里，在维尔·达夫列的一家老式旅馆里产生的最主要的东西，已经同卓娅绝缘了。当时窗外树叶沙沙作响，加林沉浸于痛苦的抚爱之中，他冒险事业的整个幻想油然而生。当时他对正在进行的斗争满怀激情。当时说“将世界抛于你的脚下”何其容易……现在加林已是胜利者了。世界已在脚下。然而卓娅却是遥远而陌生，她是拉克莉夫人，黄金岛的女王。无论是谁，闻到她的发香，受到她那冷漠的幻想般的双眼凝视时，神魂都会为之颠倒。而他，加林，世界的统治者，现在却正吃着无盐的粥，一边打着呵欠，一边端详着照片上的丑相。在维尔·达夫列所做的幻想之梦已经离他而去……你颁发法令吧，你在伟大人物的名义下摆姿弄态吧，你在各方面都彬彬有礼吧……真他妈见鬼！……最好还是要杯白兰地……

他转过身子向侍者望去，那两个人远远地站在门旁，象是陈列馆里的两个稻草人。当发现加林扫过来的眼光时，两个人一齐向前走来。其中一个疑惑地倾着身子，另一个用一种不男不女的嗓音说道：

“独裁者先生的汽车已经准备好了。”

独裁者毫无顾忌地脚底咚咚作响，走进了参议院大厅。他在一只镀金的安乐椅上坐了下来，然后用金属般的声音按会议的程序宣布开会。他双眉高挑，脸上显出刚毅和果断的神色。此刻，数十架照相机和电影机拍下了他的形象。旁听席上成百个娇艳的妇女情绪狂热，目不转睛地望着他。

今天议会的日程是授予加林各种称号：下威尔士勋爵，那坡利公爵、萨勒列鲁阿伯爵、缪卡乌金男爵以及全俄罗斯大公。遗憾的是北美利坚合众国与其它共和体制的国家一样，

并无爵位之说，授予他的是“毕季尼斯曼阿夫高得”① 译成俄语意思是：“天生的大商人”。

加林对此表示感谢。他真想对这些在两层窗户的大厅里呈半圆形坐在他面前的肥胖的头和道貌岸然的秃顶吐口唾沫。然而他明白，他不能吐，而应立即站起身来致谢。

“等着瞧，你们这帮畜生，”他面向着鼓着掌的这个半圆形伫立着，心中暗想道（他脸色苍白，身材短小，胡子蓬松）。“我将向你们提出一份纯洁种族和筛选首批优等国民法案……”。然而他自己也觉察到，他的手脚已被束缚住了，他顶着勋爵、公爵、伯爵、天生大商人等头衔是什么决定性的议案也提不出来的……他从参议院大厅出来要马上去参加宴会……

在街上，独裁者的汽车受到了一群人的欢呼。然而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欢呼的是一些身躯高大的青年人，象是换了装的警察。加林挥动带着柠檬色手套的手，频频招手致意。哎，若不是他出生于俄国，若不是他经历过革命，那么乘车在城市中穿过，置身于热烈欢呼的人群之中，见到他们欢呼着“嗨、嗨”并抛来束束鲜花表达其无限忠诚的心意，他会感到十分惬意的。然而，加林是一个中了毒的人。他在心中恶狠狠地说：“一钱不值，毫无价值！你们这帮畜生，张着嘴喊什么呀，没什么值得高兴的。”汽车来到市杜马② 大门的台阶前。他钻出汽车。那里聚集着数十名妇女（他们是煤油大王、铁路大王、罐头大王等的女儿们），双手扬起，往他身上撒着花瓣。

他快步登上台阶，边走边向左右送着飞吻，大厅里音乐

①毕季尼斯曼阿夫高得：系英语businessman of God的音译。

②杜马：沙俄时代的议会（1905年实施）的音译。

声骤起，欢迎天生的大商人的到来。他入了座，其他人也都随之入了座。餐桌按门形摆开，铺着雪白的桌布，上面摆着鲜花和闪闪发光的玻璃杯。每份餐具计有大小不等的十一只银刀和十一只叉子（大小汤匙、吃龙虾用的镊子和吃芦笋用的钳子除外）。哪只刀和叉是用来吃什么的，都要记清用准。

加林气得把牙咬得咯咯作响，他想：这帮贵族老爷，这餐桌旁的两百个人中有四分之三在街上卖过青鱼，可是现在不用十一只叉子用餐，他们就觉得不体面哩，不过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又一次不得不屈服了。他在餐桌上尽量使自己合乎礼仪。

乌龟汤上过后才开始交谈。加林端着香槟酒站着听人们的谈话。“我要喝个一醉方休！”他的脑海里不断闪现这个念头。然而只是念头而已。

他甚至对他身旁的两个喋喋不休的美貌女子证实了他的确每晚读圣经。

在上第三道甜食和咖啡之间，他致了答词：

“先生们，我把你们交托给我的权力，看作是上帝的旨意，我的神圣的职责是真诚地使用这前所没有的权力来扩大我们的市场，来大力振兴我们的工业和贸易，以及镇压平民百姓企图推翻现存制度的不道德的行为……”等等，等等。

他的话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是的，独裁者在其演说结束时，似乎是自言自语般说了三个相当有力的词，但用的是不为人们所理解的语言，看样子是俄语，因此并未为人所注意。随后，加林向前面及左右两侧点头致意，便走出宴会厅。此时鼓乐齐鸣，他乘车回家了。

他在他的王宫前厅里将手杖和礼帽抛到地上（侍者惊慌失措跑来拣起）；两手深深插到裤袋中，生气地撅着山羊胡，踏

着华丽的地毯向楼上走去。私人秘书正在办公室里等候着他。

“今晚七点在和平俱乐部为独裁者先生举行晚宴，有交响乐队伴奏。”

“知道了。”加林说道，又用俄语说了三个别人弄不懂的词。“还有什么吗？”

“今天十一点在白宫印第安厅举行舞会庆祝……”

“往这两处打电话，就说我在市议会吃了螃蟹，现在卧病在床。”

“在下斗胆表示不安：这谎病消息一传出，事情更麻烦了，全城人马上都会来看望贵体，表达慰问之情。除此而外，还有报社那些采访记者，他们会想方设法进来的，哪怕是从石头烟囱里钻进来……”

“您说得对，我去。”加林按铃吩咐道，“我要洗澡。准备夜礼服、勋章和奖章。”他在地板上又踱了（更确切地说是跑了）一段时间。

“还有什么事？”

“会客厅里有几位女士要求谒见。”

“不接见。”

“她们已经等了半日。”

“我不想见，我拒绝。”

“对她们简直束手无策。在下斗胆报告：这些都是上流社会人士。三位是著名的女作家，两位是电影明星，一位是创有世界记录的汽车旅行家，还有一位是著名的慈善家。”

“好吧……请她们进来……随便哪一个都行……”

加林在写字台前坐下（他的左侧是收音机，右侧是电话，前面是录音机）。他拿过一张四裁的白纸，用笔蘸了一下墨水，突然陷入沉思之中……

“卓娅，”他以有力的粗大的笔体写道，“我的朋友，只有你一个人能够理解我正在扮演着的是一个什么傻瓜角色……”

“嘘——”他背后传出一个声音。

加林陡地把坐在安乐椅上的身子整个转了过去。秘书已经从旁门溜走了。办公室的中央站着一个身着淡绿色服装的女士。她不断地搓着双手，怯懦地叫了一声。从她的面部表情可以看出，她由于站在这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面前而激动不安。加林望了她有一秒钟。他耸了耸肩。

“把衣服脱掉！”他严厉地命令道，把身子又转过来，继续在纸上写着。

七点三刻，加林匆匆走到写字台前。他身着燕尾服、背心上面挂着星形章、勋章和绶带。与黄金岛电台经常保持联系的那架无线电接收机发出刺耳的讯号声。加林戴上了耳机，传来了卓娅清晰的声音，然而这次却象是从另一个星球上传来的一般，毫无生气。卓娅用俄语重复着：

“加林，我们完了……加林，我们完了……岛上发生了暴动。最大的那座双曲线体被夺走……杨辛跟我在一起……如果得手，我们乘亚利桑那号逃跑。”

声音突然中断了。加林站在写字台旁，耳机还挂在耳朵上。私人秘书手里拎着大礼帽和手杖在门旁等候着。无线电接收机又发出了讯号。不过此时已是另外一个嗓音了，一个男子用英语激烈地说着：

“全世界劳动人民！你们知道，当加林的船舰载着黄金开进旧金山港口后……”

加林听完了塞里卡的宣言书，把耳机摘了下来。他不慌不忙地燃了一支雪茄，嘴角爬上一条嘲弄的笑纹。他从写字台的抽屉里抽出一叠百元美钞，还拿出一件镀镍的装置，这个东西形状如同手枪，但枪口粗大：这是他的最后一件发明——袖珍双曲线体。他眼眉一扬，把私人秘书叫到跟前：

“立即叫人准备长途汽车。”

秘书这么长时间第一次抬起眼皮，他那褐色的眼珠直勾勾地望着加林：

“不过独裁者先生……”

“不要多嘴！急速通知军队司令、市长和市政当局，宣布从七点起进入战备状态。破坏城市秩序者一律枪决。”

秘书退出门外不见了。

加林走到三面镜前。他胸前挂满勋章和星形章，面色苍白，宛若陈列馆里的蜡制洋娃娃。他在镜前两眼盯着自己，良久，他突然一只眼睛嘲弄地对着自己眨了两下……“拔腿溜吧，我的彼得·加林阁下，赶快溜吧！”他小声自言自语道。

一二二

黄金岛事件是在六月二十三日临近傍晚时发生的。那天大洋波涛汹涌。大片的乌云夹着轰隆隆的雷声从西南角蔓延上来，蜿蜒的闪电震撼着天空。整个海岛水尘飞扬，天上象是挂着一层雾幕。

到后来，雷雨停了，闪电已经遁到大洋的边缘，不过风仍然不见减弱，树被它吹得几乎弯倒在地，高耸的路灯柱也不断弯曲着身子。电线已被刮断，木板房的房盖象一块块形状奇特的亚麻布一样，被风掀起、吹走。风怒吼着，狂暴地

嘶叫着，一切活物都匆匆忙忙钻进屋里躲藏起来。码头缆绳上拴着的船只轧轧作响，有几只驳船已折断锚链，飘入大洋。在宫前的一个不大的码头上亚利桑那号象个浮标一般在波涛上不住地跳跃。

岛上的居民最近一个时期已大为减少，矿井已停止生产。拉莫莉夫人的巨大建筑工程尚未动工。原来的六万名工人只剩下五百左右。那些人载着黄金离开了海岛。工人村空下来的木板房、月亮公园、妓院都拆毁了，那里的土地已经碾平，以便将来进行建筑。

禁卫军在这一小块和平的土地上简直无事可做。过去这些身着黄白制服的人象看家狗一般，背着长枪在山崖上警戒，沿着铁丝网巡逻，不时煞有介事地咔咔地扳弄枪栓。现在那种日子已不复存在了。禁卫军开始酗酒了。他们怀念着大城市，为享受不到那豪华的餐馆和活泼的女人而苦恼。他们要求度假，甚至以哗变相威胁。然而加林有严令在先：不休假，不复员。禁卫军的营房处于大双曲线体的枪口射程之内。

在营房里开始狂赌起来。大家对黄金已经不感兴趣了，营房边成垛的黄金对大家来说简直比辣萝卜头还不如。大家便以名片做赌注，后来又赌情妇，赌枪，赌抽坏了的烟斗，赌老牌白兰地酒瓶，或者干脆“刮两下鼻子”。每天晚上几乎整个营房都烂醉如泥。苏保金将军已经无力维持那根本谈不上的秩序了，他只能要求大家保持体面。

“军官先生们，真叫人害臊。”每晚在军官食堂集合时苏保金将军都直着嗓子喊，“你们士气不振，军官先生们。看，吐得满地都是，你们闻一闻，象是在酒糟房里。看你，光穿着条衬裤，制服裤子都输啦，是不是？我真作孽，指挥这么个浪荡的胡子军。”

采取什么措施都无济于事。在六月二十三日遭到攻击那一天，酗酒比哪天都厉害。怒吼的风声勾起禁卫军更多的愁思，他们回忆起过去的甘苦，抚摸伤疤，百感交集。水尘雨点般敲打着窗玻璃。天空炸着响雷，闪着雷电，犹如万炮齐轰，呜咽不止。四周墙壁颤抖不已，桌上的玻璃杯响个不停。全体禁卫军坐在长长的餐桌旁，双肘撑在桌面上，双手支着那蓬乱龌龊的头，竟然唱起了敌人唱的歌子："哎，苹果，你滚向何方……"这支歌，鬼知道是从多么遥远的地方传到这四面临海的被人遗忘的小岛上，就象家乡的一小撮盐一样令人感到亲切。他们摇晃着被酒灌昏了的头，眼里噙着泪水。苏保金将军喊得精疲力竭，终归无效，随即把大家骂得狗血喷头，然后一个人自斟自酌起来。

革命委员会的侦察队（以伊万·古谢夫为代表）探听到营房里敌人的混乱情况。晚上七点，塞里卡和五名身躯高大的矿工走近警卫室（在营房前），跟两个站在支起的枪枝旁喝得酩酊大醉的哨兵吵起架来。哨兵对俄语的表达方式甚感兴趣、毫无警惕，冷不防被打个四脚朝天，被缴了械，捆了个结实。塞里卡夺得了百来枝枪，立刻发给了赶来的工人们。他们是藏在大树后、树丛里，爬过积水洼，从一根路灯柱窜向另一个路灯柱，一点点逼近的。

有一百个人冲向营房。到处呈现一片慌乱。禁卫军对着进攻者抛瓶子，扔凳子，节节败退，随后又组织反扑，用手枪射击。在楼梯上、走廊中、寝室里进行了战斗。清醒的跟醉酒的短兵相接，窗玻璃乒乓飞扬，不时传出阵阵哀哭、声声嚎叫。进攻者人数较少（一比五），可是他们那多茧的拳头象链枷一样劈里啪啦不停地砸向这群娇嫩、身弱力薄的黄白狗子。工人的增援部队开来了，禁卫军开始跳窗户逃跑。有



几处蹿出了火苗，营房里烟气弥漫。

一二三

杨辛在王宫空无一人、不见灯光的各个房间跑出跑进。海浪轰鸣，拍击着凉台。风呜咽着，摇撼着窗扇。杨辛呼唤着拉莫莉夫人的名字，心惊肉跳地侧耳倾听着。

他向下面加林的房间跑去，三步并做两步地在楼梯台阶上飞跳着。从下面传来了枪击声、断断续续地喊叫声。他望了一下内花园，见那里空无一人。在对面，爬满常春藤的拱门下，有人从外面撞击着大门。杨辛今夜不知为什么睡得这样死，直到一个流弹打碎了窗玻璃，他才被惊醒。拉莫莉夫人跑了？也许，她已经被杀害了？

他顺手抓住一个门把手，推门走进房间。那里有四个蓝瓦瓦的球状物，第五个吊在五光十色的天棚下，照射着摆有许多仪器的桌子、放着测量仪的大理石板、油漆一新的装有阴极管的小匣子和小箱子、发电机的导线，照射着图纸塞得满满的写字台。这是加林的办公室。地毯上有一块揉成团状的手帕。杨辛把它捡了起来，它散发着拉莫莉夫人身上的香水味。此时他突然想起：办公室里有一条通向大双曲线体的升降梯的地道，这个房间里一定有一扇暗门。拉莫莉夫人刚一听到枪声就会向塔楼奔去的，怎么就没猜到这一点呢！

他向四处张望，找这扇暗门。突然，听见哗啦啦一阵窗玻璃被砸碎的声音，咚咚的脚步声，房间外面有人在匆忙喊叫。人们已经闯进宫来。拉莫莉夫人怎么还迟迟不行动？他陡地跳到房间门口，将那两层雕花门都用钥匙锁上。他掏出了手枪。他觉得整个王宫都充满着脚步声、谈话声、喊叫声。

"杨辛！"

拉莫莉夫人站在他的面前。她那发白的嘴唇翕动着，可是杨辛没有听到她说的是什么。他望着她，吐出了一口气。

"我们完了，杨辛，我们完了！"她说了一遍又一遍。

她身穿一件黑色衣裳。她那细长的双手紧贴胸前。她的两只眼睛放射着激动的光芒，象是蓝色的闪电。拉莫莉夫人

说道：

"大双曲线体的升降梯已经升到最上层，我们用不上了。塔楼上坐着一个人。他们是从外面攀着铁塔横梁爬上去的……我看那个人是男孩古谢夫……"

她把手指捏得咔咔作响，眼睛望着那双层的雕花房门。她的双眉紧皱。门外几十双脚疯狂般踩着。传来了一阵蛮横的喊叫，又是一阵喧嚷，随后是急促的枪击声。拉莫莉夫人毫不迟疑地坐到桌旁，拧开那个刀形开关，发电机发出轻柔的声音，几只梨状小灯发射出淡紫色的光。电键响了，发出了讯号。

"加林，我们完了……加林，我们完了……"她弓身对着话筒说着。

过了一分钟，双层房门在拳打脚踢下发出破裂的声音。

"把门开开！开门……"传来了人们的喊叫声。

拉莫莉夫人抓着杨辛的一只手，把他拖到墙边。她用一只脚踩了一下地板上一处雕花装饰上的螺旋钮，只见两只半圆柱之间的袯缀护墙板毫无声响的向里面陷了进去。拉莫莉夫人和杨辛就这样从这个暗洞溜进了地道。护墙板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

暴风雨过后，波涛汹涌的大洋上面星光分外灿烂。风从南面猛力吹来，海浪高高掀起，岸上的岩石被海水击得隆隆作响。透过海浪的喧嚣，可以听到阵阵枪声。拉莫莉夫人和杨辛利用树丛和岩石做掩护，向北面的海湾跑去，那里通常总放着一艘摩托艇。右侧，王宫象堵黑墙似的高耸在那里，左侧，海浪泛着一道道白色泡沫，远方，亚利桑那号的灯光在不停地舞动。身后是那座大双曲线体结构式塔楼，直插天

空，隐约可见。塔的最高层突然出现一道亮光。

“看，”拉莫莉夫人边跑边仰身用手往塔楼的方向指着，大声喊道，“那儿有亮光！我们要完蛋了！”

她顺着岸边的陡坡迅速地跑到海浪遮盖着的港口。这里，在通往王宫凉台的台阶旁是一排不大的浮栅，上面拴着的那条摩托艇晃荡不止。她纵身跳到艇上，跑到船尾，双手颤抖着开动了启动器。

“快，快，杨辛！”

摩托艇用双链锁着。杨辛把手枪插到铁环里，把锁弄断。上面，凉台上的门咣哨一声被撞开，一些手持枪支的人走了出来。杨辛把手枪丢在一边，双手抓起锚链。他双臂的肌肉在咯咯作响，脖颈涨得通红，制服领上的风纪扣一下子崩断了。突然发动机轰鸣起来。凉台上的人从台阶上跑了下来，挥动枪支高喊：“站住，站住！”

杨辛用最后的力量拔掉链子，摩托艇呼哧呼哧喷着气随波远去，杨辛身子挨着船帮爬到舵旁。

摩托艇陡地一个急转弯从狭窄的出口处飞出港湾。紧跟着响起一阵排子枪。

“舷梯，你们这些海鬼！”杨辛的快艇来到亚利桑那号舷边，他站在摇摆不停的快艇上怒吼着。“大副在哪儿？睡着了！看我非把你吊起来不可！”

“我在这儿，在这儿，船长。请您吩咐，船长。”

“砍断缆绳！开动发动机！全速！熄灯！”

“是，是，船长。”

拉莫莉夫人第一个爬上舷梯。当她弯腰跨越船舷时，她看到杨辛吃力地想站起身子，但突然又向一侧倒了过去，抽搐

的双手在抓着舷梯，一个浪头涌来，把他和整个摩托艇都盖了过去，当浪头落下，只见他水渍渍的脸蛋扭着，显得十分痛苦的样子。

“杨辛，您怎么啦？”

“我受伤了。”

四个水手跳到摩托艇上，架起杨辛，把他拖到船舷。到了甲板上，他用手捂着腰跌倒了，立即失去了知觉。人们把他抬到了船舱中去。

亚利桑那号劈开海浪，钻出波涛，全速离开海岛。由大副担任指挥。拉莫莉夫人站在舵楼上，就在他的身旁，两手紧抓着栏杆。她的脸上都是水，她的衣裳紧贴着皮肤。她看到远处是一片火光（营房着火了），火光团团，黑烟滚滚，覆盖着黄金岛。突然，她似乎发现了什么，她抓住大副的袖子：

“向西南开……”

“这里有暗礁，夫人。”

“住口，不干您的事！……左舷对着黄金岛。”

说完她向结构式双曲线体塔楼跑去。从船头飞来一团团水沫，飞过甲板，劈头盖脑向拉莫莉夫人袭来，把她摔倒在地。她浑身湿透，怒气满腔。一个水手把她扶了起来。她挣脱出身子，一个人往塔顶爬去。

黄金岛上，在烟火的上空，闪着一颗耀眼的星，这是大双曲线体在寻找亚利桑那号。

拉莫莉夫人横下心来准备决斗，因为无论如何也逃脱不掉从塔上射来的射程达数百海里的光束的追击。那光束开始向星空扫过，然后划了一个四百公里长的圈子，对着海面横扫了几秒钟。现在它不停地在大洋的西部搜寻，在浪峰上滑动，尾部拖着一团团蒸汽。

亚利桑那号围绕着黄金岛以七海里的距离全速前进。它一忽儿钻进嘘嘘叫着的海水里去，只露出桅杆，一忽儿又飞旋在浪峰之巅，象一只贝壳。拉莫莉夫人趁游艇留在浪峰之上时，从船尾的塔上向黄金岛回射一道火光。岛上几处木板建筑已经燃烧起来。火柱冲天，宛若被一些巨大的风箱鼓起，大火把黑黝黝的波涛汹涌的海洋照亮了。当亚利桑那号飞上浪峰时，岛上望见了它的轮廓，一道炽烈的白光向它射来，白光在它周围舞动，忽上忽下，忽左忽右，一会儿落在船头前，一会儿落在船尾后，眼看要击中船体。

卓娅感到那颗灼热的星直刺她的双眼，她使尽力气将装置的枪口对准远处这颗星射了过去。亚利桑那号的螺旋桨疯狂般轰鸣着。船尾露出水面，船头朝下从浪峰上滑下来，就在此刻它被岛上的光束咬住了。光束嘶鸣着，颤抖着，计量好距离，猛地向船体的侧面射来。卓娅闭上了双眼。在船舷旁目睹这场决斗的人，此时可能心脏都停止了跳动。

当卓娅睁开双眼时，只见眼前是一道水墙，亚利桑那号正向深渊滑去。“我还活着，”卓娅心里想。她的双手从装置上挪了下来，已软绵绵的不听使唤了。

当又一次腾上浪峰时，才弄清楚为什么竟得以死里逃生。原来是滚滚黑烟笼罩了全岛和那座塔楼，可能是汽油库烧着了。由于这片烟幕的遮蔽，亚利桑那号才安全脱险。

卓娅不知道她是否击中了大双曲线体，也许只是由于浓烟的缘故，才看不清楚那颗星了。然而现在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她吃力地从塔上走了下来。她手扶着缆索一步步艰难地走回船舱。杨辛躺在蔚蓝色的窗帘后面，大口大口喘着气。卓娅倒向安乐椅上，划了根火柴，点燃了一支香烟。

亚利桑那号向西北方驶去。风力减弱了，可是海洋并未平静。亚利桑那号每天都三番五次地发出预定讯号，打算与加林取得联系。全世界成千上万的无线电接收机都收听到了卓娅的声音："怎么办？往哪儿去？我们在×经×纬度。等待指示。"

接收到这种电波的远洋轮船，得知亚利桑那号又出现在海上，吓得急急忙忙从这"海上霸王"可能出现的地方逃开了。

一二四

汽油燃烧腾起的黑烟笼罩着整个黄金岛。暴风雨过后，风平浪静。黑烟滚滚，冲向没有一丝云彩的天空，在海面上拖着一条黑影，长达几公里之远。

黄金岛宛如一个死岛。只有矿井那面跟往常一样，采掘机的铲斗还在轧轧作响。

过了一会儿，一阵音乐声冲破了寂静。这是一首庄严哀怨的进行曲。透过滚滚的烟尘可以看到，约有二百人高昂着头慢步走来，他们面部表情严峻而坚定。走在最前面的四个人肩上扛着一个用红旗裹着的物件。他们登上了耸立着大双曲线体塔楼的峭壁，在塔基旁把那个长卷放了下来。

这是伊万·古谢夫的尸体。他是昨天跟亚利桑那号进行战斗时牺牲的。当时他象只猫似的从外面攀着铁塔横梁爬上了塔顶，开动了大双曲线体，在波涛汹涌的大洋面上搜寻到了亚利桑那号。

从亚利桑那号射来的火舌在黄金岛上不住地跳动，烧着了一些建筑物，斩断了路灯柱和树木。"毒蛇，"伊万低声说着，

不住地转动着装置的枪口。他这种边说话边动作的习惯早在达拉什金教他认字的时候就养成了，那时候上课写字，他总是一边叨咕一边写，用舌头给自己鼓劲。

他把亚利桑那号摄入焦点。光束不断地射到船头和船尾前方，他不断地调正角度。燃烧的仓库冒起的团团黑烟妨碍了瞄准。突然，从亚利桑那号射出的光束聚成一道耀眼的光团，忽闪一下子刺向伊万的双眼。光束穿透了伊万，他跌倒在大双曲线体的外罩上……

"安息吧，瓦纽什卡，你死得英勇壮烈，"塞里卡说。他在伊万的尸体前弯下腰来，掖了掖旗角，吻了一下男孩的额头。

号声响了，二百人齐声高唱《国际歌》。

又过了一会儿，只见一架双引擎的巨型客机从黑烟中飞出，它达到一定高度后便向西方飞去了……

一二五

"您的全部命令都已执行完毕，独裁者先生……"

加林用钥匙将屋门锁上，然后走到书橱前，用手在它的右侧摸着。

秘书好笑地说：

"密室的门钮在左侧，独裁者先生……"

加林奇怪地匆匆看了他一眼。他按了一下门钮，书橱毫无声息地向后挪动，露出了通向宫内密室的狭小通路。

"请吧，"加林说，让秘书前面先走。秘书的脸顿时变得煞白。加林冷冰冰地把光束手枪举到他的额角，客气地说："最好放聪明些，秘书先生……"

一二六

船长舱的门大敞着。杨辛躺在床上。

游艇微微摇荡着。周围很静，可以清楚听到海浪噼啪击打船舷的声音。

杨辛的愿望实现了，他又来到了海洋上，他跟拉莫莉夫人在一起。他知道，他就要死了。几天来，他一直挣扎着想活下来，但是机枪子弹穿透了腹部，现在，他已经安静下来。他从敞开的门向外望着天上的星星，一股清新的空气从门外溢入舱内。没有什么要求，也没有任何恐惧，只有在转入永眠时的肃穆。

星光突然被遮住了，拉莫莉夫人从外面走了进来。她俯下身子轻声问他感觉怎样。他只是动了动眼皮作为回答，但是她立刻明白了他是想说："有你在我身边，我是幸福的。"有几次，当看到他胸部抽搐，大口大口吸气的时候，卓娅坐到了他的床边，一直一动不动。在她的脑海里一定是出现了十分悲哀的思绪。

"我的朋友，我唯一的朋友，"她悲痛欲绝地轻声说道，"世上只有您一个人爱过我。只有您一个人尊重我。您就要离去了……多么凄凉，多么凄凉……"

杨辛没有答话。他的眼皮动了一下，似乎在证实的确凄凉。她看到他的鼻子瘦削多了，嘴角堆着几丝笑纹。不久前，他的脸还是泛着红晕的，而现在却是蜡一样的白。她又等了好几分钟，然后将双唇触到他的手上。然而他还没有死去。他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微微启动了嘴唇。卓娅似乎听到他在说："好啊……"

随后他的脸变了样。她转过身去，小心翼翼地用手拉上了蓝色的窗帘。

一二七

秘书，这个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雅士，脸朝下躺在那里，两只手一动不动地抓着地毯：他一下子就死了，没来得及喊一声。加林咬了咬颤抖着的嘴唇，慢吞吞地把光束手枪揣进上衣的口袋里，然后走近一座低矮的铁门，在铜盘上拨出一个字母组合（这只有他一个人知道），门便开了。他走进了这个四面是墙，没有一扇窗户的钢筋混凝土的房间。

这是独裁者的私人金库。然而这里存放的不是黄金和钞票，而是对于加林尤为重要的东西：这是他从欧洲带来的，起初秘密置于黄金岛，后来又弄到这宫内密室里的他的第三个同貌人——俄罗斯流亡者高勒夫男爵。这个人得到了相当可观的一笔卖身钱。

高勒夫男爵坐在一只柔软的皮安乐椅上，两只脚搭在一张镀金的小桌上，那张小桌上摆着一盘盘水果和甜食（不允许他喝酒）。地上胡乱堆着一些小书——英国侦探小说。此时高勒夫男爵正闲极无聊，往距他三米远的电视机的圆荧光屏上噗噗地吐着樱桃核。

“到底来了，”他说，懒洋洋地把身子转向走进来的加林。“您，他妈的，这是到哪儿逛去啦？……我说，您打算长期把我腌在这个地窖里吗？我的上帝，我宁愿在巴黎饿肚子……”

加林并不答话，他把身上的绶带扯下，随后又脱下挂着勋章和奖章的燕尾服。

“脱衣服。”

“干什么？”高勒夫男爵狐疑不决地问。

“把您的衣服拿来。”

“怎么一回事？”

“还有护照，所有的证明书……您的剃刀呢？”

加林坐到化妆桌前。他连脸都没洗，痛得直皱眉头，急忙刮掉了胡子。

“顺便告诉您，隔壁房间里躺着一个人。要记住，这个人是您的私人秘书。如果有人发现他不在而要找他的时候，就说派他去执行秘密任务去了……您明白吗？”

“我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高勒夫男爵用手接过加林扔过来的裤子，咆哮着。

“我从这儿的暗道到花园去，我的汽车在那儿等我。您把秘书藏到壁炉里，然后到我的办公室去。马上给罗林格打电话。我希望，您已经记住了我这个独裁政权的组织机构：我，其次是我的第一副总裁兼秘密警察局长，再其次是我的第二副总裁兼宣传部长官，然后是我的第三副总裁兼情报部长官。再下面是以罗林格为首的秘密三百人团。如果您并未彻底变成白痴，那您应该早就把这些记得滚瓜烂熟了……快点脱裤子，你他妈的！……打电话告诉罗林格，就说，您，也就是说彼耶尔·加利，现在是军队和警察的最高首脑。您要认真进行战斗，我最亲爱的……”

“请原谅，如果罗林格从说话声音猜出了不是您，而是我……”

“啊！他们并不在乎这个，是个独裁者就行……”

“请原谅，请原谅，这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就变成了彼得·彼得洛维奇·加林了吗？”

“祝您成功。好生独揽大权，尽情享受吧。所有的指令

都在写字台上……我走了……"

加林象不久前照镜子那样，对自己的同貌人眨了眨眼睛，便从后门消失了。

一二八

当加林一个人坐在挂着窗帘的汽车里，从市内的中央大街飞逝而过时，一切疑虑都冰释了，他拔腿溜得正是时候。市区和市郊成千上万的工人已经三帮两伙地跑到街上……有些地方已经飘起一面面革命旗帜。这里那里，人们忙着用翻倒的小汽车、门、从窗户扔出来的家具、路灯柱、铁栅栏等修筑着街垒。

加林的眼睛是有经验的，他用眼一溜便看得出工人们都武装得很好。从人群中慢吞吞地挤过去的载重汽车上装着机关枪、手榴弹、枪枝弹药，正运往各处去分发。毫无疑问，这是塞里卡搞的……

几小时以前，加林曾满有把握地想开出军队镇压这些起义者，可是现在他只能神经质地紧踏油门从街上飞驰而过。在街上他只听到谴责的口号声："打倒独裁者！打倒三百人团！"

双曲线体落到了塞里卡手中。人人都知道了这件事，起义者到处奔走相告。塞里卡领导这场革命宛如在指挥一次雄壮的交响乐。

按照加林的命令还在拍卖黄金时安装的扩音器现在在反对他，向全世界播送着这次全民起义的消息。

加林的同貌人，并未按照彼得·彼得洛维奇指示的那样等待事情的发展，而是当机立断，坚决采取了行动，并且取

得了某些成效。他的反暴军队对街垒发起了进攻。警察乘着飞机往下投掷瓦斯弹。马队在十字街口用大军刀砍杀群众。特别行动队到工人住宅区撬门砸锁，恣意戕害生灵。

然而起义者顽强地进行抵抗。在另外一些城市，在大工业中心，起义者已经开始反攻。到中午时分，全国到处都举行了起义……

加林把这辆十六个汽缸的汽车加足马力，在省城、市镇的大街上旋风一般飞驶着，途中撞倒了猪狗，轧死了鸡鸭。没等过路人抬头望上一眼，独裁者这辆巨型黑轿车呼地一声已经拐弯不见了……

他只是为了加油、添水才停车几分钟……汽车整夜飞驰着。

到了翌日清晨，独裁者的政权还没能彻底推翻。首都投下了燃烧弹，燃起了大火，街道上尸体已达五万多具。加林在一次停歇时听见扩音器嘶啦啦地播送了这个消息时，他不禁露出一丝嘲讽的笑意："够你这个男爵对付的！"

第二天早上五点，有人向他的汽车开了枪……七点，当他飞车驰过一个小镇时，见到革命旗帜在飘扬，人们在唱着歌……

第二天夜里他始终没有停车，他奔向西方，奔向太平洋。黎明时分，当他加油时，终于从扩音器的黑喇叭中听到那十分熟悉的塞里卡讲话的声音了：

"胜利了，胜利了……同志们，我们现在已经夺得了极其厉害的革命武器——双曲线体……"加林把牙咬得格格直响。他没有听完，便又继续飞车向前驶去。上午十点钟的时候，他看到公路旁出现了第一块宣传板。在这块胶合板上，用粗大的字醒目地写着：

"同志们……'独裁者'已被生擒……然而这个'独裁者'是个冒名顶替的，是加林的同貌人。彼得·加林隐藏起来了。他现在正逃往西方……同志们，提高警惕，截住独裁者的汽车……（紧接着是对加林特征的描述）加林逃脱不了革命法庭的审判……"

中午时分，加林发现自己车后有一辆摩托车。他没有听见射击声，但是在离自己头部十公分的汽车玻璃上出现了一个机枪子弹穿过的洞。他后脑感到一阵发凉。他开足马力，把车拐上山坡，奔向森林。过了一小时，他驶到了一处峡谷。这时，发动机失灵，灭火了。加林从车上跳下来，转了一下方向盘，把车推向峡谷。然后他吃力地迈动着双腿，沿着陡坡向松林奔去。

他从山上向下望去，只见公路上开来三辆摩托车。最后一辆突然停了下来。一个腰上别着手枪、光着上身的男子从车上跳下，来到峡谷边弯身向下望着独裁者那辆摔得七零八落的汽车。

在森林里，彼得·彼得洛维奇脱掉自己的衣服，只剩下裤子和贴身一件绒衣，把长筒靴帮割掉一块，随后便徒步向最近一个火车站走去。

到第四天，他好不容易来到了洛杉矶附近的一个幽静的滨海庄园，那里有座飞机库，里面放着他的那架随时可用的飞艇。

一二九

无云的天空抹上了一片朝霞。大洋呼出一团团玫瑰色的蒸汽。加林不断弓身向飞艇窗外望着，用望远镜向下面搜索

着，好不容易发现了细长的游艇，它停在泛着轻雾的光滑如镜的水面上，不住地摇荡着。

飞艇开始下降，它被阳光照耀得闪闪发光。游艇上发现了他，升起了一面旗。当飞艇溅落在水面时，从游艇上放下了一只舢板。卓娅掌舵。加林几乎都认不出她来了，她的脸变得多么瘦削啊。他跳到舢板上，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一般，微笑着坐在卓娅身旁，抚摸着她的手说：

"看到你我真高兴。不要伤心，宝贝儿。失败了，没什么了不起，我们重整旗鼓另开张……噢，你干嘛撅着嘴巴？"

卓娅皱着眉头转过身去，不想看他的脸。

"我刚刚葬了杨辛。现在对我说来一切都无所谓了。"

太阳从海平线上腾起，它象一个巨大的火球在空旷的蔚蓝色的海面上滚动。雾气逐渐扩散开来，幻影一般飘荡着。

阳光从雾气中透出，在海面上拖了一条长长的尾巴，溢出了油亮发光的斑点。在这条太阳的光带上，斜映着亚利桑那号的三根桅杆和结构式塔楼的影子。

"洗澡，用餐，然后睡觉，"加林说。

一三〇

亚利桑那号调转船头向黄金岛驶去。加林决定去攻击起义者的心脏，夺回大双曲线体和矿井。

为了改变亚利桑那号的外形，出人不备地驶近黄金岛，游艇上的桅杆砍掉了，船头和船尾的双曲线体用木板和帆布伪装了起来。

加林信心十足，坚定、快活，他的情绪又好转起来。

又过了一天，这天早晨大副（杨辛死后他便执行船长的

职务了）胆战心惊地指着天空的卷层云。这些云层从大洋的东面逐渐升起，在十公里的高空上大片大片地舖开。狂风即将到来，也许是飓风——台风。

加林正忙于考虑自己的计划，对船长的话毫不理睬。

“什么台风，简直是胡说八道。加速前进……”

船长从船长台上望着迅速被卷层云遮盖起来的天空，忧心忡忡。他命令紧闭舱口，系紧甲板上的舢板和一切可能被吹走的什物。

大洋突然变得阴暗起来。风一阵猛似一阵，呜咽着，向水手们预告灾难即将来临。在预报飓风到来的卷层云出现的地方，飘过来一团团乌云，越来越低。风越刮越大，海浪越掀越高，整个海面波浪滚滚，动荡不安。

突然，从东方飘过来一片宛若一张熟羊皮一般的乌云，中心现出铅一样的颜色。风骤然剧烈起来。海浪从船舷这边一下子翻向那边，灰色冰凉的海浪已经不止于翻滚了，风紧紧抓住它，把它掀到空中，半天里搅起一层层水幕……

船长向卓娅和加林说：

“到下面去吧。过一刻钟我们将处于台风的中心。发动机已经救不了我们的命。”

十一级的飓风发疯般猛烈地向亚利桑那号袭来。游艇剧烈地左右摇晃着，露出了船底、一直露到龙骨；舵失去了控制，螺旋桨也失灵了，滴溜溜乱转，游艇越来越近地向台风中心，或照水手的说法，向“风眼”卷了过去。

“风眼”即台风旋转的中心，直径通常可达五公里；围绕着“风眼”向四面八方袭来的风力达十二级，才能使它周围的力量保持平衡。

可怜的亚利桑那号就是朝着这样的“风眼”滚了过去。

乌云低垂到甲板上。周围变得象黑夜一般暗。船的两舷噼啪直响。人们为了不被摔死，都紧紧抓着手边可以抓到的东西。船长命令手下人把他绑到船长台上。

亚利桑那号被高高掀到浪峰上，随后斜歪着身子被抛到漩涡中去了。突然天空中出现了灿烂的太阳，风骤然间也停息了，碧绿透明、玻璃般泛着白光的海浪轰鸣不已。海浪汹涌着，象十层楼一样高高掀起，互相撞击，震耳欲聋，好象是海神尼普顿[1]自己在狂怒地双手击掌……

这就是“风眼”，最危险的台风中心点。这里的气流直冲向上，将水蒸汽带向十公里的高空，然后变成卷层云——台风预报讯号。

亚利桑那艇上的一切东西都被海浪冲走了：舢板、结构式双曲线体塔楼、烟囱以及船长台跟船长……

“风眼”周围是黑洞洞的，飓风绕着它不住旋转；“风眼”沿着大洋飞逝而过，层层叠叠的恶浪拽走了亚利桑那号。

发动机停火了，舵盘已被折断。

“我再也忍受不住了，”卓娅呻吟着。

“这该是到结束的时候了吧……妈的！”加林哑着嗓音回答。

他俩一忽儿撞到墙上，一忽儿跌倒在家具上，弄得精疲力竭，焦头烂额。加林的额头裂了个大口子，卓娅躺在舱内地板上，双手紧紧抓着用螺丝固定的床腿。地板上跟人一起滚动着皮包、从书橱里掉出的书籍、沙发座垫、软木救生圈、橘子、餐具的碎片。

①尼普顿：罗马神话中的海神。

“加林，我不行了，把我抛到大海去吧……”

突然发生了一次强烈的震动。卓娅双手甩开了床腿，骨碌碌滚将起来。加林一个筋斗从她身上翻过，撞到门上……

只听见咯吱咯吱一阵折裂声和浪涛扑打的轰鸣。又听见一阵人的哀号。船舱粉碎了。一道强力的水流挟起两个人体，把他们投到沸腾翻滚的碧绿冰凉的漩涡之中……

当加林睁开眼睛的时候，他看到在离他鼻子十公分远的地方，有一只寄生虾正往一只珍珠蚌壳里爬着。它鼓着大眼珠子，惊慌地摆动着须子。加林情不自禁地想道：“是的，我还活着……”可是他躺了很久，没有力量站起来。他在沙滩上侧身躺着，右手已经受伤不听使唤了。他皱着眉，忍着疼痛，终于收拢起双腿，坐了起来。

离他不远，有一棵椰子树，树干纤细而弯曲，和风吹拂着树叶沙沙作响……加林站起身子，踉踉跄跄地向前走去。他极目四望，所见到的只是泛着阳光、不住拍击海岸的发着轰轰响声的海浪……十几棵椰子树迎风伸展着扇子般的叶子。沙滩上，这里那里散堆着一些碎木块、箱子、破布头、断缆绳……这就是亚利桑那号载着全体船员撞上这座珊瑚岛所剩下的仅有的东西。

加林一瘸一拐地向这座小岛的远处走去，他来到一处较高的地方，那里长着低矮的灌木丛和葱绿的青草。卓娅两臂摊开仰面躺在那里。加林坐到她的上方，生怕碰到她冰冷僵硬的身体。但是卓娅并没有死，她的眼皮在颤抖，干裂脱皮的嘴唇微微翕动着。

在这座小珊瑚岛上有一个蓄着雨水的小湖，水味苦涩，但

尚可饮用。在浅水滩上有蚌、海螺、水螅、虾，想当初原始人就是用这些东西来果腹的。椰子树叶可用来充当衣服和遮挡午日的骄阳。

两个光秃秃的人被抛到一块光秃秃的土地上，还能对付着活下去……他俩开始在浩瀚的太平洋中这座荒无人迹的小岛上生活了。期待船舰从这里经过，发现他们并把他们从这里载走。这只是空想而已。

加林采集贝壳类软体生物，或者用衬衫在小淡水湖中捞鱼。卓娅从亚利桑那号遗留下的一个箱子里找到了五十部有关黄金岛上的宫殿和游乐园的设计草图的精装书。那里还有一些法律以及世界女王拉莫莉夫人的宫廷礼仪的章程……

卓娅一连几天从早到晚坐在用椰树叶搭的窝棚里，翻阅着这本根据她那贪得无厌的幻想编的书。剩下那四十九本烫金羊皮面的书，加林用来搭成一堵挡风的篱笆了。

加林和卓娅从不交谈。为什么？谈什么？他们两个一辈子过的是孤独的单身生活，现在他们更是名副其实的孤单了。

他们开头还每天计算日期，到后来已经弄不清楚何月何日了。有时候，雷雨交加，淡水湖蓄满了新鲜的雨水。有时候一连几个月，天空一丝云彩也没有，他们只好喝臭泥汤……

可能直到今日加林和卓娅还在这座小岛上采集软体生物和牡蛎。吃过这些东西之后，卓娅坐下来翻阅那本神奇的宫殿草图，里面画着大理石柱廊和鲜花，在它们中间高高地耸立着她自己的大理石塑像。加林呢，则鼻子触着沙滩，身上盖着那件破烂不堪的上衣，打着呼噜。在睡梦中，他许是也在重温那形形色色的有趣的往事哩。

译后记

阿·托尔斯泰是苏俄杰出作家，他的巨著《苦难的历程》、《彼得大帝》、《粮食》、《伊凡雷帝》等早已译成中文，为我国读者所喜爱。

阿·托尔斯泰生于一八八二年，卒于一九四五年。他开始文学生涯时虽然不过是个二十五岁的青年，但他早期的揭露地方贵族生活的小说《怪人》、《跛腿老爷》等却使他蜚声文坛。高尔基称他是“一个以无情的真实描述了当代贵族在心理上、经济上分崩离析过程的伟大的、强有力的作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当过随军记者，发表了不少描写战场生活的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品。十月革命后，他由于对革命不理解，一度流亡国外（1918—1922）。一九二三年返回苏联后，他的创作精力显得十分旺盛，写出了大量作品，有揭露白俄流亡者和资本主义本质的《黑色的黄金》，有反映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现实的《蔚蓝色的城市》、《毒蛇》等，都富有特色。苏德战争期间，他曾发表《祖国》、《伊万·苏达辽夫的故事》等，抒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讴歌了伟大的俄罗斯人民。

阿·托尔斯泰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他不但写小说，还写诗歌、剧本、童话。他继承了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果戈理的艺术手法。他的作品题材广阔，概括了俄国历史上从伊凡雷帝到彼得大帝，十月革命到国内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到苏德战争整整四个时代。他的作品情节生动，文笔优美，故事富有特色，人物栩栩如生，不愧为苏俄文坛上独放

异彩的奇葩。

《大独裁者》(原名为《加林工程师的双曲线体》)初稿写于一九二六年，到三十年代经作者多次修改，才最后定稿。这是一部既有科学幻想内容，又有曲折动人情节的颇具匠心的作品。作者在这部作品中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了有机揉合，为我们展示出一幅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广阔的生活画卷。他从列宁格勒写到柏林，从巴黎写到旧金山，从西伯利亚写到意大利……我们从中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世界动荡不安的情景，纷纭变幻的政治斗争：美国资本主义的勃起，法西斯主义的萌芽，二者之间的斗争和勾结……作者同时围绕"双曲线体"这一神秘武器和采掘黄金新方法展开了科学幻想情节和惊险场面，使故事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读到加林同貌人一一被暗杀，读到用双曲线体进行海空战的场面，我们神经为之紧张；看到黄金岛上独特的黄金采掘法，我们禁不住为曼采夫的科学见解惊叹；作者关于美国黄金狂的生动描绘，向我们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一个惊心动魄的侧面；听到加林工程师大段大段的高论，我们又不由得陷入哲理的沉思之中；而关于苏联、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城市的绘声绘影的描写，又让我们领略到了异邦风情……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有血有肉的人物：罗林格——是一个二、三十年代美国企业大亨的典型形象，既愚蠢又狂妄；加林工程师——这个超人、冒险家、幻想家、杀人犯、权力狂，他的言行不是很象希特勒么？还有那个"姿色绝伦"的卓娅·蒙罗丝——美丽和丑恶合于一身，虚荣和凶残融为一体，具有非凡的智慧和胆略而又极端卑鄙无耻的女人——更是跃然纸上。至于被作者当作正面人物描写的那个俄国共产党员塞里卡的形象，虽然相对来说似

乎显得苍白些，但却又从另一角度说明了作者在处理题材及刻画人物方面的脱出窠臼的独特手法。

这部小说告诉我们：科学的伟大成就被人民所掌握和利用，就会为世界创造伟大的财富；而它一旦被资本家、冒险家、法西斯所霸占，就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小说还告诉我们：一个想成为世界独裁者的人，不管掌握多么可怕的武器，不管拥有多少黄金，不管他是何等的超人，终归是要受到历史的惩罚而身败名裂的。

长篇小说《大独裁者》是名作家笔下不可多得的艺术与科幻相结合的作品，它跟阿·托尔斯泰的其它名著一样，也一定会为我国读者所喜爱。

译者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于哈尔滨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大独裁者
作者＝
页数＝３３２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Ｖｓｓ号＝９３９８９９６８